

金文
辨
攷

法
家

一九五二年改編

△汪文精

郭沫若著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著者 郭沫若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印刷者 北京人民印刷廠

北京南橫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每部(共三冊)定價二十萬元

書號二二三三 印數二千冊

重印弁言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了挫折，我以翌年二月潛赴日本，住在東京附近的一個村裏，裏面不久便開始了中國革命社會的研究。為了蒐集第一手資料起見，對於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兩代的青銅器銘文也就不得不進行研究。

這兩種資料，在性質上是相近的，但在可以利用的範圍和程度上卻也有不同。甲骨文限於殷代，金文則多屬於西周，其屬於殷代者，大半極其

簡策，每僅一二圓形文字，稍長少數十字者為不及
一打。甲骨文出土於安陽，未經科學的發掘，並已
有相當周密的整理，作為史料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而金文則自北宋以來，零星出土，出土情況多已湮
沒，儲藏甚多，千餘年來雖有不少著錄，而流傳未能建
立，作為史料遂有不少的困難。因此我在繼續研究
金文的过程中，便把重要金文中列東西二周，把傳世
相當重要的金文辭，依時代與國別臚列以一定的
條貫。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两周金文辭大系就是
這項研究的結穴。

此系出版後，曾加以整理和補充，一九三四年乃成兩
冊，名曰圖象及考釋。圖係各家到一部分
以物的圖象，以便由紋形式以推定年代。錄係
原器銘文的拓本或古刻本。考釋六載初版詳審，
初版今已作廢。圖錄及考釋不久即將重印，在今
天看來，依然不失為一部比較良好方便的工具書。
想研究周代金文的人是不能離開它的，想研究中
國古代的人同樣是不能離開它的。

在大系之外，關於金文的研究，我還看過一些零散
的著述，一九三二年五月曾集成金文著錄，其秋

殷周金文錄釋之餘，一九三三年秋成古代銘刻彙編，翌年春成古代銘刻彙編續編。後二書中均包含有金文研究的部分。這些書，在二十年前，都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印行。所印冊數甚多，每種只有五百部，輸入國內者為數必更少。因坊間傳佈奇貨，治史者頗感不便。朋友們因有重印的要求，我便趁這個機會作了一番整理。

這兒所呈獻出的金文叢考是把原有的金文叢考、金文錄釋之餘、古代銘刻彙編和續編中的金文部分匯集起來的，略有些刪改和補充，但是在骨

新出土證仍舊。主要的原因是二十多年來沒有什麼顯著
的史物出土，因而我的見解也還沒有多大的改變和
補充。這部書和西周書文辭大系是姊妹篇，它們是
相輔相成的。更嚴格一點說時，應該是大系為主，
叢考為輔。

從周代書文的研究中，除文辭與文字的解释之外，
在史實上也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的。其首先要
考西周及春秋時代與有關於奴隸制的資料，為
舊有文獻所缺佚，足以定歷史階序，而舊有文獻的真
偽與時代性，在此^也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尺度。例如天地

乾坤之對立，不義道德之並舉，八卦五行之運說，九州五服之劃分，在西周金文辭中均了無痕跡。由此可為託古改制找到確鑿的根據，也為封建思想之體系找到初期的胚胎。這些收穫，我在本書和其它的述作中已屢次提到，在此不必縷述。

但在这里，我想附帶着敘述兩件我自己的心理過程：一件是我所懷抱的挑戰的意識，另一件是我所冒起的沉溺的危險。

我要向誰挑戰呢？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挑戰，特別是趨向標榜「整理國故」的胡適一流

排斥。從前搞高等學問的舊人，自視甚高，他們以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國粹」，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因此以裂冠毀裳、通衢之氣為慨嘆。因此我想搞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看。結果證明：所謂「國粹」先生們其實大多是偽古董。怪怪通通貌岸然，而對於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門外。

胡適之流代表買辦階級的所謂「學者們」，在當年情況更自不可一世。胡適曾大言不慚地這樣說過：「今年（一九三六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格洛諾蘭登來打羅斯福——有人說：你不能拿沒有人來打有人。」

我們對於左派也可以說：你不得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這位標準的買辦學者，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無知！因此我就準備拿些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家伙。結果呢？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自稱「有東西」的家伙究竟有的是什麼東西了！

但我也冒犯了相當大的危險。一個人陷在日本更拖着一家六口，生活的壓迫，有時候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搞舊東西在日本既有市場，也不免

藉此以窺取有限的生活資料。舊東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沉淪。在當年就曾和朋友為耽心甚多，好如失望，以為我會「玩物喪志」。我自己也感覺着有這樣的危險，覺得愈搞愈瑣碎，陷入了技術性的問題，而耽擱着預定的目標。這傾向，在這部叢書中便可以看出。特別是「金文叢考」標題葉的背面，用古文字題了這樣的幾句，是相當感傷的：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孰難孤憤。

我講其危，愧無其文。

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是時代拯救了我，是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脱离了沉溺的危境而沒有遭遇到滅頂之災。

在今天說來，這樣的危險是消滅了。整個社會瀰滿着積極進取的創造精神，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們可以有所恃而深入虎穴亦有所恃而必得虎子。本書之敢於重版問世即以此故。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七日記於北京。

金文叢攷

目次

金文叢攷

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

金文所無攷

周官質疑

湯盤孔鼎之揚摧

謚法之起源

證不始于周人辨

一

二九

四九

八二

八九

百二

彝銘名字解詁

百八

金文韻讀補遺

一二七

金文餘釋

釋鞞鞬

一五〇

釋黃

一六二

釋朱旂璜金華二鈴

一七五

釋已

一七六

釋續

一七七

釋寘

一七八

釋誦

一七九

釋詔

一八〇

釋禽

一八〇

釋蔬易

一八一

釋白

一八一

釋至

一八二

釋爽

一八三

釋耳

一八五

釋中鞠盧殤

一八六

釋干鹵

一八八

釋亡乍

二〇二

金文餘釋之餘

釋嬭

二〇五

釋庫

二一八

釋須句

二二三

釋孔

二二四

釋魯

二二五

釋共

二二九

釋賁屯

二二〇

釋揅

二二一

釋聚

二二一

釋朱

二二二

釋盤
盤南盤南盤南

二二三

釋車

二二五

釋車

二二六

釋弋

二二八

釋屨

二二九

釋底魚

二二九

釋叔

二三〇

釋

二三一

釋氏

二三二

釋亢黃

二四三

釋非余

二四八

器銘考釋

毛公鼎之年代

二五五

周公簋釋文

三〇二

豈卣釋文

三一〇

沈子簋銘考釋

三一七

臣辰盃銘考釋

三二四

小臣諲簋銘考釋

三三〇

丘關之釜考釋

三三九

鴈方鐘銘考釋

金文續考

矢令簋追記

師旅鼎

獻彝 附康鼎

季齊簋

國因戮簋

公克敦

陳駢壺

嗣子壺

三五〇

三六七

三七〇

三七三

三七七

三八一

三八三

三八八

三九一

秋氏壺

四〇〇

厲氏鐘補遺

四〇六

壽縣楚器之年代

四〇九

上郡戈

四一七

金文叢考

郭沫若撰述

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

一、宗教思想

宇宙之上有至上神主宰曰天

大豐殷王祀于天室降天亡

無尤王。出處詳大系索引。下無標注者準此。

大盂鼎故天翼臨子濬保先王。有四方。

曰皇天。

大克鼎「肆克」

友讀為佑

于皇天。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卑德配我有周。雁受大命。

又「肆皇天亡」

吳無教

臨保我有周。不玃不聿先王配命。

又「用叩邵皇天」

牆國綱修大命。

郅王義楚銘「用高于皇天」。

曰皇天王。

宗周鐘「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亦曰帝。

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

曰上帝。

大豐殷衣祀

殷祀

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

喜

上帝

曰皇帝

師旬殷肆皇帝亡災臨保我有周

案此語與上舉毛公鼎文同例。故皇帝卽皇天亦卽上帝。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皇帝清問下民」均是上帝。舊說爲帝堯非也。

曰皇上帝其下有百神

宗周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上帝能命

大盂鼎「不顯玁狁受天有大命」

叔夷鐘專受天命。

秦公毀

鐘銘同

不顯朕皇祖受天命。

又嚴靡受天命保龔率秦。

能錫人以福佑。

曾伯震簋天錫之福。

有威可畏。

大孟鼎高奔走畏天畏

威。

毛公鼎改天疾畏

威。

班毀三年靜東國亡

周

不咸斃天畏

威。

禍亂自天而降。

師匄既天疾畏降喪。

罍彊輔天降喪。

禹鼎用天降喪于上國。

帝之所在曰帝所。

叔夷鐘虞成唐湯又敢有嚴在帝所。

亦曰上。

大豐殷文王監在上。

宗周鐘昭格不顯祖考先王其嚴在上。

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番生簋不顯皇祖考穆克誓昭不顯嚴在上。

叔向父段其嚴在上。

井丘安鐘前文人其嚴在上。

士父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

周金文存卷一
世一叔氏鐘

亦曰天。

秦公段曰邵皇祖其嚴御各格。

嗟寔在天高弘有慶。

人受生於天曰命。

蔡姑段緙綰永命彌卒生需冬終。

齊子仲姜罇用求万考命彌生。

洹子孟姜壺洹子孟姜用氣嘉命用薪眉壽。

死後其靈不滅曰嚴。

例見上，多以「數々」爲嚴之形頌，案此乃靈魂不滅之觀念也。孝經聖治章：「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邢昺注：「嚴父爲尊，嚴其父。」今案「嚴儼」古字通。全文嚴或作嚴，亦同音通用之例。釋名釋言語：「嚴儼也，儼然人憚之也。靈魂不滅，儼然如在，故謂之嚴。嚴父者，神其父也。」又統觀彝銘諸例，神其祖若父以配天帝之事，卽人臣亦可爲，蓋謂人死而魂歸於天堂也。

亦謂之鬼。

陳賁段，鬼神，虔虔懼忌。

能降子孫以福佑。

宗周鐘，其嚴在上，數々降余多福。

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數狄邊不不，數々降福無疆。

克盥，皇祖考其嚴々，降克多福。

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翼在下，數々降旅多福。

叔向父段，其嚴在上，降余多福，餘釐。

井丘安鐘，前文人其嚴在上，數々降余厚多福，亡疆。

士父鐘，其嚴在上，數々降余魯多福，亡疆。佳也康

右佑屯統魯。

父之嚴曰考其配曰母父以上曰祖其配曰妣

齊子仲姜鍾用高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
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齊仲皇母

此器列祖妣二世聖叔聖姜其曾祖妣也古人凡祖

以上均稱祖如罍設罍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

彝伯彝彝考古圖列祖三世近出亞若鼎亦列舉祖

叔夷鐘用孝高于皇祖皇妣皇母皇考

陳逆簋曰高曰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

以上三器以祖妣考母並舉

叔皮父殷。朕文考弗公果。朕文母季姬。貞五

仲獻父殷。朕皇考遲伯。王母遲姬。同上

史伯碩父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博古二九

師趯鼎。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存二世五

謚鼎。其皇考皇母者比君。貞三十一

頌鼎及設壺諸器。皇考彝叔。皇母彝妣。

召伯虎殷。我考我母。

以上七器以考母對言。爾雅釋親。父為考。母為妣。父

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均与古不合。殆秦漢人

語。堯典有「如喪考妣」之語。乃偽託也。說詳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亞形若鼎銘



釋文

「佳十月又一月丁亥

我乍禦

祀

宗

禮

祖乙

妣乙

祖己

妣癸

我禍

祭

二字不識

二女

咸與

舉

遣禱

二

不

為獻

貝

用作

父己

寶

璋

彝

若

遠祖謂之高祖

叔夷鐘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康成唐有嚴在帝所
尊受天命荆伐頤夏司散卒靈師伊少臣隹輔咸有九
州處禹之堵都

此鐘乃齊靈公時器銘中已明言之成唐即成湯叔
夷乃春秋中葉人而稱成湯為其高祖可知高祖即
遠祖之謂卜辭有高祖此字王國維初釋為夏謂即帝嚳後高
祖王亥高祖乙即大乙詳見觀堂集林九卜辭均稱
其先公先王為高祖与此鐘合釋親曾祖王父之考
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亦非古語

統稱之曰前文人。

井居安鐘用侃喜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

兮仲鐘用侃喜前文人。

存一六三

善鼎佳用錫福于前文人秉德共屯。

存二十九

追殷用高孝于前文人用薪白眉壽永命。

存三廿五

彝銘中多文祖文考之稱亦屢見文母文姑則前文

人乃統祖妣考母之通稱不必限於祖考書大誥予

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又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畢寧卽文之異文文字之誤。

凡本篇文字均誤為寧寧武寧

王寧考定當為偽傳於前句訓為前文王安人之道。

文武文王文考

以安訓寧，復揭文王字，蓋尚書古本必一本作「前文」，一本誤作「前寧人」，故偽孔者兼用之，而說「文人為文王」大謬。又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偽傳「追孝於前文德之人」，亦順文為解而已。

鬼神能与人以禍福，故祈之以延年壽，以蕃子孫。

邠王義楚銘：「用高于皇天，及我文攷，永保怡也。我身。子

孫永寶。

凡彝銘多於祖若考，蘄求延年益壽，貽孫翼子之事，舉天而言者，此例僅見。

以祝戰勝。

禽設王伐桀侯周公某謀省讀為誨禽祝禽有股祝王錫金

百乎。

以句治平。

宗周鐘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

毛公鼎余小子國湛于難永珣先王。

珣字余讀為攻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

鬼神与生人無殊祀之用牲。

令彝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

此於人王與神鬼同用牲，即視神鬼為有人格之證。或以生人用牲，事不經見，疑器為偽。不知牲猶畜也。豷也。周禮膳夫膳用六牲。鄭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掌客牲三十有六，均生人用牲之證。何不經見之有。

小孟鼎用牲。帝禘周王。□王。成王。

刺鼎王帝禘用牲于大室。帝邵王。

用豷。

令彝明公錫太師。豷金小牛曰用禘。錫矢。豷金小牛曰用禘。

用璧王鼎彝鐘鼓。

洹子孟姜壺于上天子用璧王備一鬲于大無鬲折誓
于大鬲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王二
鬲鼓鐘一肆肆。

大無司誓与大司命乃神名則南宮子亦必係神名
上天子者上帝也。又凡尊彝樂器多為祭器而作其
例不可勝舉。

通達鬼神之命者有卜。

曰鼎王若曰曰命女更乃祖考鬲卜事。

有筮。

小孟鼎「卜有戕王彝彝從」。

彝字舊未識以文義推之當是筮字。彝蓋盛著之器從収以奉之。

設立約辭以要信於鬼神之事有誓。

鬲攸从鼎王令省史南以卽號旅旅廼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租射謝分田邑則殊。誅攸衛牧則

誓。

散氏盤矢卑。俾羞且鬲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

實余有散氏心賊則辱千罰千傳棄之。羞且鬲旅則誓。

廼卑。俾西宮懷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牆田余有

爽靈。曼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則誓。

案此二例所立誓原非對鬼神以為要約。然如洹子孟姜壺有「大無司誓之神。則古人之所以為誓。仍在借神力以為束縛也。」

有盟。

魯侯角。魯侯作爵。用樽。臬。

舊
壺。寧。臨
盟。

此器原銘分作兩截。自來未得其讀。余有專文釋之。

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陳賁殷。彝盟。魂神。虔彝。懷忌。

二、政治思想

受天之命以統治天下者謂之天子。

大盂鼎：故天異翼臨子，灋保先王，□有四方。

大克鼎：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駿尹四方。

天子與天為配。

宗周鐘：我佳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卑德，配我有周。

又，紂皇天亡戾，臨保我有周，不殳先王配命。

天子對上帝而言亦謂之下帝

周公既拜頤首魯

嘉也

天子寤

造

畢褻福克奔走上下帝

無冬終命于有周追孝

上帝對天子而言亦謂之上天子

見上洹子孟姜壺此壺乃陳桓子之器蓋春秋中葉

天子之稱已喪失其本義

上天之子

僅如一般之稱帝稱

皇故上天亦遂濫稱為上天子也

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

大孟鼎不顯玁王受天有大命在玁王嗣玁作邦闡

匭匭有四方駿正昏民... 掌我其適相先王受民受疆

土。

叔夷鐘崇々成唐有嚴在帝所，尊受天命，荆伐頤司，
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秦公鐘，不顯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豢
在下，嚴弊寅天命，保龔龔卒秦，就事蠻夏。

敬嚴天威

毛公鼎，政天疾畏威，司余小子弗極，邦將害曷吉？
又，用克印邵皇天，嚮欲圖大命，康能四國，俗欲我弗作先

王憂

尊法先王。

大孟鼎「令我隹卽井」型甯東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二

三正。

牧殷「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

毛公鼎「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

又「女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

高祀為王者之大事其事有祀有衣祀。

大豐殷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

衣祀孫詒讓讀為殷祀禮五年而再殷祀。

庚嬴鼎，佳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豐宮，衣事。
此衣事亦即殷祀。

有大禴。

臣辰孟，佳王大禴于宗周，徂饗，華京年，在五月。

禴假為禴。周禮春官以禴夏高先王。爾雅釋天夏祭
曰禴。此在五月，与二書合。然王制以禴為春祭，又彝
銘無紀時季之例。有冬夏字，均非時節之名。禴是否即夏祭之專
名，尚未敢必。

有大麥。

虢侯鼎，佳成王，大麥在宗周。

禘當是禘之省。禘字見今彝其為祭名無疑。

有禘。

小孟鼎：佳八月既星……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佳

王廿又五祀。

刺鼎：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啻用牡于大室，啻王。

禮王制：夏曰禘。祭統亦云然。祭義與郊特牲均謂春禘。春禘與二器均不合。夏禘亦與小孟鼎不合。說文稱周禮五歲一禘。孫炎爾雅注亦云然。小孟鼎廿又五祀，適當五之倍數，恐以此說為是。

有嘗

效卣，自四月初吉甲午，王萑于嘗。

萑可讀為觀，亦可讀為灌。舊稱嘗為秋祭，此在四月，不合。召伯虎殷云，用作刺祖，盥公嘗殷，則用嘗為通。

汎之祭名，疑此亦猶是。

又疑嘗是地名，此節存疑。

陳侯午鑄鐘，呂登呂嘗，保有齊邦。

陳侯國齊鐘文同。

有烝

段殷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鼎在畢烝。

舊以烝為冬祭，此在十一月，恐係偶合。大孟鼎有烝，烝祀無敢醜，則用為通汎之祭名。

意在祈求福利於鬼神。

例已見上。

或報答神休。

令殷用頤後人壽，佳丁公報。

人臣當恪遵君上之命，君上以此命臣。

大孟鼎若_{也汝}敬乃正，勿瀆朕命。

此外言弘風夕勿瀆朕命，虔風夕勿瀆朕命，敬風夕勿瀆朕命之例頗多，不備舉。

臣亦以此自矢於其君。

史頌殷，頌其萬年無疆，日暹，天子親命。

周公既拜頤首魯天子寤卒濩福克奔走上下帝無冬命于有周追孝對不敢豕邵朕福血朕臣天子。

師寔毀師寔虔不豕夙夕卹卒牆料事。

叔夷鐘夷用或敢再拜頤首雁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濫乃命。

人臣敬念天威。

大孟鼎令余隹命女孟盥焚敬維德至敏朝夕入譟高奔走畏天畏威。

亦敬念王威。

毛公鼎勳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

帥井先王。

牧殷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

毛公鼎女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

亦帥井其祖若考。

大孟鼎王曰於命女孟井型乃嗣祖南公。

師望鼎望肇帥井皇考虞夙夕出内王命不敢不分不
婁。

虢叔旅鐘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齊御于天子。

番生殷番生不敢弗井皇祖考不坏元德。

叔向父殷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先文祖共明德。

秉威義。

井_凡安鐘_安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々秉德。

祖孫父子世官。

師虎殷王若曰虎哉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嗣左右
戲繇荆。今余隹帥井先王命命女夏乃祖考啻官嗣左
右戲繇荆。

召鼎王若曰召命女夏乃祖考嗣卜事。

召壺王乎呼尹氏冊命召曰夏乃祖考作冢嗣土于成

周八師。

趙尊王乎內史冊命趙夏率社考服。

同殷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虞牧世孫子

々左右吳大父。

師酉殷王乎史嚳冊命師酉嗣乃祖啻官。

師震鼎王乎作冊尹冊命師震世師俗嗣邑人隹也與小

臣善夫守口官虎虎賁虎臣之畧果及莫人善夫官守友。

伯震鼎王命韎侯伯震曰嗣嗣乃祖考侯于韎。

師釐殷王若曰師釐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事既命女

夏乃祖考嗣小輔。今余隹嚳稟乃命々女嗣乃祖考舊

官小輔眾鼓鐘。

師兌殷王乎內史尹冊命師兌世師蘇父嗣左右走馬。

五邑走馬。

天子之學有小學。

大孟鼎「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卽朕小學女勿剋余乃辟一人。」

此語頗費解。大孟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當非王自就小學。余疑乃昭王幼年時事。說見大系。

師夔殷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事。既命女夏乃祖考嗣小輔。今余隹籒橐乃命女嗣乃祖考舊官小輔。栗鼓鐘。

小輔吳大澂釋為少傅。說文古拙補鼓鐘与小輔為

對亦官名。當是鐘師。

有辟雝。

麥尊。王令辟

也君

井侯出社侯于井。寧若二月侯見于宗

周亡述。迨會

會

王饗蕘京酒

極

祀。寧若翊

翌

日。在璧盤。王

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韋禽。侯乘于赤旂舟從。叔咸

減皆之。

辟雝一謂之學宮。

靜殷。佳六月初吉。王在蕘京。丁卯。王命靜嗣射學宮。小

子果服眾小臣眾。僕僕學射。寧八月初吉庚寅。王呂

也與

吳。舉呂。舉卿。繇蓋。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數。王錫靜

韓制。

此言王在蕤京。蕤京即豐京。又有大池可以御射，與麥尊合，則學宮即辟雍矣。

史稱宣王名靜，本銘殆宣王為太子時習藝於學宮時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學射事所僅見。

王子與其近侍學射於此，王與其臣工亦時御射於此。

觀麥尊與靜殷文自明。

時亦於辟水中取魚，兼叙鄉飲之禮。

通殷：佳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蕤京，乎呼漚于大池。王鄉西酒，通御亡遣穆王，賓錫通在賓。

說文「廬」天子饗飲辟廬。

禮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鄉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別有射廬天子於此習射作樂舞。

趙曹鼎「彝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

師湯父鼎「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乎呼宰雁錫廬弓象弭矢至彤敦。」

匡卣「懿王在射廬作象舞匡甫象繅二王曰休。」

射所以講武。

令鼎「王大藉農于謀田錫陽王射有嗣果小子師氏御。」

射。

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鼉禽侯乘于赤旂舟從
叔咸甘。

案大豐當即大封。周官大宗伯大封之禮合眾也是
與藉農同事。

所以紀功。

噩侯鼎王南征伐角觶唯還自征在坏。噩侯駸方內
食于王乃饗之。駸方脣王。王休匿乃射駸方卿王射。
駸方休闌王匿咸酒。

為政尚武

觀上下所舉例證自明。

有戰功者受上賞。

虢季子白盤不顯子白身壯武于戎工功經緯維四方。

搏伐于厥執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

起々子白獻或職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

廟爰鄉饗王曰伯父孔覲有光王賜乘馬是用左佐王。

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戍用政征庭方。

不娶毀伯氏曰不娶女小子肇敏于戎工錫女弓一矢。

東臣五家田十田用從乃事。

敬毀佳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敬。

告禽。賊百訊。世王蔑。敵曆。使尹氏受釐。敵圭。鬲。貝五
十朋。錫田于啟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叔夷鐘。女嬰。裝。朕行師。女肇敏于戎。攻余錫。女釐都。齊
勢其縣三百。

征伐以威四夷。

宗周鐘。王肇。通省文武。董疆土。南國。良孽。敢陷虐我土。
王肇伐其至。戮伐卒都。

虢季子白盤。賜用戍。用政。麻方。

毛公鼎。錫女茲兵。用歲。用政。

兮甲盤。淮夷。舊我。賁。晦人。毋敢不出其賁。其賁。其進。

人其貯毋敢不卽諫次卽市市敢不用命則卽井刑撲撲伐。

師案段淮夷繇我賁晦臣今敢博畢衆段暇反畢工事弗速續我東域今余肇命女率齊市具釐楚及左右虎臣征淮夷卽質刺畢邦豐首曰噏曰箚曰鈴曰達。

刑罰以威內

大孟鼎王曰孟迺豐紹夾死嗣我敏諫敕罰訟夙夕豐

我一人烝也君四方。

兮甲盤其住我諸侯百生姓畢貯毋敢不卽市市毋敢或入竊寶完貯則亦井刑。

為之太過則人民挺而走險。

罍盞鬲甗，宰邦人，正人，師氏，卒有辜有故辜，廼馭倂即女女，廼繇宕，卑卑復虐，逐卒君卒師，廼作余一人憂憂。

此所言乃厲王奔彘時事。女廼繇宕，句原脫重文。女字，今依文義補足之。繇者尤也，宕者過也。繇宕殆謂尤之太過。

毛公鼎：『寧之庶出入事于外，尊命專政，藝小大楚賦，無唯正昏，弘其佳王智，廼唯是喪我國。』

此亦厲王時事，說詳毛公鼎之年代。

故亦以暴虐為戒。

墨黷善效乃友友傳內辟勿使暴虐從獄受奪獻行道

卒非正命廼敢斥擅訊人則唯輔天降壘不廷唯死

以壘過庶民魚肉鰥寡為戒

毛公鼎女醯推于政勿難達壘累庶民貯毋敢弊索弊

索廼教鰥寡

而勵用中道

牧殷王曰牧女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刑用寧卒訊庶

右嘉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卒口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

不井

叔夷鐘春慎中卒罰

三 道德思想

德字始見於周文

班殷公告畢事于上，隹民亡氓，拙才哉，彝志昧天命，故亡。允才哉，顯隹敬德，亡攸違。

此乃成王時器，乃彝銘中德字之最初見者。殷彝無德字，卜辭亦無之。羅振玉殷契考釋以拙𠂔等字為德，案實猶字也。羅謂曆鼎与此同，實則曆鼎德字其下仍從心作，特漫漶耳。

於文以省心為德。

說文道德之德作惠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
 心德訓升也从彳惠聲金文惠字罕見凡道德字均
 作德今就金文編所收者十五字遂錄之如次

德 孟鼎 德 番生 德 叔向 德 號叔旅編

德 毛公 德 井尼 德 蔡姑 德 師望 德 德克

德 叔家 德 秦公 德 齊陳 德 王孫遠者

通觀諸字蓋寔从循若道从心循者巡省之本字也

敵敵師雖父德道至于猷即言師雖父出巡道至于

舒也 古文省相形近省本不從目从目作者乃古是

則古人造文寔以省心為德省者視也

故明德在乎明心。

師望鼎，不顯皇考，寃公穆々克盟明，昏心，哲昏德。

明心之道，欲其謙冲。

大克鼎，穆々朕皇祖師華父，息，器，父，昏心，寃靜于猷，盤，哲昏德。

欲其荏染。

王孫遺諸鐘，余悠予，心，祉，口，余德。

廣雅釋詁：悠，弱也。又，悠，息也。今案悠之訓弱，訓息，猶言荏染。詩巧言：荏染柔木。傳云：荏染，柔意也。

欲其虔敬。

叔夷鐘女小心畏忌女不家。余弘猷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

邾公華鐘余襄華畏忌怒穆不家于卑身。

欲其果毅。

王孫遺諸鐘余固華燿辟黷塾趨々肅哲聖武惠于政德怒于威義誨猷不飲。

固華燿辟宏恭舒闢猶言豁達大度與謙冲之意近。黷塾畏忌趨々誨猷翼々小心意猶虔敬肅哲聖武則有果毅之意含於其中。逸周書諡法解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慈从折聲亦有果斷義書呂刑折

民惟刑。漢書刑法志作「哲民惟刑」。洪範「明作哲」，謚法

「思慮果遠曰明」。又剛強直理曰武。

此得之於內者也。其得之於外，則在崇祀鬼神。
大孟鼎：「令余隹命女孟，盥艾敬，維德丕敏，朝夕入調，高
奔走，畏天畏。」

秦公鐘：「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寡尊明井，虔敬朕祀，
以受多福。」

沈兒鐘：「起于威義，惠于明祀。」

陳賁段：「彝盟鬼神，虔彝懷忌。」

帥型祖德

大孟鼎「今余隹卽井甯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二三正」
毛公鼎「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
先王若德」

師望鼎「不顯皇考寔公穆々克盟率心愬率德……望肇
帥井皇考夙夕出内納王命不敢不分不婁」

虢叔旅鐘「不顯皇考惠叔穆々秉元明德……旅敢啓帥
井皇考威義烈御于天子」

番生匱「不顯皇祖考穆々克誓愬率德……番生不敢弗
井皇祖考不坏元德」

叔向父匱「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先文祖共明德」

秉威義。

井_終尼安鐘。親盤文祖皇考克哲_井。哲_終卒德。賓屯用魯。永冬。
于吉。安不敢弗帥_井。文祖皇考穆々秉德。安富々聖趙。
靈處宗室。

沈子也殷。我孫克又_紹井_型敦_教。

叔家父簋。哲德不亡_忘。孫子之_光黹_三。_百
_{廿四集}

敦篤孝友。

大克鼎。天子明德。親孝于申。

孫詒讓與王國維均讀申為神。_{孫說見籀高述林卷}
_{七克鼎釋文王說見}

_{觀堂古今文考}案此句法與詩猘狁于襄猘狁于夷
_{釋克鼎銘攷釋}

同。應以不破字為是。

曆鼎曆肇對元德孝友佳井。

在二四五

敬慎將事

師望鼎望肇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不敢不分不盡

番生殷虔夙夕專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擾遠能鼓

通

毛公鼎善效乃友正毋敢濇兩于酒汝毋敢豕墜在乃

服翻

古貌字讀為

夙夕敬念王畏

威

不賜盡也

師旬殷王曰師旬哀才哉今日天疾畏降喪是德不克

盡作憂于先王三今余佳隴棄乃命々汝惠雖我邦小

大猷邦佑董辭敬明乃心率臣乃友干吾敦敦王身谷

欲汝弗呂乃辟面于囂。

畢盥王曰畢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

師寰段師寰虔不豕夙夕卹卒牆將事。

叔夷鍾夷不敢弗懃戒虔卹卒死尸事。

而益之以無逸。

毛公鼎余非庸又昏汝毋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雖

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

晉姜鼎余不段暇妄寧至雖明德宣卹我猷。

齊陳甕簋齊陳甕不敢逸康肇堇至德。

有德者得其壽。

井尺安鐘，親盤文祖皇考，克哲卑德，資屯用魯，永冬終于吉。

得其祿。

師望鼎，不顯皇考，寃公穆々克盟卑心，愬卑德，用辟于先王，資屯亡敗。

得延其福澤於子孫。

番生殷，不顯皇祖考穆々克哲卑德，嚴在上，廣啓卑孫子于下，勗擢于大服。

德以齊家。

沈兒鐘，愬于威義，惠于明祀，獻吾呂匱呂喜，呂樂嘉賓。

及我父兄庶士。

曾伯陪壺用鄉饗賓客為德無段瑕用孝用高用錫眉

壽子孫用受大福無疆。

德以治國

王孫遺諸鐘余恇心祉口余德餘弘民人余尊甸于

國。專甸遍也。今言普及。

晉姜鼎余不段妄寧至雖明德宣必我猷用盥匹辭子

辟敏揚卑光刺烈虔不豕譖覃京師臂我萬民。

晉邦薑余維令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嬭替變萬邦。

論金莫不曰賴豐卑讓。

秦公鐘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敎尊明刑虔敬朕祀
呂受多福協餼萬民虔夙夕刺々趨々萬生是敕。

德以平天下。

大克鼎穆々朕文祖師華父魯盞卒心宜靜于猷盤哲
畢德肆克畢保畢辟畢王誅辭續叙王家惠于萬民擾
遠能欽通肆克晉友于皇天頌于上下賓屯亡敗錫釐
無疆永念于畢孫辟天子。

番生段番生不敢弗帥并皇祖考不殽元德用饒圖大
命定王位虔夙夕專求不替德用諫四方擾遠能欽
毛公鼎王曰父厝今余唯肇至先王命々汝辭我邦我

家內外，悉于小大政，罔朕位，競許上下，若否，寧四方，死
毋童。動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毋敢妄
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邦小大猷，毋折，絨告余先王
若德，用印邵皇天，嚮爾大命，康能四國，俗欲我弗作先
王憂。

德大者配天。

毛公鼎：「不顯文武，皇天弘猷，率德配我有周，膺受大
命。」

所謂大德者必在位也。

右端所述，乃由彝銘中所致見之周代思想也。事雖

零碎，塙有一貫之脈絡可尋，而宗教、政治、道德之三者實三位一體。作器者為王侯，與其臣工，故此寔為統治思想之傳統。此種思想之發生，即基因於階級之分化，有階級存在之一日，統治者對於此種理論，即須加以維繫，故夏周代八百年間，上自宗周，下而列國，而自然形成一系統。周末之儒家思想，又此系統之系統化耳。歷來儒者自稱為承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堯舜禹湯事不足憑，自文武而來者則是事實。知此而後於周秦間之思想，始可批導焉。

金文所無考

古文獻中有習見之事物而為金文所絕無者此可為判別典籍之真偽及時代先後之標準今擇其瑣大者疏述之如次

一、四時

二、朔晦

三、地

四、九州

五、畿服

六、五等爵祿

七、三皇五帝

八、八卦五行

一四時

金文中記年月日辰之例極多，記時之例僅一見。秦商鞅量是也。

十八年齊趙遣卿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之一為升。

十八年乃秦孝公十八年，當周顯王二十五年，已是晚周之器矣。器之屬於宗周者所未見，即屬於春秋時代者亦所未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錄商鐘四字作奇矯詭譎之形，舊稱為蛟篆，云皆鈿紫金書，其三同文曰惟。

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云々其一曰惟王夾鐘春吉月云々字既詭隨文亦胡湊乃妄人所為也。

後案薛尚功所錄商鐘其三具實為越器既望乃越王之誤銘中王名者召於賢蓋即竹書紀年之諸咎
粵滑周顯王二十七年秋其父越王翳者
於時已入戰國時代之中葉斷非商器

此外如於四季之上冠以去來今等字樣者所未見甚

至如春秋二字及以春秋為形聲之字亦所絕無夏則秦

公殷及秦公鐘言就夏竊夏字作夏叔夷鐘言荆伐夏

司字作司均用為華夏或夏殷之夏而非時節之名且

其字形亦尚無可說冬字多見但均用為終其字形作

文若不終不案此字當是爾雅釋木終牛棘之終之本

字。郭璞注牛棘，即馬棘也，其刺粗而長。又山海經中山經云：「大萼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注云：「即牛棘也。」郝懿行云：「棘一名榛。」左思招隱詩注引高誘淮南注云：「小栗小棘曰榛，是榛即棘也。榛與終聲相轉。」攷郝意似以郭說為未諦，故解終為榛，則牛棘即小棘矣。郭云馬棘，及山海經之牛傷，究未窅為何物，然以終為榛，則於𠂔之字形優有可說。蓋象二榛實相聯而下垂之形，故𠂔之用為始終及冬夏字者均假借也。

卜辭中四時之名亦尚無確徵。有𠂔、𠂔、𠂔等字，每用於今字之下。葉玉森釋為春夏秋。說夏云：「文與蟬通，肖疑。」

辭段蟬為夏，然蟬不應有觸角，故知其說不確。此文亦有釋為龜

者。葉又謂書東所以之曰竝為日字，則更不足信。卜辭及

金文日字多見，竝無一例如是作者，斷非日字也。殷契說見

記。又有八字，葉謂與金文之八為一字，甚是。然謂家枝垂

葉落或餘一二敗葉碩果之形。譚契枝則又不免徒逞臆

說。今案卜辭之八亦終牛棘之終，假用為終始字，尚無一

例可作冬夏字解者。故卜辭中是否有四季之名，即殷代

曆法是否已有春夏秋冬之分，尚無由論定也。惟卜辭及

金文均屢見十三月，當是閏月之名。有閏月則當有四季

蓋閏月之設本在調劑年分十二月之太陰曆，上年分四

季之太陽歷之參差。卜辭及金文均有閏月，而乃無春夏
秋冬之明文殊為可異。

二朔晦

殷人月行三分制為旬，周人月行四分制為初吉為既
生霸為既望為既死霸。卜辭凡言「貞旬亡咎」之例不可勝
舉。周金中凡言初吉既望生霸死霸之例亦不可勝舉。然
有異者則朔晦所未見。有稱月吉者，矢令彝唯十月，吉
癸未，有稱月初吉者，邠醕尹鉦，佳正月，初吉，日在庚。前
人以月吉或月初吉為月之朔日，然否所未敢必。奇觚室

吉金文述卷五

第十葉

有「眾龍尊」文為「𠂔」

𠂔作日癸公寶

尊彝案即西清古鑑卷八

廿四葉

之「周癸公尊」以其圖象觀

之實當為解。首二字人名。古鑑釋為「丁亥五月」。劉心源釋

為「眾龍」。王襄釋「𠂔」為「朔」。又別造一「𠂔」字以為「甲骨文」。

見簠室殷

契類纂第三十四葉此君任均妄釋也。𠂔字不可識。𠂔乃意造作其所著衆多不足信。

「𠂔」字「𠂔」侯「𠂔」作「𠂔」。鼎作「𠂔」。盤作「𠂔」。王國維謂即「滕薛之薛」。

觀堂集林其說至確。此亦其一例耳。故此斷不可混為「朔」。

字。陳邦懷殷契小篆祖述王襄並創為疑古朔字從華省聲小篆朔字從𠂔蓋由華譌變其妄尤甚。

「𠂔」字則有之。「𠂔」鼎作「𠂔」。吳彝作「𠂔」。均係人名。此外如「周」

「書之哉生霸」旁生霸既旁生霸旁死霸等均無可徵。

三 地

金文中天若皇天等字樣多見。均視為至上神。与天為配之地。若后土等字樣。則絕未有見。卯殷錫于陵一田。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卷十三收為地字。說文籀注云古文

文作陸

彖作司。亦作彖。此為隊。當是古地字。省土。其卷十四又收為隊。云借為地字。案丁說實至疑謬。竟混彖希彖三字為一。而不知辨別也。隊殆从自彖聲之字。字書所無。原是地名。亦無義可說。墜則从彖。小徐本云彖聲。段玉裁改為彖聲。案地从也聲。古音當在歌部。彖聲在元部。歌元陰陽對

轉則墜自可從象聲無須改作象也。要之墜隊隊均各為一字，烏可混耶？又不娶毀，女曰我車宕伐，蔽光于高墜。丁氏亦收為地。案此字王國維釋陵云：「高陵地名，在秦為昭王母弟公子惲封邑，在漢為左馮翊屬縣，其地西接涇陽。」詳見觀堂古金文考釋，不娶敦攷。其說至確，絕非地字也。

全文既無地字，亦無后土之稱，所見土字義均質實，如南宮中鼎「王令大史兄既衷土，大保毀，王派大保錫休余土，大孟鼎「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適有文武，董疆土，南國及孽敢陷虐我土等，又如司徒徒馭等亦有段土字為之者，然用為神祇之例絕未有見，是則地字當是後起之

字。地與天為配，視為萬彙之父與母。然者，當是後起之事。
尚書金縢與呂刑二篇有地字。金縢云：「乃命于帝庭，敷佑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史記魯周公世家：「爾作法。」呂刑云：「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業此二篇同屬可疑，即有地字之
出現，已足知其非實錄矣。

四、九州

尚書禹貢稱：「夏禹敷治洪水，分天下為九州。」曰：冀、兗、青、
徐、揚、荆、豫、梁、雍，其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據有東部亞細亞之全部。爾雅釋地：「逸周書職」

方篇

周禮職方氏文採此

呂氏春秋有始覽所舉九州之名均無梁

而有幽職方更無徐而有并爾雅則青作營所載疆域均

各有出入論者以禹貢為夏制爾雅為殷制職方為周制

呂覽與爾雅為近舊未有說

又因諸書所錯見之州名恰為十有二故

又以為乃虞書十有二州之舊案此均莫須有之說也虞

夏之書均係偽託九州之分劃蓋春秋時某一大師之私

見傳其學之弟子各敷衍為文故小有出入耳虞可無論

即夏之存在亦尚無古物可徵

傳世岫巖碑文及薛氏款識之夏琯戈夏鉤帶等均

偽縱今存在其疆域斷無禹貢所言者之廣大其文化程

度至其亦無過新石器時代之末期斷無禹貢所言者之

誇誕也。禹貢之為偽，近人已類能知之，其構成當在春秋戰國之際，作者或本係戲為寓言，無心作偽，後之未深攷者，乃錄之為正史也。

又逸周書大匡篇：「三州之侯咸率，程典篇：『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長發：『帝命武于九圍。』傳亦云：『九圍，九州。』郝懿行據此，以為殷有九州之證。爾雅義疏中之五近人鮑鼎著九州釋名，襲其說，益云：『齊侯鐘，號成唐，湯有嚴在帝所，奄有九州，處禹之都，亦可為據。』案周書二篇亦周末人所偽托，商頌作於春秋時，宋人齊侯鐘則銘明言乃齊靈公時器，凡此均不足

據證也。鮑鼎釋名更於卜辭以求之。見卜辭有𠂔字以為

卽是冀州。有地名𠂔者。原辭言王田王以為卽是離州。有

公字以舊釋公為非。謂卽許書公讀若沅州之沅字。卽是

兗州。謂公當从口小篆有𠂔字。原辭為王往于𠂔不𠂔四

實是地名釋為荆。謂卽荆州有𠂔字。从王襄釋徐謂卽徐

州有𠂔字。見後編下廿一葉原片殘折僅餘于𠂔二字鮑

人名之創如云貞于王亥求年釋為營。謂卽營州。更釋

為幽字。謂卽幽州。此直可謂牽強傳會之尤者矣。蓋其腦

中先含一段代有九州之觀念。秉之以皮傳卜辭諸疑字。

勉強可合。遂反手以為殷代有九州之明證。此所謂循環

論證之模範也。

要之，卜辭中無九州之痕跡。金文除齊侯鐙鐘一例外，亦決未有見。呂鼎、井叔在異為事，鮑鼎謂卽冀州，其謬與比傳卜辭者同。又屢見荆字，如貞殷，貞從王伐荆，逋伯殷，逋伯從王伐反荆，狄殷，狄馭從王南征伐楚荆，荆乃楚之別號。然楚人之器無自稱荆者，典籍亦然。是則荆乃周人呼楚之惡名，以其自名楚，故斥之為荆也。荆州之名卽因荆楚而得，且必在楚已入通中原而使荆之惡名遺失其惡意以後。卽此可知九州之說不得。在宗周以前，且不得在春秋以前也。

五畿服

禹貢復分天下為五服。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職方於王畿之外復分天下為九服。依據周禮乃辨九服之

邦國。方千里曰王畿。

周書作圻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於大司馬職稱為九畿。於大行人職則僅邦畿及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六服之內為九州。六服之外謂之蕃國。說者謂要服即蠻服。蕃國即夷。鎮藩三服。

今案畿服之分與九州同。同是春秋時人之紙上規模。古代竝無此制度。倡之者當是一人。傳之者則斟酌損益。各為異辭。故或為五。或為九。或為六。其散見於它書者。名稱里數均各有參差。今就可見及者揭之如次。

虞書皋陶謨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周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
因西土為方千里

周書王會篇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
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我狄荒服

又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為甸服

左傳襄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

列。又襄二十五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

商頌玄鳥，邦甸千里，維民所止。

呂覽慎勢，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

凡此均宗周以後之文獻也。臯陶謨，王會篇均非實錄。左氏內外傳多經劉歆改竄，而祭公謀父之語正足為九畿九服之反證。自漢以來，治學者於此等文獻一律視為實錄，見里數稱名之不同，則多方以求其滙通，然亦至今

猶聚訟未決。蓋所謂徒費氣力者也。

然畿服之名亦畧有所本。

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猶言農民和見士事于周。

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威相，惟御事，厥棗非

有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居當為君字之譌。罔敢湏于酒。

又：「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君詠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并侯甸

凡此均商代官制之子遺其見於金文者亦有一二例

大令方彝与大孟鼎是也。

大令方彝明公朝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

眾者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者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大孟鼎佳殷邊侯田寧殷正百辟率肆于酒

偽孔傳於康誥之侯甸男邦采衛釋為五服竝列舉里

數以為与禹貢異制羅振玉攷釋令彝謂侯田男即侯服

甸服男服案此均因先入之見而誤者也彝銘之田自即

經典之甸然令彝之侯田男統攝於諸侯之下与卿事寮

等為對文。孟鼎之「侯田」亦對言百辟。則侯田男乃諸侯之異稱。而非畿服之名號也。證諸典籍。理亦如是。侯甸男邦采衛。即侯甸男等之諸侯。與邦采邦衛。采衛均職位之名。采猶言宰。侯甸男衛邦伯。即侯甸男衛等之邦伯。邦伯即諸侯。酒誥之外服內服。即外官內官。非謂內外之畿服也。然有此等根蒂。故春秋時之創為畿服說者。即假用其名。以託諸古。後世離古愈遠。又蔽於儒說之一尊。遂深信之。而不疑矣。

要之畿服之制。乃後人所偽託。金文無畿字。服字多見。與酒誥義同。並非地域之區劃也。

六、五等爵祿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於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祿。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所傳之五等說稍有縣異其萬章篇下云北宮錡

問曰周室頒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案此

乃事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案此乃出於推臆然而朝也

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也。

案此乃出於傳聞。

孟子之說本出於傳聞。王制乃漢儒所集。周禮更曾經劉歆點竄。是知五等之說已自不可盡信矣。

春秋以五等爵號稱當時之諸侯。然如宋君稱公亦復稱子。衛蔡陳紀滕諸國稱侯。稱子不定。薛一稱伯一稱侯。杞一稱子一稱伯。是則所謂等位。並非固定。

證之金文。則其縣異尤有甚者。

其一。諸侯每稱王。有苾伯。殷疑康王時器。上言「王命仲到歸苾伯。紹裘。王若曰苾伯。朕不顯祖玟珺。雁受天命。乃祖克泰先王。異自它邦。有帝于大命。下言苾伯拜手頤首。

天子休……用作朕皇考武荝幾王尊殷。此以伯而稱王。有
彖伯或殷疑穆王時器上言王若曰彖伯或繇自乃祖考
有彖于周邦。下言彖伯或敢拜手頤首對揚天子不顯休
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殷。亦以伯而稱王。更有矢伯彝其
爵伯也。而有矢王尊則稱王。同旨。矢王錫同金車弓矢。敬
氏盤。畢受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均稱王。王國維有古諸
侯稱王說。觀堂別集補遺。即據此數器斷言古者天澤之分未嚴
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越之稱王者亦沿
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其說無可易。

其二、公侯伯子無定稱。春秋稱魯為公。彝銘中有魯侯。

禹魯侯殷魯侯角均稱侯。明公殷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狄邑魯侯有因工。明公卽魯侯而公侯之稱不別。春秋稱晉為侯而晉公盂稱公。新出鷹羌鐘言賓于晉公亦稱公。春秋稱秦為伯而秦公毀秦公鐘稱公。別有秦子戈稱子。春秋稱楚為子而楚王頤鐘楚王禽章鐘楚王賡邛仲嬭南鐘稱王。楚公逆縛楚公蒙鐘稱公。禽毀言王伐蔡侯稱侯。矢令毀唯王于伐楚伯稱伯。楚子賈簋亦復稱子。春秋稱邾婁為子而邾公慆鐘邾公華鐘邾公貜鐘均稱公。邾伯御戎鼎復稱伯。凡此稱謂之參差與春秋之一致正自舉不勝舉。

其三男之稱謂罕見。夫今方彛言諸侯侯田男是知男

亦諸侯之一。然古金中男之稱謂罕見。春秋稱許為男而

鄒子盟師鐘鄒子妝簠鄒即許之本字均稱子。有趙小子段。文云

趙小子鄩衛臣其父有作魯男王姬鼎彝。卷三八七魯男

當即魯國之君也。又有甕侯簠。文云甕侯作叔姬寺男膝

膝簠。同卷三四。寺男疑叔姬之名。如為叔姬所嫁之夫則當

為寺國之君。寺亦作都。存世有都伯鼎二具。則都之稱男

者亦復稱伯矣。又案都乃姬姓之國。有都造鼎。可證則寺男恐仍是叔姬之名。

準上可知王公侯伯子男實古國君之通稱。爾雅釋詁

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伯辟一音之轉耳。君復稱子者。殆天

子之畧。卜辭每稱王為子。如云「己亥子卜貞在川人歸」。

殷書文字二卷
廿二葉一片又「癸未子卜人歸」。

同上子卜即王卜也。殷

亦然。如甲寅父癸角云「子錫貞」。

貞子錫貞。殷書亦即王錫矣。男之稱謂似

早廢。其初蓋取義於農事。猶古之為民長者之或稱牧也。

是知五等爵祿實周末儒者託古改制之所為。蓋因舊有

七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帝繫以黃帝顓頊帝嚳唐虞虞舜為

五帝。史記本之作五帝本紀。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月令則以大皞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皞金天氏帝顓頊高陽氏為五方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史記正義及索隱所引以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而別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當之云。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羲皇甫謐亦同。此五字與五帝本紀索隱所引相違疑有誤今依之為說。又引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

今案天地人三皇之說至荒誕乃後之好怪者所妄為。

五帝之名初湊合於周秦之際。三皇則更在秦後。三五之各有出入。卽湊合者之任意去取也。金文中無三五之說。卽其名稱亦未有見。宗周彝銘之追稱祖德者。僅及文武康王時代之大孟鼎。非伯殷。昭王時代之宗周鐘。宣王時代之毛公鼎。師匄等是也。叔夷鐘乃春秋齊靈公時器。稱頌祖德及於成湯。竝言及夏禹。其辭云：

「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康湯。成唐湯。有嚴在帝所。專

受天命。荆伐頤。夏司祀。斂畢靈師。伊少臣隹輔。咸有

九州。處禹之堵。都。

又有秦公毀及秦公鐘。器作於春秋中葉。亦言及夏禹。

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賚。」曰「嚴襲寅天命，保繫畢」
秦號使。蘇夏。殷周以前之帝王，至古者極於禹。唐堯、虞舜
均所未見，更古者可無論矣。〔後案〕陳侯因齊敦始見黃帝之名，曰齊，即齊宣王。

傳說中人物有陸鍾者，見於邾公鉞鐘。文曰「陸鍾之孫

邾公鉞。」王國維云「鍾字从虫，章聲」。〔章古〕以聲類求之，當是

鍾字。陸鍾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沫若〕

姓曹字金文作曹姓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蓋出於世

本。此邾器而云「陸鍾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觀堂集林〕十

案鍾字从虫，章聲，求之聲類，當以融字為近。陸鍾疑即祝

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

帝繫作老童二者形近必有一譌

卷章

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云々。帝繫則僅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無重黎為祝融事」。國語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以瀉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云々，與陸終六子大同小異，而不言陸終。余疑陸終卽祝融。陸祝古同幽部，終融古同冬部，其字當如邾公鉞鐘書作陸鐘。陸一書為祝，鐘一書為終。陸終祝融遂


判為二人也。火正之說乃後人所傳會其事當在五行之說盛行以後。蓋以楚居南國故以其先世司火也。然楚之先寔居淮水下遊。与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逸周書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作師旅臨衛政征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熊盈當卽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為江所阻復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漢水而東下者相衝突。左氏傳隱廿八年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者是也。火正之說當起於南。其為傳會為事甚明矣。祝融之先或尚有顓頊高陽氏者所未可知。高陽當卽楚社之高唐乃生殖器神之轉變說詳甲骨文

字研究
釋祖妣


然祝融固非三皇之一而顓頊亦不必為五帝之

一也。

晉襄公滕女之器有晉公盥者云我皇祖髡公雁受大命左右武王執事百禩廣嗣三方至于大庭莫不事王大庭乃古國名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大庭氏庫注引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

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又其自注云：「皇甫謐以為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包犧之號。今案大庭氏既為國名，舉一返三，則容成、尊盧、軒轅之屬，亦古國族之名號也。余近攷十二歲名，得知單閼即星中之軒轅。詳見「甲骨文字研究」支干篇。單閼一稱天龜，古彝銘有圖形文字作者，其例至多。舊釋子孫實則乃國族之名，余疑即是天龜，亦即軒轅。軒轅為民而移為星名，蓋古分野之一例，猶大火之為商星也。以軒轅為黃帝，視為漢民族之祖者，乃後人之所傳會。

八八卦五行

易之八卦所託甚古，然可異者，彝器中迄未有見。宋人書中有所謂卦象者，凡二具，乃其一字之銘與卦象相似。其一作  博古九卷十六葉，續圖五卷上世二葉，薛氏三二葉。 又其一作  續圖五卷上世二葉，薛氏三二葉。 葉一，案此僅與卦象相似而已，決非卦象也。張掄內府古器評 上卷十七 以第二器之豎作者為淵，蓋與開字形近而云然，然亦非必開字。古器銘中凡作一二字之圖形文字者，殆即作器者之族徽或花押，其字不可盡識。卦象宜於作花紋圖案，然於彝器之花紋中訖未有見。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為金文所絕無。金文無与天對立之地字。天地對立之觀念事當後起。則乾坤對立之觀念亦當後起矣。且易之為書雖詭譎悖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統。乃於著述意識之下所構成之作品。与古代自然發生之書史不類。其經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後。即孔子亦未必及見。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出學易二字云。魯讀易為亦。今從古。阮元云。魯論作亦。連下句讀。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見論語字之校勘記當為易為亦。雖無究極之徵據。然以理推之。則作亦者為

近是。蓋如本是易字，則學易正極現成。魯論何必破字以讀之？易縱至難，古人讀書亦縱至不易，以好古敏求發奮忘食自鳴之孔子，何至有學易之心，尚須加之數年，至五十始着手耶？余意易之經傳均孔門弟子所為傳之作，尤在經後。晉時魏襄王墓所出竹簡，有經無傳，即其證。錄論語者偶以音同誤亦為易，託易者遂造為說辭，謂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也。

五行之觀念亦為金文所無。金木水火土等文字雖散見然義均質實，絕無神祕之臭味。因之五行生勝帝德轉移及五方五祀之說，均無絲毫之痕跡可以徵攷。洪範一

文其為構成意識之產物與禹貢周易同。絕非自然發生之文字。亦絕非周初所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禮制篇言商代外祭有「五方帝」其說云：

「曰：貞方帝卯一牛出南□。曰：貞方帝于東。曰：己巳卜王亥于東。曰：貞亥于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卽五方帝之祀矣。」

余曩亦頗是認此說。然細索實依稀髣髴之論也。卜辭多假帝為禘。貞方帝者。貞方禘也。又卜辭云「卜□貞之例至多」卜貞間之一字。或為賓。或為旅。或為般。或為戠。或為出。或為四。義均不明。此「卜中貞」亦其一例。中字非必卽中

中央土德王之黃帝也。卜辭如果有五方帝之祀，則亦宜有五行觀念。然此所謂五方帝者，僅屬皮傳而已。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孟軻所唱和之五行，荀卿斥之以僻違、幽隱、閉約等晦塞字，其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無疑。是儒家五行說本為子思所唱道，云其案往舊造說，云其案飾其辭而祇敬之，蓋識其託古也。然則洪範一文蓋子思所作。

孟軻和之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此序詩書與作孟子七篇，當是兩事。序詩書者，蓋謂編次詩書之次第也。視此，可知儒家經典實多成於孟軻之手。故子思之洪範得入於書，荀卿非之，非偶然矣。

周官質疑

言周官之來歷者以左列二書文為最古。

馬融周官傳叙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竝出共排

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

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賈公序曰。禮

興廢所引原作馬融傳。孫詒讓云。蓋即周官傳之佚文。今从之。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

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与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

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

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

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據此二書可知周官以孝武之世。獻王以武帝出於河元光五年薨

間乃民間所獻旋入祕府。至孝成帝時始為劉歆所著錄。而有冬官亡佚之說。以考工記補之。馬融班固均去古未遠而融尤劉歆三傳弟子其說必是事實。乃陸德明釋文叙錄引或說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及杜佑通典禮篇均同此說則以周官原缺補以考工記者為獻王。後漢書儒林傳又云「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則以周官出於孔壁。此致誤之由乃緣誤之解釋文敘系所引鄭玄六藝論語斷禮孔疏亦同此誤孫詒讓已辨之。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厥無冬官漢武購千金

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則更以購求補足之事
屬於漢武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官不見冬
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凡此均繆悠之說孫詒
讓已斥其妄矣見周禮正義卷一第二葉

周官既晚出為五家之儒

孫云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

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

所未見逮經劉歆表彰之復為眾

儒所共排故此書之真偽寔二千年來所久成聚訟者也

且不獨漢興諸儒所未見即周秦諸子亦無一人道及者

王國維書毛詩故訓傳後言此頗為綜析今別取其說如

次原見觀堂別集後編

周官一書得於河間，不獨漢初齊魯諸儒皆未之見。卽周秦人著書亦未有徵引一二者。先漢人書惟劉向所次樂記有賈公一篇，乃春官大司樂職文。大戴記朝事義取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小戴記內則取天官食醫，庖人，內饗，三職文。王藻取春官占人職文。燕義取夏官諸子職文。此外惟賈誼新書禮篇云：「拜生民之數及穀數，與春官天府，秋官司民說同。」其餘無引周官一事者。雖左傳國語等古文之早出者，亦無一與周官相發明。

王氏語此本在證明其毛詩故訓作於魯國。毛亨傳作於

趙人毛萇之說。摘取傳中言典制之合於周官者。凡二十七條之多。以證傳之晚出。其說至當。故毛傳所云。不足以爲周官已存於先秦之據證。又王氏所引先漢人書之同於周官者。屢直云取之周官。若然。則是竇公二戴賈誼諸人。曾見周官。於其說不免自相矛盾。汪中亦曾舉六徵。以爲周官辯護矣。

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攷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卽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

戴禮朝事載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
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
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
則庖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汜卜來歲
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
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
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緒明
白可據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

述學內
篇二周

文官徵

子詒讓謂汪說為至允而斤疑周官者為俗儒妄有詰難

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故如王說在據周官以判奪毛傳之晚成。而如汪之第六徵則在據毛傳以證明周官之舊有。此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矣。王於周官固在然否之間而未敢喝破。蓋亦苦於汪之所謂前五徵者而未可說明也。實則汪之五徵及王所舉玉藻與新書語均不足為究極之徵據。蓋安知非周官之取材於諸書。或諸書與周官之同出於一源耶。

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為皮傳。而教人以多聞闕疑。不則即以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為解。因之疑者自疑。

信者自信。紛然聚訟者。千有餘年。而是非終未能決。良以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為究極之標準者。故論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余今於前人之所已聚訟者。不再牽涉。以資紛擾。僅就彝銘中所見之周代官制。揭櫫於次。而加以攷覈。則其真偽純駁。與其時代之早晚。可以瞭然矣。

一、卿事寮 大史寮

令彝。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宮公命出同卿事寮。

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番生既王命藉嗣公族卿事大史寮。

毛公鼎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命汝藉嗣公

族雪与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雪与朕褻事。

小子鬻既乙未卿事錫小子鬻貝二百。奇三

厥叔多父盤使利于辟王卿事師尹朋友。周四

右卿事之官亦見於卜辭字作卿史古史事吏使本一字也。羅振玉殷虛書契攷釋云士古皆訓事卿事卽卿士

也。詩商頌發長降予卿士。大雅假百辟卿士。箋卿士卿之有
事也。小雅十月文皇父卿士。箋云。明黨於朝。皇父為之端首。
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詩之卿士卽卿事。周官六官
之長皆曰卿。而鄭君謂卿士兼擅羣職。是卿士卽冢宰矣。
今案以卿事為卿士。羅說至當。然謂卿士卽冢宰。則非鄭
情。十月詩於皇父卿士之下言家伯維宰。箋云。冢宰則鄭
竝未以卿士為冢宰也。又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家伯。大
宰卽冢宰。則班固亦未以卿士為冢宰也。孫詒讓說之以
孤。謂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交說皇
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為冢宰。則皇父為孤。

卿可知。左隱九年傳載鄭莊公為王左卿士，與虢公忌父
為右卿士，竝為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
執政必孤，卿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為諸卿中執政
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
卿士為孤，而亦為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見周禮正義
孤義採王引之說，與舊三孤說不同，詳彼疏及王經義述聞。孫說孤與鄭異，而說卿士
則深合鄭旨。然以金文按之，亦未為得也。金文於卿士稱
寮，可知其屬不止一人，屢與大史對舉，當與大史為同級
之官，而其上復有尹司之之人，則卿士之非所謂孤者，又

可斷言矣。孫謂亦為六卿之通稱者，乃指周官之六官。然令彝與毛公鼎之卿事寮均在三事，若三有司之外，用知卿士之職，與司徒司馬司空等官，並無關涉也。然則卿士究當何職耶？

余謂卿士當求之於曲禮之六大，不當求之於周官之六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六大乃古之六卿，所謂六事之人。五官古祇三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其職為大夫。小雅雨無正稱「三事大夫，書立政序司徒司馬司空於大史尹，作庶常吉士之

下牧誓序之於友邦冢君御事之下均其證司士司寇殆
亞旅之屬周官司士隸於司馬彝銘中有以司工即司空而
兼攝司寇者揚殷詳下足見二官實不足與三事並列也此六
大五官鄭玄疑殷制蓋以與周官不合而云然寔則周官
之確為周制與否尚大有疑問也又鄭說大士為以神仕
者案此亦屬皮傳蓋周官之以神仕者其職甚低安能與
大宰大宗等並列耶大士余謂當即內史曲禮史載筆士
載言士與史對言自為大史與大士玉藻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與載筆載言之說一致則大史為左史大
士為右史大戴禮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注太史

為左史。內史為右史。書酒誥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正義玉藻疏引是則大士即內史矣。左傳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覲禮賜諸公奉篚服。大史是右。此二大史均當作大士。蓋音之譌也。

要之卿事寮當指此天官六大。其或別大史于外者。大史正歲年。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其位特尊。故別出之。使異于其它之五大也。六大均在王之左右。詳後故有左卿士右卿士之名。六大之上有兼攝羣職者。為冢卿。亦即所謂孤。孤若冢卿。可由六大中之一大兼領。自亦仍可稱為卿士矣。顧命列卿士于大史大宰之外。而異裳色。蓋因當日二大執事。故特殊之。不足為異。

二 三左三右

小孟鼎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喪三左三右多君
入服酉極明王各格周廟佳王廿又五祀。

三左三右此器僅見亦為舊文獻中所無大戴禮保傅
篇有三公三少即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者乃王
世子之保傅此鼎乃康王末年之器知其非是逸周書大
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
孔注冢卿孤卿三吏三卿也余疑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
之譌蓋後錄書者於左右之例罕見乃取形近之字以易

之也。三左三右者當卽曲禮之天官六大。蓋三人在王左，三人在王右也。再以顧命徵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偽孔傳云：「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云云。案此以周官之六官為說，其唯一之根據，僅在左定四年傳「康叔為周司寇而已，其它皆屬子虛也」。

且彤伯乃姒姓諸侯

正義所引王肅說

而以之為宗伯尤屬与情

理違悖。余謂此六人乃六大之天官。知者以下言王近侍

之臣有太史太宗与大保同出也。此六人者孰為孰官。僅

畢公可攷。史記周本紀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

郊作畢命作策作冊乃史職之通稱。是知畢公乃成康時

之史官。又顧命言「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東階

太史秉書由賓階」西階。御王策命下復言「太保率西方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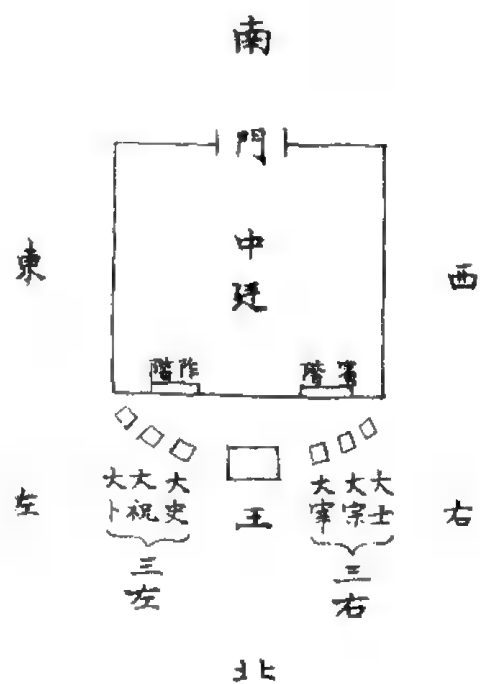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此語偽孔本入康王之語是

知畢公即大史矣。大率太保兼領大宰而為冢卿衛侯以

六大之一而兼領司寇餘則不可知也。

準顧命文知大宰大宗在王之右。以階而言則在王西。以大史在王之左。与大史為對之大士亦稱右史。說詳前節。自亦在王右。如是則六大之中大祝大卜在王左矣。三左即大史大祝大卜。三右即大宰大宗大士。



三、
作册

般獻王圉夷方舞敎咸王商實作冊般貝

令殷作冊矢令陶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

萬百人。

王姜命作冊。眾安夷伯。夷伯賓眾。貝布。

田田公錫作冊田卷貝

麥尊「侯作冊麥錫金于辟侯」。

大鼎公實作冊大白馬

作冊官名。彝銘中至多見。其見於典籍者。洛誥有作冊

逸顧命言命作冊度

王國維謂度為人名案以上下文推之當是動詞言今作冊之官籌畫也

史記周本紀有作冊畢公漢書律歷志引真古文畢命王

命作冊豐刑

案豐刑即畢公之謚刑古文多作井與丹字極近說文曰古文丹則又與金文公之作皆

（說文公鼎邾公華鐘如是作）若曰（又貞應公鼎如是作）極近蓋壁中書畢公字作曰古文家讀曰為丹而成畢丹錄書者復因形近之故誤畢為舊於作冊不得其解孫詒讓

豐誤丹為井遂成豐刑也始疑為內史之異名其古籀拾遺下周允啟跋云內史掌

冊命之事或即稱為作冊書洛誥云王命作冊逸祝冊又

云作冊逸誥尹佚蓋為內史故謂之作冊逸周禮正義內

史疏下亦著此說近時王國維作釋史

觀堂集林卷六四葉及書作

冊許尹氏說

觀堂別集補遺

復暢申其情今就後文撮述其論證

如下：

作冊亦稱作冊內史。

師餘敦

敦當作敦下同

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餘

穴盍

穴當作免

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穴鹵百隳。

亦稱作命內史。

刺鼎王呼作命內史冊命刺。

亦單稱內史。

師奎父鼎王呼內史駒冊命師奎父。

虎敦

王呼內史吳

原注：即吳尊蓋之作冊吳

冊命虎

牧敦王呼內史吳冊命牧。

揚敦王呼內史先冊命揚

豆間敦王呼內史冊命豆間

趯尊王呼內史冊命趯

內史之長曰內史尹或曰作冊尹

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

師晨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晨

宛敦當作免段王受作冊尹者原注書字之假借俾冊命宛

亦單稱尹氏

詩大雅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頌鼎尹氏受王命書

克鼎王呼尹氏冊命克

師虢敦王呼尹氏冊命師虢

或稱命尹

原注古命今一字楚之今尹名昉于此

伊敦王呼命尹

珣此字當作類冊命伊

今案王之論證可謂詳賅然余於作冊卽內史之說不

能無疑攷之顧命畢公為大史而史記稱作策畢公是大

史亦可稱作冊也

王以史記之畢公為誤據律歷志所引畢命文謂歷中古文作冊豐引癸亥

父己鼎王賞作冊豐見為證其說不足信余意作冊乃左史右史之通名事與

史同例冊者典冊非必冊命無論記言記事均須製作典

冊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建典猶言作冊矣作冊為兼名其

中自可包含內史。而內史非必卽是作冊。彝銘中每言「作冊內史」者。蓋先舉其兼名。而後舉其別名。與今世生物學學名之兼別名並舉者。爲事正相同。

四 宰

蔡殷王在離厓。旦王各廟卽位。宰呂入右。蔡立中廷。王呼史尤冊命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旣命汝作宰。嗣王家。今余佳籙。彙乃命。汝泉呂藉正對。各从嗣王家外。內毋敢有不韙。聞。嗣百工。出入姜氏命。毋有見有卽命。毋非先告蔡。毋敢斥有入告。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

敢有斥亡擅妄從獄。

此銘中有二宰。宰，自在王之左右，乃大宰。蔡出納姜氏命，乃內宰也。內宰一稱奄尹。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一稱宮宰。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宮宰，守宮官。今據此銘，則大宰、內宰均稱宰，其職以外內為正對，則其位階亦當得相埒。今周官以大宰為卿，內宰為下大夫二人，此足異也。又賈公彥以內宰與大宰為對，孫詒讓非之，謂內宰與小宰相對為內外，案以此銘，則賈是而孫失之矣。

在王之左右而贊王命者之宰，彝銘中尚多有之。今就所見，揭之如次：

吳彝

或作尊

王各廟，宰肫右作冊吳。

頌鼎，王各大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

師湯父鼎，王呼宰雁錫盧弓，象弭矢錐，箭形歛。

栝

望殷，王各大室卽位，宰俚父右望。

師遽彝，王呼宰利錫師遽珣圭一，璫章四。

師釐殷，王在周，各于大室卽位，宰琨生內，入右師釐。

賓盤，王各大室卽位，宰頤右賓，入門立中廷。

害殷，王在辟宮，宰辟父右害，立王冊命害。

彝十四卷，宰辟父敦。

列國之器則多見大宰。

齊子仲姜鑄余為大琖厄大史大徒大宰。

歸父盤齊大宰歸父。

原父殷魯大宰遼父。

邾大宰簋邾大宰犧子。

五、宗伯

洹子孟姜壺齊侯女歸希喪其殷舅齊侯命大子乘

遽盂載叩宗伯聽命于天子。

宗伯之職僅此器一見。

六、大祝

禽鼎「大祝禽鼎」。

周二
六五

禽殷「王伐桀侯」周公某

謀省讀
為誨

禽祝禽有啟祝。

右二器當為一人所作。余謂禽即魯公伯禽，亦即令彝之明保。在周曾為王朝卿士，職司大祝。以康叔為周司寇，聃季為周司空例之，此大祝自當為曲禮天官六太之一，而非周官所云下大夫也。

七、司卜 冢司徒

昌鼎王若曰昌命汝夏乃祖考嗣卜事。

昌壺王呼尹氏冊命昌曰夏乃祖考作冢嗣土司徒

于成周八官。

此二器亦一人所作。冢嗣土者大司徒。周官大宰一稱冢宰。鄭玄謂進退異名。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今大司徒亦言冢司徒。則冢之稱不限于冢宰矣。所謂進退異名者。其說殆不免穿鑿。又此以成周之冢司徒而兼司卜事。自當為王朝之大卜。周官以大卜屬諸宗伯。又以為下大夫。凡此均與古器銘文不合者也。

成周有八師亦見於小克鼎。彼鼎銘云「王命善夫克舍命成周，逼征八邑」。衛亦有八師。小臣諫殷，伯懋父呂殷八邑征東夷。禹鼎亦云「王□命□六邑殷八邑」。周官言「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當五師，無八師六師之制，与此均不合」。

司徒之官，凡器之較古者均作鬲土。

散盤，鬲土，並寅。

幽尊，蓋，鬲土。幽作祖，辛旅彝。

貞七十五

鬲殷，鬲土。鬲作𠂔，考寶隣彝。

周三十一百

其所職司之事之可知者，有藉田。

載殷王曰哉命汝嗣土官嗣耕田。四十五

有林衡虞師牧人。

免簠王在周命免作嗣土嗣奠還蔽泉吳泉牧。

免殷命汝世周師嗣蔽。

同殷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嗣易林吳牧。

二免器之蔽以同殷例之自假為林林林衡吳虞山虞澤虞之類牧周官有牧人屬司徒又有牧師屬司馬此殆指牧人也又耕藉之事周官為甸師所掌屬于冢宰而古器銘則明々屬于司徒矣。

嗣土見于器之較晚者則作嗣徒。

無東鼎。鬲徒南仲。楊殷。鬲徒單伯。

弘直。樂大鬲徒子求之子弘作旅。鬲。

博古十八

仲白。匪。魯大鬲徒子仲白作其庶女。鴈孟姬。隳匪。

伯吳。殷。魯鬲徒伯吳敢肇作旅。殷。

貞五十八

伯邰。父鼎。晉鬲徒伯邰父作周姬寶。隳鼎。

博古十四

弘直之樂以後三器例之。知是國名。殆春秋時六國。

八 司工

免解。王蔑免。曆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作鬲工。

鬲工司空。凡司空之職。彝銘均作鬲工。無作司空者。又

此免解與上免簠免殷等乃一人之器。彼受王命作司徒，此受王命作司空，二者不知孰先孰後也。又有史免簠者，當亦同人之器，則免似又曾任史職矣。

司空之職之稍詳者見於揚殷。

王若曰：揚，作嗣工。官嗣景田甸，景嗣臣，景嗣芻，景嗣寇，景嗣工司。錫汝赤旆，市廛，旂，詠訟。

司甸、司臣、司芻均周官所無。以司空而兼司寇，足證司寇之職本不重要。古者三事大夫，僅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

嗣工之見於它器者：

敬盤淮嗣工虎親人嗣工駟

司空殷嗣工作寶彝

薛十
二四

叔山父簠莫伯大嗣工召叔山父作旅匱

九 司寇

南季鼎伯俗父右南季王錫赤日市玄衣黼屯臨祈

曰用左右俗父嗣寇

師晨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晨世師俗嗣邑人隹

與也

小臣善夫守口官虎泉奠人善夫官守友

後器之師俗即前器之伯俗父猶伯雝父

余或
象設之或

稱師難父。

取尊過獻
敵鼎祫而

由前器知伯俗父之職為司寇。由後

器則所司者復有邑人小臣善夫虎之屬。小臣周官屬司馬為大僕所領轄。善夫膳夫屬於冢宰。虎殆虎賁屬於司馬。凡此均與古器不合。惟準揚殷之例。伯俗父之司寇本屬兼官者亦未可知。

司寇之見於它器者：

司寇良父殷。鬲寇良父作為衛姬殷。

虞司寇壺。虞鬲寇伯吹作寶壺。

十、司馬

嗣馬之官散見于彝銘者有嗣馬井伯師奎父鼎走師嗣馬共

師散師均在王左右贊右王命當係周官之大司馬散盤

有嗣馬策廕乃散人有司則諸侯之司馬也。

有家司馬之職見于趙鼎。

王若曰趙命汝作燕官家嗣馬曹官僕射士訊小大

又右陟。

周官夏官有家司馬其職文与叙官文互易前人已詳

之。

詳孫詒讓周禮正義

其見于叙官中之職文云：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注云：

家卿大夫采地

孫云卿字誤衍下同

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

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

今據古器則家司馬亦王所親命鄭謂王不特置司馬者非也。周官謂各使其臣乃家司馬屬下之陪臣也。又器銘之繡自乃人名為王近侍之臣靜殷王以吳秦呂驪卿繡蓋自邦周射于大池繡蓋自即此人猶罔从之或稱罔攸从也。周官夏官有射人大僕隸僕司士司右之屬即銘中之僕射士小大右也。司士職文有大右鄭注大右司右也。司右職文云掌羣右之政令司右為大右則羣右為小

右矣。訊殆折首執訊之訊，俘虜之謂也。陳未詳。觀此則家司馬之職，掌与王之司馬無以異矣。

又有所謂邦君嗣馬者，見豆閑。

王各于師戲大室，井伯入右豆閑。王呼內史冊命豆閑。王曰閑，錫汝戡衣，日市麻旂，用倭乃祖考事。嗣宓餘邦君嗣馬弓矢。

宓餘以趙鼎文例之，當為人名或國族名，則邦君司馬蓋周官之都司馬矣。又本器入右豆閑之井伯，即師奎父鼎与走戣之司馬井伯，彼為王之司馬，則此邦君司馬自不得為王之司馬也。

都司馬家司馬均為王臣。則周官之都宗人家宗人與都士家士亦必為王臣無疑。鄭玄以屬都者為王臣。屬家者為私臣。賈公彥伸其說。孫詒讓以鄭賈為非。謂均家臣之命於王者。今以古器案之。則鄭賈尚得其一。孫却全失之矣。

十一 司射

靜殷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臬服。臬小臣。臬臣僕學射。

司射事周官為射人所掌。與小子小臣諸僕等同隸于

司馬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又有服不氏射則贊張侯服當卽服不氏矣是則本器銘所言與周官無忤

小子之職有預于射事者亦見令鼎

王大藉農于淇田錫王射有鬲鼎小子師氏卿射

十二 左右戲絲荊

師虎殷王若曰虎截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商官鬲左右戲絲荊今余隹帥井先王命女夔乃祖考商官鬲左右戲絲荊

許瀚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

當之

說詳據古錄三之二本器銘下所引

又云錄初

此字誤當作判

未聞既承左右戲為言當亦軍制名

目如左氏傳

所稱專參啓肱者矣

專參見昭元年服虔引司馬法云八十一乘為

肱見襄二十九年杜注云左翼曰啓右翼曰肱

專二十九乘為參黃以周說九乃七字之誤啓

師毀殷余命汝死我家藉嗣我西隔東隔僕駸百工

牧臣妾

案此東隔西隔亦即三軍之偏之左右戲也辭例與師

虎毀銘同此於東西偏之下繫以僕駸百工牧臣妾則彼

左右戲下所繫之錄荆非必軍制名目余意錄即馬飾錄

纓之繇，荆假為旌。左傳哀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繇乎？旌繇殆即此繇荆，嗣左右戲繇荆，蓋言司左右戲之馬政。

十三、左右走馬

師兌說：王乎內史尹冊命師兌，世師繇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走馬書立政詩十月及雲漢周官夏官均作趣馬。周官校人職云：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

趣馬三阜為繫，一馭夫六繫為廢，一僕夫六廢成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注：「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

校有左右，則知趣馬亦有左右矣。彝器中又有右走馬。嘉壺文曰「右走馬嘉自作行壺」。與七廿七有右走馬，斯有左走馬矣。孫詒讓云：

「依校人職良馬駕馬之數計之，良馬每種二廢，凡三十六阜，趣馬三十六人。五種十廢，凡一百八十阜，趣馬百八十人。駕馬依經文，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三之為趣馬二十四人，更以三乘為阜計之，二

十四趣馬。凡馬三千七十二匹。為七百六十八乘。二百五十六皐。是一趣^馬掌十皐。尚餘十六皐。無所隸。合良駕十二廐。凡趣馬二百四十人也。依鄭注義。良馬數如經不改。駕馬竝破八為六。則駕馬每皐圉師一人。六圉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三之為趣馬十八人。每一趣馬有六皐。合良駕十二廐。凡趣馬一百九十八人也。

周官之趣馬其多如此。故其職甚低賤。僅為下士。然此與見於詩及彝銘者多不合。

十月。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樛維師氏。豳妻房方處。

雲漢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觀此二詩，趣馬與卿士冢宰及天子之妃。

黜妻，黜一作閼，乃皇父之

女，厲王之妃。皇父，即金文之閼。皇父，閼若黜均面之段借。

竝列，其非賤吏可知。其見葬

銘者，多為王近侍之臣，亦絕不低賤。即以上舉師氏，而

論受王之冊，錫甚隆，有秬鬯金車四馬攸勒等。其所世之

師，蘇父，即共伯和，亦即司馬共，以司馬而兼領走馬，亦必

非賤吏也。此外大鼎有走馬雁，曰王召走馬雁，命取鴈，

世匹錫大，王不召校人而召走馬，命其取予，此其權限絕

非細小可比。又有休盤，文云：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

北鄉，王呼作冊尹錫休，玄衣黼屯，赤芾朱黃，戈瑀戚彤沙。

駟必廐旂。所錫與無車鼎簠盤同。絕非下士之命服。凡此均周官之文。所難契合者也。孫詒讓又云。

月令季秋說天子教田獵云。命七駟咸駕。注以七駟為卽趣馬。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說同。蔡中郎集月令問答云。問者曰。今曰七駟咸駕。今曰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各有駟。故知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案見成十八年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月令孔疏引皇氏則云。天子馬有六種。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七。案此經趣馬各掌其阜。無總主之人。至蔡引左成十八年傳。六駟則非天子之制。

彼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蔡杜皆

據此經而義互異恐皆不攝

此与上文具見周禮正義夏官叙官趣馬疏

余疑七騶或卽六廐成校之六僕夫与一校人古者校人僕夫馭夫等盖均名走馬若騶猶大史內史之屬之均稱史大宰小宰宰夫內宰之屬之均稱宰也成十八年左傳之六騶亦卽六廐僕夫程鄭為乘馬御者則校人合之亦為七騶唯天子之校有二卽十有二閑諸侯則只一校卽六閑月令之七騶僅就其一校而言也故余之意古校人亦名趣馬校人有左右故趣馬亦有左右必如是而後始与古器銘及古書諧合也

五色走馬。五色字亦見鄭殷。

蘇十四新出石
刻殘本有此器

王若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藉五色祝。

祝亦官名，而同繫以五色字，義未詳。

十四 左右虎臣

師寰殷：今余肇命汝率齊市，具釐饌及左右虎臣征淮夷。

虎臣見書顧命。偽孔傳云：虎臣，虎賁氏。詩常武：進厥虎臣，闔如琥。虎，鄭箋謂虎臣之將。周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孫

詒讓云「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者」卽宿衛虎士之長帥書顧命所謂虎臣也。彼偽孔傳又謂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卽此下大夫也。案孫以意為說然否所未敢必。特就金文所可攷見者虎臣確為天子側近之武臣其職有左有右也。所謂「下大夫二人者」或卽左右虎臣耶？

虎臣之見於它器者如次：

毛公鼎「命汝藉鬯公族雩參有鬯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無車鼎「官鬯紅王適側虎臣。」

師展鼎「世師俗司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官虎。」

十五 師氏

寧鼎隹王伐東夷。濂公令寧鼎史旃曰。臣師氏。鼎有嗣後國。載伐勝。

令鼎。王大藉農于謀田。錫陽王射。有嗣。鼎小子師氏。射。

彖或貞。王命戣曰。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呂成。周師氏成于苦臣。

毛公鼎。師氏虎臣。

師氏之見於彝銘者。乃武職。在王之側近。是則師氏之

名蓋取諸師成也。周官屬師氏於司徒其職文亦頗有異。

師氏掌以嫀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惡。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

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中去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

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與

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案此文至肅肱德教行教及以教國子弟下十四字乃

視師氏為師保之師居虎門之左云々及凡祭祀以下則

又視師氏為師戍之師。文辭文義均不相水乳。卽此一職已可斷言周官一書塙曾經後人竄改也。

十六 善夫

大段佳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盤振宮王呼吳師召大錫朝睽里王命善夫鴈曰朝睽曰余既錫大乃里。

大鼎佳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在盤振宮大呂畢友守王饗體王呼善夫驪召大以畢友入致。

師晨鼎世師俗嗣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口官虎鼎尊

人善夫官守友。

大克鼎王呼尹氏冊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女出内朕命今余作隴稟乃命。

小克鼎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官。

善夫周官作膳夫天官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云々鄭注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今以大殷及大鼎按之可知天子之善夫同時正不止一人然膳夫之職除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而外無它事而克鼎之善夫克則出納王命而適正八師則与宰夫之職

相應。孫詒讓云

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檀弓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而熊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為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案胡說是也。膳夫。大戴禮記保傳篇。又謂之太宰。亦与冢宰異。禮正

義天官序官膳夫疏所引胡說見儀禮釋官卷二十七葉膳宰項下

胡孫二氏據舊籍以致知膳夫膳宰宰夫之相混用誠確然今以克鼎攷之則古之宰夫固已稱善夫矣余謂宰夫膳夫古均名善夫而職有上下之別後嫌名混遂析為二名既析之新名與沿用已久之舊名輾轉相混故復稱膳宰若膳夫為宰夫也

知宰夫古亦稱善夫而後詩十月篇與雲漢篇之膳夫方可說明蓋二者均指宰夫而言其職本不低且參與國政故詩人責之

十七、小輔 鼓鐘

師楚殷王若曰師楚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事既命汝受乃祖考嗣小輔。今余隹嚮稟乃命。汝嗣乃祖考舊官小輔。泉鼓鐘。

小輔官名。周官所無。吳大澂釋為少傅。

說文古摺補近十四八五

是。又鼓鐘与小輔對文。亦是官名。

大克鼎錫汝史小臣需龠鼓鐘。

需龠鼓鐘亦与史小臣為對。均是官名。需龠殆周官之籥師鼓鐘。鐘師也。

十八、里君

令彝、泉卿事寮、泉諸尹、泉里君、泉百工。

史頌殷、濶、友、里君、百生、帥、羈、盤于成周。

里君之名舊所未見。王國維謂酒誥之「越百姓里居」即

里君之譌。

見國學論叢王國維紀念號尚書講授記

至確。今案逸周書商誓篇

「及太史比」

友字之譌

小史昔

晉字之譌晉古友字

及百官里居獻民里居

亦里君之譌也。酒誥偽孔傳說里居為卿大夫致仕居田

里者，乃沿譌為說，自不足信。周官有里宰，然不言遂、鄩、縣

鄙，而單言里，事亦不類，疑是都、家、公、邑之長也。

十九 有司

散盤矢人有鬲眉田蕞且散武父西宮覆豆人虞丌
柔貞師氏右青小門人譌原人虞蔣淮鬲工虎孝鬲豐
父堆人有鬲刑丌凡十又五夫正眉矢舍散田鬲土并
寅鬲馬翼塵甄人鬲工駟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
牧父攷鬲父鬲之有鬲橐州橐悠從鬲凡散有鬲十夫
此銘所出矢方有司不足十五之數後文言立誓
時有矢俾蕞且鬲旅誓之文蕞且下二字當係二
人名。

凡官司之人統稱曰有司。此銘為最詳。此銘所列舉有司名例，均先職後名。王國維說：「虞萬彙貞」云：「虞彙皆官名，彙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作麓。」左昭十九年傳：「山林衡鹿守之，鹿亦麓也。」萬貞人名。觀堂古金文攷釋散氏盤準此，則開刑效等亦官名也。開古籀字，當即籀師。刑司刑效，殆校人。通凡銘中所見之官名，有田、有虞、有鹿、有師氏、有小門人、有司工、有籀師、有司徒司馬、有宰、有小子、有校人，而統稱之曰有司。有司字之見於它器者頗多，不備舉。

与有司同例之語有御事。尚書中多有之。彝銘僅大孟鼎一見而已。競毀言御史競。余初疑即御事。羅振玉亦釋為御事。今案彼乃內史屬之官名。与此有別。

二十、諸侯諸監

仲幾殷仲幾父史使幾史使于者諸侯者諸監用卒

賓賓作丁寶殷

此銘殆言仲幾之父使幾使於諸侯諸監得其饋贈用

以作器祀祖也。

又疑仲幾父為字史其職幾其名但名幾字幾古所罕見

諸監此器僅見。周初有三叔監殷餘所未聞。疑周滅殷之後凡殷時舊國歸順於周者均曾置監以監視之其詳則不可得而聞也。

又諸侯之制古亦有別余已有別文以詳論之茲不復

贅。

上述共二十項，乃彝銘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於周官者雖亦稍，有之。然其骨幹則大相違背。如是鐵證，斷難斥為鄉壁虛造。又所舉諸器之年代，大率起於周初，而逮於春秋中葉，其說之詳，具見大系，亦斷非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等說之所能規避。如是而尤可謂周官必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謂之迂誕而已。先儒或謂周公成書之後未嘗施行，鄭樵通志引孫處說，或謂周官成于周初，其後除舊布新，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時移勢異，不可行。

者漸多其書遂廢。四庫總目周禮序均株守舊說而欲曲求圓通，然亦嘗思考其舊說之所自來耶？

由前舉馬融傳叙可知周公制之說寔倡導于劉歆，且倡導于其末年。然周官書中並未著作者姓氏，且亦無周公若曰之文。劉歆之說亦徒逞臆而已。且古人竝無專門著書立說之事，有之蓋自春秋末年以來。其前之古書乃歲月演進中所累積而成者也。周官則有異于是。今攷其編制以天地四時配六官，官各六十職，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黃道周天之度數，是乃準据星曆智識之鉤心結構，絕非自然發生者可比。僅此已足知其書不能出于春

秋以前矣。

復次。古人竝無以天地對立之觀念。金文之在七國以前者。紀時之事亦無確徵。其以天地四時配六官之說始見于管子五行篇。今揭舉之如次。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此國周末學者承五行說盛行之流風而虛擬之傳說。以

託諸管子者也。大戴禮千乘篇亦言「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託為哀公與孔子之問答。此則周末或漢初儒者之所為。今周官以冢宰配天，司徒配地，宗伯配春，司馬配夏，司寇配秋，司空配冬。三說雖小有出入，然其用意則同，且同為五行說之派演。是則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

準上，余謂周官一書，蓋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襲其師壽名從周之意，纂集遺聞佚志，參以己見而成一家言。其書蓋為未竣之業，故書與作者均不傳于世。知此，則其書自身之矛盾，與舊說之齟齬，均可無庸置辯。作者本無

心託之于周公。託之于周公者。乃劉歆所為。則其書中之制度。自不能与周初相符。認為周初之實際而競々焉為之辯護者。乃學者偏蔽之過也。

周官既為劉歆所表彰。且由彼託之于周公。則其舊簡自不能保無竄亂割裂之事。蓋劉歆乃慣于作偽之名手也。家司馬職文与叙官互易。師氏職文顯有竄改。已如上述。司馬遷曾得見周官。其封禪書引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禮也。此語見今春官大司樂職。而詳畧迥異。不知是否。史遷撮述大意。抑係劉歆竄加。終莫能明也。

湯盤孔鼎之揚摧

一、湯之盤銘

禮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此銘在古代倫理思想史上佔有極重要之位置，自來學者視為天經地義，曾無人絲毫疑及者。

案此寔大有可疑。

第一銘辭簡單，僅此九字，何以遽知為成湯之器？

第二殷周古器傳世頗多，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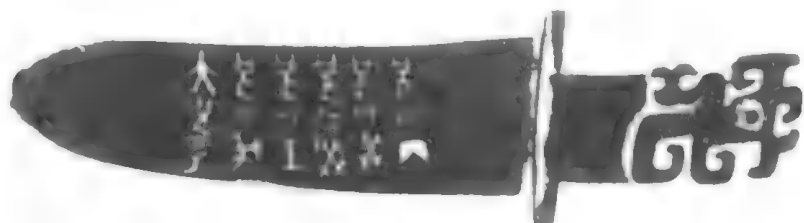
上曾無一例純作箴規語者。此銘何以全不相侔？

有此二疑，余謂銘之歸趨要不出二途。如非偽託，則必係前人之所誤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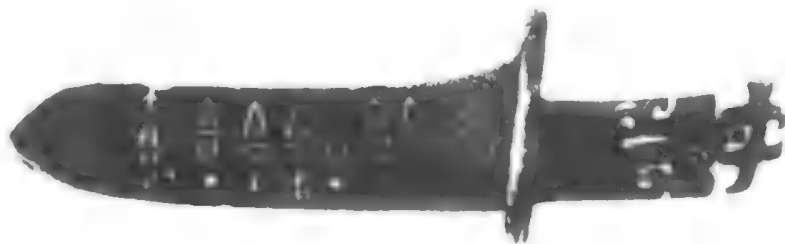
古銘之偽者多不可勝舉。凡古書中所載殷以前之銘文皆偽也。然此銘至簡而語亦特奇，與它種偽銘未可同列而論。故余捨前說而取後說，即銘非偽託，乃出於誤讀也。其原銘當為

兄日辛 祖日辛 父日辛。

何以證之？曰：近年保定出古戈三具，(注二)今揭之於次。



大兄	兄	兄	兄	兄	兄
日乙	日戊	日壬	日癸	日癸	日丙



大祖	祖	祖	祖	祖	祖
日己	日丁	日乙	日庚	日丁	日己









祖	大父	大父	仲父	父	父
日乙	日癸	日癸	日癸	日癸	日己

此三戈列銘兄祖父之名名雖分列各器然如第三器則祖父並列。視此則兄祖父之名同列於一器者自所應有。余謂此「湯之盤銘」卽其一例也。今依戈銘文例書之當如圖。



銘蓋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讀者依後人習慣左行讀之故成

今次銘之上端當稍有泐損。形如圖中曲線所界。故又誤兄為苟。誤且祖古文為日。誤父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傳會其意。讀辛為新。故成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

父字缺上。与又形近。且字缺上。与日形近。均可無說。兄之誤苟。亦因形近而然。苟字之見於金文者。如師虎殷之苟。夙夕勿瀆。廢朕命。字作。用為敬。敬字頗多。所從苟字。大抵同此。如師虢殷之。傳兒鐘之。即其例。更有省作苟者。如大孟鼎之。又若苟乃正政。大保殷之克苟亡遣。謹是也。鼎文作。殷文作。均苟之省口作者。案乃象形之文。盖卽狗之初字也。狗苟古本一字。

左氏襄十五年傳鄭人奪堵苟之妻釋文苟本作狗狗字後起苟寔象形口聲之字說文謂从艸句聲者乃沿偽形以為說也苟苟用為敬者敬之言警也自古用狗以警夜故卽假狗形以為敬知此更觀大孟鼎及大保殷苟字於兄字誤為苟之由可以恍悟矣

視余以上之說明對於盤銘之疑始可冰釋揣其原器必甚古古之讀者既誤其字又依儒家倫理以傳會之則以盤為湯器自其所宜器已不存余說雖無從得究極之據證然器非作於湯銘非所謂苟日新云々者則存世數千具之古器均其鐵證也

二、孔悝鼎銘

禮祭統載衛孔悝之鼎銘其文曰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
舊耆欲俗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
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此銘與今存世古彝銘文例大體相同必系自古器無

疑。惟其文字多經後人改易。如假當作各。若格。無射當作
亡異。稽首當作顙首。此金文常見之字也。卽言于宗周。句
頗可疑。蓋金文通例稱錫京為宗周。稱洛邑為成周。衛成
公時錫京已覆滅。且銘中所言明係洛邑。宗周字殆亦後
人所改。

予女銘若句。鄭玄以銘字斷句。訓若為汝。言公命惲予
汝先祖以銘。以尊顯之。汝繼汝父之事。案此解頗迂曲。蓋
銘乃孔惲自銘。非衛公所錫予也。彝銘中君上錫作器者
以命服器物。以纂承其祖若考之事者。多至不可勝舉。絕
無錫其祖若考以銘旌之例。鄭乃據後王典制以為臆說。

耳。余意銘當作名，金文中罕見从金之銘字，邾公華鐘慎為之名，元器其舊，正用名為銘，文當以若斷句，若者龜也。周禮春官卜師，北龜曰若，屬尔足釋魚，龜右倪，不若，墨子耕柱篇，卜于白若之龜，即此若字義，子女名若，猶言舍爾靈龜也。舍亦猶子古人以龜為寶，故以龜為錫。

鄭注之尤迂曲者，乃其解對揚以辟之勤大命句。

鄭云「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今案此解寔大謬。彝銘恆語，每言對揚王休，或對揚天子不顯休命，其稍冗贅者，則有如叔夷鐘之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此即其同例語也。勤當為董，讀為瑾，凡金文

勤瑾觀等字均作董。對揚猶言答揚。以辟者台辟也。朕辟也。凡金文以字作目若台無作以者。以蓋本作台。尔足台我也。又辟君也。即此以辟之義。金文中用台為我義者亦有一二例。但多用辟若以代之。亦有假用怡字者。

用台之例：

「𠩺」

祗

敬禱祀休台馬齊皇母。

師侯尊彝。

「口」焦金豈

鼓永

詠

台馬母。

同上。

用辟之例：

「用」鑿匹辟辟。敏揚畢光刺。

烈。

晉姜鼎。

「鑄」辟鉢鐘二錯。

邾公鉶鐘。

「汝敬共辭命……余命汝嗣辭釐邑。」叔夷鐘。

「葉萬至於辭孫子，勿或俞改。」齊子仲姜鐘。

用「詞」之例

「用高且孝，于詞皇祖文考。」齊陳氏鐘。

「余憇詞心，祉□余德。」王孫鐘。

「余且行詞師，余以政整詞徒。」南疆鍾。

用「怡」之例

「永保怡身，子孫□寶。」郢王義楚鐙。

凡此等字均用為第一人稱代名詞之領格，猶言「我之」，
「詞」與「辭」為一字，如兮甲盤「政嗣成周，四方責字作辭」是知。

从予从予字本無別。𠄎當卽後來以字所以出。蓋誤予爲人也。容庚周金文中所見代名詞釋例燕京學報第六期於此等

字均闕舉。又其金文編於𠄎字下注云。𠄎从台。誼與其同。

相差尚有一閒。

大孟鼎若敬乃正若乃第二人編代名詞用為主格客亦闕舉

準上可知孔悝鼎之以辟決爲台辟無疑。其字或本作𠄎。錄書者以後起之以字易之也。然尤有可注意者一事。卽凡用台𠄎𠄎怡等字爲代名詞之銘文均東遷以後之器。是則魚部之余吾轉爲之部之台𠄎𠄎怡者乃春秋時代及其後之音變。後世所用之己字亦同此音變。而尚書湯誓乃有台小子之稱且用爲主格。史記殷本紀所引者

亦同此作。卽此可以斷知湯誓全文為春秋戰國時人所偽託矣。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夜作)

〔附注〕

此三戈舊稱商句兵。上虞羅氏藏器。夢鄧州堂吉金圖及周金文存均有箸象。時之是否屬商無由遽定。因西周猶有以日為名之習。器之為戈則可斷言。古戈無胡(彝銘中戈形文可證)繼進而有胡。繼進而於內端賦刃。戟則於戈秘之上端著刺者也。其初刺與戟身分離。秘利則析而為二(考工記治民與刺重三

鋒可證。其後刺與戟身合而為一（漢戟之傳世及見於壁畫者可證）。清程瑤田著治氏為戟考（見通藝錄及皇清經解五三九）初擬戟圖為十字形。因閱十年無古物可證，遂更以戈內之有刃者為戟。近人均視為定說。余已著說戟一文以辯之（見殷周銘文研究）。某君於余說橫加詆斥，以近出大良造鞅戟內端有刃為說。然余之所爭在秘端有刺，鞅戟雖刃內無由遽斷其秘端之必無刺。又新出射戟呈十字形，與程氏舊圖相符，足證其舊說之長於新說，亦足證余說之非妄矣。

謚法之起源

逸周書有謚法解。謂謚法起於周初。為周公旦太公望所制。自來學者宗之。然此乃偽託也。謚法之不起於周初。王氏國維於所著通敦跋遺書本觀堂集林卷十八又敦字當作殷中已揭其覆。

通殷

周金文存卷三、四。銘云

「佳唯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蕞京。豐京乎呼。漚于大池。
王卿酉饗酒。通御亡遣。無譏。穆王親親錫通許。通。

拜首手顙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罔彝其孫子永寶。

王跋云：

「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卽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也。」

王氏所据古器除此通殷外尚有獻侯鼎王誤作尊及考古圖所載載殷博古圖所載敵殷。

獻侯鼎寶蓋樓第八葉銘云：

「唯成王大畚在宗周賣實獻侯鬲貝用作丁侯宗彝。」

天龜。王跋實上誤衍一王字又宗彝誤作寶尊彝今依原銘

此生稱成王。

載殷

考古圖卷三廿二銘云

佳正月乙巳王各格于大室穆公入右載立中廷北

鄉嚳

敬殷

博古圖卷十六三九銘云

佳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敬告禽

臧百訊卅

此皆生稱穆公武公。

王氏即據以上四器為之斷語曰

是周初天子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諸帝之有尊號矣。然則謚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乎？

王氏所據之資料有限而如載殷與敵殷均未知其當屬於何世故其所得之新說僅能或之於謚法興起之時期亦未能下肯定語然已足自來周初說之偽矣。

余之所見有進於是者蓋謚法之興不僅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直當在春秋之中葉以後也。今試舉其例證如次。

第一器在穆王以前者。除獻侯鼎外。尚有昭王時代之

宗周鐘。

周金文存卷一補遺

為王氏所遺。其銘前半云。

「王肇通省文武。董勤疆土。南國及孽。敢陷虐我土。王

辜伐其至。戮伐昏都。及孽廼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

夷具見。廿又六邦。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

有成。亡競。我隹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

銘中之邵王。即康王之子昭王瑕也。下文邵各不顯祖

考先王。邵各即昭格。昭乃後起字。金文所未見。刺鼎「王帝

禘。

用牲于大室。竈。

假為禘。

邵王。

周金文存卷二廿八

亦同此作。又本鐘

乃昭王所作。銘末有「既其萬年。峻保四國。二語。既乃

昭王自紀其名其字當从害聲蓋卽瑕之本字也。

第二器之在穆王以後者

甲趙曹鼎第二器

周金文存二、廿七、集古遺文三、廿一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釁王在周新宮，王射

于射盧，盧史趙曹錫弓矢于盧，口十及趙曹敢拜頤

首，對揚天子休，用作寶鼎，用鄉饗，朋。友。

銘中之釁王卽穆王之子恭王繫扈也。釁字周金文存

本拓不精，前人均未注意，余諦審之，則分明作𣎵，與金文
其它釁字無別。近見集古遺文摹印本，亦正作𣎵，足證

余見之不孤。凡金文恭字均作龔。大克鼎、肆克龔保卣、辟龔王、諫龔續叙王家、上龔保卣、恭保、下龔王亦卽恭王。恭王在位年限，史記周本紀無記。系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皇極經世等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初著周初之年代，採取十二年說。後著上代金文之研究，又改訂為十年。今據此器，則恭王明明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故有此器不僅可以證知恭王時尚無謚法，於向來長術亦提出

一堅決之反證。周初之年代尚須得另作一番推算也。

乙 匡卣

「匡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盧。作象彝。匡甫。」撫象彝

二。王曰休。匡拜手頷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文考。

日丁寶彝。其孫子子永寶用。

此器初著錄於攬古錄。卷三之一。題作匡簋。周金文存

卷三補遺亦錄為簋。後又收入卣屬。卷四。第編者鄒安題

云。此器前以有匡字。誤列簋補遺內。今據此舊拓。知匡為

「人」名。乃卣也。卣屬目錄於匡卣下注「嘉興姚氏」四字。即藏

器之家。器之藏家既可徵，則鄙說殆信。古器銘篚簠字通

用篚省作匡。吳式芬蓋亦誤於匡字而誤入簠耳。惟三拓文字互

有顯晦處宜參照

銘中之懿王，即恭王之子懿王堅也。懿字原銘作𣎵，據

古未釋。孫詒讓云：「疑當為嗣之異文。」古籀餘論三卷七葉余案孫說

非是。單伯鐘「懿德」字作𣎵，據古從古憲齊周金文存均有篆籀「禾段」皇母懿

龔孟姬字作𣎵，同金文存三一〇九均从簠省，恣有聲，此更有心作

耳。新出沈子般懿父匱是「子」字作𣎵，亦有「心」作，与此同。此

父之作，異者錄兄文，猶觀之或作𣎵。毛公疏鼎文也。

「象舞」二字原作「𣎵」，據古上字釋為「下」字未釋。孫釋為

器。樂古爲字作象，从爪象，此僅一象形，不从爪，非爲字也。
第二字乃象人手舞足蹈之形，亦絕非器。攷古文舞字本
卽作無。作毋般。王國夷方。即象一人垂鞭或羽而
舞之形。稍後則變作𦰇。毛公鼎若𦰇。不娶用爲壘字，而與舞
字分化。小篆舞作𦰇，樂此乃於人形大字脚下賦以足形
耳。與𦰇字實無以異。此銘从𦰇作，與小篆同，特省林而已。
象樂二字原作𦰇。第二字稍泐，據古亦未釋。孫釋爲
𦰇。首字非爲，與上同。次字左旁所从者，以上二象字例之
亦象字，不得爲舟。右旁乃𦰇之泐文。𦰇古樂字。此字从象
从樂，當卽樂之籀文。以樂乃象樂，故从象作𦰇。猶文王武

王為先王，而文武字或从王作玟珽。大孟鼎。非伯段也。

象舞，象樂者，禮記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又呂氏仲夏紀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韋注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此言「在射廬作象舞」，與內則符。言甫撫象樂二，蓋象樂有三章，匡撫其二章也。

故有此器，可知懿王時仍無謚法，並可知象舞之舉行在射廬，其性質塙是武舞，而舞象舞之時則撫象樂，此又古禮所闕佚者矣。

丙齊侯鐘第五

此據薛氏款識卷八博古圖廿二作齊侯鐘三

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餗公之女寧生叔

夷

舊釋叔及

是僻于齊侯之所是小心聿濟靈力若虎董

勞其政事有共于趙武靈公之所趙武靈公錫卣吉

金

此兩言趙武靈公孫詒讓謂卽齊靈公言趙武者嘉美

之稱猶國語楚語載衛人稱衛武公為叡聖武公

古籀拾遺上十

葉

今案此說至確陳侯因胥鐘亦稱其父桓公午為孝武

趙公準此可知齊靈公生時已稱靈至齊靈公時亦尚無

所謂謚法然孫氏別有說謂銘首五月戊寅疑卽齊靈公

二十八年之五月望日。是月壬辰晦。靈公卒。蓋叔及案當作夷甫受命而公即卒。此說雖若可通。然僅能存疑而已。蓋依曆朔。靈公自中年以後。假定以十五年伐萊之歲為中年。當於魯襄公六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之五月。均可以有戊寅。固不必限於二十八年之五月望日也。而靈公之為生號。尚有它證。

丁康壺

金文辭大系
插圖十三

康錫其吉金。以鑄其口壺。齊三軍圍口。冉子執鼓。康大
門之。門乃祀門新闢之意。用作動詞。左傳習見。執者。者獻于靈公之。公

曰甬，商賞之，王勗衣表車馬。

此壺卽西清續鑑甲編十六卷第九葉之周齊侯鍾。原銘環列

於壺面，右行，共二十七行，行各七字（重文除外）。兩耳後加
掩去字數不少。可屬讀者僅此一小段，却為續鑑所刪。蓋
銘本右行者，誤為左行，又誤將首行與尾行相接，以致不
能成讀。原摹者遂信手刪之也。案此乃有韻之文，壺鼓者
所馬為韻，除此以外絕無第二種讀法。此下尚有二小段
文字，同一筆調。第二段獻于公之所，公上一字適闕。第
三段亦半泐，然諦省，仍是靈字。靈，自靈之異文，以示靈聲
與从、巫、靈聲同意。小篆靈一作靈，許慎以為从、王，案卜辭

示或作王若工

殷虛書契前編卷一葉一

恐此仍从示作之變也。然事

尤有可推論者左氏傳中有次揭一事。

襄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彌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々。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案此乃出於偽托。楚共王三十一年

是年卒

當齊靈公二

十二年。其時靈公猶生而稱靈。而此已以靈厲為謚。且為惡謚。斷無是理。謚之有惡謚。其事已足證謚法之偽。蓋古之為人臣者。無是權力以詛咒其君主也。古代字少。故例多假借。而義多引伸。因之一字數義。即相反之義亦往往而有。例以厲言。說文云。厲。旱石也。从厂。此即厲之本義。段玉裁云。旱石者。剛於柔石者也。禹貢。厲砥砮丹。大雅。取厲取鍛。引伸之義為作也。見釋詁。又危也。見大雅。民勞傳。虞注周易。又烈也。見招魂。王注。俗以義異。其形。凡砥厲字。

作厲。凡勉厲字作勵。惟嚴厲字作厲。而古引伸假借之法
隱矣。凡經傳中有訓為惡。訓為病。訓為鬼者。謂厲卽厲之
假借也。訓為遮列者。謂厲卽列之假借也。周禮之厲禁是
也。有訓為涉水者。謂厲卽瀦之假借。如詩。深則厲。是也。有
訓為帶之垂者。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傳。謂厲卽烈之假借
也。烈餘也。凡此已可云紛繁。而義之出於引伸者。又為高
為上。為奮為起。其出於假借者。又為利。為賴。參看經籍纂
計去聲八霽然而厲之本義。無善無惡。其引伸之義。多為善美之詞。其
假借為厲者。始含惡意也。古之王侯。多以厲為名號者。乃
取其善美之義。特因周厲無道而竄死。於是字因人而惡。

偽創謚法者乃以假借之義傳會之而為惡謚耳。靈為惡謚亦同此解。靈之稱始於晉靈公。當魯文七年十四載而為趙穿所弑。未幾有陳靈公。當魯文十四年十五載而為夏徵舒所弑。又未幾有鄭靈公。當魯宣四年不一載而為公子歸生所弑。此三君者年相逮號相同不幸而同遭弑禍。於是靈字遂亦不幸而含凶咎之意矣。然自三靈而後靈之號猶相繼不絕。除此齊靈公而外。周有靈王。蔡有靈侯。楚有靈王。衛有靈公。逮於戰國則秦有靈公。趙有武靈王。靈之號不盡惡。靈為惡謚蓋在衛靈以後。衛靈無道為儒者所深忌。故偽為楚共王遺囑者以靈厲並稱也。

戊、洹子孟姜壺

出處詳見大系索引

齊侯女器希世其毀

弟

齊侯既適

濟

洹子孟姜

喪其人民都邑董

謹

宴無

舞

用從

縱

爾大樂

用鑄

爾

差銅

鍾

用御

天子之吏

使

洹子孟姜

用氣

乞

嘉命

用

蘇

祈

眉壽

萬年無疆

御爾事

此壺二器出世已久，前人於首句未得其解（一器奪女

字，故於全銘均未得其解。今余得識「喪其」下一字為「毀」，讀

為「舅」，而後銘意始謀然。余已別有詳考以專論之。

見殷周青銅器

銘文

今僅據言其大畧。蓋所喪者乃陳桓子之父陳文子。

齊侯卽齊靈公之子莊公其女名謂號孟姜為桓子之妻。
桓子之父自孟姜而言則為舅故曰「喪其舅」又曰「桓子孟
姜喪」桓子孟姜喪者桓子孟姜之親喪也。孫詒讓以殷為
就字謂所喪者為孟姜孟姜之喪將畢。古籀餘論三、四一然銘末
明言「桓子孟姜用氣嘉命用禘眉壽」則桓子與孟姜分明
健在可知孫說非是。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田文子事齊莊
公。」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
有寵。本銘載齊侯女孟姜為桓子妻正其甚有寵之明證。
銘所記者乃文子死後齊侯請命於天子冊桓子為卿。此
事當在齊莊公五年或六年。蓋文子於三年秋猶諫齊侯

之厚禮。樂盈則文子之死當在是年或翌年。齊莊公六年夏五月為崔杼所弑，則桓子之為卿當在五年與六年之間也。齊莊六年當魯襄二十五年，其時孔子方四歲，而洹子已生，稱洹足證在春秋中葉以後，猶無所謂謚法也。

以上在穆王以後者，凡五器，其時代均甚明晰，足證謚法之興不僅當在宗周恭懿諸王以後，且直當在春秋之中葉以後。王氏所舉敵毀與禹鼎舊稱穆公鼎同時，禹鼎亦云武公令我率公朱車百乘，二器乃同是夷王時器，余於兩周金文辭大系中已證之。敵毀雖未能明定其年代，然觀

其文辭體例大抵亦當在夷厲之世。此時代之器銘而生稱武公穆公固其所宜矣。

據證之見於古器物中者已如上述。至其見於典籍中者尤舉不勝舉。如尚書酒誥王若曰古本作成王若曰顧命越翌日乙丑王崩古本作成王崩又如孟子書中孟子見梁惠王孟子見梁襄王等。前人或以為後彙書者所加。或以為諸王沒後之追述。蓋皆為謚法舊聞所囿。未必盡然也。惟此等典籍上之資料亦難引為究極之證明。蓋已傳世過久。寔無從斷言其必無後人之改竄也。然亦有

一二事饒有可推闡之價值者，今附論之於次。

左氏宣十二年傳載楚莊王語云：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語在今周頌時邁篇中。又國語周語祭公謀父引此詩，稱為周文公之頌。韋注：「文公，周公旦之諡。」此固臆說，疑文公卽文王未受命以前之稱號。要與「武王克商作頌」之說不合。蓋傳聞異辭，古人各據所聞以為說耳。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疆功。』

此語在今周頌武篇中。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此語在今周頌賚篇中。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此語在今周頌桓篇中。

凡此所稱與今詩次第不合。足證今之周頌乃是斷簡殘篇。事固當作別論。於此所欲論列者。如今詩武篇中有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又有嗣武受之。勝殷遏劉。桓篇亦言桓桓武王。凡有此稱号之詩。而楚莊王均以為武王所作。足徵魯宣楚莊時代之世說。並未以文武為謚也。

其次為呂氏春秋古樂篇之一節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此以大雅文王篇為周公所作。且作於文王在生之時。而文王已稱文王。案今詩第六章有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呂氏之說殆不足信。然足見與呂不韋同時代之學者尚絲毫未疑及文王之當為謚。即未絲毫疑及謚法之當作於周初也。

準上余疑謚法之興當在戰國時代其時學者慣喜托古作偽逸周書卽一偽托之結晶謚法解其結晶之一分子也細索其文之構成乃摭拾前代君號而以其人其事為傳會一字數解者因同號之君不一而尤以惡謚為無理幽厲靈夷愍煬荒躁均有善義它如哀可讀愛悼可讀卓亦未必追思也殤之一字或是追號然不足以云謚矣又周末二王為慎靚為報而謚法解無靚報二字則是該文蓋作於慎靚以前矣

諱不始於周人辨

自來說者謂諱制始于周。

左氏桓六年傳申繻對問名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國語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言諱者蓋以此二事為最古。然此實有可疑。古稱司徒為嗣土。司空為嗣工。晉僖公之名如為司徒。宋武公之名如為司空。則可存嗣土嗣工之古名。蓋古者不諱嫌名也。至晉之司徒之官。宋之司空之官。亦非必因諱而廢。蓋宗周之官制入後。多為列國所改廢。廢之者不僅晉宋。被廢者不僅司徒司空。說諱者偶因有僖武之名。而巧為之傳會耳。具教二山之說。內外傳如聲之應響。尤屬可疑。蓋古既嫌名不諱。則具教二山儘可用同音之字代之。況古者字每通假。地名尤多任意。何遽能因諱而廢二山之名耶。左氏內外傳本屬有疑問之書。此言諱二則尤屬不可信。

書金縢。惟元孫某。偽孔傳云。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案金縢一篇亦屬疑問之作。而此語見於史記魯周公世家者。則正作「惟爾元孫王發」。書之作某。乃後人所改。偽孔所云。自屬子虛矣。案偽孔定祖鄭玄書疏引鄭玄云。諱之者。成王讀之也。再以古器證之。

今彝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士寮。

鬲。自佳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鬲。鬲。見。

明保。即魯公伯禽。蓋其初食邑于畿內之明邑。故号明保其名也。今彝之令。与鬲自之鬲。均明公臣屬。而均直稱其名。又魯頌閟宮言。保彼東方。保有鳧。鴈。眉壽。保魯。均稱

其祖名而不諱。

新出沈子段乃魯煬公時器其銘云克成安畚考臣于顯々受命臣卽魯煬公名之熙若怡沈子乃煬公之壻是臣不諱其君名壻不諱其外舅名也。

古者謂殷人生子以日為名今攷此習猶存于周之中葉就大系中所列諸器揭之如下：

令彝用作父丁寶薄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

緡卣用作父乙寶薄彝

罍卣用作文考癸寶薄器

御段用作父戊寶薄彝

宅殷用作乙公陳彝。

南宮中鼎盤父乙尊。

厚趯鼎趯用作卒文考父卒寶陳彝。

臣辰盃辰用作父癸寶陳彝。

作冊大鼎冊用作祖丁寶陳彝。

右成王時器。

通設設用作文考父乙陳彝。

君夫殷殷用作文父丁陳彝。

取尊尊用作父乙寶旅陳彝。

穆卣卣用作文考日乙寶陳彝。

采或卣，用作文考乙公寶罍彝。

采殷，用作文祖辛公寶鼎彝。

競卣，用作父乙寶罍彝。

競殷，用作父乙寶罍彝。

右穆王時器。

師虎殷，用作朕刺考日庚罍彝。

右恭王時器。

匡卣，用作文考日丁寶彝。

右懿王時器。

大鼎，用作朕刺考己伯孟鼎。

師酉殷「用作朕文考乙伯宄姬薄殷」。

史懋壺「用作父丁寶壺」。

右孝王時器。

師殺殷「用作朕文考乙仲將殷」。

師晨鼎「用作朕文祖辛公薄鼎」。

鬲从盥「鬲从作朕皇祖丁公文考惠公盥」。

右夷王時器。

師卣殷「用作朕刺祖乙伯妣乙姬寶殷」。

休盤「用作朕文考日丁薄殷」。

右宣王時器。

舉凡上列諸器均其年代之可以攷定者足證由周初而宣世以日為名之習猶存。而其子孫為其祖若父作祭器者均直稱其名而不諱。以日為名之習殆自東遷而後始見絕跡前人未深考每見彝銘中有以日為名者即以商器今足知其妄矣。

史記懿王名囂而厲王時器之不嬰殷言弗呂我車囿于囂宣王時代之毛公鼎言圖湛于囂又弗以乃辟囿于囂同時代之師匄殷亦見後語。孝王名辟方而厲王時代之大克鼎既言虢保卑辟又言暖尹三方毛公鼎言畀辭卑辟弗呂乃辟囿于囂又言翻々三方上下若否寧四方命汝亟一方師匄殷勞董卑辟臨保我有周寧三方懿王

之名索隱引世本作堅雖未判孰正孰假然孝王之名無異說也。此所舉者乃二名同見于一器之例其二名之單見一字者準不偏諱之例尚在所除外而同見者已有三器是二名俱不諱也。

再徵之列國之器。

吳者滅鐘攻麇王皮難之子者滅

越姑馮句鑼姑馮昏同之子

徐沆兒鐘郢王庚之怒子沆兒

徐傳兒鐘余迭斯于之孫余幽恪之元子

盧大史申鼎鄭安之孫詹大史申

楚中子化盤中

楚簡王名

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杞。

許子璋鐘，羣孫斯子子璋。

邾公鉞鐘，陸繹之孫邾公鉞。

凡此均直稱其祖若父之名，生死俱不諱。傳兒鐘又言「余義楚之良臣，義楚即徐王義楚端之徐王，亦即左氏昭六年傳「徐儀楚聘于楚之儀楚，臣屬亦直稱其王之名而不諱」。

以上諸國器猶可諱云。蠻夷之邦，與中原不同俗，然如齊之叔夷鐘乃中原之器也。該鐘銘已明言作于齊靈公時，齊靈公之祖德公名元，而鐘銘言「乍福元孫」。

又子仲姜鐘亦是齊器。銘言陳叔之孫、適仲之子、齡、言用高用孝于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適仲、皇母又言陳叔又成裝于齊邦。是則又成乃齡之祖、陳叔其字、惠叔其号。是則齊國之命卿与齊室世為婚姻者、于其嫡祖之名亦不諱也。

最近出世之厲羌鐘乃韓列侯時器。銘言平辟、軫宗、駸、余謂即列侯名。史記稱列侯名取、取乃駸之壞字。說詳下專釋是則戰國初年姬姓國之陪臣猶直稱其君而不諱也。

統上諸證、余可得一結論曰、諱不始于周人。

由此結論更可得一斷案。即避諱之事始于秦。陳垣史

諱舉例

燕京學報
第四期

首標「避諱改字例」云

「改字之例顯于秦。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使將伐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

案此說不確。古彝器中已多稱楚為荆。稱荆不自秦始皇始。未可言諱也。

「秦楚之際月表端月注索隱曰：秦諱正，謂之端。琅琊臺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
案此二條至確。

然史記李斯傳趙高詐為始皇書賜公子扶蘇有曰
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是不諱正。

案所詐者乃秦始皇帝之手書于己名自無庸諱當諱
不諱正詐諂者之苦心所存非不諱正也。

李斯獄中上二世書有曰北逐胡貉是不諱胡。

案此乃二名不偏諱之例二世名胡亥故可不諱胡也。
要之諱實始于秦祖龍諱正改端二世不偏諱二名。

〔竟〕

彝銘名字解詁

昔高郵王氏引之著春秋名字解詁。叙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著於此。觸類而引伸之，學者之事也。今師其遺意，就彝銘名字以求之，得其可解者，凡世有餘事，所獲雖無多。然於王氏所定之義類，則五體咸備。還字遽伯，所謂同訓也。單字君君叔，所謂對文也。堯字舜，生字豹，鞠，所謂連

賴也。穀，穀字。伯玉，敢字。虎，所謂指實也。貧字，公賈。舟字，伯
游，所謂雜物也。至其六例，則稍有出入。一之，通作其，例頗
多。如雷之為荆，向之為蚺，靈之為靈，君之為羣者，是已。二
之，辨謠，非彝銘所有事。三之，合聲，四之，轉語，均所未見。五
之，發聲，於仲斯大，它之斯，庶幾近之。六之，竝稱，則所在皆
是。孔氏穎達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文十一年左傳正義
今就彝銘考之，正無一不然，足證其說之不易矣。

兮伯吉父甲

兮甲盤，王初各伐，厥執于雷盧兮。田從王折首執訊。王

錫兮田馬四匹駒車。王令田政竊成周四方賚至于南淮

夷。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無疆。著象詳見六系索引以下未特標出處者同此

王國維云兮田者人名田字縱橫二筆不與邊相接與

田字迥殊。殷虛卜辭有此字余定為甲字。案即上甲之甲字作田見

王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此亦甲字也。甲者日之始故其字曰

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月吉以月之首八日

為初吉是其證也。觀堂別集補遺第十四葉兮甲盤跋

蘇公子癸父甲

蘇公子殷蘇公子癸父甲作樽殷其萬年無疆子孫

永寶用高。

此蘇之公子名甲字癸父，與鄭石癸字甲父同例，取十
幹相配。王引之云：「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
字甲者，取木生於水，又剛柔相濟也。案此解當以在鄭
石癸或此蘇公子甲之前，已有日辰配五行生勝說之
事為前提，然否尚未敢必。又羅振玉謂此段文「當是鮑
公子癸作父甲尊段文倒」，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五第
二十九葉此則深
有未審。王國維全集本國朝金文著錄表中亦著此說，
然為其雪堂叢刊本之舊表所無，案乃羅氏所增益也。
羅氏子福頤新表後記云：「家大人勘定此書，於稱名未

當者悉為改正。惜如此等增說未加案文以別之耳。

安伯彘

安伯彘。安伯彘作旅壺。其永寶用。貞七廿八

彘。二國名。彘有彘公匜。蘇二十九又貧鼎云。叔氏使貧安

彘伯。貞七廿八師寰毀云。今余肇命女率齊而彘。彘及左

右虎臣征淮夷。見大系索引彘杞之異。出土於山東之杞伯

每川諸器字均作彘。名杞字伯彘。猶陳公子楚字子宋。

見元和姓纂王引之云蓋出世本

邾大宰犧子刑

邾大宰籒佳正月初吉龜大宰犧子刑鑄其饒匡。下界

犧叢之餘文。刑卽型之異。此假為荆。說文艸部荆楚木

也。又林部楚叢木一名荆也。此邾之大宰名荆故字叢

子。子在字下者左傳有梁餘子養。閏二王引之云餘子

猶言子餘也。冉求字有而哀十一年傳謂之有子。有子

猶言子有也。廣韻及元和姓纂以梁餘為複姓非也。

又宋華家字世子。咸十五年左傳正義引世亦世子家王云世子當作子

世子世字也家名也。今案準餘子之例則世子亦猶子

世矣。

叔邦父罍

罍。王曰罍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罍拜頤首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寶罍。叔邦父叔姑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銘上言罍下言叔邦父一名一字也。罍字舊釋寅案

非寅字

兩壘軒卷七第十九葉所著錄之真兩周金文存卷二亦著錄之壬寅字如是作者即仿此所

偽卜辭屢見僊字如新獲卜辭寫本第二百六十一片其止作僊

于咎咎允止咎咎余謂乃丘園之異說文堃古文止

此𡵓字从口，与从土同意也。𡵓當从口，未聲，与圉之从
口，韋聲者同。堡字在此，以文義推之，當是城塞之意，盖
卽塞之古文。从土，偏聲也。偏塞乃之蒸對轉。𡵓从巛作，
𡵓之餘文也。釋𡵓為塞，与字之邦父正相應。

伯家父都

伯家父𡵓，佳伯家父𡵓，廼用吉金，自作寶𡵓。下畧鄭五

𡵓字舊未釋，案乃都字之異。洹子孟姜壺，其人民都邑

字如是作。周禮屢以邦國都家縣鄙連文，其官叙則都
宗人与家宗人相接，都司馬与家司馬相接，都士与家

士相接。又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疆地。方士掌都家，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鄭注謂都為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為大夫之采地。都家連類，故名都字伯家也。

番籜生

番籜生壺。佳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籜生鑄膳壺。用膳。元子孟妃。下畧。貞七。廿二。

此与番生段乃一人之器，即厲王時之司徒番。說詳大系。第一百四十三葉。生乃司徒番之名，籜其字。籜讀為鞠育之鞠。

爾雅釋言鞠生也故名生字鞠。

鑄子叔黑臣

鑄子鼎鑄子叔黑臣肇作寶鼎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鑄國名王國維云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

注云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帝之後於

鑄

觀堂集林十
八鑄公簋跋

此鑄國之君名臣字叔黑臣者頤之初

字象形古文作象重領而上有須也須之色黑故名

臣而字叔黑。

伯孝敬

伯孝璽伯孝韻鑄旅璽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周三
百
六
十
葉

此乃蓋文。器文永字在其字上。韻作韻。此字舊或釋封。案當是數字讀為凱。若豈。說文無凱字。豈下注云還師振旅樂也。从亠微省聲。是与凱為一字。凱亦正从微省。特有亦有錄簡耳。邶詩有凱風。傳云南風曰凱風。樂夏之長養。是凱有樂義。亦有養義。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又孝子之事親也。生則養。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釋名釋言語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

也。是孝有養義亦有樂義。故名數而字伯孝。又案凱風之詩序云然。美孝子也。則凱與孝尤切。然詩序晚出。故未敢遽據。

孫叔多父

師趙父段。師趙父孫孫叔多父作孟姜尊段。下畧。周三。

案此師趙父之孫名多父字孫叔。厲叔多父。盤。百子千

孫。郇醕尹鉦。葉萬子孫。古人於名下亦有係以父者。如

正考父名考父。見昭七年左傳。陳金父字仲爾。見唐書

宰相世系表。

嘉仲者友

嘉仲盃

嘉仲者

諸

友用其吉金

自作盃

下

器辭卷十五

案此作器者乃名友字仲諸以嘉為氏解作諸友名嘉仲字亦可名諸友猶齊襄公之名諸兒也然斷非嘉仲之諸友以其明言自作盃也諸友嘉賓古人恆語

伯索史

伯索史盃伯索史作季姜寶盃其萬年子孫永用

辭卷十六

索通索左氏昭十二年傳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邱。墳典索邱均史也。故名史字伯索。

伯武史

伯武史彝。伯武史作尊彝。萬年其永寶用。據二之一六七

論語難也。文勝質則史。史。文事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字伯武。

大師鐘伯侵

鐘伯侵鼎。佳正月初吉己亥。大市鐘伯侵自作石沱。其子孫永寶用之。周四二二一八

案此作器者乃名侵字鐘伯。鐘非氏，如鐘為氏，則當在大師之上。國語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侵，伐之稱者。公羊莊十年傳：物者曰侵，精者曰伐。故名侵字鐘伯。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乃劉歆所竄入也。凡左氏言凡及解經之語，均非左氏春秋本文。故左語不足以證余說之非，而本器則適足以證左語之偽。

曾師季移

曾師季槃。曾師季移作寶槃，用孝用高。下畧薛十六
移讀為多，師衆也。又戰功曰多。周官司師作師旅解，名

与字亦相應。

紫君叔單

單鼎隹黃孫子紫君叔單自作鼎其萬年無疆。下畧

此作器者乃名黃者之孫。紫其氏。古人以王父字為氏。則紫乃黃之字也。君叔其字。單其名。君假為羣。羣單為對文。紫黃為連類。

邾造遣

邾造遣鼎。邾邈邈作寶鼎。子孫用焉。刻四

邇與邇一字一名也。存世有邇造鼎。文曰邇造作姬。朕羞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周金文存卷二補遺有邇造殷文曰邇造作寶殷用追孝其父母用錫眉壽子孫永寶用。高同卷三葉五十九又有邇造盤。同卷四葉第十文與殷大同小異。用知邇邇乃名字竝舉。邇乃造之錄文邇當是邇之異。造縱也。送也。造詣也。適也。名與字正相應。

般仲宋

般仲盤。在般仲宋作其盤其萬年眉壽無疆。下畧據三十三宋讀為送般般桓送人者般桓而不能進也。

長湯伯達

長湯伯匪。長湯伯達作匪永用之。據二文一六七

長氏湯伯字達名。湯讀為論語述而「君子坦蕩」之蕩。
魯論正讀蕩為湯。蕩，平易也。達通達也。平易通達義
相應。又湯与唐通。殷王成湯。叔夷鐘作成唐。唐大也。達
亦大也。二者必居一焉。

遽伯還

遽作彝。遽伯還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則三百十

遽伯字還名。遽急也。還亦急也。廣雅釋詁及檀弓鄭注均訓還為疾。

伯旂舟

伯旂彝。伯旂舟作宗寶尊彝。據二之

伯旂字舟名。旂假為浮游之游。

公賈簋

賈鼎。佳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叔氏夔。使賈安。真伯寶賈馬。

繕乘。公賈用對休。魚用作寶彝。周二廿四

此器之作者上稱賈。下稱公賈。知是一名一字。賈當是

資斧之斧之本字。古多假布為之。泉布、刀布之等是也。
舊說資斧之斧為斧斤字，不免望文生訓矣。衛風氓，氓
之蚩，抱布貿絲，布卽是資，故此名資字公質。

伯玉穀

伯玉盃，伯玉穀作寶盃，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薛卷十五

玉字舊誤為王，穀字舊誤為穀，今正。穀假為穀，古者玉

以穀為計。爾雅釋器，雙玉曰穀。左傳，賜玉五穀。莊十年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僖三年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襄

八年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載玉萬穀。

隲叔又成

子仲姜鑄。齊□隲叔之孫。齊仲之子。給作子仲姜寶鑄。……
用高用孝。……于皇祖。又成惠叔。皇祀。又成惠姜。……隲叔
又成。裝于齊邦。……隲子□曰。余彌心畏謬。余四事是。臣。
此鑄之作者。為隲叔之孫。名給。下言隲子□。即給自稱。
其氏與字。氏隲者。以王父之字為氏也。隲叔之名為又。
成。知者。以上言「皇祖又成惠叔」。下言「隲叔又成」。蓋又成
其名。隲叔其字。惠叔其號也。隲即鞠之繇文。攷工記。鞀
人為鞀陶。鄭司農云。鞀書或為鞀。鞀陶鼓木也。鄭玄云。

鞀者以臯陶名官也。鞀則即陶字。从革。蓋鞀字从革陶聲。省為鞀。因匍匐形近。故誤為鞀。若鞀也。說文以鞀為鞀之重文。攷

上記釋文亦云。鞀或作鞀。

禮祭統。燁者。甲吏之賤者也。乃假燁為鞀。

事又後起矣。又臯陶之為物。程瑤田以記文推之。謂當

是鼓名。

見通藝錄。

孫詒讓疑是鞀鼓。

見周禮正義。

然無論為鼓木。

為鼓。為鞀。臯陶終當為樂器也。鞀若鞀。殆又臯陶之簡

稱。尚書臯陶謨。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鏞以聞。鳥獸踰

踰。蕭韶九成。名又成。

又讀為有。

而字鞀叔者。蓋取義於此。

伯椽盧

伯櫟段。伯櫟盧肇作皇考刺公尊段。用高用孝。

下畧 五五

櫟當是錄之異。說文。虞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虎。異象其下足。錄。虞或从金。虞篆文虞省。蓋虞有以金為之者。故从金作錄。然古之虞多以木為之。詩靈臺。虞業維樅。爾雅釋器。木謂之虞。攷工記。梓人為筍虞。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虞。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莊子達生篇。梓慶削木為錄。此均木虞之證。然則虞亦可以木作櫟矣。盧者。說文云。虎不柔不信也。此正猛獸。亦即攷工記

所謂贏屬，故名盧字據。正據錄為一之確證矣。廣雅釋
宣訓據為離，殆是後起之義。

滕虎敢

滕虎毀。滕虎敢，肇作昏皇考公命仲寶尊彝。

王國維云：禮記檀弓上：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
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然則虎為滕伯文叔父，其父本
是滕君。觀堂集林卷六釋滕今案虎乃字，檀弓稱孟虎，即其證。敢
其名也。大雅常武：闡如虓虎。費鳳別碑：虓若夫虓虎，敢
乃本字。闡借字，虓後起字。

徒亞駭孟征

徒亞璽徒亞駭孟征作璽征其萬年

下畧周三八及補遺

徒亞當是官名如書言亞旅駭當卽說文獬廌解廌屬也从廌孛聲之獬征卽征之錄文名征字駭孟者征當讀為正叔重於廌下注云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神異經東北荒中有獸見人鬥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廌獬為解廌屬自亦能觸不直而咋不正故名征而字駭孟

伯其父

伯其父簠，唯伯其父父作遊祐簠，用易眉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之。

周三百六十一葉

簠字舊或釋慶。許瀚云：薛氏書盃和鐘，高弘有慶作慶，
此文正同，疑此亦慶字也。鐘銘慶字上與煌高疆韻，
下與方韻，薛氏斷非誤釋。又此銘蓋慶名而伯其字，其
祺之假借，故與慶應。據古二之三，今案許說至確，近出
秦公毀，銘與盃和鐘大同小異，高弘有慶字亦正作慶，
亦與疆方為韻，以慶从文，余謂此乃慶之正字，慶乃譌。

字也。古人文字或从心作忄。

師西設

稍省則作𢇛。

豆開設

此

慶字所从卽文中心之稍省者也。字或省作𢇛。

召伯虎設

若𢇛。

我叔慶父而

似从鹿省亦似从𢇛省卽小篆𢇛字之所

从出故許書說之以从心从𢇛省也。古文𢇛字多誤

為寧如書之前寧入實前文人寧王實文王寧武實文

武此慶之誤為慶與彼正同出一轍。又此慶字亦見於

卜辭一曰口戌卜貞王。

缺

𢇛媽福。

前編卷四第片又

一曰壬寅卜貞今日𢇛至。

後編下卷第片十五葉

前一例羅振

玉釋為𢇛後一例商承祚收為𢇛。

類編十卷四葉

均未諦前一

例與媽福並舉當是獸名以聲類求之殆卽𢇛字爾雅

釋獸。麋大麋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

獸，若麋然，謂之麟者。」事見史記。此是也。麋即麋，黑色耳。

今本奪「黑色耳」三字，據一切經音義所引補。說文說麋與爾雅同，云麋或从

京作麋，又「麋」屬。段玉裁云：「鉅本作麋，屬今依韻會本，今從段改。」逸周

書王會篇發人麋，麋者若鹿，迅走。由此等記載再揆以

今之麒麟，則麋與麟是一非二。(Giraffe)麒麟之麟，爾雅及說文

作麋。說文云：「麋，牝麒麟也，从鹿，各聲。」爾雅云：「麋，麋身，牛尾

一角。」此與麋之說解竝無二致。案此尤足證麋麋之為

一。蓋漢人既謫麋之作麋者為麋，又誤讀麋从文聲，別

造一从各聲之麋字以代之，又因麋麟音近，故又誤麟

為麋。麟據說文實大牡鹿也。

段注云牡各本及集韻類

大鹿也。是也。今从段。

周南之麟之趾。春秋哀十四年之西狩獲麟。

均言大牡鹿耳。漢人傳會之以為麋。說文之麋麋竝出。

因不知二者之為一。爾雅亦竝出者。爾雅中本多漢人

語。蓋為後人所竄入也。又攷工記畫績之事。山以章。

水以龍。馬融讀章為獐。謂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

物。畫水并畫龍。

者。見賈疏所引。

鄭玄从之。俞樾云。山莫尊於虎。

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

何取於獐而畫之乎。孫詒讓云。俞駁馬鄭不當破章為

獐。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亦与白謂之章。今案孫說非。

是山以章水以龍既為對文則章必是動物馬鄭求之於獐已近是余意章實指慶若麇也蓋古人以慶為麇屬別言之為慶共言之則為麇矣故山以章者乃以麒麟也至俞偁因山國用虎節遂謂山莫尊於虎事不必然要之慶麇慶為一字其物即是麇慶與麟乃音之譌慶與慶乃形之譌古人以慶若麇為祥獸故以為山物之章表慶為仁獸故尊乳為慶亦猶龍為靈物故尊乳為寵也知此於伯其父慶之名字亦可別得一解即其讀為麒麟名慶故字麒麟也此與許瀚說可以並行二者必居一焉

曾大保麋叔靈

曾大保盆。曾大保麋叔靈用其吉金。自作旅盆。下畧

麋麋之異。从鹿留聲。

段玉裁讀留如靈。假為麋。爾雅麋。陳此足證其非。

大羊。說文麋大羊而細角。山海經西山經。翠山其陰多

麋。廣雅作冷。曰冷角。續漢書西南夷傳作靈。曰靈羊

能療毒。本草作羚羊。今通用之。

咏仲無龍

咏仲無龍鬲。咏仲無龍作寶鼎。下畧。貞十四。

咏氏仲無字龍名。無乃舞之初字。龍說文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名龍字舞即取雲龍飛舞之義。

仲斯大它

仲斯大兩仲斯大它鑄其實兩

下畧
薛卷
十六

仲氏斯大字它名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州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它或从虫。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又海

內經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郭注云即巴蛇也。楚辭天問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所問者即此傳說之故事。此仲斯大它之名与字亦取義於此。

伯旂魚父

伯旂簠伯旂魚父作旅匡簠用俚旨飲。則六廿五

伯旂字魚父名。周官司常文龍為旂。龍魚之類也。論衡福虛

淮南脩務訓鑿龍門。注云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

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又兵畧訓疾如駭龍。

注亦云龍魚也。龍与蛇為類。爾雅釋魚篇中兼及蛇。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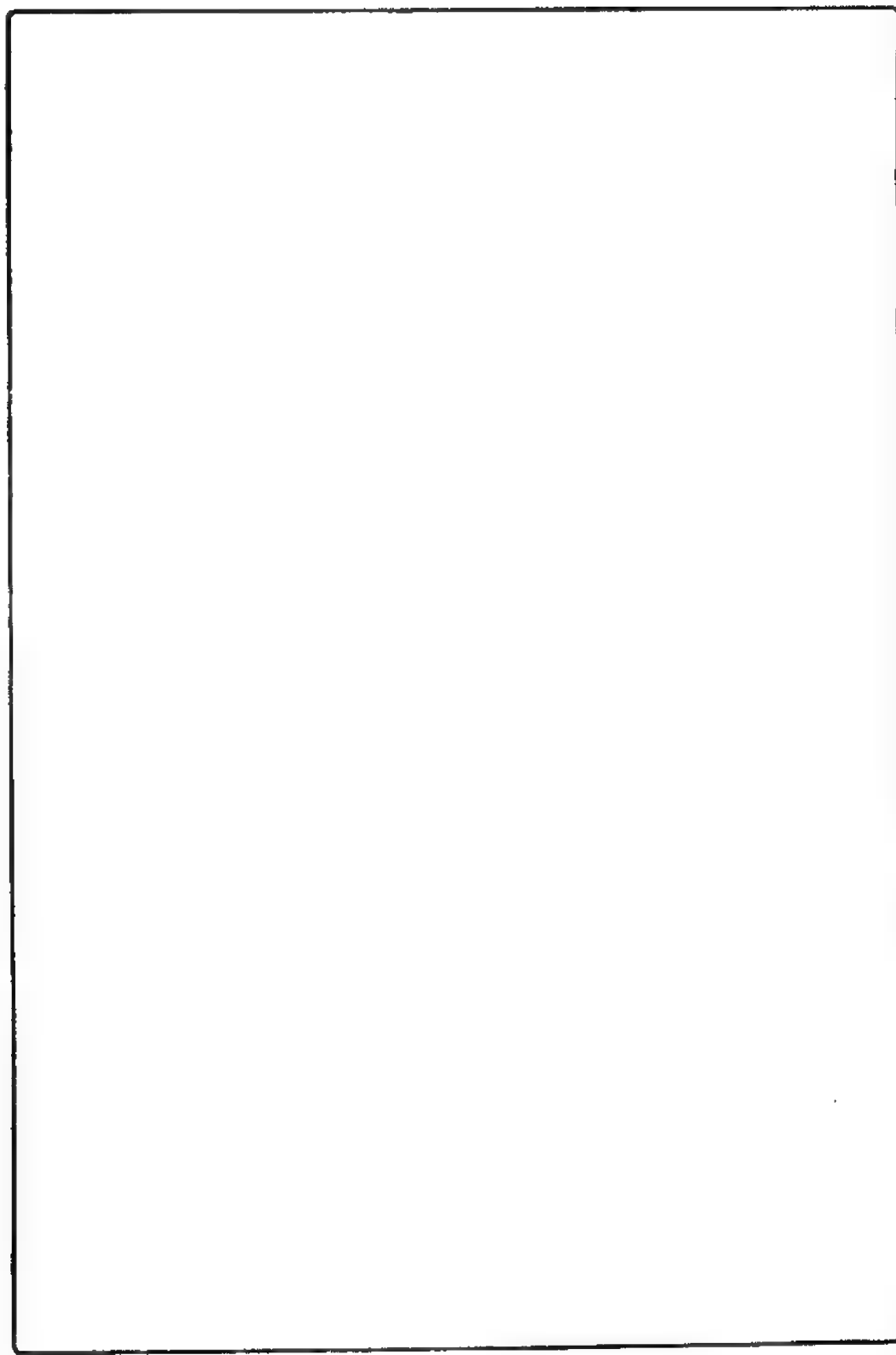
雅釋魚篇中更兼及龍。故此名魚父而字伯旂也。

叔向父禹

叔向父段。叔向父曰余小子司嗣朕皇考。廣啓禹身。勛于永命。禹其萬年永寶用。

叔向父字禹名。說文云禹蟲也。又變知聲蟲也。从虫鄉聲。蚺司馬相如說鄉从向。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禹字叔向。即取蟲名為義。向即蚺之省。此可證司馬相如顧野王說矣。古摭餘論卷三第十一葉

(竟)



金文韻讀補遺

郭沫若撰集

序

就金文以求古韻，其有專書者始於王氏國維之兩周金石文韻讀，所收金文凡三十又七器，石文乃石鼓文也。金文之所收者多未備，而王氏所譜亦間有錯誤者。今就其遺者補之，誤者正之，輯為茲編。它日續有所得，當再輯補。

王氏所依古韻部目，乃王念孫江有誥之部目也。前者

不分東冬。後者不分支至。為目各二十又一。王氏兼之。為二十又二。更益之以孔廣森陰陽對轉之說。王氏韻學之大凡。盡於此矣。近人黃侃有二十八部之分。定為陰陽入三聲。使陰陽二聲之對轉。陽入二聲之收聲。嚴密就範。可謂集古韻學之大成。惟金文用韻範圍不廣。於二十二部之舊目。無甚出入處。故於稱名一仍舊貫焉。

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七月初稿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寫定

例言

一、前人韻譜率於韻脚之字用圓圈或方格以限之。今改於字旁用圓點或三角點表示。韻目於每韻之末一字下用括弧小字表示。

二、每器之下標示原器著錄出處。其一器而散見於羣書者，僅舉一二以示例。欲知其詳，可就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及國朝金文著錄表以求之。又周金文存一書，乃拓片景印，收器之豐富無過於此者，而為王表所不載，故所標出處，特以此書為多。

三、原銘有須說明之事項或難字難句為便於讀者起見均一一加以注釋或於文中或於文末其有小注所不能詳者余大抵別有專攷以論之不遑贅述也。

四、原銘有不明之字句則闕疑其有奪字或闕字而較然可以補充者則於所補充之字加方括弧以限之。

五、本編曾揭載於『支那學雜誌』六卷一號文非一時所成體例未能劃一且為章就排印之故於古文奇字多所規避今茲所彙悉加釐正並亦有所增補自當以此為定本。

目次

一、者減鐘

西清續鑑甲編十七一至一四

二、齊寧氏鐘

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五六一六

三、邠醕尹鉦

周金文存一七五至七六

四、南疆鉦

貞松堂二一一二二

右鐘鉦各二

五、辛鼎

周金文存二四十四

六、大克鼎

周金文存二一一二

七、微縣鼎

薛氏款識法帖一〇一〇八

八、晉姜鼎

博古圖二六至七

九、宗婦鼎

周金文存二三七至三八

十、邠王掇鼎

貞松堂三二二一

右鼎六

十一、大豐殷

周金文存二三一

十二、矢令殷

貞松堂六一一一三

十、白康殷貞松堂六

十、召伯虎殷周金文存

十、友殷周金文存

十、追殷周金文存

十、叔孫父殷博古圖十

十、豐兮夷殷周金文存

十、都公殷周金文存

十、秦公殷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一、陳侯因齊鐙周金文存

二、仲師父盥陶齊吉金

三、甫人盥貞松堂

右殷十、鐙一、盥二。

四、侯卣博古圖十

五、寧子卣周金文存

六、康壺兩周金文辭大

七、曾伯倚壺貞松堂七

八、林氏壺貞松堂

九、國差簠寶蓮樓彝器圖

十三、郢王義楚錫周金文存

右卣二、壺三、鑑、錫各一。

一卣、叔多父盤周金文存

二卣、季叔盤貞松堂

三卣、拍舟周金文存

四卣、魚鼎七貞松堂

五卣、晉邦盥周金文存

右盤二、舟七、盥各一。

以上補輯韻讀凡三十又五器。

一、秦孟餘鐘考古圖

二、齊侯鐙鐘博古圖

三、齊子仲姜鐙周金文存

四、邾公華鐘周金文存

五、邾大宰簋周金文存

以上訂正韻讀者凡五器。

金文韵讀補遺

者減鐘(注一)

佳唯正月初吉丁亥工戲王皮(注二)難之子者減畢擇其吉金

自作鵠瑶鐘不下帛白不驛不(注三)樂不凋調協于我

需龠卑卑銖卑手用禘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若盥

公壽若參壽卑卑女女龠龠韶韶(幽宵二部合韵)銖金銖

其(注四)登于四旁子子孫孫永保是尚(陽部)

(注一)此鐘以乾隆二十六年出土於江西臨江大小共十一枚大者六枚銘各八十二字殘泐殊甚然將各器合之得此全文詳考見青銅器銘文研究又近見

虞松堂著錄一器云廬江劉氏善齋藏器惜仍出以摹本且有失真處無由取證也

(注二)工敵卽句吳難古然字从火難聲凡金文難字均作難皮難當卽柯轉史記吳世家作轉索隱云諫周古史考云柯轉皮柯古同歌部難轉古同元部王國維以為頗高(柯轉之子)蓋讀難从焦聲失之

(注三)四不字當讀為丕故濼當讀為樂濼讀為調余曩讀不為如字讀濼為鏐讀濼為彫終嫌意有未安

(注四)其字用為形容詞語尾如詩言殷其雷之類

齊墜氏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齊墜氏孫夙擇其吉金自作銖鐘卑俾鳴及好用昌臣孝于台皇祖文考(幽部)用匡用喜用

樂嘉賓及我^(注二)庶士[▲]子子孫孫永保用之^(之部)

(注二)此与解為一字，即後世以字所从出。金文中多用為「台」我也之台，但均用為領格，即我之也。
(注三)此二字原泐，依韵及鐘銘慣例補之。

郅醕尹鉦

〔隹〕正月月初吉，日在庚。郅醕尹^(注二)言故^(注三)夙自作征^(注二)盛[□]者^諸父兄，傲至鑄劍兵。業萬子孫，眉壽無彊^(注三)。五皮^(注三)後吉人高士余是尚^(陽耕二部合韵)——城字在耕部。

(注二)盛，城之異文。征，城當是器名。國語晉語：「我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韋注：「丁寧謂鉦也。」左傳：「宣四年，著于丁寧。」杜注：「丁寧，鉦也。」丁寧，征城，均耕部之疊韵字。南

疆鉦復作鉦鏦。器之則為鉦矣。蓋鉦聲丁寧，故以為名。器用於戰陣，故書作征。城以金為之，故又作鉦鏦。器與句鑼全同，句鑼乃鐸若鐸之緩音。凡此均鉦之異名也。

（注二）血讀為孟，孟勉也。

南疆鉦

佳正月初吉□亥□□□之子□_{（注一）}異其吉金_{（注二）}自作鉦鏦。呂
□□船其船□□□大川□□□_{（注一）}其□□□_{（注二）}鏦。余呂行
紂師。余呂政整紂徒。余呂_{（注一）}余呂伐邠。爰子孫。余冉鑄_{（注二）}
此鉦鏦。女_{（注一）}勿喪勿斁_{（注二）}。敗。余處此南疆。萬葉之外。子孫。□

𠂔作呂□□。(末一字當與致外為韻，祭部)

(注一)此殆从邑昆聲之字，或即混夷之混，與孫字為韻。文部。又此銘全體似皆有韻，上文之船川(元文合韻)錕徒(魚部)似皆韻脚。

(注二)冉當即作器者名，上文某之子，下作器者名僅一字，當即此冉字也。

辛 鼎

辛作寶其亡無疆。𠂔(陽部)家雖相。𠂔(庚部)虔用𠂔。𠂔(注一)𠂔(脂部)多友釐。𠂔(注二)辛萬年佳。(真部)

(注一)𠂔與豐之異文，讀為禮，有朋儉之義，齊侯鐘銘造

爾朋則可為五證。

(注二) 佳猶与也。及也。(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 惟唯維雖項下末尾一條言多友賀辛萬年眉壽且多子多孫也。

大克鼎

(注一)

克曰穆々朕文祖師華父。兪沖艾咨卒心。寧靜于猷。盤哲

卒德。肆克(注二)。肆保(注三)。辟(注三)。王續叙。諫辭王家。惠于萬民。擾柔

遠能通。欽肆克。督友于皇天。頌于上下。賁屯沈。亡敗。錫贊

無疆。永念于卒孫。辟天子。天子明德。親孝于申(注四)。丕經。念卒

聖保。祖師華父(注五)。勗捐克王服。出內。納王命。多錫寶休。不丕

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駿俊尹三方。(陽東合韻一邦在東部)

(注一) 大克鼎有二銘。此其前銘。前銘有韻律。後銘無韻律。

(注二) 兩辭克字。猶言故能也。克字在此。非人名。不可混。
(注三) 虢王即恭王。趙曹鼎。虢王在周新宮。与此同。前人所未悉。

(注四) 孫詒讓讀申為神。案此句法與詩。猷猷于襄。猷猷于夷。同例。以不破字為長。

(注五) 此字舊或釋餘。今案當是擢拔之擢。以力隔聲。鼎古文餘。

微宣鼎

佳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令微（注一）藉（注二）司九祝（注三）
作皇考（注四）彝（注五）罔（注六）鼎（注七）用（注八）高（注九）孝于朕皇考用錫康勗（注十）樂魯休（注十一）
屯右（注十二）純祐（注十三）眉壽（注十四）（幽部）永命（注十五）需冬（注十六）（今終）其萬年無疆（注十七）子（注十八）孫（注十九）
永保用高（注二十）（陽部）

（注一）此字在此段為安樂之樂。

晉姜鼎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司（注一）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段（注二）
安寧（注三）翌（注四）離明德宣邴我猷用鹽（注五）（紐）匹（注六）辟（注七）敏揚（注八）奉光（注九）
刺（注十）烈（注十一）虔不豕（注十二）墜（注十三）讀覃京師（注十四）聳（注十五）又我萬民嘉遣我錫（注十六）鹵（注十七）賁千（注十八）

兩勿濫文侯親命卑(注二)貫通弘征繁湯(注三)取卑吉金用作

寶陳鼎用康擾系安哀綏懷遠猷通君子晉姜用斚綽綽綽

眉壽作實為亟萬年無疆用葛用德後保其孫子三壽

是勒(注四)之部入聲

(注一)君女君也嫡妃為君

(注二)濫古法字此讀為廢凡金文廢字皆作濫

(注三)繁湯均地名曾伯繁克狄隴夷印變鄭湯疑即

隴夷之屬邑隴字舊釋原當亦地名

(注四)勒字原刊作勒舊釋利無義且失韵案當是刻勒之勒之本字从刀象刻木有飛屑形勒乃攸勒之本字用為刻勒字者乃段借宗周鐘參壽佳亦亦與福國字為韵字復从工乃玉之異文殆系鑿字又三壽字當以參壽為正謂與參星比壽也省減鐘壽若參

壽卽其義。語成恆語。參首用三。魯頌閟宮亦云「三壽作朋」。自漢以來。久不得其解矣。

宗婦鼎(五一)

王子刺公之宗婦鄫。為宗彝彝彝。永寶用。呂降大福。保
辭鄫國。(之部入聲)

(注一) 宗婦器有盤壺鼎。蓋多種。均同銘。揭此以示例。

鄫王攄鼎

鄫王攄用其良金。鑄其彝鼎。用饗。美除腊。用難賓客。子。

孫世是若。(注二) (魚部入聲)

(注二) 若字原銘稍泐，貞松堂本摹本不精，葉端是若字，
廣大史申鼎，子孫是若，与此同例。

大豐殷(注一)

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注三)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

衣服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不

顯王乍則相不(注五)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不(注四)克三衣服王祀。

丁丑王卿饗大圉房王降亡尋得爵復饋佳朕又有慶每

氣揚王休于降(注五)自(陽冬合韻)降字在冬部。

(注一)殷古蓋字，舊釋為敦，非也。

(注二)大豐，當即大封。周禮：大封之禮，合衆也。(春官宗伯)：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西清古鑑八·三三)。

(注三)方有祀義，詩以社以方，三方即下文所言三祀。

(注四)此与上「衣」字均當讀殷，但上為殷祀之殷，此乃殷盛之意。

(注五)此字自宋以來釋宜，近人羅振玉釋俎，余謂乃房俎之房之本字象形。魯頌閟宮：「遵豆大房。」字在此，正与陽部字為韻也。

矢令殷

隹王于伐楚伯，在矢。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冊矢令陳鳳于王姜。姜賁，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

于戌戌冀嗣三(注二)今敢揚皇王室(休)丁公文報(注三)用韻敬後人
高佳丁公報(注三)今用奔敬展揚于皇王今敢展皇王室用作
丁公寶毀用傳史使于皇宗用卿饗王逆造用卿饗寮人
婦子後人永保(幽部)

(注一)此四字頗費解疑冀乃地名殆言錫以有司之官
三人以戌於冀也。

(注二)丁公乃矢今之父同出矢今彘稱用作父丁寶傳
彘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文報殆猶詩言神
保楚辭言靈保。

(注三)此報字當如殷人報上甲微之報(國語晉語)。

白康毀

白康作寶毀用卿饗佃友用韞饋王父王母匪受茲永
命無疆屯右純祐康其萬年眉壽永寶茲毀用夙夜無（注二）咎
（之部）

（注一）此字在此讀為已。魏風陟岵夙夜無已。

召伯虎毀

隹六年四月甲辰王在蕞（注一）豐伯虎告曰余告慶（陽部）曰公
卒（注二）面賁用獄諫為伯（魚部）又有（注三）甬（注四）祗（注五）又有成亦我考幽伯
幽姜命（耕部）余告慶余呂邑訊有嗣余典勿敢封（陽部）令
（韻）余既訊有嗣曰戾命令余既一（乙）名典獻伯氏則報

璧璫生。

(真耕合韵) 說字在真部。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作

刺烈祖。璽公當殷。(幽部) 其萬年子々孫々寶用。高于宗。(東

冬合韵)

(注二) 音賣。康積。余曩誤釋為東貝。今釐正。

(注三) 甯字。魏正始石經及郢侯殷用為祇。此處當讀為

底。疑本抵之初字。象二岳相抵也。說詳大系。

友 殷

佳四月初吉丁卯。王穢友曆。(注二) 錫牛三。友既預。拜頤稽首。升

于俎。文祖考。友對揚王休。用作俎文考。賔殷。友及俎子孫

永寶。(幽部)

(注一) 穢曆字金文多見，亦作穢曆或連用，或分用而以人名介於二字之間。本銘卽其一例。多與軍事有關，且多功成受賞之事。義小篆誤作穢，穢殆卽是穢。曆說文云：「讀若面。」余疑此二字卽讀為「免面」，猶言解甲或免除兵役也。

追 殷

追虔夙夕卹畢死尸事。天子多錫追休。敢對天子覲揚。用作朕皇祖考。穢殷。(幽部)用高孝于前文人。用蘄白眉壽永命。畯臣天子。靈冬。(冬東合韻)令終。追其萬年。(真部)子々孫々永寶用。

叔孫父殷

叔孫父作孟姜陳殷。綰綽眉壽。(幽部)求命彌生。萬年無疆。
子々孫々。永寶用昌。(陽部)

豐兮夷殷

豐兮夷作朕皇考陳殷。夷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昌。
(注二) 幽部

(注一) 凡殷銘多以殷實孝為韵。如伯簪父殷。象旁仲駒。
次殷皆是不具系。此外王氏韻讀中之白琥盧殷當
以殷孝壽為韵。豐伯車父殷當以殷壽為韵。陳逆殷

當以殷壽係為韻。王因讀殷為敦，故不入韻。當釐正。殷銘之多用幽部韻，猶蓋匡等銘之多用魚陽部韻也。

都公殷

佳都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都公教人作用殷。用高孝。于卒皇祖。于卒皇考。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幽部)用高。(陽部)

秦公殷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賚。續十又二公。在

帝之坏。嚴。韓。黃。天。命。保。業。業。卒。秦。(真部)號。吏。使。臨。夏。(魚部)
之合韻——坏字在之部。余雖小子。穆。帥。秉。明。德。刺。烈。
 起。桓。萬。民。是。救。咸。富。胤。士。整。文。武。鎮。靜。不。廷。虔。敬。朕。
 祀。(之部)作。口。宗。彝。呂。邵。皇。祖。契。其。嚴。懲。各。格。(魚部)呂。受。屯。
純魯。多。釐。眉。壽。無。疆。咳。定。在。天。高。弘。又。有。慶。慶。窳。圉。三。方。
(陽部)圉。(注二)

(注二)此疑秦公之名。蓋蘇鍾秦子戈銘尾均綴有此字。
 殆如今人題字之落下款也。惜秦自桓公而後至懷
 公八世均失名。無由攷定也。

陳侯因脊鐘

惟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胄曰皇考孝武起公辭哉哉大慕

謨克成其唯因胄揚皇考雙練(注一)昭統高祖黃堂黃帝休(注三)

迺嗣起文朝壽諸侯合揚平德諸侯鹽貢薦吉金用作孝

武起公祭器(注二)鐘呂烝呂嘗保有齊邦葉萬子孫永為典尚

(陽東合韻一邦字在東部)

(注一)雙練二字結構頗異。雙乃邵之鍊文後世通作昭

練字孫詒讓釋鍾案在此當讀為統从糸東声。

(注二)黃帝之名蘇銘中僅見高祖黃帝休詞起文為對

文。休教之或作此讀為通詞殆古竣字此讀為嗣言

遠以黃帝為祖近則承齊桓晉文之霸業。

(注三)此即敦之本字。吳大澂云其制以三環為小足二

環為耳与古敦亦小異矣(說文古鑑補卷十四)不知

此正是敦。吳氏所謂「古敦者實毀也」。

仲師父簠(注二)

仲師父作季彝。口寶。陳簠。其用。高用孝。于皇祖文考。(幽部)
用口眉壽。無疆。其子孫萬年永寶。(幽部)用高。(陽部)

(注二)此銘甚漫漶。然細審尚能得其大較。別有仲師父
鼎。与此大同小異。

甫人簠

口口為甫人行簠。用征用行。萬歲用尚。(陽部)

侯 貞

佳十又二月王初饗館旁唯還注二在周辰在庚申王膺臨西

宮蓋咸釐尹錫臣傷轉注三崔崔揚尹休高對作父丙寶寶賁

彝尹其五萬年受畢永魯亡競在服彝素長侯其子子孫

寶用陽束合韻一用字在東部

注二此即漢京之畧稱文王之舊都豐京也

注三傷當是崔之異楚殆段為崔崔亦黑色殆言以崔
韋所為之崔

寡子貞

寡子作永寶字。(注一)孟鳥庠。(注二)詠哀帝家。(注三)呂事不吊。(注四)康乃邦。(陽東合韵)

(注一)說文「永」古文孟。金文孟多作孟，是「永」乃孟省。伯家父段孟姜字作孟，省之則為字矣。此讀為孟，猶它器言作寶器也。孟皿聲在陽部，與東部邦字合韵。
(注二)詠字古書所無，舊或釋詁，案詁字無義，當是哀之異文。古字从言从口，每無別，如哉或作我。(陳侯因寶鐘)詠則作咏。(李咏父段)是也。哀愛古字通，此讀為愛。

康(注一)
壺(注二)節系

□□之子□□曰：康翼其吉金，呂鑄其□壺。齊三軍圍□，冉子執鼓。康大門之執者。(注三)獻于靈公之所。(注四)公曰：甬，商

賞之臣(注三)王嗣衣裘車馬(五部)

(注二)此卽西清續鑑甲編(十六、九)之周齊侯鐘。原銘全長約百九十餘字。右行。環列壺外。兩耳後加掩去字數不少。因此頗難通讀。續鑑摹刻甚糊塗。誤將首行接尾行而向左讀之。此可讀之一節却為所刪削。至可憫笑也。

(注三)此為齊靈公無疑。齊侯鐘(余改稱為叔夷鐘)亦兩稱桓武靈公。均生而稱靈。

(注三)此字原銘半泐。僅存一豎畫。汪子孟姜壺有「王二嗣」之文。故知為「王」字。

曾伯陟壺

曾伯陟廼用吉金鑄鑒。用自作醴壺。用御饗賓客。為德

無段。瑕（魚部）用孝用高。用賜眉壽子孫。用受大福無疆。（陽部）

林氏壺

林氏福受歲賢鮮于可是□□。（注一）虛吾台以爲弄壺。自頌既好。多寡不訐。虛台區飲。□我室家。罍猪（諸）毋後。寡在（我）我車。（魚部）

（注一）銘首十二字意不明。無由斷句。疑「福受乃林氏之名。歲讀爲伐。賢鮮于或即賢單于古。又有鮮虞複姓。未知孰是。又中山之別名爲鮮虞。」

（注二）此句末車字。與松堂本誤。蔡釋爲登與身。非是。

國差鎛

國差^(注一)立事歲咸^(注二)月丁亥攻市^{工師}僇鑄西車寶鎛四乘用

寶旨酒侯氏受福眉壽^(幽部)卑^俾旨卑^清靜侯氏毋瘠^咎

毋疢^荒齊邦^(注三)風^(注三)靜安寧^{耕部}子^子孫^子永保用之。

(注一)國差卽春秋咸二年之國佐許論說。

(注二)此字當从貝凡聲為貝朋字之異假為風。說文「風古文風」當係此字之譌變。漢隸楊震碑作風。熊君碑作風。前同說文後与此字形近。

郢王義楚鎛

佳正月吉日丁酉，郅王義楚，弄余吉金，自酢作祭，端解用。

高子皇天，及我文政，永保怡台身真部，子孫注三□寶幽部。

（注一）怡字作怡，此讀為「台」，小子之台，我之也。

（注二）此處泐去一字，「永寶」是實，均可通，前人所未注意。

叔多父盤

頤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注二，用錫屯象純祿，受害報福。

用及孝婦黜氏百子注三千孫，其吏使□多父眉壽考，吏使。

利于辟王卿事士，師尹儻友，兄弟者諸子，之部，鄰鄰，鄰鄰。

（後幽合韻）無不喜曰：「屢又有父母，多父其孝子。」之部作茲。

寶或子々孫々永寶用。

(注一)此字前後兩見。舊釋盤疑是匚字之異。古者盤匚乃相將之物。匚有稱盤者。則盤亦可以稱匚矣。

(注二)此百千字用為動詞。猶言百其子。千其孫。

奉叔盤

(注二)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奉叔作季改盤般。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真部)匚々配々壽老無替。永保用之。(之部)

(注一)羅振玉云。此器出山東滕縣。尚有一匚。文與盤同。匚下復注云。此匚下有小器盛之。而無字。小器下乃

為盤。此前人所未知也。(集古遺文十四)

(注二)壽保老保諸字可作句中韻。幽部。

拍舟

佳正月吉日乙丑拍作朕配平姬喜宮祀彝（注一）母呈（注二）用祀永業毋止（注三）（至之合韻）

（注一）鑿々本作鑿，以音調推之，當是重文。呈，集韻，埋省，下也，塞也，古音當在至部。

（注二）止本作止，載金文，它止字多一堅筆，蓋止本趾之初字，足趾固不必限於三也。舊或釋出，然出字無義，古文出字本象足納履之形，其履形例在右下隅，与此偏左者亦有異。

魚鼎七

口曰。咎。又有咎人。述王魚顙。鼎（真耕合韵）曰。欽哉。出存。

游水（注一）中之虫。下民無智。參之蟲。蟻。塊。命帛。綿。命入厥。入。

入。出。脂部。母處其所。魚部。

（注二）此處所闕二字。王國維云。或是中有二字。大約以

上形似虫。故以虫為喻。案當是中之。以文乃呼格也。

（注三）此字王國維云。从虫从又。疑即許書蛭字。案許云

蛭。腹中長蟲也。即今人所稱之蛔蟲。此蟲為害並不

劇烈。与銘文用意不類。余謂當是蟻之異文。古文古或又

聲相近。字每通用（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从虫或聲

与从虫又聲無別。小雅何人斯。為鬼為蜮。即此。蟻塊。

鬼塊均假為蜮字。

（注三）依句法而言。可為。載入。載出。乍入。乍出。稍入。稍出。疑。疑。即古稍字。用為稍。

晉邦蓋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既）唐公。□受大命。左
右武王。號□百靈。廣嗣四方。至于大庭。莫不事王。命
鄩公。□宅京師。□□邦。我刺烈考（注三）文公。大□□□疆。
□□□□□□□□號。在（注）上。□□□□□□□□紹（注三）黻。業□
□□□□□□晉邦。公曰。余惟令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勳
。智變萬邦。諡（食）莫不曰賴。豐（卑）讓。陽東合韵。邦字在末
部。余咸安。綏胤士。作為左右。保辭王國。之部。制（暴）燬。暴燬舒
俊。揮。□攻（離）者。離部。否。正。作。送。元女。魚部。□□□□。膝蓋

四酉□□□□。虔龔盟□。舍□皇卿。替親百菁。（幽侯合

韻？）惟令小子。整辭爾容。宗婦楚邦。（東部）烏啓昭萬年。晉

那隹輪。（真元合韻）永康寶。

（注二）大庭古國名。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大庭氏庫。注

引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

（注三）從古堂本有此三字。

（注三）依地位計。此字當入韻。曾伯簋：元武孔業。亦與湯

行。方等字為韻。疑業字古有陽部音。

（注四）惟字凡兩見。當是晉公名。以銘中情勢推之。殆是

晉襄公。襄公名驩（見春秋及史記年表。世家作歡）疑

漢人以午之禽為馬而改。或說當是定公名午。

此器余別有專攷。詳見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晉那

盞韻讀。

〔附錄〕以下訂正王氏韻讀者凡五器。

秦盃鉢鐘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豕在下。（注一）嚴華寅：天命，保業。畢秦，（真部）號吏臨夏。（之魚合韻）一國字乃之部入聲。曰：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敷尊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鉢萬民，虔夙夕刺々，起々萬生。姓是敕。咸言百辟胤士，（注二）盤々文武，鎮靜不廷，擾受百邦。于秦執事。（之部）作盃鉢鐘，（注三）卒名曰替邦。（東部）其音銑々，雖々孔皇，呂邵零。（四格）孝高。呂受屯，魯多聲，眉壽無疆。跋囊在天。（注四）高

弘又虞。匍又四方。(陽部)永寶用。

(注一)在下二字原銘稍泐。呈「上」形。攷古圖釋為「上帝」。薛氏鐘鼎款識同。王釋在上。連下讀。以象命秦為韻。謂「象在脂部。脂真對轉。因之。號夏為韻。今案秦公段銘与此大同小異。彼作「十又二公不豕在下」。下與夏之「坏」坏與夏韻。則此乃「十又二公不豕在下」。下與夏韻也。在下原銘當作「十二」。以二字之間通遺泐損。故謄為今形也。

(注二)薛氏款識本無鐘字。考古圖有之。王讀畧此全句。謂疑邦與皇高等字韻。有未照。

(注三)天字原刊作「𠂔」(位)。依秦公段銘當是天。不近而謄。

齊侯鋪鐘

節錄

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注一)京々成唐(注二)又敢有嚴在帝所尊
受天命荆剪伐(注三)司祀散帛靈師伊小臣佳輔咸有九
州處禹之堵都(之魚合韻)司字在之部

(注一)夷即作器者名舊釋及今更正

(注二)頤字舊釋履王無說今案乃夏字古鈴有頤侯癸

頤侯駸頤侯即夏侯(羅振玉說見古鈴姓氏徵補正)

其確證也司字鐘銘作同王氏注云此字宜有韻作



同者疑摹刻之譌案其餘編鐘銘作司當以司為是

司与祀通卜辭兩見王廿司(殷虛書契前編II.4及

IV.28)即王廿祀也司聲在之部之魚二部古每合韻

齊子仲姜鐘節系

隳叔又成裝于齊邦。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
絕之人民都鄙。侯氏從告之曰。葉萬至於緡台。孫子勿或
俞。俞改。隳子口曰。余彌心畏。余三事是。余為大攻。厄
軌大史。大徒。大宰是。緡以可。使。子。孫。永保用
高。

(注一) 宰字原銘作。舊或釋僕。王作宰。不入韻。以是緡
斷句為韻。容庚云。魏正始石經春秋殘字。宰周公字
古文作。則宰亦宰字也。今案其說甚是。宰字在此
當入韻。正讀之部音也。

邾公華鐘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錡其吉金，玄鏐赤鏐，用鑄
 銖鐘。臣乍其皇祖皇考曰：余襄靡畏忌，愬穆不家于卒身。
 鑄其銖鐘，臣卹其祭祀。臣樂大夫、臣匡士庶子，(注二)之部(注三)春慎
 為之名。(注一)銘元器其舊哉。(注三)載公眉壽，邾邾是保。(幽部)其萬年
 無疆。子，孫，永保用享。(陽部)

(注一)名字作「𠂔」，从月，上「正」字与此同，可證。古文月夕
 字每通作「𠂔」。沿舊釋聽，蓋以為从口从耳，形既相悖，
 義亦難通。

(注二)王以哉字連上讀，与「忌祀子為韵」。如是，則上五字
 句，下三字句，均成散文調矣。哉當連下讀為載，載公
 眉壽，猶言「載祀八百」也。

邾大宰簠

隹正月初吉邾大宰犧子留鑄其饌匡簠。曰余讓龔孔惠其眉壽呂饌。(注二)萬年無異期子々孫々永寶用之。(之部)

(注二)一器作用饌。王誤饌為饌以惠饌真之為韵云。惠字在脂部与之部合韵非也。古音脂之二部遠隔決無合韵之事。楚辭九章思美人芳与澤其雜揉兮。羌芳華自中出。出字王念孫古韵譜舉与上文佩異態竦為韵。案此韵獨單當依江有誥說或脫偶句為是。脂部出字不得与之部字為韵也。

金文韵讀補遺

竟

金文餘釋

郭沫若撰述

釋鞞鞬

金文中兩見鞞鞬字。番生段云：錫朱市，息黃鞞鞬，玉環。
玉環，靜段云：王錫靜鞞鞬。吳大澂僅見靜段文，謂鞞古鞞
字，剝古遂字，鞞刀室也。遂射鞞也。二物為同類。注一蓋見銘
中有學射事而云然也。容庚於番生段文祖其說云：鞞射
鞞也。說文所無，經典段遂為之。注二

今案二氏之說似是而實非。蓋如鞞為刀室鞞為射鞞，
則錫射鞞尚有可說。錫刀室成何體統耶？觀番生段文

二字与息黃蕙珩王環王琤等並列，上下皆為玉之佩飾。則此亦必相与為類。準此，余敢斷言：鞞者琕也。鞞者琕也。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琕有琕。傳云：鞞容刀鞞也。琕上飾琕下飾。天子王琕而珧琕，諸侯瑩琕而璆琕，大夫鏤琕而鏐琕，士瑒琕而珧琕。釋文云：鞞字又作瑗。琕字又作鞞。琕字又作瑗。大雅公劉，鞞琕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琕。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鞞，鞞鞞亦即鞞琕矣。公劉与左傳用鞞為琕，甚顯著。即瞻彼洛矣，實亦用鞞為琕也。鞞琕有琕与首章，誅韜有韜為同例語。韜与琕均形容詞。毛訓鞞為容刀，鞞即公劉語容乃容飾之容，非容納之容。箋云：容刀

有飾正合毛意。下文五珌字與鞞五文見意。所釋者仍鞞
珌之鞞。非有珌之珌。毛於首章有珌無說。故於次章有珌
亦無說。蓋其義顯而易見也。又觀釋文諸本多異字。疑毛
傳本作鞞容刀鞞也。下五珌字亦均作鞞。為淺人所妄改
而成今語也。要之古文珌字均用鞞。金文亦猶是。

璫者。說文云。劍鼻玉也。前漢書王莽傳。莽疾。孔休候之。
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
見君面有癰。美玉可以滅癰。欲獻其璫耳。即解其璫。注引
服虔云。璫音衛。蘇林云。劍鼻也。師古自云。璫字本作璫。从
玉彙聲。後轉寫者訛也。璫自璫璫字耳。音篆也。玉篇以璫

璚為一字。案璚字當是璚形之訛。璚即璚之異。古文篆璚音同而形近。戊辰彝璚一作矛。中斜畫像矢形。羅振玉說。而周公段不敢家作矛。結構全同。蓋古本一字。入後分化者也。璚璚形近故致訛。璚聲在元部。說文云「圭璧上起兆璚也」。與璚判然二字。又師古謂璚自璚璚字。則是顏本本作璚。璚與璚亦形近而訛也。金文鞞字必係璚字無疑。字从革作。猶璚之作鞞。鞞作鞞。璚若璚之作鞞也。其或从刀作剗者。因係飾剗之物故从刀。

知鞞為璚。鞞為璚矣。然璚璚之為物大有聚訟。請先說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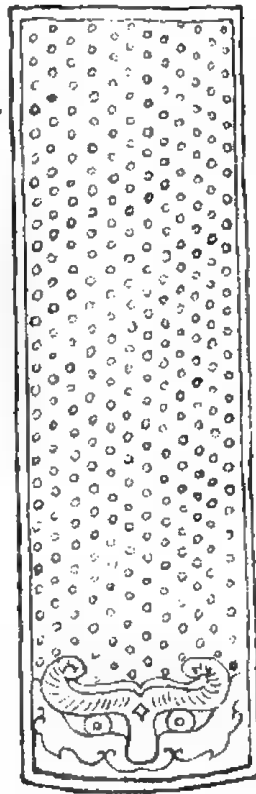
璫說文以為劍鼻玉。蘇林以為劍鼻，已如上述。然劍鼻
卽是問題。說文云：「鐔，劍鼻也。」清人程瑤田謂劍鼻卽劍首。
鐔，鐔口。珥鼻，均劍首之異名。若然，則璫乃劍首之玉飾，
以金者謂之鐔，或鐔以王者謂之璫也。信如是，則於王莽
傳文有不可通。王莽進劍而解璫，璫乃可解之物，非劍首
之謂也。又漢書匈奴傳：「漢賜以玉具劍。」注引孟康曰：「標首
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
也。」鐔音淫，衛字本作璫，其音同耳。此以標首鐔璫並舉，標
首卽劍首，則鐔非劍首可知。璫為劍鼻，則鐔非劍鼻可知。
而劍鼻亦非劍首。顏謂鐔劍口旁橫出者，則顏更不以劍

口為劍首也。揆孟頫之意，乃謂劍柄與劍身之接托處為鐔。此與許說有異。而頫亦以璫為劍鼻，則與許說同。然劍鼻要非劍首與劍口。

宋人呂大臨考古圖著錄瑞玉璫一，其形制如圖。呂氏注云：「璫，劍鼻也。」亦引王莽傳文為說。又云：「蜀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絃，正此物，非劍鼻而何？」語過簡約。惡子廟劍今亦不可得見。然觀其所圖與所云，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絃，均依目驗而云然。器固非劍首飾，然亦非劍口飾，然必可自由解脫，則於王莽傳文可以契合。

瑞玉璫

(正面)



(側面)



呂大臨

攷古圖

所載瑞

玉璫本

採自李

伯時考

古圖李

氏書已

亡。

攷此類器傳世頗多，俗名「昭文帶」，蓋疑其為帶飾也。其見諸著錄者，據余所見，朱德潤古玉圖有七器，注五瞿中溶實載堂古玉圖錄有七器，又有所謂穹背短璫者三器，注六吳大澂古玉圖攷有八器。至海外著錄，則美國勞佛氏中國古玉研究有六器，注七日本有竹齋古玉圖譜有二器，注八此外為余所未見者，必尚多有。朱瞿二氏沿用考古所定名，然瞿氏云「此器當用以繫劍而勒於帶閒之物，則與考古異」。吳氏更以名璫為非，以為乃革帶之佩玉，中有方孔，所以貫帶，繫組於其下，故上下皆微卷向內，與組帶相連屬。卽詩大東「鞞鞞佩璫之璫」，而別以璫為劍首，亦引王莽傳文。

為解。外國學者宗之。然瞿吳二氏之說均臆說也。

近年日本學者於朝鮮大同江岸發掘古墓頗多。乃漢

樂浪郡時代之遺物。(注九)其第九號墓與第三號墓均有玉具

劍出土。劍柄之兩端均以玉為飾。所謂「昭文帶」者在劍身

上端四分之一處。縱軸與劍平行。方孔所偏在之端居上。

蓋飾劍鞘之物。方孔者所以備貫繫而繫於鞘者也。九號

墓劍於此玉飾之右側有一小方石板。與方孔處相當。蓋

乃附於劍鞘之背面。所以固繫以護鞘者也。玉飾與柄托

之間有一鉤稍短。另有一鉤稍長。當是劍帶之上下鉤。上

鉤以掛於鞶帶。短鉤以掛劍者也。「昭文帶」之方孔頗大。除

貫繫之外尚恢恢乎其有餘地。蓋所以貫劍綫者也。古之佩劍必有綫。佩時以掛於劍帶之下鉤。解佩時可供提挈。考古圖所謂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綫者。室疑空。殆謂是矣。日本刀鞘之上端近把處有耳隆起。名曰「栗形」。

Karigata 貫緒。名曰「下緒」Sageo 者。蓋卽脫胎於此。

昭文帶之用既明。依其形制而言。自非璫莫屬。蓋器可自由解脫。与王莽傳文合。器在玉具劍上。次於柄之上下端而居第三位。与匈奴傳注孟康之說合。詩大東之韜韜佩璫。不以其長。吳氏謂卽此者。亦可謂不期然而然之一發明。特璫乃璫之別構。与吳氏之說大有逕庭耳。

璫為劍鼻。古無異辭。然則所謂劍鼻者卽此飾於劍鞘

之昭文帶也。劍鼻當是俗名。蓋以璫着於鞘有類於鼻。孔復貫縫亦似穿牛鼻然。故謂之鼻也。士冠禮「玄端黑屨青紃」鄭注云「紃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此所謂刀衣鼻即劍鼻之謂矣。蓋屨端有紃上卷如璫之兩端下曲。故舉以為比況也。」

依說文璫為劍鼻玉。鐔為劍鼻。是許以璫鐔為一。劉熙釋名亦云「旁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是劉亦以鐔璫為一。依匈奴傳注則以鐔璫為二。以鐔為劍柄與劍身之接托處。案此當以孟頫為是。莊子說劍篇云「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代為鐔。晉衛為脊。」（注七）周宋為鐔。韓魏為鈇。

又云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兩以鋒鍔脊鐔鈇為次鋒鍔脊鈇均劍上之物與鞘無涉則鐔亦宜然且劍之利否無關於鞘上之飾也釋文引三蒼云鐔劍口也此與孟顏之說同又引徐云劍環也此乃鐔之又一異說蓋以鐔為劍首即後人以劍鼻為劍首之所由誤蓋未思如果鐔為劍首則莊子之文當先言鈇而後言鐔今既先言鐔而後言鈇則鐔非劍首可知釋文又引司馬云劍珥也攷楚辭九歌東皇太一撫长剑兮玉珥向注亦云玉珥謂劍鐔也後人因有鐔為劍鼻之說故謂珥亦為劍鼻又因誤

劍鼻為劍首，故又謂珥亦為劍首。舉種種異說而混和之，聚薰蕕於同器，合冰炭於一鑪，使首耳口鼻成為渾沌矣。詳珥之所由名，當与耳有關。劍首無耳之象，不得名珥。司馬彪向秀等以珥為劍鐔，蓋亦以鐔為劍口接托處，劍口旁出似耳，故名之曰珥。二氏以珥為鐔之別名，而鐔則仍同孟廣之說也。更進劍口旁出處，乃所以護手而便於作支點者，於劍極關重要，而劍首乃無足輕重之物。莊子所言之鐔，必係劍口而非劍首無疑。故鐔先缺而言之，而首則不及也。要之，許謂鐔為劍鼻，徐謂鐔為劍環者，皆不足据，而鐔与珥實判然二物也。

鐔璫既明，請再說璫琕。

毛詩傳云：璫上飾，琕下飾。又云：下曰鞞，上曰璫。僅言上下而不詳其所在。說文：璫，佩刀上飾也；琕，佩刀下飾。王莽傳：璫璫璫琕。孟康云：佩刀之飾，上曰璫，下曰琕，亦均僅言上下而不詳其所在。至劉熙釋名，乃謂：室口之飾曰璫，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下末之言也。琕，卽鞞若琕之別體。此以璫琕為刀鞘上下飾。杜預注左氏：藻率鞞鞞云：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此雖上下互譌，然亦以為飾刀鞘之物。陸德明：瞻彼洛矣，釋文亦云：璫，佩刀削上飾，琕，佩刀下飾。後世古玉學家大抵宗此說。如考古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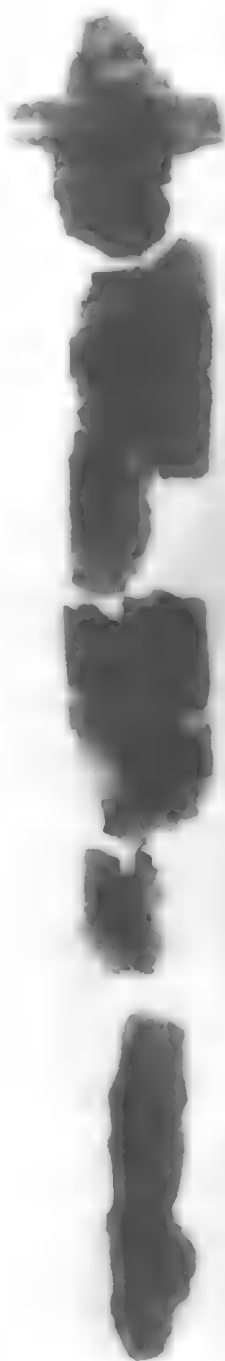
古玉具劍之一

樂浪郡第九号
古墓出土品



古玉具劍之二

樂浪郡第三
号古墓所出



琫琕各一器。注云：乃刀削具，裝之首尾。觀顧長康所畫烈女圖，有楚武王所佩刀如是。是以知其為上下飾者，名曰琫琕。（注十二）古玉圖亦著象數器，題為琫琕，云：刀削飾也。上曰琫，下曰琕。（注十三）此二圖譜所著象器之當否，姑置不論。然以為刀鞘飾則同也。

今案刀鞘之上下不得有玉飾。何者？刀鞘之上常與劍鐔相觸，如有玉飾，則一觸即碎。刀鞘之下亦易與它物相觸，如有玉飾，亦一觸即碎。此理之顯而易見者。再證之以古說，如匈奴傳注孟康說：「標首鐔衛盡以玉為之，而不及鞘之上下。」更證之以古器，則樂浪墓所出之玉具劍，其標

首鐔衛正盡以玉為之。而鞘之上下無玉飾。是則謂琕琕為刀鞘。上下飾者乃詭言。古說言刀不言鞘。則琕者乃刀柄之上飾。琕者乃刀柄之下飾也。琕即標首之雅名。琕則鐔之用玉者耳。

是故劍柄之上端曰首。一曰標首。或謂之環。以玉為之謂之琕。劍柄之下端與劍身相接托處曰口。一謂之喉。一謂之鐔。以玉為之謂之琕。或謂之珥。劍鞘上端有玉飾以貫縫者謂之鼻。一謂之璫。或謂之衛。琕於經典作琕。金文亦然。說文訓鞞為刀室。殆誤也。璫於經典作璫。金文作鞞。若剗。後人或誤作鞞。吳大澂輩謂剗鞞為射鞞之遂。亦誤。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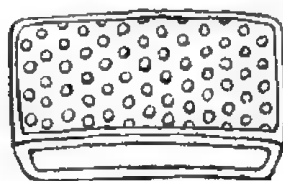
瞿中溶說琕琕有見到處其說云古刀之玉飾不同小雅瞻彼洛矣云韓琕有琕乃以玉飾柄之上下者公劉云韓琕容刀當以金玉作柄惟圓於韓為刀室故其說未能圓滿又其所著錄之玉刀琕九器大抵均當為琕玉刀琕八器則大抵均當為琕。

段玉裁說文琕字下注云韓之言禪也刀室所以禪護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鞘琕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琕琕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琕古文作𠄎此說琕得之說琕則失。

吳大澂則大謬。其古玉圖攷圖璠二，令撫之如圖。

璠一

白玉



璠二

青玉
有土
辨



注引段玉裁說及劉熙釋名文云段注謂劉襲毛說而大非毛意。今以古玉琕證之。蓋飾於刀室之口者或飾於刀柄之下。刀之上以合於室口。故琕之上下皆有孔。劉說捧束口不誤。段以琕為刀本環則非也。特釋名譌韞為琕。不知韞為刀室之統名。實誤以琕為琕字耳。此所謂倒白為黑者矣。又其所圖其第一器即瞿氏所謂穹背短琕。瞿云器小而短與琕形畧相似。惟兩端平而下無彎尖。方空不偏在一端。當亦劍鼻之流。面稍隆圓。与此所圖正合。案仍當以瞿說為是。斷非鞘口之飾也。其第二器乃小刀之琕。吳謂或飾於刀柄之下。刀之上者是也。然名之為琕則

失之遠矣。又吳所圖之璫共五器，与此璫二形同。吳又以為劍首飾者，實均刀璫或劍璫。其所圖之璫凡四器，大抵乃劍璫也。外國學者則多祖述吳說，可無譏焉。

(注一)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卷一第十三葉。

(注二) 容庚金文編卷三十第十葉。

(注三) 程璠田通藝叢，桃氏為劍考。金榜亦有此說，見孫

詒讓周禮正義桃氏疏。

(注四) 考古圖卷八第八葉。

(注五) 古玉圖卷下第九葉至第十三葉。

(注六) 瞿氏此書舊只有傳鈔本行世，余所據乃近出瑞

按陳氏刊本，有象無圖，校勘極惡。玉劍璫見第四十七葉至四十九葉，宮背玉璫見第四十九葉。

(注七)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eology and Religion*, by B. Laufer.
(Chicago, U.S.A. February, 1912.)

(注八) 此書所象本羅振玉氏舊藏器，售與日本上野理一氏者，羅氏為之編次，濱田青陵氏為之解說，圖為一卷，說為一卷，出版於一九二五年。

(注九) 詳見樂浪郡時代之遺蹟（朝鮮總督府出版，一九二五年）。

(注十) 今本作「齊代為鐐」，晉魏為脊，此據藝文類聚第六

十、及日本萬山寺所藏古寫本核改。又北堂書鈔第一二二及太平御覽第三四四亦引魏作衛。

(注十二) 考古圖卷八第五至第六葉。

(注十三) 古玉圖卷下第十四至第十五葉。

(後業) 鞞之鞞仍以說為刀室為妥。二字連文乃謂刀室上之璫也。如釋鞞為秘，秘不能脫，雖刀柄以為賜予物，故知其非是。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二日。

釋黃

古代象形文字中
所存之古佩玉考

彝銘中錫命服之例，多以市黃對言。

言「市朱黃」者最多，頌鼎三，頌殷五，器蓋各有銘，合之得十，頌壺二，師酉殷三，器蓋各有銘，合之得六，師餘殷蓋，休盤，索盤，索鼎，伯姬鼎，共二十又五例。

言「市幽黃」者，留壺與伊殷器二例，單言「幽黃」者一例，康鼎之「錫汝幽黃鑒勒」是也。

言「赤市惠黃」者。番生殷蓋與毛公鼎二例。

言「叔市金黃」者。師殷二器蓋各有銘。合之得四。一器作「令黃」，令字殆形近而譌。

言「載市同黃」者。趙曹鼎、師奎父鼎、趯尊、免解凡四例。

言「赤市同翼黃」者。鄠殷二器蓋各有銘。合之得四。

以上凡四十又二例。均一律用黃字。無一例外。

其於典籍，市則作蒂若黻黃，則作珩若衡。

小雅采芑，朱蒂斯皇，有璫蔥珩。

禮記玉藻，一命緼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蔥衡。

曹風侯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云：芾，譯也。一命緹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準上可知黃珩、衡為一物。

珩，說文云：佩上玉也。鄭玄禮注謂：衡，佩玉之衡也。說金文者多以黃為假字，而釋為佩上之橫。如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收師盃父鼎與毛公鼎文於木部，云：古橫字通作黃。今經典橫字多作衡。容庚金文編亦然，謂橫不從木。今案此說殊有未安。蓋古人錫佩，何以僅錫其佩上之橫而不及其金？又金文黃字凡卅數例，均一律用黃。珩字未見，衡

則番生段与毛公鼎之趙衡經典作與与與黃同出衡黃並

不相索然則安知黃非本字而珩實後起衡乃假字耶？

攷古佩玉之制詩女曰雞鳴雜佩以贈之毛傳云雜佩

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周禮天官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

珠玉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瑗珠

以納其閒賈疏謂是韓詩今韓詩外傳無此語當出內傳國語晉語白玉之珩六

雙韋注云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

下有雙璜宋本大戴禮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

衡下有雙璜衡牙瑗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賈子容經

蔡邕月令章句續漢書典服注所引三禮舊圖初學記器漢書五

行志注所云並同均云上有雙衡初學記器物部又引魚

豢魏畧亦云有雙璜雙珩琚瑀衡牙琨珠為佩者乃漢明

帝采古文始制也雙珩與蕙珩頗有聚訟參看孫詒讓等周禮正義卷十

疏二玉府明案當以雙珩為是蓋蕙珩乃珩之一種不能以概

佩玉之通制國語言白玉之珩六雙珩正以雙計也璜說

文云半璧也詩女曰雞鳴鄭箋半璧曰璜周禮大宗伯以

玄璜禮北方注亦云然白虎通瑞贄淮南精神訓注均以

半璧為說衡牙者禮玉藻云佩玉有衡牙鄭注居中央以

前後觸也皇侃謂雙璜為牙垂於雙璜之間者為衡禮大戴

此注同說孔穎達正義駁之謂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

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
衡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蠙
珠。璚璚亦頗有聚訟。參看前舉周禮正義玉府疏大抵蠙珠即真珠。璚
璚乃玉珠之類也。賈公彥周禮疏云。蠙珠也。珠出於蚌。故
言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
間。又云。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璚璚。其璚璚所置當於
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璚璚之內角。斜繫於衡
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璚。孫詒讓則云。璚璚納間。似五組皆
當有之。與蠙珠相錯共處。而賈前疏則謂唯中組有之。古
書所說不詳。宋以後說者皆謂璚在中組。雙璚在旁。咸無

塙證今亦無以定之。

如上所述古佩玉全制終無由確定。將來如有古墓發掘，就塚中珠玉之位置，或可以恢復其原形，而文獻所載實無以知其全也。偽書古玉圖譜有「古玉琕文全佩圖」，即採取賈公彥說，而以臆足成之，不足據。然其大畧，則上有雙珩而下垂三道，所不可知者唯螭珠珪瑀之如何貫綴，與雙珩之如何安置耳。

佩制既得其明，其大較，今請返論黃字。

黃小篆作黃。說文云：「地之色也。」从田，黃聲。黃古文光。金文黃字至多，雖与小篆形近，然不類从田，亦不類黃聲。其字之特異者，今舉數例如下：

黃

賈殷

黃

伯家
父殷

黃

黃殷

黃

黃君
殷

黃

趙曹
鼎

黃

師無
殷

黃

黃
殷

黃

休盤

黃君殷黃字前人多不識然以伯家父殷及趙曹

鼎黃字例之其為黃字無疑又該銘有眉壽黃耆語

彼黃字上泐僅餘下體作不亦係三垂

此外從黃之字如董從董之字如難金文亦習見其所

從黃字大抵與趙曹鼎文形近今亦舉數例如下

董

董伯
鼎

董

董取
鼎

董

女龔
殷

董

宗周
鐘

𦰩

頌鼎

𦰩

頌壺

𦰩

頌段

𦰩

鼎 毛公

𦰩

召伯 虎段

𦰩

鍾鼎

難則不娶段之帛以我車召于難作難又召伯虎段之帛
束璜作難所以黃字均与此為類。

卜辭亦有董難二字。

董

𦰩

殷虛書契後編
下卷第十八葉

𦰩

同上第
廿四葉

難

𦰩

殷虛書契前編
卷五第四十葉

𦰩

同上

𦰩

同第四十一葉

𦰩

同上

𦰩

後編上卷第三
十葉

𦰩

同上

又有界

前編卷三
第四葉

同卷四第
四十六葉

二字以字例推之當為黃

羅振玉仍釋為難

凡此等殷周古文之黃字及從黃之字所从之形與許慎所說實大有逕庭蓋其字並不从田且亦無艾聲之痕跡也細審其結構當為象形之文無形聲可說更參以金文凡言錫佩者無慮四五十例而均用黃字毫無例外然則黃字實古玉佩之象形也明甚由字形瞻之中有環狀之物當係佩之體即雙珩之所合成禮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玉藻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蓋以象牙之珩為環其徑五寸列女傳貞順篇鳴玉環佩曹大家注云玉環佩佩玉有環此皆

佩玉有環之證。上有佩衿以繫於帶。尔及所謂佩衿謂之
襍者也。方言廣韻下則正垂三道。中央所縣之銜牙為磬

形。故有若垂四者。省其左右之雙璜。故復垂二矣。是故黃
卽佩玉。自殷代以來所舊有。後假為黃白字。卒至假借義
行而本義廢。乃造珩若璜以代之。或更假用衡字。後世佩
玉之制廢。珩璜字義各限於佩玉之一體。又以衡為橫之
本字。故說為佩玉之橫。其失彌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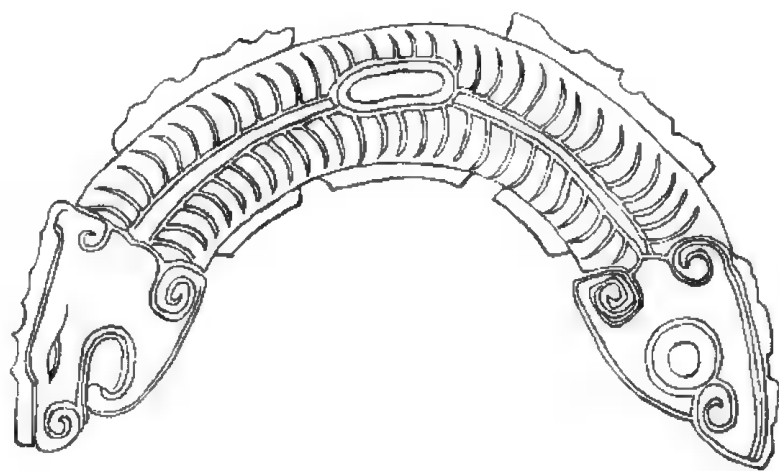
再徵之傳世古玉。吳大澂古玉圖攷載。璜四器。形如半
璧。以為乃周禮六瑞之大璜。又載珩四器。形相似而畧小。
佩璜四器。器更小而呈扇形。羅振玉云。其載璜四。其第二

器一端有穿一他端有穿二、第四器則兩端各一穿其物乃合^二而成之聯環此蓋其半也。古有聯環或合二合三合四以成之以組繫兩端之穿以聯屬之前人每見其一片致誤以為璜。予藏其完具者三故確知為聯環之半。又其所載蔥珩佩璜亦合二合三之聯環非珩與佩璜也。見竹齋

古玉圖
諸序

聯環之說至確。美國勞佛氏巴爾氏所集中國古

玉考說（注）亦有二例其第十圖版之第二圖為三片所合成之聯環第十一圖版之第二圖為四片所合成之聯環。凡此種聯環斷片其載堂古玉圖錄又誤為佩玉銜牙均當辨正者也。吳氏所載璜之第三器今撫其圖如次：



原題為「璜」
白玉黃暈
兩面同紋
此撫其一。

吳云「右璜象魚形中有橫孔可以系組魚口魚尾亦皆有孔制作古雅其為周玉無疑」繼引竹書紀年呂望釣玉璜事為說實不免出諸傳會案此器實宜定之為璜吳氏所載「白珩」第二器「白玉雙龍」文者与此形制全同左右之雙龍口亦正有孔僅彼較小而中無橫穿耳此類器「奕載堂」亦以為「佩玉珩」其第一器云「長四寸六分濶一寸七分形畧似梳而稍直獸頭」又云「器厚分許兩面花文同左右兩端各為獸頭如獅子中列圓如珠者三排其上邊勻作五小圓環高出其半下邊亦有圓形而中作兩斜剖分以湊合之特不空玉色深黃中有白處質堅而制作精細刻

鏤文有陰有陽，非秦漢以下物也。蓋古佩玉之器，衡而名珩者，卽此是也。中畧珩之下，左右繫之以組，而下繫於璜，故兩端獅口中有圓孔。其上邊之五圓環，或是別有組連結以繫於帶間者。制雖小異，然固為同類物無疑也。其第二器云：「兩面畧同，前而中無圓珠，上下邊亦無小環等，惟作一襲簪形，上空其額，下空其口，而不言左右是否有孔。其第三器十孔，謂與博古圖之片雲戚畧同，殆是別器。」

此類器，瞿吳均橫置之，案實當豎置，合二而成環，兩端之孔左右相綴。中央縱橫各貫一組而成十字。上繫一物以繫於帶，下則通過中央二孔及尾端二孔，合垂三道而繫以雙璜，衡牙於是而黃成矣。其有珩之中央無穿孔者，

蓋無橫貫之組如篆字形者也。其雙璜當即繫於下端之孔。又如瞿器珩側有五小環者。蓋橫貫之組不限於一。如休盤黃字作黃。正橫貫二組也。古人之佩亦有異制耳。

銜牙之當為磬形之物。於古文黃字之中。坐已得其證。

傳世古玉有磬形或扇形之小玉片。而中有橫穿者。即銜

牙也。古玉圖攷所錄之第四佩璜。青玉有黑斑者。下黃之想像圖

中之銜牙即取其圖正此物。吳云佩璜固失。羅一律視為聯環。亦非

是。雙璜之璜。皇侃以為牙。孔穎達雖非之。然亦謂銜牙所

觸之玉其形似牙。則璜固是牙形也。牙形佩玉傳世頗多。

有全體作螭文者。見上卷巴爾集玉所載大抵即此類也。

更有進者，卜辭及金文有左列一圖形文字，於古佩玉之構成，尤多所啓發。



禮虛書契前編
二卷第十八葉



同卷七第
十二葉



同後編卷上
第十三葉



同上



說文



尊文

右金文二字，吳大澂以為「古穗字象禾穗下垂形」。

說文古
籀補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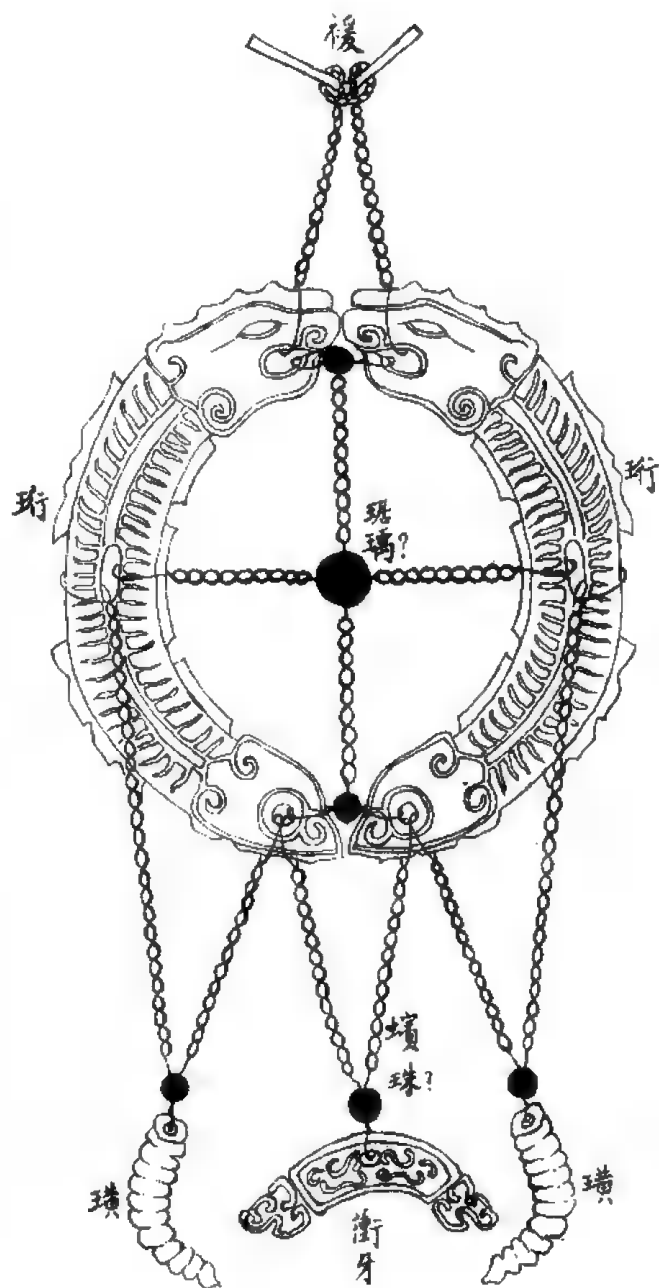
第七葉。羅振玉疑之，故收卜辭諸字於待問編。今案疑之

誠是也。字與黃字相較，其必為古佩玉之圖形無疑，即黃

之初字也。特卜辭四例均地名，金文二例亦當為國族之

號。凡金文圖形二字殆同是一地，恐即江黃之黃矣。

準上諸證余今得一黃之想像圖如次：



(卜辭黃字中二垂特長疑銜牙之兩端尚有綬此從畧)

此固想像圖，然大抵均有實證，所未能確定者僅璵珠。
璵珠之類耳。璵珠殆穿於三垂，銜牙雙璵之上各當有一
珠。上辭圖形文字中證。雙珩之中央為裝飾計，其兩端為緩
銜計，亦當各有一珠，殆即璵珠之屬。特於古文字中未得
其狀耳。細審古人佩玉，其上之環何以不用整環而用雙
珩合成，蓋亦饒有至理。蓋腰間之佩易與它物相接觸，整
環則無彈性而易損，以雙珩合成之，則可以屈折自如也。
又古之佩玉本亦可結可屈，玉藻：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
設佩，居則結佩，朝則設佩，齊則綰結佩而爵，韞。鄭注云：結
者結其綬不使鳴也。綰屈也，結而又屈之。今案所謂結佩

乃結其雙璜，不使與銜牙相觸，所謂「綰結佩」殆疊折雙璜，使成半規，而更以雙璜之組結之，如是則雙璜亦無發聲之虞矣。右圖於古佩玉之禮節亦相合無間，佩制之失已二千年，今所考者雖未敢云全當於事實，然必相去不遠。所有待者乃將來地底之發掘與文字上之發掘之相印證而已。然歐洲古代與原始民族之「布絡奇」(Brooch 佩飾)頗多下作三垂，上呈環形，與黃之古文相似者，此亦一有力之副證也。

黃一名元。何殷，赤市朱元，趙鼎，赤市幽元，與前舉之赤

市朱黃及赤市幽黃同例。黃亢同在陽部，故可通假。

凡言佩玉者多著玉之色。黃言朱黃，幽黃，兪黃，亢亦言朱亢，幽亢，均著其色。則師黻段之「金黃」，趙曹鼎等之「同黃」，亦當以金同著其色。蓋言金色之黃與同色之黃也。同當讀為黼，其黃蓋以褐色之玉而為之。

黼，說文云「象屬」，詩曰「衣錦黼衣」，衣部黼字下又引作「衣錦聚衣」，今詩碩人亦作聚。列女傳則引作「衣錦絅衣」，中庸言「衣錦尚絅」，釋文「絅本作穎」，尚書大傳作「衣錦尚穎」，注云「穎讀為絅」，是聚、穎、絅為一字。黼、穎又為一字，从衣从糸者成品，从林从艸者原料，然二字亦互相通用。就中絅从同

聲。綱與縹通。則知同亦與縹通矣。縹又作縹。詳說文段注。
段云。今之縹麻。本草作苧麻。今案苧麻一名貝母。學名爲
Abutilon Avicennae 其纖維今俗猶以爲粗繩。其色近褐也。

鄭殷薛書著錄二具。器蓋同銘。近出石刻殘本。幸此器
尚存。其同異黃字。一器作。最爲逼真。而釋則乖謬。原
釋同爲彤。釋此爲冕齊二字。云齊黃者馬齊色也。此以它
器錫黃之例證之。可以斷其決非。案當爲从同妻聲
之字。石鼓文有縹字作。全文有盡字。叔鼎作。
錫鼎作。所以妻字均與此同。惟字爲字書所未見。
疑卽縹之異文也。卽非縹之異文。讀爲縹字亦無不可。說

文。縷帛文兒。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今詩作姜。傳云：姜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尔足餘砥、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故此所謂「同姜黃」者，蓋言佩玉蘇色而有文彩者也。

又大克鼎：錫女叔市。參同葺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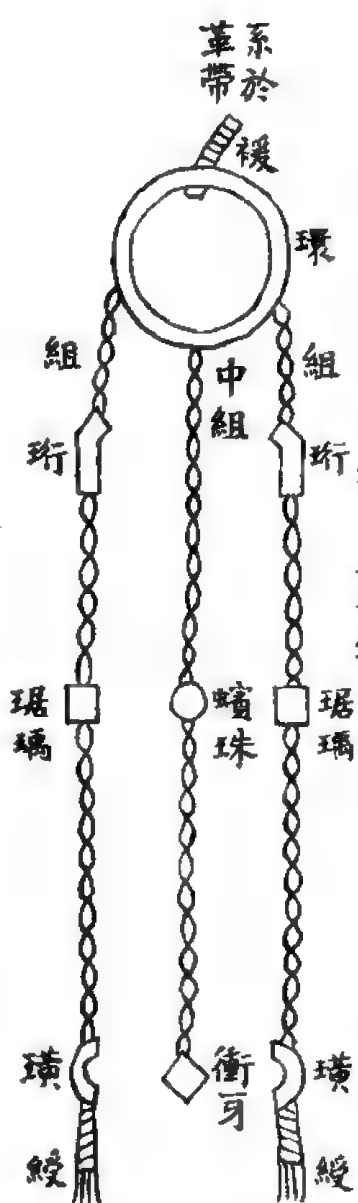
葺，草之絲文。字稍誤。今正。師酉。

殷於赤市朱黃之字，繫以「中羅」二字。此二例，意未能明。疑參同葺恩者，亦以黃為言。珩璜衝牙三者用蘇色之玉，中央之珠用蔥色之玉。朱黃中羅者，珩璜衝牙等用赤色之玉，中央之珠用蘇色之玉也。然文例過簡，且無旁證可徵，僅附此以誌疑焉。

(註) Archaic Chinese Jades collected in China by Bahr, Now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Described by B. Laufer.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for A.W. Bahr, 1927.)

〔附白〕本文凡易稿四五次而成，書成後始得見陳奐毛
詩說傳疏後，附有玉佩圖，今撫之如次：

珩象小磬，磬說
見程氏通藝錄



陳氏附說云：「而說佩玉一珩，珩下垂二組，中用一組以交結為之。凡珩、璫、璚、珠為納閒之玉，皆不得而明也。」此據大戴禮原文及三禮舊圖。

案此與余所圖者雖有異，然較之古玉圖譜之所謂「古玉珖文全佩」則大有進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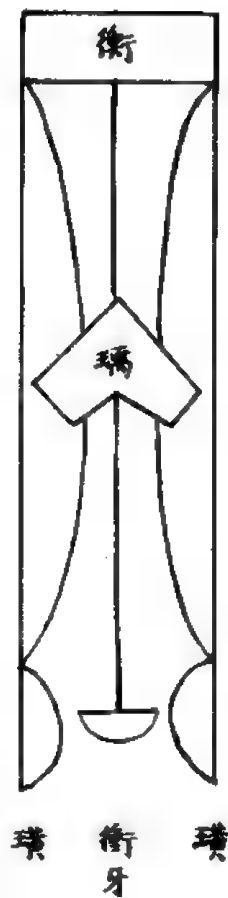
俞樾亦有玉佩考。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三五七

列舉詩毛氏說詩

韓氏說大戴禮記鄭玄禮注，孔穎達禮記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及大戴禮盧注，共八項文獻而畧加伸說。大意謂玉佩不得有雙珩、雙璫字之謬。珩既通衡，其物當橫置。真珠之用始於東

晉古不得有璫珠。琺瑯乃一物之二面，一名為玖，玖
 句音近，其形當為勾折。本此而繪一想像圖，今亦標
 之如次。



俞於陳奐之說似未見，所考寔甚粗疏，較之古玉圖
 譜又在其下矣。然足見前人亦頗苦心於此，故附及
 之。

釋朱旂旌金莖二鈴

番生說朱旂旌金莖二鈴第三第五兩字舊未釋今案
乃旌芳也。

旌字所以之角卽古面字。農貞稟字作雖伯面鼎面
字作可證。乃虫字。故原字當書作旌。盖从从。重聲或
旌省聲也。說文旌旌文作从魚旌聲不省。汗簡卷下之
二有旌字作云出華岳碑。字雖稍訛變。然實从土旌省
聲。与此同。又貞松堂集古遺文有姜鼎。卷二第廿七葉文曰
姜作旅鼎。則古正有重字。重殆旌之別構。从虫重省聲也。

璽姜殆段為善姜而璽若璽則可直云从璽聲矣。

璽或作旗尔足釋天因章曰旗周禮司常通帛為璽雜

帛為物司常之九旗舊均以為九種旗幟之異名至孫詒

讓始辨悉常旂旗旛旒為五種異幟而璽物旋旌四者乃

五旗之通制孫曰璽物二者為繆旂純駮之異凡璽繆旂

同色為純物繆旂異色為駮又云璽即常旂旗旛旒之純

色者通帛者謂繆旂通以一色為之尔足云因章者亦謂

繆旂章色相因不易孫著周禮正義卷五十三司常疏今此器言朱旂璽

金莢二鈴例以毛公鼎之朱旂二鈴則璽與金莢均屬於

朱旂之物為事甚顯豁朱旂璽者即朱旂之繆旂同色者

也。此可為孫說之一佳證。然孫沿舊說以五旗配五方五色。常配中央為黃。旂配東方為青。旗配南方為赤。旗配西方為白。旒配北方為黑。而彝銘則言「朱旂」可知五方之配乃後人之所傳會也。考工記云「龍旂九旂以象大火」所象者為大火則色當為朱。鄭玄注「凡九旗之皆用絳」恐非無據。見周禮春官司常職文注。

莧乃芳之繁文。此段為枋枋者柄之異。特牲饋食禮注縮加匕東枋釋文枋本亦作柄。莧當與金字連文。金莧者金柄。金柄者殆言朱旂之杠以金色之錦韜之也。尔雅云「素錦綢杠」彼以素此以黃耳。如為金屬之杠則不易舉故知其非是。

釋 巳

鬲从盥有二巳字。曰「章氏鬲夫」，鬲从田，曰「良氏小宮」。鬲从田，字當是動詞，曩所未識。今案此乃鉤之初文。曲鉤之象形也。匕象鉤頭之孔，彡象鉤端之芒，与矢同意。盖古曲鉤之鉤為一字，作巳，鉤帶之鉤又為一字，作句。句於金文有句，姑馮句，其冠諸形，乃象形，口聲。匕若尸，即鉤帶之鉤之象形也。惟巳句同音，後遂通為一字，而作鉤矣。鬲从盥，又有地名曰句商兒，則巳句字猶未混也。然鉤鬲从田，無義，諦審其金銘，巳似當讀為購。鉤購古本同音字，例

可通用。《鹽銘》乃古代社會史之一重要史料，今再通求其全文如次：

佳王廿又五年七月既□□□在永師田宮，令小臣成友逆□□內史無難、大史旃曰：「章氏鬻夫已鬲，从田其邑，旃給羅復及鬲，从其田其邑。賈暫言二邑，與鬲从良氏小宮，已鬲从田其邑，級累句商兒累，離我復限余。除鬲从田其邑，競林甲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及復及鬲从日十又三邑。率右鬲从善夫克，鬲从作朕皇祖丁公，文考惠公，鹽其子：孫：永寶用。」

復及二字三見。

復即友字，因防与人名成友字相混，故書作此。初於其義亦有未

諦今案及當讀為賄復賄蓋言報償也。隔从以田售人而購之者以邑報償此實物交易之一確例也。言邑則當含有人口以邑易田猶言以戶口易田也。此同時又為人口販買之一證據。

釋
縉

散氏盤銘乃書於宗彝之約劑其銘末一語「左執錡史正仲農」此乃彝銘署名之一確例蓋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之下款也。第四舊無定釋余初以意推之釋終讀為券。大系第十一
八葉第十行今案此釋不確字當是縉乃縉之繇文。

說文要膏為一字篆文作

注據本

古文作本文上體所

从与小篆形近下體右側復从肉則膏字也

或云所从者乃女字則尤

近於古文

字復从糸自當為纒。纒字說文所無。集韻謂与

纒同。案當是要約之要之本字。周禮小宰六曰聽取予以

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

要會謂計最之簿書。鄭玄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

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左氏襄十年傳使王叔

氏与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曲禮獻粟者執右契

鄭注云契券要也。質劑於左氏文六年傳又謂之質要。杜

注云質要券契也。是則書契質劑要會均券書之異名。平

左執綆卽厥左執券矣。

釋寔

寬兒鼎_𠩺字与齊侯盤_𠩺字余均釋寬蓋字从山_𠩺聲与小篆之从山_𠩺聲字例相同也。寔乃寬之籀文与寬聲同在元部寬可从寬聲亦可从寬_聲也。漢隸正多以寬作如石經論語作寬劉寬碑作寬是也。楊震碑復作寬寬亦寬之異如芬之或作芬矣。衡方碑与張納功德叙作寬从穴見聲。蔣君碑作寬似从寔省見聲。見卽寬所以得聲。今彝銘有寔字則漢隸諸體未可一概以俗字目之矣。

釋 𨾏

番生段朱𨾏同新。毛公鼎作朱𨾏同新。𨾏與𨾏自係一字。說文云「𨾏治也。𨾏子相亂。爰治之也。讀若亂同。」許所云「𨾏子」以字形推之似卽𨾏𨾏之意。𨾏本象治絲之形。治絲時其聲𨾏𨾏故字復𨾏。惟朱𨾏它器作朱𨾏。牧𨾏𨾏𨾏云朱𨾏同新。象伯或𨾏吳彝云「𨾏同朱𨾏新」。師兌𨾏云「朱𨾏新」。大雅韓奕則言「𨾏𨾏」。𨾏同一字。𨾏卽𨾏之段。新者𨾏之古字也。新字說詳後出。毛公鼎之年代。朱𨾏同新者言𨾏與新以朱色之𨾏爲之也。則𨾏若𨾏亦當與𨾏同意。疑讀爲𨾏。說文云「𨾏

柔皮也。又鞞皮也。

𧪏字鼎文本作𧪏_下从止金文又字每与止形相紊不足為異。魏正始石經以此為亂字新出君奭篇殘石乃變亂先王之政刑。又亂罰無辜亂之古文作𧪏即此字之稍訛變者。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𧪏更訛變左右之二口而為么。說文言部𧪏古文𧪏又文部𧪏古文𧪏其古文𧪏亦當从品作乃傳刻之訛也。許以其从品故以屬於言部為𧪏之重文耳。容庚以此訛字證明𧪏𧪏之𧪏系為𧪏得此尤足以斷言其誤矣。又日本未改字本尚書盤庚篇中亂政同位作𧪏殷墟本亂亦作𧪏是又以左右之𧪏形與中𧪏之𧪏形互訛者矣。

釋 韶

墨侯殷云「墨侯對述」作翼隣殷子二孫徭萬年永翼韶
勿聖止周金文存卷三第七十五葉韶字容庚金文編卷三第廿三葉與殷字同收
 在數字之下。容已識殷為蓋然以二字為一則無疑余曩亦同以為殷字然
 於文義不可通。今案二字有別韶實斷字也說文斤部斷
 之重文云「韶古文斷」周書曰韶二猗無它技即此字之稍
 訛變者。日本所存未改字本盤庚篇它周知天之韶斷命
 又乃韶弄汝均古字之遺說也。

釋與

新出蒟段文云佳六月既生霸來子已王命蒟眾叔繇
父歸饋吳姬與器自黃賓蒟章璋一馬兩吳姬賓常來
蒟對凱揚天子休用止作臚段季姜羅振玉貞松堂集古
遺文著衆之。見遺文卷六第二葉與字器文作與羅釋書作與無說
案此乃說文食部與籀文飴从異省者也食之或作會者
猶卿之或作與休盤文段之或作與叔狀文與殆段為飲或與
飲器乃服用之物金文習見與器則為宗彝作冊大鼎公
東鑄武王成王與與鼎二者未知孰是

釋蓋易

寔伯鼎唯十月亥使于曾寔伯于成周休賜小臣金弗

敢難易用作實旅鼎。周金文存卷二第廿九葉弗敢下一字舊未釋。

今案其字當從四止方聲止本趾之初字四止示足跡之

四出無定也。當即𠂔若𠂔之異文。蓋易乃疊韻聯綿字。即

𠂔𠂔若𠂔𠂔。莊子逍遙遊大矣。此二聯綿語古無定字。或

作方羊。左氏哀十七年傳或作仿佯。呂氏春秋行論楚辭又或作

仿洋。淮南原道訓仿佯。楚辭國語吳語作仿佯。荀子君道篇及

禮論篇作方皇。本器則作蓋易耳。

釋白

金文凡伯仲王伯之伯均作白。說文云「白西方色也。金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金數。」然金文白字除白侯父盤作_乙稍呈異形之外。餘均作_日。僅或長或短。或正或哀。而已。均無所謂「从入合二」之痕跡。余謂此實拇指之象形。易咸之初六「咸其拇。」馬鄭薛虞皆云「拇足大指也。」說文「拇將指也。」左傳定十四年「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是將指乃大指之別名也。鄭玄持異說。其注大射禮「設決朱極三。」云「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

不用。是以中指為將指，蓋不免出於千慮之失。段玉裁牽
許以就鄭云，合三經而言之，手以中指為將指，為拇，足以
大指為將指，為拇，此手足不同稱也。此實不經，亦非波長
之意也。拇與白同屬唇音，古音之魚二部亦每通韻，是則
拇白一音之轉也。拇又名巨擘，擘白亦一音之轉也。拇為
將指，在手足俱居首位，故白引伸為伯仲之伯，又引伸為
王伯之伯。其用為白色字者，乃段借也。白侯父盤之白亦
正拇指之象，於指端着爪甲耳。要之，許書說白為西方色
云云，實亦出於傳會。金文用白為白色義者罕見，作冊大
鼎云：公賞賞作冊大白馬，僅此而已。

釋 𡩺

大孟鼎「故難德𡩺」，毛公鼎「肇𡩺先王命」，均用𡩺為經。余意𡩺蓋經之初字也。觀其字形，前鼎作𡩺，後鼎作𡩺，均象織機之縱線形。从糸作之經，字之稍後起者也。說文分𡩺經為二字，以𡩺屬於川部，云「𡩺水𡩺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有聲。一曰水冥𡩺也」。說殊迂濶。

釋爽

戊辰彝，遘形。于妣戊。武乙爽，蓋言遘于武乙之配妣戊也。例於卜辭至多見，字作𤇀𤇀𤇀𤇀等形，均介在於上祖下妣之間。羅振玉釋赫云：說文解字赫从二赤，此从大从𤇀，原注即者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此字即召公名之爽。爾雅釋訓爽爽，釋文本作赫赫，知从𤇀者乃从𤇀之譌，爽乃爽之譌字。卜辭从𤇀或變作𤇀𤇀等皆為火之變文。羅亦引戊辰彝文云：作妣亦妣之變形。又云：爽有妣誼。許書爽字召公名，又引史篇召公名醜，二說不同。

疑召公或名爽而字醜。古人名字諱多相應。醜訓比。意
爽亦有妃諱。余案羅謂赫爽一字。塙有所見。然謂卜辭之
爽。爽等字。金文之爽。卽是赫字。則不免孤證單行矣。蓋卜
辭僅爽之一例。類似从二火。安能於𠤎𠤎𠤎𠤎𠤎𠤎𠤎𠤎若此
之諸形均說為火形之變耶。至召公名爽字醜之說。尤屬
自我作古。蓋爽醜雙聲。故不同耳。余曩說此為母之奇文。
象母之胸頭有二垂乳。与母字同意。竝舉卜辭与母字通
用之例為證。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及殷周學者狃
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戊辰彝攷釋。於羅說。於余所見。似尚無人置以可否也。余今於許書復
得一證。

說文林部森字下注云「豐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森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繇森。」
據段注本。

案古金無字作

殷

肅

無憂

貞

孟鼎

齊

諸形

寔舞之初文。象人兩手各垂一物而舞，竝不从林。爽，本義亦不當為豐庶。然許於無字說解雖失之，而存一爽字，且存一或說，以為余徵，則甚可感謝者也。爽亦不从大，卅以金文無字之較古者按之，寔當作爽。与卜辭𠂔字同。盖古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也。母模同紐，音亦相近。舊文獻中亦有用母為模之例。禮內則「淳母」鄭注「母讀為模」。

是也。是知爽雖不必即規模字，而爽音與模音相近，則漢人猶能得其實。故由古文以知其形，由卜辭以知其義，由許書或說以知其音，形音義三者俱相合無間，則爽若爽之為古母字，竝非向壁虛構矣。

金文亦有作爽者，矢令彝之爽有左右于乃寮右也乃友事是也。此與卜辭之作爽者同，字在此當讀為敏。

又羅振玉之貞松堂集古遺文有叔爽父作文考尊卷七

十七爽本作爽，與戊辰彝文無二致，篆亦假為模若敏字，字亦竝非从至也。羅不書作爽而書作爽，殆亦自知其爽字說之不足信耶？

釋 𪔐

大孟鼎我𪔐殷遂墜命。容庚釋聞謂說文聞古文从昏作

𪔐 金文編其說至確。今案薛氏款識之蔡殷原題亦有此

字。云嗣王家外内毋敢有不𪔐。舊釋為敬非也。細案此字

之結構乃从耳夔聲。与許書古文之从耳昏聲正同。許書

車部輶車伏兔下革也。从車夔聲。夔古文昏字。又其女部

婚下重文。夔籀文婚如此。夔即金文𪔐字之譌變。金文假

𪔐為昏。毛公鼎余非庸。又𪔐是也。又假為婚。非伯殷婚

𪔐字作𪔐。克盥作𪔐。及季良父壺作𪔐是也。又假為輶。系

伯段之金甬畫_𠂔是也。輓字之見於它器者，毛公鼎作_𠂔。
師兌段作_𠂔均从車_𠂔聲。番生段作_𠂔則从車_𠂔聲。
余謂_𠂔乃昏庸之昏之本字，从_𠂔省，象形，象人首為酒
所亂而手足無所措也。昏乃晨昏之昏，又別為一字。後人
假昏為_𠂔，而_𠂔字廢。古亦假_𠂔為婚，若_𠂔，故許以_𠂔為_𠂔。
文婚又為古文昏也。_𠂔之止為手形之_𠂔，其_𠂔為_𠂔形之
_𠂔，寔亦从耳_𠂔聲之聞字也。故古聞字有三異，或从耳昏
聲作_𠂔，或从耳_𠂔聲作_𠂔。新出魏石經君奭篇聞之古文
作_𠂔，案此乃_𠂔之省而稍_𠂔，_𠂔變者也。其正體疑本作_𠂔。
此雖無徵，揆諸字例，理當如是。

秦刻文據近出石刻殘本
字形亦稍_𠂔變當作_𠂔

釋中鵠戲鵠

鄒子疆師鐘。鄒子疆師弄其吉金，自作鈴鐘，中鵠戲鵠，元鳴孔煌。中下一文，宋人釋為縣。案其字形雖稍々，譌變確是鵠字。說文：鵠，雉肥鵠音者也。从鳥，𠂔聲。魯郊，呂丹雞祝曰：呂斯鵠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此字正从鳥，𠂔聲也。

字或从音，沈兒鐘。鄒王庚之怒子沈兒，弄其吉金，自作鰠鐘。中諱盧揚，元鳴孔皇，蓋以雉肥鵠音故从音也。

一或从言，王孫鐘。王孫遺者，弄其吉金，自作鰠鐘。中諱盧揚，元鳴孔皇。三器出處具詳大系索引。爾雅釋樂：大簫謂之言，从言。

然中「鷩」戲「鵒」義未有說。曩余疑是鐘聲之形容。讀「鵒」若「盧」為且實尚未得其確解。今案舊之所疑非也。中「鷩」戲「鵒」當讀為「樅」。翰「虞」揚。大雅「靈臺」虞業維樅。傳云「植者曰虞」。橫者曰「樅」。業大版也。樅崇牙也。周頌有「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傳亦云「植者為虞」。衡者為「樅」。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考「工記」梓人「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鄭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羸者謂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鄭注「簋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簋」。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

以羸屬羽屬前者飾鐘虞後者簣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

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紃也。据此等文獻可知

古時夏殷周之別縣鐘之具其縱柱曰虞飾以虎豹之屬

其橫柱曰枸飾以龍蛇之屬枸端當有龍首謂之崇牙亦

謂之樅樅崇一音之轉中崇則古音同部且復同紐彝銘

之中即崇牙之省稱與樅同是一物。鵠讀為翰高也又高

飛也。虞若虞與虞同部。揚當是颺之古字楚王禽章鐘徒

自西揚又寘之西揚即西陽。揚言飛揚亦高舉之義也。故

中鵠虞揚決當讀為樅翰虞揚此四字形容鐘之外貌其

次之元鳴孔皇則形容鐘之聲也。後葉或讀十為終虞為且言既高且揚可從。

又郢鐘大鐘八肆

肆

其寗

達四

諸

堵喬

々

其龍

既壽

々

々

々

々

虞大鐘既縣玉鏤鼂鼓。孫詒讓讀喬々為躊々。龍以龍龔

虞為說。謂躊々即狀其壯猛之容。又讀壽為躊。釋々為思

謂爾雅釋詁。躊々類也。思語詞。猶詩魯頌駟思馬斯作。謂縣

鐘之虞既以類相從而陳列之。

揚音述林卷七

郢鐘拓本跋

余案喬々

乃高貌。壽當讀為傳。傳塢是塢字。讀為暢。言高舉之龍龔

與洪暢之鐘虞相配趁也。此鐘之以喬々形容其龍龔。以

塢形容其虞。與上三器之以龔形容其中。以塢形容其虞。

文義正相同。郢鐘乃晉器。屬於北。上三器乃邠許之器。屬

于南。故中龍虞用字互有出入也。

釋干鹵

干字小篆作干，說文以干犯義說之，云「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字在金文者，与此說有異。

象殷「甲冑干戈」作干，毛公鼎「干吾」敦，王身作干。其从

干作之字，如罍卣，王在「干」作「干」，庚嬴卣，丹一「干」作「干」，號季

子白盤，搏伐厥執作干，所以干字雖若从反入，而並不从

一。

類似从一作者亦有之，如干氏叔子盤作干，大鼎之攷字作干，趙尊之，王在「干」作「干」，趙卣作「干」，散氏盤「干」字作「干」。

若𠄎。毛公鼎有閑字作𠄎。子和子釜有𠄎字作𠄎。此等字雖似从一作，然實前項从圓點作者之所演進也。依古文通例，凡字之肥筆作或从圓點作者，後均演化而从一，如十如土如古如朱如午如辛，正舉不勝舉。此干字亦正其一例耳。故凡从圓點作之干字，必先於从一作之干字，說字之源非採其初字不可也。

就從圓點作者以觀之，余謂古干字乃圓盾之象形也。盾下有蹲，盾上之V形乃羽飾也。(注二)非洲朱盧族之土人所
用之盾正作此形，可為本字之證。又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毛傳云「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陳奐疏云：

傳云蒙討羽者蒙覆也。討治也。謂治羽而覆於中干之上。是曰蒙伐。鄭司農周禮舞師注。聖舞蒙羽舞。又樂師注。聖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案仲師所云蒙羽。卽本此傳蒙討羽之義。箋云蒙虎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鄭說不同。玉篇引三家詩作駮。毛詩用假借作伐。傳云伐中干。玉篇誤為箋語。非也。說文戰盾也。干與戰同。中戰卽中盾也。大盾曰櫓。苑訓文兒者。謂羽飾也。禮稱朱干舞大武。或舞干以染朱羽為飾與。陳著詩毛氏傳疏卷十一

今得朱盧盾制及干之象形之意。可知先鄭用毛意者

得之。後鄭說為畫羽，非也。古有五盾之制，漢已失傳。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後鄭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釋名釋兵多載盾名，其數在五以上。

「盾，遜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遜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陰者曰湏盾，本出於蜀，蜀湏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陷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

也。

凡此所列舉盾屬，均不言有羽飾，亦不言有上下出，蓋漢制然也。漢盾之見於壁畫者，武氏祠刻石中頗多，其形均狹而長，上有畫文，大抵卽釋名所謂步盾也。鄭玄僅見漢盾，故於蒙伐以畫羽為說也。

然劉熙所云，亦有望文生訓之處，如謂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其事殊有未然。今案吳魁一作吾科，楚辭九歌國殤，操吳戈兮被犀甲，王逸注云：「或曰持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此楚辭或本之吾科，卽釋名之吳魁，並非吳越魁帥之意。余疑吾科本作羽干，與犀甲為對文。楚辭於傳

誦之閒音變而為吾科若吳戈更音變而為吳魁也。

古人以干羽為舞器原始民族之舞亦多用兵盾周禮

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鄭玄謂帗析五采繒

今靈星舞子持之鼓人注亦云帗列裂五采繒為之有秉

說文羽部有翬字云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讀若紱

說同先鄭疑古周禮本作翬後鄭以帗字易之也今案翬

殆翬字之異古人之翬有羽飾字故从羽以翬興舞故謂

之翬舞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伐

墨子明鬼篇引古曰吉日丁卯用伐祀社方

原作周代祀並形近而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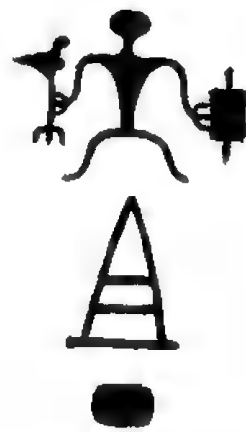
卜辭於卜祭之例亦屢言伐若干人。凡此均翬舞亦卽敔舞也。古人敔有羽飾。後人圖簡易僅取其羽飾而去其盾。故有全羽析羽之舞。而全羽者仍沿翬名。漢人更改用五彩繒以代羽。故字又易作幘。幘舞既本為敔舞而與干舞並舉者。蓋古人之干有有羽飾者。亦有無羽飾者。其有羽飾者別謂之敔。若伐則敔干正不妨並舉。周禮乃周末儒者所述錄。其時翬舞或已僅用羽飾而去伐。則並舉尤不足異矣。

知古人之干有有羽飾者。其羽用染自是意中事。續漢書禮儀志。旱公卿官長以次行雲禮求雨。立土人舞。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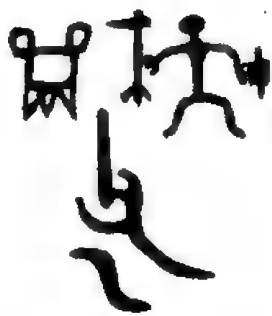
伯劉注引周禮曰「聖^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聖赤
皐染羽為之也」說與今鄭注異。惠士奇以為干寶注。又「赤
皐之皐」毛晉本續漢志作草。孫詒讓云「皐即皐本字。赤草
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先鄭注以丹秫為
赤粟。疑赤草又當^為赤粟也。案用赤草染羽殆^以茜根為染。實
事有之。不必一一求諸故訓也。聖羽用赤染則蒙伐之羽
自當亦用赤染。陳奐疑朱干為舞干染朱羽為飾。其疑是
也。原始民族之盾之有毛羽以為飾者亦多染以朱色^(注二)其
有力之旁證也。

古干亦有無羽飾者。貞松堂集古遺文有二執戈盾形

文令並揭之如次



人執戈盾形 祖丁



人執戈
盾形
父乙
鼎形

右乃二尊之銘文。殆一家之器。執戈盾形者其族徽也。所

執固是盾形。然實古干字。小臣宅段。畫中戈九。小孟鼎。金
中一。或戈。中一奇字。舊所未識。今得二尊文。始譌然縣
解。蓋卽干之初文也。古干戈字。每相將。盾字稍後起。金文
無盾字。亦無从盾之字。典籍中之較古者。亦所罕見。宅段
与孟鼎。乃成康時物。二尊或尤古。形雖為盾。而字則當讀
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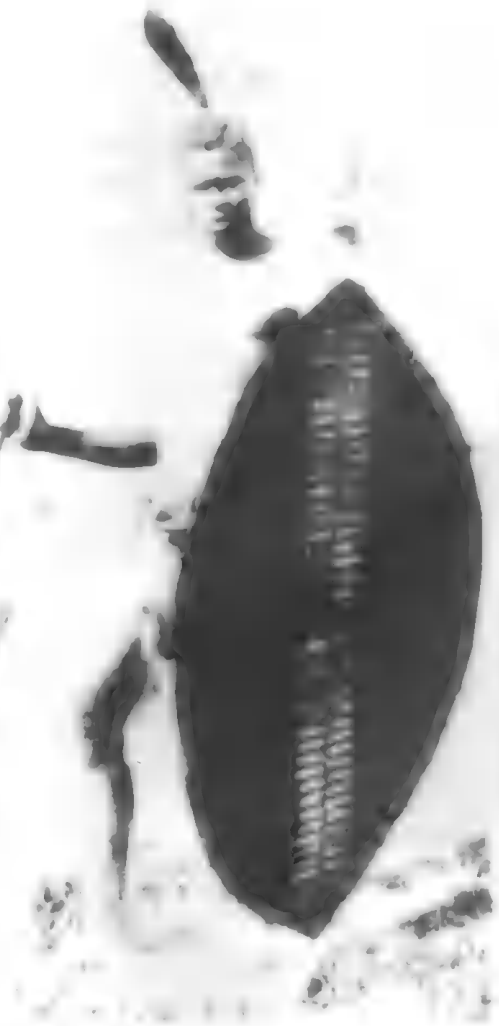
據上諸圖形文字。可知古干亦或呈方形。而有上下兩
出。今原始民族之盾。亦多有上下兩出者。如非洲丁加族
之盾。第二圖中以二竹桿為脊。張以象皮。用繩繫皮於脊。揆
其裏周當有細條以為框。有橫枝以為肋。此盾之最原始

非洲丁加族之
武士，盾以象
皮為之。
(採自 "Customs
of the World",
II. 710.)



南洋尼亞斯島之武
士，島在蘇門答臘之
西。(採自 "The Living Races
of ManKind", Vol. I. 115.)

斐律賓島民
之戰士及其
用盾



非洲朱盧蘭
之土人朱盧
族之戰士

者也。繼進則如南洋島民之盾。第二脊與脊之兩出及橫肋之外痕均成盾上之裝飾。更進則朱盧民族之盾。脊之上出成為羽飾。下出成為盾蹲矣。

古之方干殆與南洋島民之盾為類。別有■申中等形者。均同是一字也。知者有左列諸器銘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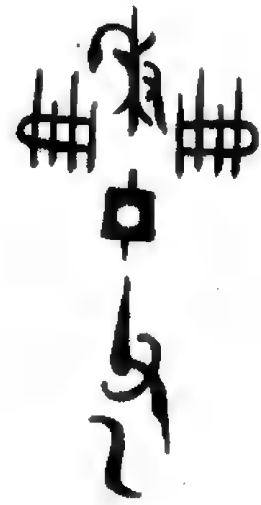
一、秉干父乙爵

原見貞松堂卷十、十六葉

羽

二、秉干冊父乙殷

貞松堂四、二原作彝



此与前爵自為一人所作之器。冊乃冊之錄文。冊者書也。題也。干中之白圓乃干上之文飾。

三乘干丁酉
貞松堂
八十一



此銘王國維有跋文以專論之。觀堂別集補遺其說云

「第一字从又持禾當是秉字。申字之中乃中」之仲仲字

其外从□。殷時祖父之名頗有於人名外加□或

□如「上甲之甲於甲外加□作田報乙報丙報丁於

乙丙丁外加□作田回□□或即郊宗石室之制。

此中丁二字連文而於中外加□或與田田回諸

字同義歟？」

全體均作依稀髣髴之辭不意以王氏之矜慎乃有此

作。王氏殆未見前二器而云然也。王跋又云：

「復齋款識有秉中鼎」博古圖注其文作秉中与此自

詳均著承

上二字絕相似。彼中作中，与古文中字不類。此卣第
二字在□中者，實中字也。

不知彼之秉中与此之秉卣寔同係一人，中亦干字也。
此有父乙卣及父乙鼎二文可證。二器具見
殷文存



父乙
卣



父乙
鼎

中与上秉干冊父乙殷文同，中卽秉中鼎之中字也。凡
此殆即一人之器，其人乃以秉為氏，以干為名，而為父乙
或丁作器也。周金文存卷五第百廿九葉有
中爵亦卽干字舊釋為中非是

據古錄金文有「立戈中爵」卷一之二其銘如次

仲

案此首字即干戈之合文，或即小篆戰字所從出者也。

又有「日舉父」爵卷一之三

日

此第一字舊釋為日，案亦是干。又有「日父」爵卷一之二

日

此器亦見積古。二卷九葉第一字阮釋曰第二殘字說為刀形。吳以阮為非，改釋為孫子二字。案此与前器乃一人所作之器，以亦盾形，亦當為干字之異，特有四出而已。第二字右旁泐損，故成今形也。

方盾形之干字，亦屢見於卜辭。其字有左列諸異形。

申 鐵雲藏龜第廿六葉
申弗戕周十二月

申 同第一葉
申口戕口

申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第三葉
申侯來

申 同第廿六葉
己未卜口申尹歸

申 殷虛書契後編下第廿七葉
三日乙酉出來自東虞手(中)申出旁口

右列諸字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卷七列為一字，甚是。商釋為母。云「說文解字，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田。段先生曰：古貫穿用此字，今貫行而母廢矣。案母實古干字，特字早廢，許因貫字从此作，故以貫穿義解之耳。今知母寔是干，許書母部之貫字，云「从母貝者」，當云「从貝母聲」，又「虜獲也」，从母从力，知母為干，於虜獲義尤相契合也。

準上可知古干字有種種異文，今更表列之如次：

象方盾形者

卜辭：申申申申申
金文：申申申申申

母(廢)

象圓盾形者(金文)

田

丫

干

干

象方盾形之卣字見於卜辭及金文中器之較古者象圓盾形之干字卜辭所未見且見於金文中器之較晚者據此可知古干之進化。蓋干制之最古者為方盾而有上下兩出其後圓之而於上下左右四出更其後則於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為蹲遂演化成為干字之形。入漢而後羽飾與蹲出俱廢干字之為象形文二千年來無人知之矣。又卜辭之卣字均係國族之名金文之古者亦多用為族徽。蓋古有卣國或干國而其國與周為毗隣。周金之干氏叔子盤之干氏殆即其後裔矣。

干字既明請進而說國。

說文「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鹵。古書中多用鹵為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流血漂鹵」。集解引徐廣曰「鹵櫓也」。漢書陳勝項籍傳讚同此作。顏注亦云「鹵盾也」。又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封氏見聞記卷五「鹵大櫓也。甲櫓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鹵字說者以為假借。緣鹵古又用為鹹地之剛鹵。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陂。西方謂之鹵」。

今案大盾之櫓當以鹵為本字。象形。櫓櫓均後起字。鹵之用為鹽鹵字者乃假借也。許以假借之義為鹵本義。又

以字似从西，故以西方鹹地說之。實則鹽鹵多產於海，以中國之地理而言，海在東南，何以鹹地獨限於西方耶？鹵字金文作。免盤云：「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免百。」陳、陳、陳字之異。錫，陳百，陳者，錫，陳百，陳也。字象圓楯之形，而上有文飾，亦有作長方形而上下各有三出者。據古錄金文卷一之一，有所謂免者，其銘僅一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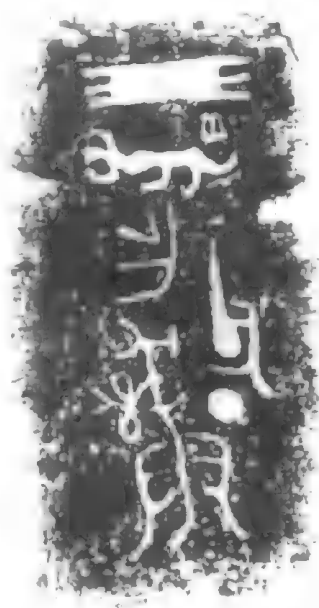


舊釋為免，案免之象形也。菲律賓人所用之盾，其形与此極相似，上亦有三出，所異者唯下僅二出而已。集古遺

文卷十 第十有犧形父_匕爵者亦有此字



首字舊未釋。案與上自乃同族之物也。因為族徽。其次之獸形文乃作器者之名。形乃虎豹之類。非祭犧也。別有父_匕丁_耳者。余以為乃一人之器。其銘為



卽鹵形或作

字未益如是作

亦卽小篆之字說文以為

貯積字云宁辨積物也蓋因貯从宁聲遂誤以宁為貯之

初文耳爾雅釋宮門屏之間曰宁

齊風著篇侯我於著手而作著

則又佇

若竚之省世以說文無佇竚字視為俗作未必然也第二

字則从貝作人作父戌自亦有此字器文作蓋文作

集古遺文卷四

第三十

有作獨寶彝字作

亦卽此文

蓋乃象形貝聲之字以聲紐求之疑古貉字也說文貉豹

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

大雅

周書曰如虎如

貔

獸也貔猛獸或从比韓奕傳亦云貔猛獸也書某氏傳

云貔執夷虎屬也爾雅釋獸貔白狐狐疑字誤方言云貔

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關西謂之狸。蓋又沿爾雅之誤而再誤者矣。細審牧誓文，貉與虎為對文，而同為勇武之形，頌則貉自當為猛獸虎豹之屬，而不得為狐狸之類。豹有白色者，疑古人別以為一類而名之曰貉。釋獸之「白狐」，殆白豹之譌矣。又古人有多父之習，至周初猶存。參看「臣辰」孟銘攷釋故爵言父乙，而單言父丁也。知古齒形多作長方，而上下各三出，彝銘中所習見之「戈」在橫形，文即可迎刃而解。其文有豎作者，有橫作者。



集古遺文二
戈在橫形鼎



同上四

「橫戈父乙」獻



殷文存下三一

「橫戈父丁」爵

右豎書之例。



殷文存

上世六

「並作父」

乙尊



集古遺文

八世九

「橫戈形父」

丁盃

右橫書之例。

案此字亦當釋為「執」字，似亦無所不可。框中之

戈形乃鹵上之文飾也。鹵上之文飾頗不一，有作新月形者，殷文存卷上第七葉之季𠂔父乙𠂔是也。亦有橫書作二工字形者，集古遺文卷八第六葉之𠂔𠂔是也。



季𠂔父
乙𠂔文



𠂔𠂔文

又甲骨文中有一𠂔字，前編卷四葉二片三原片折損僅餘三四字辭意不明。羅振玉釋貯謂象貝于𠂔中形。類編卷六葉七然今知𠂔本鹵之初字，貯若賓乃以𠂔為聲，則此𠂔字直是鹵字之異，鹵上作貝文而已。

要之，干、齒均盾之象形文，其制自殷代以來所舊有。殷制作方形，上下兩端均有出，面有文飾。周人圓之，干上以析羽為飾，以下出為蹲。齒以字形而言，上端似亦有飾，下則無蹲。左氏襄十年傳：「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以車輪為櫓，其圓可知也。」秦漢以後形制又變，古干、齒之制乃幸得於古文字中保存其大畧，故備述之如此。

〔附注〕

一、朱盧族 (Sulu) 居非洲東南部之朱盧蘭 (Sululand)，其民

武勇善戰。一八七九年與英人構釁。英人屢為所困。然於一八八七年終為英人所滅。盾用牝牛皮為之。黑色而有白文。上有折羽飾。下有出以為之蹲。其近親族之馬它貝勒族(Matabele)所用盾形亦復相似。此等民族乃非洲北部之罕年人與南部黑人之混血人種。

二、印度亞桑地方(Dasas)其居民之用盾以虎皮或熊皮為之。其盾甚大。過於人身。作長方形。上端有三出。以紅毛為飾。(參看 *Customs of the World* II. 1176)

此當是原義已失之象形文。無旁以可言，用為逃亡、死亡及有無字者，均當是段借之義。本其形與聲以求之，余謂亡者育之初文也。左傳成十年，居育之上，膏之下，杜注育，雨也。心下為膏。正義云：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釋文云：育，徐音荒。說文云：心下雨上也。說文各本均作「心下雨」，下段注本即據此校改。雨者，膈之段借。今人稱為橫隔膜。學名為 Diaphragm在胸腔與腹腔之間，上為心與肺，下為肝脾胃腸之等。今人屠牛豚，每對剖其腹而懸之，古亦當如是。故橫隔膜亦被對剖，此即其象形也。象橫隔膜之切面，人者示與心囊相連，左傳所謂膏也。故亡即是育，膈其後起之稱也。說文謂：心下雨上，亦

稍失。

又說文謂止从亡一。亦沿譌字以為說。金文止字至多。決不从亡一。卽以大豐殷而言。銘中有二亡字。一作止。一作亡。又有二作字。一作止。一作亡。二者竝不相襲。余謂止乃象人伸脚而坐有所操作之形。卽作之初字。量侯殷文作迷。从木。其形尤著。

金文餘解之餘

1

2

3

4

5

金文餘釋之餘

郭沫若撰述

釋
女肅

杜伯冢杜伯冢

作

叔
墓

博雨。

用。叔下一字王國維釋庸云庸姓之庸金文作庸

原注
伯高

今詩美孟庸矣作庸字。

觀堂集林卷十三
獵狁考第四葉

羅振玉題之云

毛詩庸女姓正義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今乃得之

古金文也。

貞松堂集古遺文
卷四第十四葉

釋
婦

二〇五

今案釋𡗗為孀者。乃沿吳大澂釋𡗗為庸。石鼓已鼓有
此字。曰𡗗。鳴口。吳大澂舉此與號季子白盤𡗗字。毛公
鼎𡗗字。召伯虎殷𡗗字。並釋為庸。說文古籀補第十七葉其根據僅
在與庸字形近而已。均非確釋也。號盤之𡗗與盾鼎之𡗗。
余釋為說文𡗗古文𡗗之異體。从𡗗。𡗗聲。盤假為壯。鼎
假為將。召伯虎殷之𡗗字。則祇字也。正始石經尚書君奭
篇殘字。祇若茲。祇之古文作𡗗。卽是此字。邠侯尊殷有𡗗
敬禱祀語。以祇敬連文。正合古人辭例。故𡗗𡗗均非庸
字。𡗗與𡗗結構相似。當是一字。亦斷非庸字也。知𡗗非庸。
則𡗗字自不得為孀。



數字于金文尚有一例。宋人書中之劉公鋪是也。今據
 宋刊嘯堂集古錄涵芬樓景印本撫之如次。

公 止 休 櫟
 陳 鋪 用 鋪 用

□公作杜婦

陳鋪永寶用

杜下一字宋人釋孀。案其字右旁當是甬字。与杜伯鬲
之數為一字。僅下體稍泐耳。非孀字也。此言「口公作杜孀
樽鋪以龜伯御戎作媵姬寶鼎」及「杞伯每川作龜孀寶鼎」
文例之。二鼎篆系出處詳見大系索引則孀乃杜之姓。杜伯鬲乃杜伯為
其女叔鬻作媵器也。媵器亦間有不著媵字者。如魯大鬲
徒子仲白作其庶女厲孟姬樽匱与鄧孟作監媵樽壺。具詳
大系即其例。

攷杜乃陶唐氏之後。左傳襄二十四年晉士臼曰。昔白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其姓為祁。
晉襄公第四妃曰杜祁。左傳文六年杜祁以君故讓偏姑

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是則媼若黻
乃祁之本字矣。以字例而言。媼當為从女甯聲之字。是則
甯聲當讀如祁。石鼓文之甯。即詩所屢見之祁矣。召
南采芣。被之祁。幽風七月又小雅出車。采芣祁。小雅
大田。興雨祁。大雅韓奕。祁如雲。商頌玄鳥。來假祁。
爾雅釋訓。祁。徐也。毛傳於采芣訓舒遲於七月訓衆多。
於大田訓徐。於韓奕訓徐靚。鄭箋於采芣亦訓安舒。於玄
鳥亦訓衆多。是則祁。有舒徐與衆多二義。石鼓文之甯
。鳴。所缺一字疑是鳥字。與上文之儀。直。下。文之
亞。筭其華為韻。似以舒徐義為長也。



□□□猷作遠作
 □□□導延我嗣
 □□□除帥後皮阪
 □□□萬為世里三十
 □□□微儀直畧
 □□□栗柞械其
 □□□檄格鬻鳴
 □□□亞箸其華魚部
 □□□為所存斃
 □□□盤導百封
 □□□音五

孟傭壺

原見寧
壽鑑古
卷三第
十八葉
題作周
行尊

孟傭
作爲行
其賞
無疆
子孫
永寶



□ □ 孟傭
作爲行
其賞
無疆
子孫
永寶

更有進者。古音祁與祇通。左傳宣二年之提彌明。釋文提本又作祇。公羊宣六年則作祁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索隱云。鄒誕生音示眯為祁彌。卽左傳之提彌明也。此為祇與祁通用之證。又爾雅釋地。昭余祁。釋文引孫本祁作底。說文視古文作眡。又作眡。眡底與祇同。从氏聲。眡視與祁同。从示聲。古音示聲。氏聲同在脂部。而祁古或讀上之反。見詩七月及玄鳥釋文之音誤當作上脂反與祇反。旨夷同屬舌聲。是則祇與祁古乃疊韻而兼雙聲之字也。曩由石經知曩為祇。今由石鼓復知曩為祁。則曩與曩確係一字矣。由形而言曩象兩曲相抵。由曲也。說文東楚名曲曰曲。曩象兩曲之間更墊以它物。

余意乃氏若底之初文。氏与底古當為一字。召伯虎殷文正當為底。底者定也。故又有甯与。又有成對文。

知甯甯同是一字。音在脂部。尤知媯當為祁。劉公鋪之

杜媯蓋卽晉襄公第四妃之杜祁也。鋪銘首一字宋人均

釋劉。

西清續鑒中編及寧壽鑒古各系一偽器亦釋為劉。

案其字雖稍泐損。斷非劉

字。諦宋之當是毀字之泐。說文毀搗文作𣎵。金文則辟侯

盤作𣎵。散氏盤作𣎵。

象人戴笠而耕。小篆字形譌。

襄垣幣作𣎵。若𣎵。蘇

甫人匜有褻字作𣎵。劉心源釋此字有獨到處。云許書之

搗文乃形誤。𣎵為𣎵。譌工為土。譌𣎵為𣎵。

奇觚室卷八第二十七葉。

徵諸漢銘。蘇裏作𣎵。又有呂穰作𣎵。所以毀字較之金文

僅从雙又微異。而如定襄太守章。襄字作𡗗。又一作𡗗。𡗗左尉印。𡗗字作𡗗。所以𡗗字則又變土作工。更進則為許書之𡗗。而譌為从又工交𡗗矣。得此等鈐印文字。益足證劉說之不可易。而金文諸字決為𡗗若襄字無疑。今鋪銘作𡗗。右下从寸从土。甚顯著。左側當是𡗗形之泐。全字足之。當成𡗗形。即𡗗字也。𡗗公者襄公。襄公与杜嬭同見一器。非晉襄公与其第四妃杜祁而何耶？

嬭為祁姓之本字而非嬭。已如上述。而嬭在金文亦有之。寧壽鑑古之周行尊是也。其銘云。□□孟嬭作為行□。

行下一字半泐僅餘一缶字疑是寶或匚段為寶之泐文猶

辛鼎銘云「辛作寶也」觀其形制當是壺不得為尊孟璋作

器者名璋字舊釋嫁近人容庚復釋嫁見燕京學報第五期八四七頁均

非是案此即庸姓之庸之本字也字从女章聲章即說文

章古文壺毛公鼎余非章庸又釁昏正假章為昏庸字召

伯虎殷土田僕會即土田附庸殷銘章字下體稍譌變又

說文會用也讀若庸同之所自出許書又收章為郭字郭

壺義同而音近對轉古蓋一字也今璋字从女章聲其為

庸姓之本字無疑

釋庫

筠清館及據古錄有郕侯庫。說文：郕，周彝，郕字誤摹。余

于大系中已錄其文，然於庫字未識。庫乃郕侯之名，二吳

均釋為載，無說。吳大澂疑軍字異文。說文：古文，拙補。

同人之器有侯庫豆。西清古鑑卷廿九第四，銘乃刻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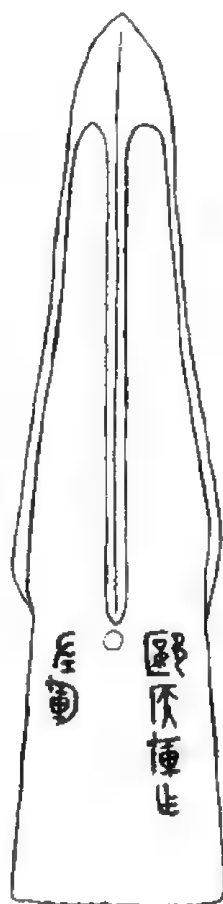
曰侯庫作云々，惜摹錄不精，辭不能屬讀。古鑑以為贗款，

而釋庫為庫。

又有郕侯庫作右軍。周金文存卷六十九，銘在內端，亦刻款。此

器字跡
可疑

有「郾侯庫作左軍矛」今就「貞松堂集古遺文」本撫之如
次



郾侯庫作

左軍

庫與軍同見于一器二字迥然不同容庚金文編卷十四
竟同收為軍字

今案釋軍釋庫均非也當以釋載為是以字之結構而

言乃从車才聲之字。与載之从車戠聲同意。戠从戈才聲。知字之當从車才聲者。此可以在存二字例之。

在字从土才聲。金文休氏壺作𡵓。古銘在昌作𡵓。又在。𡵓傳作𡵓。漢銘馬在之印作𡵓。𡵓在在作𡵓。在弱公作𡵓。

存字从子才聲。

从大徐本。小徐本作在聲。韵會引作在。省案當云在。省聲。以雙聲為聲也。

其

見于漢銘者有存。𡵓右尉作𡵓。又王冬存作𡵓。

凡此等字例。及才字之形。均与庫同。故庫為載之異。無疑也。

鄆卽北燕。此由鄆王職。

唐蘭說卽燕昭王。

鄆王喜。

卽燕諸戈已王喜。

得其確徵。鄆侯庫者。燕成侯也。史記燕世家有成公。當周

定考二王之際。在戰國初年。索隱云。紀年成侯名載。今得
識庫為載。是成侯之名有古器可徵矣。

燕昭王名乃史上一疑案。燕世家。燕君會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索
隱云。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會及
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
云。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
世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
業集解引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裴駰亦
以此。世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遂立職而送之。
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
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往年齊地所出北燕兵
器。多見鄒王職名。最近始由唐蘭喝破。即是燕昭王。
唐方撰北燕兵器攷。以論之。文尚未見。上說乃蒙函
示。案此實一重要之發現。據此可知紀年年表。趙世
家。文為是。而燕世家及裴駰司馬貞之說皆非也。余
疑燕世家立太子平之平。蓋弟字之譌。或則平下奪
一弟字。不然史遷不至如此矛盾也。

釋須句

吳縣潘氏藏殷一具銘作。據古錄金文引許瀚說。

此是句彝二字。卷一之一第吳大澂云。上文似句字。下一

字不可識。憲齋第七冊第

今案此乃須句二字之合文也。回自句之異。乃須之

省。須与句字之見于金文者。今揭之如次。

須



須生鼎



遺叔吉父



獻季



伯義



叔



緝

𦘒

周絡
𦘒

𦘒

易叔
𦘒

𦘒

伯李
𦘒

句

𠂔

姑馮
句 𦘒

𠂔

其冠
句 𦘒

𠂔

𦘒 𦘒

𠂔

殷句
𦘒

𠂔

奠勇句
父鼎

𠂔

師靈
父鼎

須者鬚之初文。象形。今作𦘒。則是省頁而存鬚。其為須字無疑。句者鈎帶之鈎之本字。𠂔象帶鈎之形。口聲。今作回。乃移口聲于象形文之間耳。自當為一字。

須句。古國名。春秋僖公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前年左氏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与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今得識此銘。則須句有古物可徵矣。

釋孔

說文云「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然孔字之見于金文者，與許說有異。

𠂔

號季子白盤
孔觀有光

𠂔

沈兒鐘
元鳴孔皇又「孔嘉元成」

𠂔

邾大宰簋
余讓龍孔惠

𠂔

史孔盂
史孔作寶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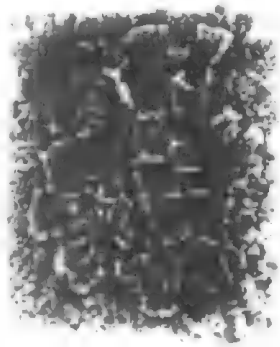
案此乃指事字，与本末同例，乃指示小兒頭角上有孔也。故孔之本義當為白，白者象形文。說文「白，頭會腦」孔則指事字，引伸之，則凡空皆曰孔，有空則可通，故有通義。通達宏大，每相因，故有大義。通達宏大，則含善意，故有善義。此古人所以名嘉字子孔也。

名嘉字子孔之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引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左傳鄭公子嘉字子孔。襄九年傳又桓二年傳之孔父嘉，王以孔父為字，嘉其名，已正杜注以嘉為字之非。王說嘉孔相應之意，云「嘉與孔俱有善意，亦俱有善意，其說較許氏為備，具詳彼書。」

釋骨

梁鼎銘多見骨字。梁上官鼎作骨。大梁司寇鼎作骨。
 十三年鼎作骨。上梁庠鼎作骨。平安君鼎作骨。

梁上官鼎 上蓋下器



梁上官
骨 三分

口 謝口 骨 三分



親 斗 十 大 司 司 作
 部 又 七 年 大 司 寇 口 作

分 四 爵 量 為 釜 口
 分 四 爵 量 為 釜 口

大梁司寇鼎

銘在器
 齊拓影
 見周金
 文存卷
 二 舒字吳
 武芬釋
 智 卽十
 三 年鼎
 鉉之泐
 孫詒讓
 釋釜近
 是

長信侯鼎
恒軒廿二
葉梁鼎蓋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己 己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己 己

此鼎僅存蓋，案乃魏安
釐王相長信侯之器。
𠄎乃長之異，𠄎𠄎長
城作𠄎𠄎，又古𠄎長
孫作𠄎孫。
𠄎字右旁是身字，古𠄎
身字多如是。

𠄎 𠄎
身放 身折

𠄎 𠄎
身生 身中

心千聲，息則从心，身聲，字
𠄎，𠄎毒亦封長信侯，然此
器文字與形制與它深
鼎同，自是深器，則長信侯
四況，況當亦量名，未詳。己
疑紀數。

詢者信之異，古𠄎信多
作信，从言千聲，此从言
身聲也。古𠄎息字乃𠄎
字之異，今古或作𠄎，从

十三年鼎 朱自陶齋吉金錄又周
金文存 有全形拓影

十三年 隸陰命 吏上官口子 庚午口金膏料

上 上

上 樂 庠 鼎

樂 庠 膏 分

樂 庠 膏 分

貞松堂集古遺文
著錄云：歐人明義
士藏之，以上諸梁鼎
銘例之，自亦梁器
樂始樂之異，庠疑
廚之異文，从广朱
聲，朱聲与封聲同
部。

統觀諸器骨字其下均繫量數大梁司寇鼎云為量骨
四口其意尤顯著是則梁鼎銘例與漢鼎之紀容量輕重
者相同漢鼎銘例言容若干斗升重若干斤兩因之前人
遂有疑骨為庸字而讀為容者今案其讀則是而其釋則
非也余謂骨乃匈字作令通之異讀為容說文云匈膺也从
勺凶聲骨或从肉此字亦正从肉凶聲中央之曲形乃象
胸之形也象胸頭有劍骨有橫肋而左右有二垂乳毛公
鼎有𠂔字已由余攷定為洵其右旁之𠂔与此之骨同意
特此乳頭旁垂而彼則上向為異耳古匈容同紐且復同
在東部乃雙聲而兼疊韻之字故匈假為容實則容為容

納之容亦假借字也。容當與頌為一字。象人容貌之形。示額下有眉目與口。東方人鼻不著。故容中無鼻。小兒畫人貌例不著鼻。此足證容字之原始。

又十三年鼎銘末一字作𠂔。从斗从八。當卽說文𠂔字。古文獻中假𠂔為之。漢書項籍傳。卒食𠂔粟。注引孟康曰。𠂔。五升器名也。史記項籍本紀。𠂔作𠂔。集解引徐廣曰。𠂔一作𠂔。五升器也。又索隱引王劭曰。言𠂔量器名。容𠂔升也。今案王劭所言𠂔乃𠂔字之誤。其字別作𠂔。蓋讀奉聲。說詳下。立上關官鼎等銘末之𠂔。分四分字。殆卽段為𠂔若。𠂔惜不能得此等器而校量之耳。

又賈昧鼎亦有料字其文曰賈昧一斗分分即料也从
八从斗与十三年鼎文同。



此銘首一字乃古文沫字

伯盤賈昧伯賤賤尹母沫盤

廿九沫字作𣶒象傾盆浴

洒之形下承以皿古文皿字頗相混

字形最為詳備其它或省𣶒

或者皿或者水多段為眉壽

之眉字因之此鼎舊多稱為眉昧然為眉為沫未可知也

又說文類古文沫顧命沫作類均璽之省文

釋 共

說文「共，同也，从廿从。」

案此說有未諦。金文「共」字作  若  容庚

云「兩手奉器，象供奉之狀。」所奉何器，亦泛無所指。

余謂「共」者拱壁也。左氏襄廿一年傳「叔仲帶竊其拱壁。」

釋文云「拱壁，大壁也。」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與受小球大。」

「對文」即言大壁小壁。古人之用壁，蓋係于頸而垂于胸。

次時以兩手拱之，故稱曰拱壁。或單稱曰共。樂浪郡第九

號墓有壁在胸次其明徵也。

今觀其殷文作雙手所奉之圓正象璧形。作口者乃

形之變後更變作

此故文鐘文

故小篆從廿作矣。古文于圓

形之物每以方形作之。如月作

祖日

若

索誤

兄之首

本係圓顧而通作

此蔡結殷文凡金文兄字大半如是

更或作

子仲此姜鏞

与其之从廿無以異矣。

又玉環字。毛公鼎作番生殷作余謂眾即玉環之

初文。象衣之當胸處有環也。从目示人首所在之處。小篆

誤作說文云目驚視也。从目袁聲義非其本。字形亦失。

環与璧為類而同在胸次可知古人用環之法亦与璧同。

釋賁屯

師望鼎不顯皇考亮公穆克盟率心愬率德用辟于先王貝屯亡攷。

大克鼎穆朕文祖師華父惠釐率心寧靜于猷盈愬率德中畧貝屯亡攷錫釐無疆。此據周金文存本它本貝字晦

虢叔鐘不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率辟貝屯亡攷。

井人鐘親盪文祖皇考克贊率德賁屯用魯永冬于吉。

右四器屯上一字舊均釋得。案得屯無義。諸器中均已
有德字。亦不得讀為德純。且金文得字不如是。如留鼎作
得。狀既作得。即使省彳。亦當作𠂇。若𠂇。与此等字有異。舊
認為相同者。蓋謂諸字从手作。与从又同意。然如井人鐘
之𠂇。上體所以与手字絕不類也。余謂此乃賁字。从貝奉
省聲。金文奉及从奉之饒。捧執諸字。多作𠂇。若𠂇。省其下
體。則為𠂇形矣。其它三器文乃从尾省聲。𠂇若𠂇。乃毛字。
卽尾省。毛公鼎毛字作𠂇。正同。非从手也。尾聲与奉聲同。
在脂部。脂文對轉而為賁。賁屯乃疊韻聯綿字。蓋卽渾沌
之古語。言渾厚敦篤也。以此義解之。文均循順。

釋拜

國風召南甘棠第三章蔽芾甘棠勿剪勿敗鄭玄拜之言拔也蓋謂假拜為拔。今案拜實拔之初字。用為拜手頓首字者。乃其引伸之義也。金文拜字至多見。今畧舉數例如次。

 周公

 魯鼎

 師酉

 師簠

凡此均示以手連根拔起草卉之意。解為拔之初字正適。拜手至地有類拔草卉然。故引伸為拜。引伸之義行而本義廢。故造拔字以尸之。拜字有作𡇗者。其本字也。

釋槃

散氏盤有字

乃人名

舊釋為槃。今案字形不類。說文

茶也。从木。人象形。明聲。此字並無人之痕跡。汗簡卷上

一第有茶字釋實。注出裴光遠集綴。當即此字之稍。譌變

者。蓋乃果實之實之本字。象木之枝頭有二碩果也。後人

誤以為从明。故變作於目上益以眉形耳。散氏盤另有

實字。下文有爽實作。又國差鐘用實旨酒作。案

乃殷實之實。从山田貝。言家之有土地財貨者也。說文實

山實。實為貨物。字形雖稍變。意尚未失。後人假實為槃。而槃字廢矣。

釋朱

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金文朱多作𣎵。

此毛公鼎文。其它頤器及番生段文。与此同。亦作𣎵。傳若𣎵。師酉段文。邾器之

鼎上樂床。鼎亦然。象伯戔段兩朱字。朱號因斷作𣎵。虎匱朱裏作

𣎵。近人商承祚謂朱乃珠之初文。其上下出乃貫珠之系。

與卜辭玉或作𣎵。前編六。六十五。同例。若然。則是珠玉一字矣。非

也。余謂朱乃株之初文。與本末同意。株之言柱也。言木之

幹。故杖謂之𣎵。擊鼓杖謂之枹。門軸謂之樞。柱上樹謂之

樞。均一音之通轉也。段玉裁云。莊列皆有厥株駒株。今俗

語云樁。樁亦柱也。今金文於木中作圓點以示其處。乃指
事字之一佳例。其作一橫者乃圓點之演變。古文演變之
例均如是。
作二橫者謂截去其上下端而存其中段也。此与涇子孟
姜壺折字之作𠄎者𠄎者同意。左旁中作二橫即示艸本
之斷折。又彙伯或段之第二朱字作𠄎者亦正表明朱之
為柱。蓋示柱以樁穴也。

要之朱當為株。其轉語為樁為柱。用為赤色字者乃假
借也。又說文以根株為互訓。漢人竝多解株為根。非株之
古義。

釋𩚑𩚑𩚑𩚑𩚑

叔夜鼎^𩚑呂征呂行用^𩚑用^𩚑用^𩚑。舊釋用^𩚑用^𩚑用^𩚑案說文
^𩚑𩚑𩚑也。从^𩚑𩚑聲。𩚑𩚑或食衍聲。𩚑𩚑或从食干聲。又云
^𩚑𩚑五味孟^𩚑也。从^𩚑从^𩚑。詩曰亦有和^𩚑。𩚑𩚑或省。𩚑或
 从美^𩚑。𩚑省。𩚑小篆从^𩚑从美。今^𩚑字之^𩚑自是^𩚑字。从
 米^𩚑當是聲。釋者因^𩚑𩚑形近故釋^𩚑案其實乃兄字也。
 字从兄聲則不得為^𩚑。此字之釋須視下字而定。今再釋
 下字。

下字之釋^𩚑者乃以下體作^𩚑類似^𩚑字案實乃从火

鬻省。鬻乃象形文。為表示三款足之形。金文鬻字下體每似从羊。今畧舉數例如次。



鬻 魯侯



鬻 魯侯



鬻 王伯



鬻 同姜

於此下而益之以火。則儼若羔字。然鬻固非从羊。亦非从羔也。故鬻乃鬻省。从火。許書之鬻。即从此而稍變。鬻又从此省。非从美也。鬻字从火。古有此例。由下列二文可證。



鬻 肇家鬻。此乃鬻字。廣雅釋名。鬻鼎也。蓋古鬻亦謂之鬻。



鬻 君鬻。此即鬻字。其疏底蔽也。上之甄形。非其疏底蔽也。

故鬻仍从鬻。不从羔。自非美字。其上从米。鬻當是聲。鬻古段為烹字。則鬻乃烹之古文也。

知饗為烹則饗必与之相應字為動詞而讀兄聲準此以求之余謂乃蕭字之異也。說文蕭饗音羊聲也。以兩羊聲。古音羊聲與兄聲同在陽部。蕭字本多異文。段玉裁云蕭亦作飭亦作饗。韓詩于以飭之。惟錡及釜封禪書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當亨飭上帝鬼神。亨飭郊祀志作飭亨。飭許兩切。謂煮而獻之上帝鬼神也。毛詩假湘為之。毛曰湘烹也。今器作饗又其一異矣。

再就原銘細索之用飭用烹與用征用行為對語行烹為韻同義語之返覆詠嘆亦復相同益知此釋之不可易矣。

陳公子獻用征用行用饗。美稻梁稻梁上一字舊均釋
饗。蓋亦以下體美字為羔而云然也。今案此與上饗字同
意。乃从𦍋省从火。並不从羔。且飗飗非調羹之器。稻梁非
作羹之材。釋羹者蓋未深加思索也。余謂當是丞之異。从
米从匕。匕聲。已與丞之丞陰陽對轉也。

郢王糧鼎用𦍋美𦍋膳字例亦同。當从采聲。蓋𦍋字之異。
說文𦍋爛也。从肉而聲。廣韻作𦍋。云籀文作𦍋。从雨与此
同。而聲與采聲古同在之部也。左傳宣二年宰夫𦍋熊蹯
不熟。𦍋疑卽番。古蹯字之異。下象獸掌及指爪形。與番同意。
𦍋聲也。金文𦍋作𦍋。趙若𦍋故𦍋亦是𦍋。

釋 覃

番生殷及毛公鼎均有金覃。𩇛魚服語。即小雅采芣覃
 字殷文作鼎文作則下體之若即覃字矣。
 知此則容庚金文編附錄所未能識之三字均係覃字。



亞形父
乙酉




亞形父
乙酉











父已
爵

又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四所著泉之亞形父乙殷亞形

中作二字羅亦未能識者實共覃也乃作器者名。

覃小篆作說文云長味也从旱鹹省聲詩曰實覃

實吁。古文覃。篆文覃者。許此所揭古文覃蓋形

之誤也。案此乃象形文。象皿中盛果實之形。非臧省聲也。此皿下从皿。則知其它等形亦必為器皿之象形。小篆譌變為。說文訓以厚也。从反。高。然古金文高字之反不如是也。此字古音讀在侯部。以聲類求之。蓋豆字之異。古當有尖腳之豆。以蹲於有穴之座。如宋甌之尖底。碗然者。氏盤有二豆字。一作。又一作。又有二登字。

其一作。豆之脚底均有銳意。可證也。
於皿若豆中盛果實以供食。自可得長味之義。

釋 虫

金文中多見虫字。爾攸从鼎。文考虫。公作虫。盥作虫。虢叔旅鐘。皇考虫叔作虫。蔡姑殷。虫姬作虫。仲虫父殷作虫。字又作𧈧。毛公鼎。虔夙夕𧈧我一人。象伯或殷。𧈧。𧈧。天命。又無虫鼎作𧈧。虫自作𧈧。

凡此大抵均用為惠字。而以毛公鼎及象殷二例為尤著。从此作之惠字。王孫鐘。惠于政德。作虫。𧈧。邾大宰簋。讓。𧈧。孔惠作虫。𧈧。沈兒鐘。惠于明祀。作虫。𧈧。此字原銘稍泐。給。𧈧。又成惠叔作虫。𧈧。惠蓋从心虫聲也。

說文𣎵小謹也。从𠂔省。从𠂔，𠂔財見也。𠂔亦聲。𠂔古文

𣎵，𠂔亦古文𣎵。又𣎵，仁也。从心𣎵。𣎵古文惠从𣎵。

今案許書𣎵若惠之篆文及古文較之金文均稍有譌變。金文諸𣎵字均當為象形文，而許以形聲字說之，殊屬不合。又音亦有異。金文既多用𣎵為惠，則𣎵當讀如惠。許云「𠂔亦聲」，又「𠂔讀若微」，則是讀𣎵如專，蓋微專同紐，且屬對轉。祭元陰陽對轉案此即因專音而誤者也。專字金文未見，有从專聲之字，如傳尊作傳，傳𠂔作傳，敬氏盤傳棄之作傳。其見前編卷五一二揆其字形，乃卜辭有專字三例，作𣎵若𣎵若𣎵。其見前編卷五一二揆其字形，乃以手執𣎵之形，蓋搏之初文，非必从𣎵聲。許未識𣎵專字

之初義。誤謂專从虫聲。故又誤謂虫从巾聲耳。又斷之古文作詔。若劔。金文量侯殷作𠂔。似从虫聲。案此乃劓字之異。實從專省聲也。要之虫音當讀如惠。讀如專者乃後人之誤會也。

準上虫字之形與其聲。余敢斷言。虫者𡗗之古字也。惠音兼攝喉唇。与𡗗音相近。而惠在脂部。𡗗在祭部。亦相通韻。如大雅瞻仰首章惠屬。𡗗屬。居為韻。惠在脂部。屬。𡗗在祭部。即其證。故虫音轉為𡗗也。古盾干鹵均象形文。曩已由余證明。唯中干之𡗗乃形聲字。例當後起。經典乃假伐為之。今得明此虫字。則知𡗗古亦有象形文。而其形与干鹵亦稍異矣。觀其形制乃橢圓。亦

上有文飾而下有蹲，讀詩蒙伐有苑語，可無間然矣。厥制蓋傳自殷人，卜辭有專有傳，亦有𧈧字，作𧈧若𧈧，屢言𧈧用𧈧，蓋假借為維字也。李亞農說羅振玉釋為𧈧，失之。又或作𧈧。後編下花紋與國同，大盾為國，中盾為𧈧，小盾為干。𧈧有定制，干國各有方圓之異，蓋周官所謂五盾矣。

𧈧為古𧈧字，于古文獻中有僅見之一例。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與下執戈、執鉞、執劉、執戣、執銳為對文，惠自是兵器無疑。余謂惠卽是𧈧，謂執𧈧也。偽孔傳說惠為三隅矛，鄭玄謂惠狀如斜刀，宜芟刈。書疏更出以蓋然之辭，均不足信。

釋
弋

白鼎音上尚卑

俾處平邑

此十字第一象限上之短橫畫稍泐，或謂乃在字非也。

卡唯朕

口
口
賞

關文當是「永是」二字，實讀為償。

農
女

汝卑

偉

星農

十事畢登

友

要

要

乃姑之異
為胄裔字

召伯虎醵^下白

伯

氏從鎡

讀本二字
為縱余許

此中一異文。舊均未得其讀。余謂乃弋字。亦卽古必字。

金文戈秘之秘均作必

無惠鼎

戈瑀威縣志彤沙

宸盤銘

戈瑀威輯心形沙

休盤銘 戈瑀成彤沙駟火

師穀殷 戈職成 口火彤展 此器據宋刊 明堂集古錄

凡此諸必字均是柰義必即柰也。戈象柰形八聲。然形聲之字後于象形則戈又古必字必其後起者矣。戈即上舉諸文之卡若卡。說文以戈為木杙字柰離戈言固是木杙。又謂必从戈聲此則戈之古音。後用為畢雉字。古典籍中多見遂轉入之部而失其本音本義矣。

故戈為柰之最初文。金文中用為必然字。後轉為畢雉字。必字次之。金文中用為柰。後乃轉為必然字而失其古義。柰字又次之。金文中所未見。今亦已成廢語矣。

釋屣

屣之紅綾古彝銘中稱彤沙。

沙字無惠鼎作。寔盤作。休盤均確是从水从少

之字。其見於宋人著彙中如伯姬鼎宰辟父殷師毀殷諸

器者文多詭異宋人大抵釋矢余初斥其妄今觀宋刊嘯

堂集古彙本師毀殷

原作「周毀殷」見下冊五三

文彤下一字作其

文絕無任意增損之痕跡細寔蓋卽沙綾字之本字也其
字从尾沙省聲。屣綾以旄牛尾為之故从尾。宋人釋矢者
乃臆為矢溺字也。得此字益證余說沙為綾之不可易。

釋底魚

宋人書中有害 舊稱「宰」 三具 銘有易 錫 戈珣 戒彤沙
用 鐸 乃祖考事 官嗣 夷僕 小射 底 口 語 底 下 一 字 今 據 宋
刊 嘯 堂 集 古 衆 本 所 衆 五 例 揭 之 如 下：



此中有一二字稍々詭變者舊均釋為數案乃分明魚
字也。底 魚者底假為弋 孟子 萬章上琴 朕 弋 朕 趙 注 弋 彫
弓也。天子 曰 彫 弓。魚 蓋 魚 服 之 首 稱 矢 房 也。

釋叔

大克鼎錫汝叔市參同其恩。

師楚毀師叔父段

祖

楚叔市珣告于王。

隱九一八此本首行最明晰

又錫汝叔市金黃。

一蓋誤作今黃

吳尊王呼史成冊命吳叔珣叔金。

右叔諸文舊釋叔。余曩以魏石經春秋介葛盧介字

作叔。与此近似。釋為介甲之介。今案仍當以釋叔為是。石

經之叔乃數字之異。王國維云：

「古从崇之字亦或从柰。如隸字篆文作隸，古文作隸。」

歟或作歟或作歟知歟叔亦一字也殷虛卜辭有叔字

叔介古音同部故以為介字。魏石經改第廿四葉

叔小篆作叔與金文諸字正同說文汝南名收茅為叔

今案叔當以收茅為其初義从又持戈木以振茅一若小

即象茅形亦叔省當是一字亦用為叔叔用為伯叔字者

均段借也。古器文伯叔字均作帛亦段借字帛乃綴之初大

叔市亦段借字凡古文言市如赤市緹市朱市又如金

文之載市。孫詒讓釋經市經帛皆著其色則叔殆段為素

叔素雙聲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

叔金蓋謂白金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銀

釋 ①

豆閑殷錫汝戠衣 ① 市 廡旂 用 併 乃 祖 考 事。

利鼎 錫汝赤 ① 市 廡旂 用 事。

旨鼎 錫汝赤 ① ① ① 用 事。

免殷 錫汝赤 ① 市 用 事。

南季鼎 王錫赤 ① 市 玄衣 黼 屯 廡旂。

揚殷 錫汝赤 ① 市 廡旂 訊 訟。

右諸器中之一奇文，舊釋環，蓋以其象連環也。然金文自有環字，且此字乃市之標識，而揚殷文更从市作，必与

市字連文。環市古亦無是例。余曩釋介以為象貝介兩葉相連之形。又誤釋克鼎及師釐殷之叔市為叔市讀為介。遂據以為例。今案此釋亦非是。字國象貝介二葉相連之形。蓋乃蛤之初文。段為蛤。說文。蛤士無市。有蛤制如楹。闕四角。業當形爵弁服其色黼。賤不得與裳同。从市合聲。蛤。蛤或从韋。許說蛤非市。然蛤既从市。則蛤仍市之一種矣。小雅瞻彼洛矣。黼黼有爽。以作六師。則黼黼亦不賤。許說非也。毛傳云。黼黼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黼。黼以代韋也。鄭箋云。黼者茅蒐染也。茅蒐。黼聲也。黼祭服之韠。合韋為之。茅蒐以染絳色者。器銘曰市多言赤。色亦相應。

賢鼎

匡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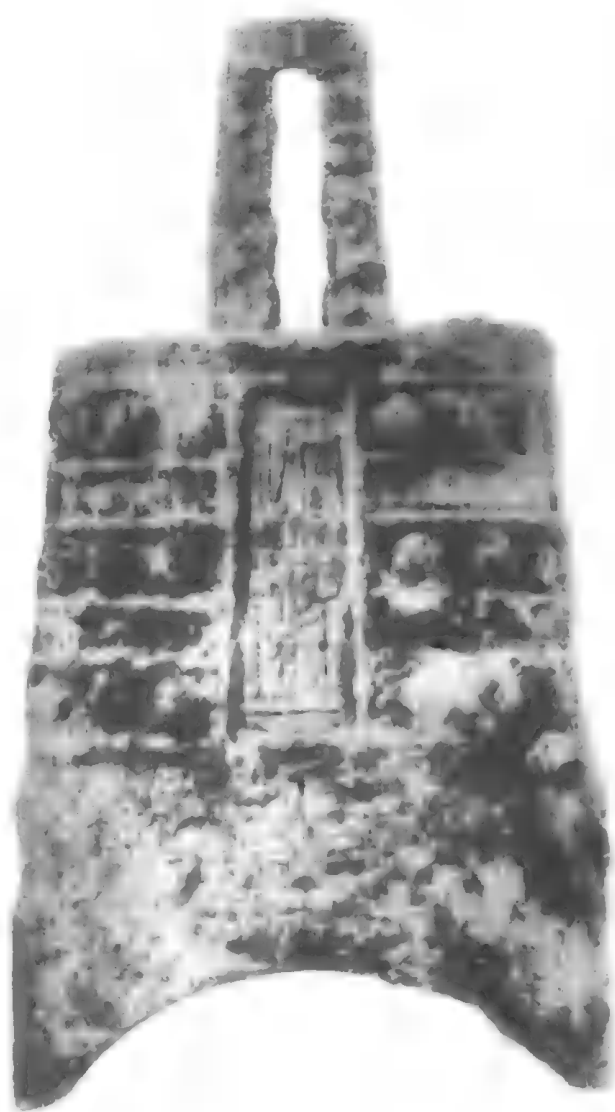
齊陶
氏鍾

世之感。然今人復有以牟氏字混者。

近出厲氏編鐘十四具。銘六十一字者五具。一具入美國。銘四字者兩面各四字九具。亦有一具入美國。餘均藏廬江劉氏。劉氏器近有徐中舒厲氏編鐘圖釋整錄之。今取其銘長者四具。即圖一至圖四及厲氏之鐘四字之最明晰者一面。即圖一之甲轉揭之於次。

厲氏鐘銘攷之者頗不乏人。據余所知。有劉節、吳其昌、唐蘭、徐中舒諸氏。余曩亦有所論列。詳見專釋。今所欲論者乃第二行第二字之𠂔字。此字僅第三器泐。餘均同作。以第四器為最顯著。劉、吳釋氏。因有姜戎氏之說。唐亦釋氏。讀為厥。謂陳侯因有鐘。合姜氏德。亦借氏為厥。古書多

厲氏鐘第十一之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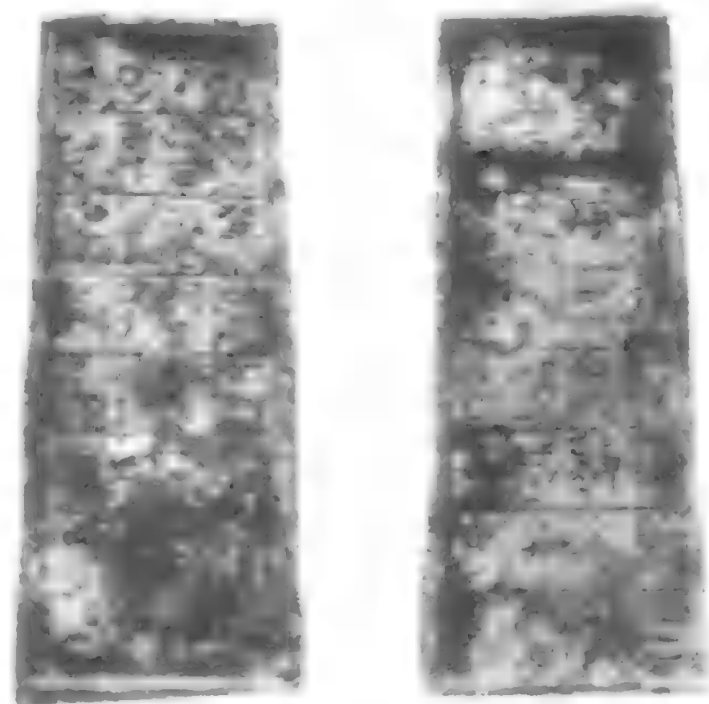
應氏鐘第一



唯口又再祀應氏作
戎卒辟執宗獻遵征
秦遊齊入琅瑯先會
于平陰武臣寺力室

敘楚京賞于執宗口
于晉公習于口口口
明則之口口口口口
刺口口口口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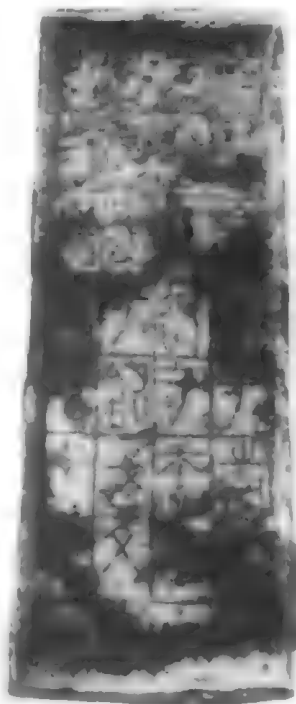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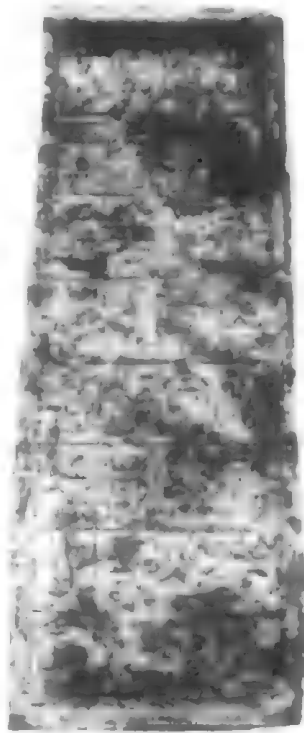
厲氏鐘第二



唯□又無祀厲氏作
 □辟敕宗敕連征
 秦邀濟入琅瑩先會
 于□隆武臣寺力寔

致楚京賞于敕□
 于晉公習于天□
 明則之于□□□
 刺永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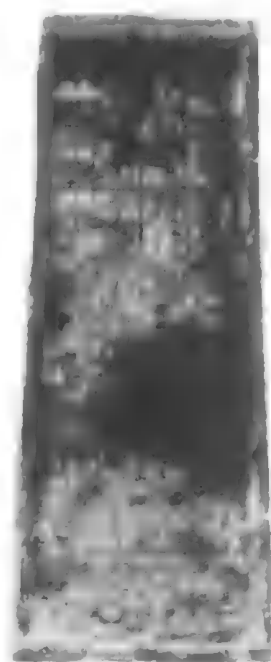
虢氏鐘第三



唯廿又五
我口辟
秦遊齊入張壁先口
于平陰成任持力寔

欽楚涼口于軌口今
于晉公習于天子用
明則之于銘武文口
刺永業口忘

厲氏鐘第四



日廿八丑口口兮作
 我季辟叔口口連征
 口迎齊人張口先會
 口平陰武佳寺口嘉

口口口賞口口宗令
 于晉公邵于天子用
 口口之于錫武口口
 口口永無忘

以氏為是。爾雅以厥為其。氏是其厥。並聲之轉。徐釋為氏。與余同。徐云。

古厥字。邾公掙鐘。邾公華鐘。并作𠂔。邾公鋤鐘。鋤當作𠂔。均与此同。此云厥辟。辟君也。文亦見大克鼎。

齊侯鐙鐘。鐙即叔。云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詩韓奕。

云「以佐戎辟」朕我也。第一人稱我。汝也。第二人稱厥其也。第三人稱。

今案此釋氏至確。字斷非氏。小鐘氏字八器。十六字除一二例稍泐外。均作𠂔。與𠂔判然為二。二字亦各不相混。觀上舉氏字而尤以二字同見于一器者。可證也。

知_子為厥劉吳姜戎氏之說遂不能成立。唯比得劉氏來書言金文_卑字作_𠂔，未有一點作_𠂔者。邾公鉞鐘不可靠，邾氏三鐘_𠂔非偽_𠂔。之與_𠂔乃一字之異體，金文中往々有之，如鐘中昭字有二體可證也。此字所關甚重，不能不爭也。云々。是劉氏以點之有無定_卑氏之分，案此說有未諦。邾公鉞鐘是否偽器尚未敢必，而攻吳監攻吳王大差異_卑吉金自乍御監_卑字亦作_𠂔矣。攷古文字形演變之例，凡肥筆作之字後均禪化為點畫。試觀上舉孟鼎、盨仲尊、_𠂔克鼎、義仲鼎諸_卑字均肥筆作，則演變為點畫並不足異。本鐘與邾鐘、吳監均較晚之器也，矧

氏字亦有不從點作者。如上舉頌殷、羸氏鼎、伯庶父殷、叔
 妣殷諸例是。是則氏之分不在斜畫上點之有無矣。余
 謂氏之分當在首畫之曲向。氏字首畫上端曲向左。其反
作者 氏字首畫下端曲向右。此瞻諸古文字可以一目瞭
 然者也。惟字形相近。古人亦不能保無筆誤。如師簋殷之
 叔市金黃。一蓋即誤為令黃。其確徵也。故如唐氏所舉因
 宵鐘之合殷。乃誤氏為氏。唯此字上端似稍涉又如甯鼎之師
 氏作了。又誤氏為氏。此器余初疑偽。容庚云不偽。又上舉格伯殷二氏
 字就其銘辭案之。均當為氏。該殷諸器文字均草率。語多
 奪亂。確亦誤例也。凡此均不能據為典要。唐氏謂氏是其

厥並聲之轉。案氏是一字。

詳說下

其厥雙聲，固各有攸關，然

是與其氏與厥，韵紐俱隔，無由通轉也。

卒與氏之分，由形與聲已知其然，請更進而探求其字

源。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

崩聲，聞數百里。象形，入聲。楊雄賦：響若氏墮。又云：氏，木本

也，从氏，大於末也。

此文當有奪落，段氏於从氏下加「下本」二字，說亦牽強。

讀若厥。

今以古文字形按之，氏與卒均當為象形文，無聲從可

言。許求二字之初義於實物，甚是。然氏之古文非象山岸

欲墮之形，亦非從入聲也。卒字則字形已遠隔，古卒字並

不从氏下。許訓為木本者，以同音之厥字為說耳。

余謂𠂔乃矢楮字之初文也。說文：楮，櫟也。从木昏聲。一曰矢楮，櫟弦處。楮从昏聲。昏又从𠂔省聲。故楮𠂔同音。矢楮，櫟弦處之楮，此𠂔字也。古矢楮之形近始為羅振玉所發現，其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二，著彙矢括三器，均有左字，今撫其第二器如次。甲為原圖，乙示其無字之面而橫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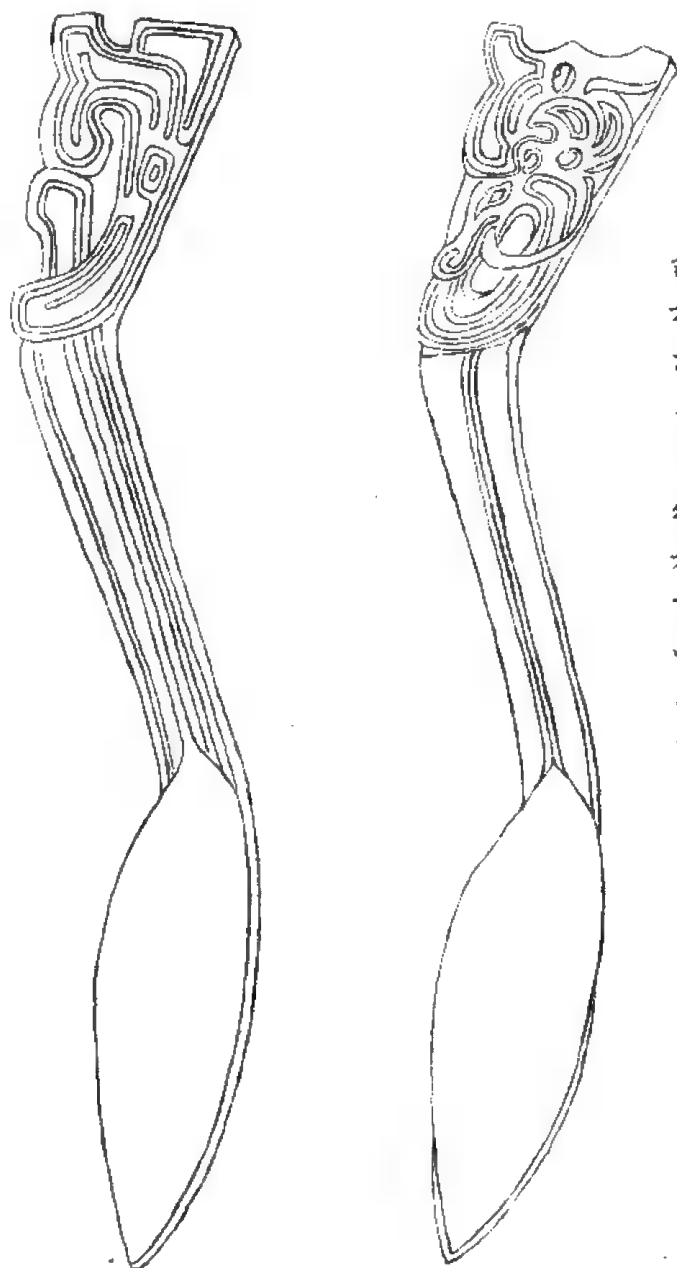


矢在弦上乃橫置故
取其橫，配鐘之字
誤也。乙有括處均
含一點，蓋弦之斷面。

羅氏云：形如戈鏃而小，旁有小鉤下俯。予初不能定其名。嗣讀釋名釋兵言：矢末曰括，括會也。与弦會也。括旁曰

义形似义也。乃知此物確為矢括。此攷至確。知此。請圖前器無字之面而橫置之。非即古𠂔字所象之形耶。

氏者余謂乃匙之初文。說文匙匕也。从匕是聲。段注云。方言曰。匕謂之匙。蘇林注漢書曰。北方人名匕曰匙。玄應曰。匕或謂之匙。今江蘇人所謂搭匙湯匙也。亦謂之調羹。實則古人取飯載牲之具。其首蓋銳而薄。故左傳矢矩曰。匕。昭廿六年傳是也。劍曰匕首。周禮桃氏注是也。亦作鋌。玄應曰。方言作提。今案段說古匕首銳而薄。甚合實際。陶齋吉金錄卷三五十葉及五十一葉圖二銅匕原誤為勺均犀銳如我器。貞松堂有咏仲無龍匕。其首亦銳。足為段說之證。



古銅匕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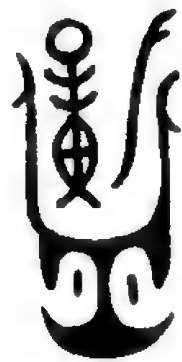
原見陶齋吉金錄誤為銅勺

二器大小相同均長一尺三分前者有二器後者有四器云

咏仲無龍
原注此上
 端已折去



凡此均古匕形。匕之古文作 妣 辛 若 妣 木 工 鼎 卽其
 形象也。匕之上端有枝者乃以挂於鼎脣以防其墜。試觀
 下列二文其插于鼎中之匕有枝之端均在上可以為證
 也。



引鼎(憲三一三)：
引作文父丁
[Seal script variant 1]
[Seal script variant 2]



彝高(據二之二、世三)：
[Seal script variant 1] 入[Seal script variant 2] 形每子用作右母辛
[Seal script variant 3]

古氏字形与匕近似，以聲而言則氏匙相同，是氏乃匙之初文矣。卜辭有从氏之字可證。



前編二·廿七·一
甲子王卜貞田[Seal script variant 1]往未亡[Seal script variant 2]





同上第[Seal script variant 1]片
田[Seal script variant 1]亡[Seal script variant 2]



同六·四一·七
弱田[Seal script variant 1]其每

此等字乃象皿中插氏之形，与上二鼎形文之插匕者同意。雖原文乃地名，義不可知，而氏之用途則如匕也。又第三例所以从之氏作匕，下作圓形，集古遺文又箸象一魚鼎匕，其下亦呈圓形，余意此即古之所謂匙也。此与是字可為互證。

是小篆作，說文直也，从日正。，籀文是，从古文正。今案古金文是字与此異。茲亦就金文編所輯者移錄之。

是  毛公鼎  虢季子白盤  邾公華鐘  陳公子範  邾公貜鐘

是  虢季子白盤  邾公華鐘  陳公子範  邾公貜鐘

是  邾公華鐘  陳公子範  邾公貜鐘

魚鼎匙
較原大縮小六分之一，柄端而折去十許云。詳考見金文韻補遺。
行下括弧中數字示行次，當由「日」字讀起，第二面末「籍」字迴接「出」字。

出母 九
 處其所 十

□ 曰 倍 又

出母 九
 處其所 十

述王魚 一
 新曰 二
 敘哉 三
 出母 四
 出母 五
 出母 六

中之虫，下民無智，參之蟻，魂命帝命

入厥籍 十
 入籍 十一

入厥籍 十
 入籍 十一

釋氏

二四一

僅傳兒鐘是字与小篆同乃字形之譌變者是不从日正也。余謂是亦卽匙。𠂔象匙形从止或一以示其柄手所執之處也。从止止乃趾之初文言匙柄之端挂于鼎脣者乃匙之趾。故是与匙實古今字是段為是非若彼是字而本義廢矣。

由是之字形与魚鼎匙之實物瞻之古匙頭圓而柄直与匕之首銳而柄曲者異。詩大東有捭棘已王國維云捭也見觀堂集林卷三十三葉毛傳訓為故是引伸為正直也。惜魚鼎匙之端適折無由長兒失之。知其全形耳。

知是為匙尤知氏之卽匙。古是氏字常相通用。儀禮覲

之。氏是本義，其失久矣。

以上余所證明，在氏為古矢栝字，氏為古匕匙字。率于
厲氏鍾作𠂔，与邾公鉞鍾、攻吳監同文，乃字之稍晚出者。
然亦猶存栝形，首端之𠂔乃隱弦處，其旁之乚也。氏於
厲氏之鍾作𠂔，於匙形未盡失，首端之𠂔乃匙上之提，所
以挂于鼎者，𠂔即直柄圓首之匙身。二字本義雖失，然形
固不可混，音亦無由通也。



釋亢黃

金文何段王易錫何赤市朱太九七下趙鼎易錫女赤
 市出太憲余初誤釋為太字苦難索解近見卜辭亦有此
 字殷契佚存唐蘭釋為元五小篆之介即由此出佚存引
 乃悟金文二例均是亢字乃段為黃與它器言未市朱黃及
 赤市出黃者正同

卜辭亢字尚有一例其文為丙申卜口貞余口乙口
佚存九字多殘泐義亦不明唯就其字形觀之乃象人立
 於高處之形則亢似當以高為其本義說文謂人頤也从

大者象頸脈形。字形既譌，說亦非其朔。

黃乃古玉佩之象形文。余曩曾為釋黃一文以明之。見金文餘

釋並曾製一想象圖以恢復其形狀。圖既出於想象，於心竊有未安。前年往京都，蒙水野清一氏以古玉佩照片一幅見示，云乃梅原末治氏往歲遊歷歐美時所攝。器藏華盛頓費里亞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驟見與余之想象圖頗相似，而與卜辭黃字之作若者尤若形影之相應。今揭其全形於次，將進而推攷其年代焉。

此器組乃銀紐，餘均以玉為之。下有銜牙與雙璫，銜牙作二首一身之龍形，與卜辭字相彷彿。殆即虹霓之霓，或恐梁和刻石有此象。古之所謂蛻者，即此想象之物。雙璫各作一龍形，相背。上一璫作二舞姬相竝立形，連上二橫玉而言。蓋所謂上有雙珩者也。其它蓋琚瑤之屬。就舞姬之妝飾觀之，似可以推定器之年代。二女髮飾，額翦作凸字形，角均垂直。額上有短髮覆垂，如今人之流海。兩鬢有盛鬋，頭上有短髮飛颺。其長髮蓋束垂於後，袖垂下有物突出如尾然者，即髮之餘也。此物衣飾，以不應一眉長而細，出於刻畫，眼則大而圓。衣交袷，博袖有兩一袖無。帶，有燕尾袖，斂而別出長袖，蓋衷衣之袖也。衣紋曲線甚柔。

軟一望卽可知其爲織羅霧縠之類。而二女之容儀衣制全同。此與宋玉招魂中所述者頗相類似。招魂云：美人既醉，朱顏酡些；欸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髯，鬋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又有盛鬋不同制，及娥眉曼睩，目騰光些之語。蓋戰國末年之風尚以長髮盛鬋修眉皓目爲美，故不惜重言之。又韓非子五蠹篇引鄙諺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事之能入俗諺，必其事已盛行於世而後可。中國之富商大賈興於春秋中葉而盛於戰國末年，則長袖善舞之事其興盛亦必先後同時。更益以古人製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關於禮儀，舉凡奇風異俗

必不易採入。此玉佩以蜺龍為銜牙雙璜，足徵其保守，而以長袖盛鬢之舞姬，以為雙珩之飾，尤足徵此種習俗必已為禮節而失其奇異者也。故此玉佩似可斷定為戰國時代之物。蜺龍鱗作渦紋，與當時之彝器紋樣所謂秦式同，亦一証也。

又案莊子德充符篇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不

爪翦，即曲礼下篇之「不蚤鬢」。

鄭玄云蚤讀為爪

淮南兵略訓「君若

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鬢」。唯後二書之語屬於男子，猶普通言理鬢。莊子之「爪翦」則屬於女子，且與穿耳為對文，正合於說文「鬢，女鬢垂兒之訓」，亦即招魂之「盛鬢曼鬢，爪翦穿耳者不得御於天子，乃以為非礼。天子者宗周盛時之王」。

此尤足證女子施髻之習必在周室衰微以後始見重於世。

黃為玉佩之初文，而典籍中多段衛若珩以為之，蓋以黃段黃色字。段借義所用之機會既多，遂得通行，而本義轉晦，故不得不段它字代之以避其混淆。然彝器中凡言佩玉多直用本字之黃，僅何殷及趙鼎二例用亢字以代，而典籍却多作衛若珩，此必後人所改竄無疑也。然亦有一例幸存，未被改作者。尚書顧命皆布乘黃朱。此語偽孔本在康王之誥內，今从伏生及馬鄭是也。此語白虎通緋冕篇引作緋蔽衣黃朱緋，段玉裁以為今

古文之異。案此原語必作「皆市矣黃朱」，即金文所屢見之「赤市朱黃」倒言之耳。今文家傳誦本「皆字」蓋誤錄為「甫」，市卽是黻。矣字復誤錄為衣，故讀「皆市矣」為「黻黻衣」於黃朱不得其解。故增一「紕」字以為之辭。古文家本又因「市」與「布」近，「矣」與「飛」近而竝誤。赤字古文作然幸二者皆誤，故黃字得以保存至今而未被竄改。不然，此黃字亦必被改為珩若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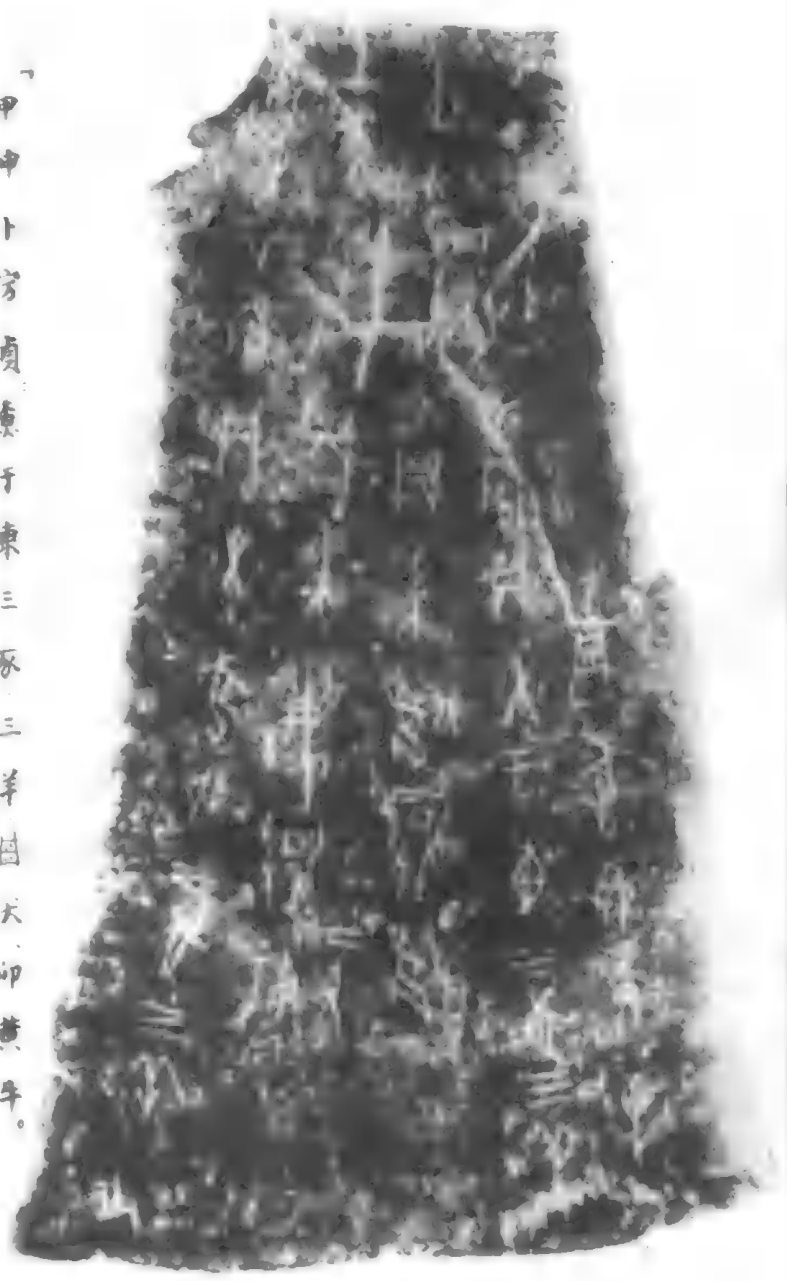
卜辭黃字多段為衡，如伊尹一稱黃尹，其例甚多，即阿衡伊尹也。說詳通纂攷釋舊多誤為寅父亦已用為黃色字，例如

甲申卜 方貞 于東三豕三羊 田大卯黃牛。

壬午卜 方貞 婦姁 向卦 幼。

壬午卜 方貞 婦姁 向卦 幼。二月。

癸未卜 方貞 黃犬 卯三豕三羊。 (續一·五三·一)





黃牛
三宰卯
東垣圖
→ 貞帝(補)子

(續二一八八)

此二例均作與師餘殷省壽黃者字作者全同。又佚
存有一例曰黃牛。亦是黃牛。商承祚疑為牛色甚是。
然疑黃牛為一字則非也。此二例之字、字多見。此與黃
牛同列。殆亦色名。當是黑之初文。象卜骨以大灼處呈黑也。
字有作者。後上二二。即牛觸骨之象形。口象骨口上有点
者示口上有刺辭也。凡骨與卜骨接觸者一見即可知此字

与骨之施鑿面相似。而其面之顯著印象，則灼燬之黑也。金
文鑄子蓋黑字作下从尖，上端猶存其遺意。

釋非余

有毀鼎者

一稱內史鼎

今藏北平圖書館。其銘初為貞松堂集

古遺文所著錄

一補遺上一內史鼎

僅排比其文字並未加以說解。北

平圖書館館刊曾加以批評謂內史鼎現藏本館文曰內史

華□即內史寵朕朕字拓片甚明顯而摹本失之且此鼎應

名非余鼎

館刊六六一二六

繼由頌齋吉金圖彙始著錄其原器及

銘文拓本並加以考釋

一考釋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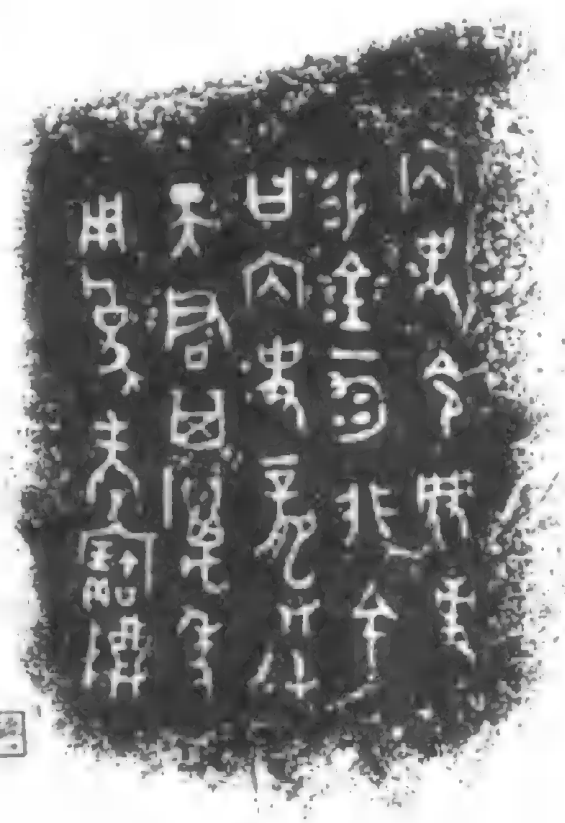
然其說解有難當意之處余所

欲究者尤為銘中之非余二字蓋此二字良如頌齋所徵引



通耳高六
 寸七分腹
 高五寸七
 分深三寸
 五分口徑
 左右五寸
 六分前後
 減一分色
 黑上截紅
 綠斑駁

亦見傳自。而彼直之銘亦久成縣案而未得其解者也。今不嫌重複，欲再綜合二器而加以追考。



內史令豐事
易金一曰非余
曰內史龔朕
天君其厲奉
用為考寶隣

頌齋云：觀人名字不可識。內史今之以事嘉其功而錫以

金一鈞，三十斤也。非余意為毀之謙稱，言不敢自稱為余也。傳自云：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傳。口朕考里，以非余冠于名字之上。釁，休也。尊稱其君曰天君。用為考寶尊而先言朕天君其萬年，猶後世造象先言上為皇帝延祚無窮。北魏比丘法勝造也。

家記

今案此讀有未諦，此說亦有未諦，原銘之讀當如左：

內史令毀事。仕易錫金一鈞。非余維珍。曰：內史釁。供

朕天君其萬年，用為考寶尊。

疏文訓事為職，則令毀事即令毀就職，亦即令毀仕。仕與事古每為互訓，如大雅文王有聲，武王豈不仕。毛傳云：仕，事。

也。而晏子春秋諫上竟引作事。又荀子大畧移而從所仕。楊注仕與事同。均事仕通用之證。

非余當是器物與金一句同錫。傳自文當讀為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令亦錫也。與獻彝。獻伯令。平臣獻金車。變殷王令。鑒在市。黃。康鼎。命女。出黃鑒革等同例。非余亦是器物。二器正相為互證。然則非余究為何物耶。余謂余當即玉藻諸侯茶前詘後直之茶笏也。廣雅作璫。集韻作琮。非當是赤色之意。以非為聲之字多含赤義。龔定菴說文段注札記於翡翠羽雀。奈下云凡从非之字古皆有赤義。若緋之為赤。帛。緋之為赤珠。雖許書所未收。要之古也。此言凡言皆雖不

免含混。要不失為創見。近人沈兼士更推闡之。言非聲之字有分違義、飛揚義、肥義、赤義、交織義。其赤義下引菲、翡、緋為證。云

「菲」茹也。尔雅「菲」蕙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翡赤羽雀也。緋其後起字也。緋風病也。今人夏

日膚生癰瘡謂之「緋子」其色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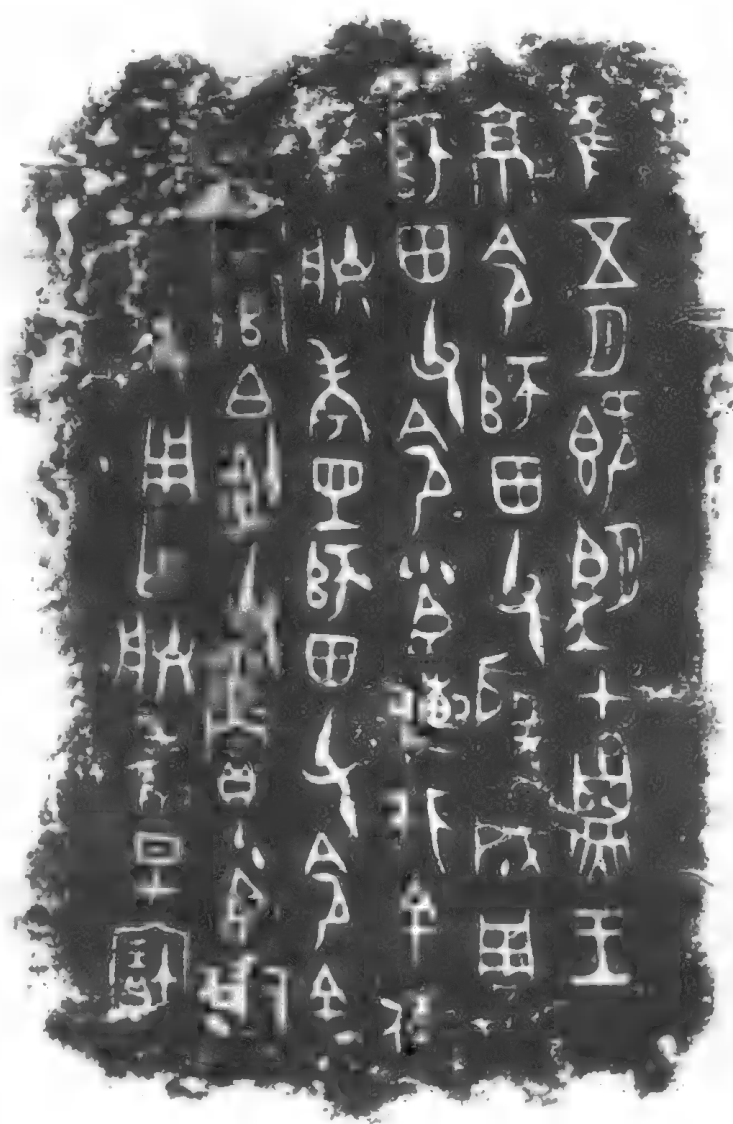
右文說推闡集刊外編八一九

非字義在此可適用者唯赤義。故「非」余必為緋。除無疑。即赤芴也。古人之芴未明其色。今知有赤色者在矣。

今再就傳由文畧加攷察。

釋非余

二五



佳五月既望甲寅王在莽

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年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傳□

□朕考王師田父令余□

□室官白抄父膏小臣傳□

揚白休用作朕考日甲寶□

此銘每行之末泐去一二字然其意義大抵可以通曉首
行當缺在莽二字莽京即豐京師田父殷成周年與齒齒明
保殷成周年同制年字上端尚畧有殘痕可辨殷殆殷規之
殷余見之殷不確殷里當即空字所从出貞松堂有左里夫族四

遺文一 均有左里二字。字与此同。又有左里矢族二。右里矢族五。善齋 亦有數事。左里一。右里六。字均作里。里与里當是一字。里殆从目工聲。即眼空目空之空。今人称眼孔又称眼眶。均聲音之轉變。孔乃向孔之孔。指事 里為形聲字。里乃眼空之象形。示眼空如孟。末有孔道与腦空相連也。形變為空。从穴工聲。由象形變為形聲。由專字變為公名矣。辭屢見工 字。前編四。四。三。四。後編上。二。一。三。 字又作工。或若丁。通纂致釋六。三。 亦即此里字之省變者也。知里里為空字。則矢族文當讀為左控右控。与矢括旁之文必有相關。說文云。控引也。匈奴名引弓控弦。是則諸矢族殆燕趙物。与胡接壤而習用胡言。傳自之里當讀

為事工之工。傳□□朕考丕殆言承繼其先考職。所缺二字必係動詞。設如補以「用承」或「用纂」字。即能奈貫。要之「傳□□朕考丕必為句。因而師曰。父令小臣傳非余亦必為句。而今遂不能不訓錫。非余遂不能不說為緋珍矣。

再就余之字形而言。二器余字均作余。此乃余字之最古形。卜辭余字如是作。

虎^虎  不^不 其台以乃事歸。前七·三六·一。

丁丑卜王貞^貞  勿^勿  古^古  寸。同八·一四·二。

其在金文。器屬于西周者作余。屬于東周者始从八作余。

 ^{通鼎}  ^{宗周}  ^{不契}  ^{散盤}  ^{召伯}  ^{毛公}  ^{師寰}

𠂔 師簠

以上西周文。

余 秦公

余 鄭公

余 倫錫

余 王孫

余 鄒醕

余 僖兒

余 省

余 鄒鐘

以上東周文。

小篆與東周文同。說文據以為說。云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形既非朔。說自舒遠。由余之最古形觀之。當是獨休象。形之文。用為代名詞。自出段借。今知二器之非余為維珍。更可悟余實即珍之古文矣。古者諸侯之圭均刻上。左右各寸半。有繅藉。中有玄纁之絢組。以為繫。據聘。今之上端即刻上之形。中之橫枝。或上仰。或下屈者。即所繫之絢組。其从八作者。示有繅藉也。此與保字同意。保或省作𠂔。實即繅之初文。

示小兒下作有衣以藉之。

知余為珍之初文，則毛公鼎之玉_王與_王齒_王之玉_王均必珍字為無疑。从玉从余，余下有形与余相似而畧異者當是余之櫝。說文有余字，五_二余也。讀与余同。許本言其義而係在余字之次。就其形而言當即余若余之譌變，應作為余之重文。又周初之大保殷有錫休_余土語，舊釋為余，卜辭亦有余若_余，_二一_三同見_三，乃地名，舊亦釋為余。今案此字从人从木，斷非余字，當是枯字之異，說文枯劍_一匣也。

器銘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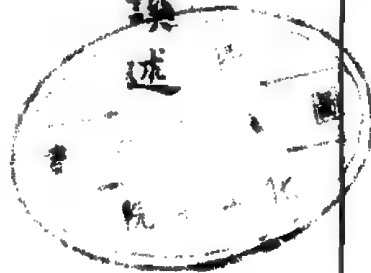
毛公鼎之年代

一、序說

膾炙人口之毛公鼎，出世以來，考釋已不乏人，據余所見，即有左列諸氏之作。

- 一、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周毛公鼎改釋。
- 二、吳式芬：據古叢金文三之三毛公鼎。

郭沫若撰述



三、吳大澂、憲齋集古錄四、毛公盾鼎釋文、

四、孫詒讓、古籀拾遺末附、又籀高述林七、毛公鼎釋文、

五、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二、毛公鼎、

六、王國維、觀堂古金文考釋一、毛公鼎銘攷釋、

諸家各有所得。王釋後出自能綜集衆美而緯以新知。

王氏云、明經徐首釋是器、有鑿空之功、閻學吳式芬於慎、比

部孫閻通、中丞吳大澂於古文字尤有懸解、於是此器文字、

可讀者十且八九、此許可稱公允、王於劉攝之不論、緣劉

所得本自有限、其說解每病支離、且時不免抄襲也、然於

此器亦間有一二字釋得其當者、

惟銘之可讀者雖云十且八九然其中未得其讀者之
十一二每居文中樞要地位而已得之八九亦復饒有可
商故器之出世雖已多歷年所（器以道光末年出土於關
中岐山縣）其全銘寔尚未能得其通讀也。

銘既未能得其通讀故於器之年代論者亦復紛紛銘
中本無年歲紀畧以作器者為毛公又以器大銘長前人
認為周初之制作吳大澂更謂毛公即文王之子聃季世
多視為定論孫詒讓則云「以文義推之疑昭王穆王時器
要是西周遺文」謝懿純雅蓋文侯之命之亞也。籀書述林
癸卯重定
本後
記日本理學博士新城新藏著上代金文之研究支那
學雜

祿五卷
三號

論及此器，以銘中有爰歲二字，直欲斷定其為春秋中葉以後之物。凡此異說，均有細加考核之必要。蓋本銘乃金文最長之文，大可以為研究古史之資料。器之年代如無由確定，則雖有直等於無。且此可珍貴之史料，因年代推考之未當，反足為考古者之累。故此問題在本器之研究上實至為切要，其事固非一字一句之求解讀者可比。

顧欲考核器之年代，銘辭之探討仍是主要線索。一時代之文必有一時代之背景，本銘之長將及五百言，以如此長文，而謂其於時代背景毫無透露，殊屬不可能事。又

一時代之文必有相同之熟語與相同之格調。周代文獻雖殘闕，猶可考見於詩書，就詩書中以求其比較，則文之當屬於何世，亦可畧得其端倪也。

復次，於銘辭探討之外，尚有一事有同等之切要，則為花紋與形式之探討。一時代之器物必有相同之花紋形式，乃泛適於古今中外之鐵則。故如以磁器而論，清磁斷不能認為明磁，明磁斷不能認為宋磁，宋磁斷不能認為周秦漢唐之古陶。殷周彝器，理亦猶是。有周一代，載祀八百，足抵宋元明清之四代。顧前人明於近而昧於遠，明於陶器而昧於青銅，於宋元明清之陶磁雖知依於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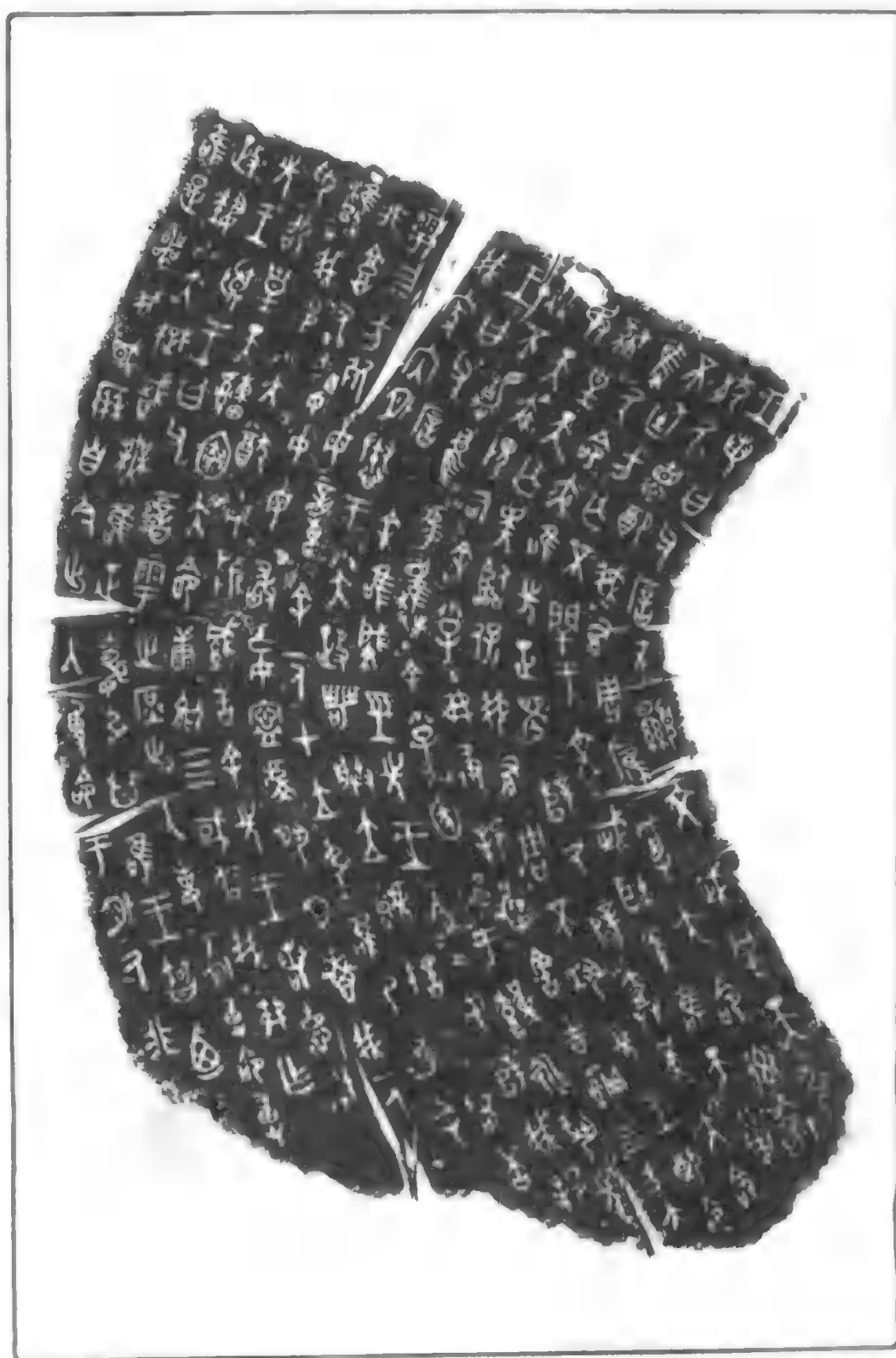
以為鑒別。而於殷周彝器則往往舍此而不顧。顧之者亦僅徒作美玩而已足。此在紋形式之學之所以迄未有所發明。而大有待於後人者也。余本有志於此。特苦資料之不濟而難企於成。今將於本器之探討露其片鱗。以示斯項研究之不可忽。

二、毛公鼎銘釋文

行款依原式

王若曰。父厝。不丕顯。文武。皇天弘
猷。卑厥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銜率衷懷。







不廷方，亡不閑于文武耿光。唯天將。

集命，亦唯先正列。辟辟，壽壽，大命。

肆皇天亡無，臨保我有周，不玃先王配命。

敗天疾畏威，司余小子弗報，邦害，吉翻，四方

大從縱，不靜。烏虞，趙曜，余小子國湛于禧，永玃先

王。王曰：父厲，今余唯肇至經先王命，女汝辭我邦。

我家內外，悉于小大政考，朕立位，就許上下若否。

掌與四方，死母母童動，余一人在立位，弘唯乃智，余

非事庸又，辭昏女汝母母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

雖我邦小大猷，母母折誓，威告余先王若德，用。

印仰邵皇天繡綱繆大命康能四或國俗欲我弗作

先王愛王曰寧之庶出入事于外尊命尊

政執小大楚賦無唯正輯弘其唯王智適

唯是喪我或國祿自今出入尊命于外卒非

先告父盾舍命母又有敢尊命于外王

曰父盾今余唯繡先王命女亞一方國家

我邦我家女難推于政勿難墮律庶民貯母母

敢繡善效乃友正母母敢

渭洵于酒女母母敢家在乃服繡夙夕敬念王

畏威不賜女母母母敢弗帥用先王作明井俗欲女弗

臣乃辟面昭于難。王曰：父曆已曰及茲卿

事察。大史察于父卽尹。命女汝藉嗣司公。

族寧與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寧與朕藝事。

臣乃族于吾敦。教王身取爵世守。錫女鬻幣一自。

鄭圭鬻寶。朱市敦恩黃蕙珩玉環玉珪金車奉緋轡。

朱嚙圓鞞斬斬虎甲熏裏右厄軋畫轉畫轡軋金

角趙衡金螭踵金表梃刺闕金盤彌魚第葡萄馬

四匹攸勒金螭金雁膺。朱旂二鈴鈴錫女汝茲兵。



用歲戎用政征。毛公盾對敎揚天子皇。

休用乍作陳鼎子々孫々永寶用。

三、疑字疑句之解釋

第三行及第六行𡗗字，舊或釋庸，或釋葦，均以今隸形近之字任意揣擬，非也。王國維較於慎云：「未詳。」余案此乃古文牆。今作字。說文：牆，古文牆。字乃从酉，井聲。今字作𡗗，乃从由，井聲。由，卽說文「東楚名，缶曰留」之留，亦卽今通行之由字。王國維說見觀堂集林卷六釋由酉者，甕之象形，从由，与从酉同意，而同从井聲，故知留、甕為一字。有走馬亥鼎，曰「宋甕公之孫𡗗亥」，走馬官名，二字合書舊釋為一字公上一字乃牆之籀文牆，古文𡗗字亦有作𡗗形者，卜辭𡗗作𡗗，卽其例，非口字。宋牆公

卽宋莊公。本銘之「唯天」，苗集卒命，當讀如商頌烈祖，「我受命溥將」之將，將大也。下文之「邦」，苗害吉，卽常用表示未來之將字。猗季子白盤有「甬武于戎工」^功語，舊亦釋庸。案彼由上引下，与此自為一字，特當讀為壯。古牆將莊壯均同音，同音之字，例可通假。

第四行「芬」字，舊或釋𣎵，或釋克，若剋。吳式芬釋襄。孫詒讓初疑是器字，後以吳釋為近，是云：「說文四部𣎵籀文作，與此相近。𣎵，襄聲同。此疑借為贊，襄之襄，克，鼎有𣎵字，或亦釋襄。案此當卽刈字，六卽是刈。管子小匡「扶其槍，刈」，釋，蓋本翦，草之器。卽象翦形，口象柄端有耳以容手。

又之引仲有治理、保養、扶植諸義。此言「大猷厥辟，猶克鼎
言保辭周邦，詩南山有臺，保艾爾後。」又克鼎「惠爾厥心，其
字下休」从「克」，當亦又之繁文。蓋又之為器，可用以剪除草
卉，亦可用以剪除蟲害也。說文「克」字，講實甚烈，不从此作，說詳釋端。

第六行「司余小子弗級」，當如是斷句。說文「級，急行也」。此
言天降喪亂，如不急起振作，則國何可治？又「冊々四方」亦
當如是斷句。「冊」字，字書所無，舊多釋「册」，不確。今案此乃聯
綿字，以「嗣」字从「册」，司聲例之，當从「册」聲。「冊々四方」當如
詩「我觀四方，盛々靡所騁之盛々」。又春秋左氏傳「王室蠢々」，
四年。四十蠢々與冊々古音同紐，韻亦近對轉。故「冊々要

當是紛亂之狀。

第七行從字。窻讀為縱。𨔵字。窻讀為懼。𨔵字舊多釋家。案原銘分明𨔵字。𨔵。湛乃聯綿字。同音異義之聯綿字。別有惓惓。猶言陷溺也。永玃先王。此玃字。前人或讀為恐。余案當讀為攻。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例當如尚書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不慈之責于天。又如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

第九行𨔵字。孫初釋諱。後改釋𨔵。云。𨔵字無義。此云𨔵。朕位疑與𨔵通。說文血部。𨔵。定息也。从血。𨔵省聲。讀若亭。

言定朕位也。今案以後釋為是。班固及番生說之。王立
位。則假考為定。就許。疊韻聯綿字。在此用為動詞。淮南道
應訓。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呂氏淫辭篇。令舉大木。前呼與
譟。後亦應之。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邪許與
譟。吁喁。即此譟許。但此用為抗舉之義。王釋於就許字均
作重文。誤甚。

第十二行。毋折威。告余先王若德。孫云。毋折蓋猶言毋
害。舊釋誓。屬下。威字讀非。威即威字之省。威與威通。此屬
下。告余先王若德為句。書立政云。咸告孺子王矣。又康誥
云。宥于天若德。孔傳云。順德。案折字仍宜讀為誓。斷句。周

禮秋官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轆誓大夫曰敢不
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事曰殺小史事曰墨
王引之云史當為事今案史事字古通用是則誓乃以嚴刑峻罰為要脅與上
下文之惠雖若德等為對故言毋誓也

第十三行「離」全文中習見之聯綿字番生設用「離」
大命叔向父段用「離」真保我邦我家舊多釋為「離」孫
於首字釋「離」次字疑「離」之異文當為循之假字謂「離」循言
申重循順也又讀「離」為董言董督循順古通餘論三一二王釋「離」
「離」云未詳今案「離」字釋「離」可為定讞「離」則非造亦絕非
「離」此字於本銘兩見本行作「離」下第廿一行作「離」番生

段文作𠂔，叔向父段文作𠂔，字中一文，右旁分明从舟作，
 舊釋造乃因与寤廡若寤造形近，雖失尚不甚遠，釋遯則
 全無是處。然字之外圓亦非从山若口，以本銘第二文右
 下岨之作闕筆者推之，蓋从囗，面省，說文訓囗為象人面
 形，金文諸字尤象，字中从𠂔，當即𠂔字，字當是聲，準此形
 聲以求之，余謂𠂔乃古文兒。兒字說文有兒，貌諸形，又
 引書，惟貌有稽作𠂔，是貌古無定字。貌从豹省聲，豹聲在
 宵部，𠂔聲在幽部，幽宵二部音極相近，故貌可从𠂔聲也。
 𠂔貌，連文當讀為綢繆，古从周聲之字每与東部字為韻，
 如調字从周聲，段玉裁云：「本音讀如綢，車攻以韻同字屈。」

原離騷以韵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韵同字。皆讀如重。又云
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綢離。汝南銅陽之
銅見腫韵。亦見有韵。六書音均表是則鍾音亦可轉讀如
四第九部注綢矣。鍾圖綢繆二字各同紐音。復相近轉。且同為聯綿字。
其為古今字可無疑也。俗从陳讀欲。

第十四行憂字王初疑羞後改釋憂讀為羞。

觀堂別集補遺第四

十葉毛公鼎攷釋附注

案宜讀為憂寧之二字舊無說似均未甚注

意。今案此二字於文脈上極關重要。乃与下文脉自今為
對文。此下所述當係追溯以往之辭意。猶令言迄於今也。
第十七行舍命猶言施令。每有敢蠢專命于外。即所施

舍之命辭。此王命之第三段。前半追遡既往之為政者之
逢迎王惡，以致國家散亂。今王大有振興之志，且特依重
毛公。後半所言，乃今後之王命。如未先得毛公同意者，毛
公可命令吏屬勿得奉行。以今言而言，即王命須得毛公
副署。毛公之在當時，儼若今之責任內閣之首班也。

第十九行「難」字當卽「顛」之異。說文「顛」出額也。从頁佳聲。
案字在此當讀為推。「難」上一字為女。舊刊多誤為母。釋為
母，故於「難」字咸不得其解。難讀為墜，隸乃律之異文。律累
也。「庶民」二字半泐。徐釋「庶人」視殘筆之斜偏右，以釋民為
當。「財」字亦稍泐。殘文作「實」。孫云：疑實之壞字。是也。惟連上

讀謂勿難建庶人實言勿難塞衆人積貯以自利也則非是。余謂貯者賦也。當連下讀。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篇載鄭國古謠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貯與賦對文可知貯亦猶賦此乃古義之僅存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首二句作「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褚伍均用假字頗隱晦。凡金文言貯之例如頌鼎官鬲成周貯廿家乃食賦二十家兮甲盤淮夷舊我賁晦人毋敢不出其賁其賁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卽餽次卽市又毋敢入鑿宛貯格伯殷格伯殷良馬乘于佩生卒貯廿田均是賦義。

第二十行，𩚑，徐讀為共，包云：共，供給。包苞苴。案此二字均有重文。𩚑字重文在左下隅，頗漫漶難辨。𩚑字重文在右下隅，則甚顯著。前人於𩚑下重文未注意，故文不可通。

第二十一行，𩚑字原作𩚑，右旁下半肉字稍有泐損，舊或釋酒，或釋薄，均非也。案此字右旁確是胃字，从肉象形，象胸壁之上有二乳也。攷工記梓人：「以胃鳴者。」釋文：「本一作骨，又作胃。」費馬作胃，作胃者猶存古意，作胃作骨者均因形近而譌。今觀此胃字，於誤胃之由，尤可以恍悟矣。从水，乃洵字。在此段為𩚑，書微子：「𩚑于酒。」又無逸：「𩚑于酒。」

德。匪風夕猶上言「虔風夕」，它器言「敬風夕」或「宥風夕」。匪亦當讀為繆，肅穆也。

第二十二行，「不賜」，王云「賜，目疾視也，古文以為賜字……賜，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注引方言：『賜，盡也。』詩大雅：『王赫斯怒，聲斯盡也。』釋文：『鄭音賜。玉篇：』漸又音賜，水盡也。廣韻：』漸亦作賜。是古語謂盡為賜，不賜猶言不盡矣。」

第二十三行，「已曰」，王云「已，詞也。書君奭：『嗚呼，君已曰時。』我句法与此同。案乃呼喚之後作一小頓，已而又言。

第二十六行，「取賁世乎」，賁字，書所無，金文中習見，每

言「取」□若干乎。乎，銚之古字，以乎為其單位，故貨為貨幣字無疑。恐卽貨之初字，从貝坐聲。字或从走若，作𠄎，蓋取其流通之意。所謂「貨幣欲其行如流水也」。貨字金文所未見，晚周刀幣多段，或化字為之，殆取簡畧急就，且易通識之故。段之既久，轉益之以貝而成貨字也。

第二十七行，鄭圭鬲寶。鄭字王釋舉甚確。云「鄭圭疑卽圭瓚，古秬鬯圭瓚二者相將」。詩大雅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王制諸侯天子賜圭瓚，然後為鬯。鬲寶未詳。今案鬲乃古鬲字，象形。鬲之為物，上下二層，下層為鬲，今之鼎錫上層為鬲，故此鬲字卽於鬲上再著一層以象之。即其子遺小孟鼎銘每

見「蕭賓」或「蕭王邦賓」等字樣，均假為獻納之獻（金文獻而之獻，復多段獻為之）。「蕭賓」余謂當讀為「瓚賓」。師旬殷，錫汝秬鬯一卣，圭鬯（鬯字原刊稍損，但猶可辨）啟殷，釐啟圭鬯，均與圭字連文，即圭瓚也。本銘之「鄭圭」當讀為「裸圭」，瓚有圭瓚璋瓚之別。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璋為半圭，故亞於圭。」此銘「蕭賓」亞於「鄭圭」，殆即璋瓚也。

四、輿馬諸名物

自「金車奉饗」以下，凡關於輿馬諸名物，甚煩瑣，然亦頗有研究之餘地。今別為一節以專釋之。

此等名物，在它器銘中可供參攷者甚多，據余所見，可得左列七器：

一、象伯戒鼓

「錫汝秬鬯一卣，金車，參鬯，情，駟，朱虢，新，虎，新，賓，寔裏，金甬，畫輶，輶，金卮，輶，畫轉，馬四匹，鑒勒。」

二、吳彝

「錫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參鬯，朱虢，新，虎，新，賓，寔裏，駟，畫轉，金甬，馬四匹，攸勒。」

三、番生鼓

「錫朱市，恩黃，鞞鞶，玉環，玉璽，車電軫，參鬯，駟，朱虢，新，虎，新，賓，寔裏，駟，畫轉，金甬，馬四匹，攸勒。」

新虎賁、熏裏、趙衡、石厄、畫轉、畫轆、金童、躡金篆、飛金

四、師兌毀

錫汝鉅幣一兩，金車、參轅、朱戟、斷虎、軍、熏裏、右厄、畫

五伯震鼎

錫汝秬秬一亩，玄衮衣，幽夫市赤舄，駟車畫听，翟翟。
艾艾，虎虎，韋韋，匱匱，幽幽，攸攸，勒勒。

(以上五器尚存，拓景具見周金文存)

六、牧馭

錫汝鉅鬯一卣，金車，參輶，畫轡，朱號，圓新，虎賁，熏裏，旂，□□四匹。

七、罍、盃

錫汝鉅鬯一卣，□□市，赤舄，駒車，參輶，朱號，圓新，虎賁，熏裏，畫轡，金角，馬四匹，鑒勒。

（此上二器已佚，僅於宋人著錄中存其摹刻，又上

七器著錄出處詳見金文辭大集索引）

凡上七器並毛公鼎為八器，所紀與馬諸名物雖互有詳畧，然大抵相同，且各有先後錯綜，最便於作比較研究。此外於典籍中亦有相類之一例。

八、大雅韓奕第二章

王錫韓侯，淑旂綵章，簞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鞞鞫淺幘，肇革金厄。

現依毛公鼎文次，作為個別之攷核。

「鞞鞫」——鞞同賁，飾也。鞫，孫云：「說文糸部，繫為捕鳥覆」。

車，此當為幘飾之義，與說文義異。吳式芬釋為辟，亦非。王

國維以大雅之幘字當之，云：「鞫詩大雅作幘，周禮巾車作



褱，既夕禮古文作褱，今文作辟，玉藻少儀亦作辟，此从糸

作褱，或从巾，或从糸，其誼一也。毛傳：「幘，覆式也。」鄭於二禮

褱，歸注皆云：「覆笄也。」較，詩與考工記皆作較，說文作較，鄭

云車轎上出軾者是也。緋為覆軾，此軾亦當為覆軾之物。
是王於緋擴充吳說，於軾乃別出異義。今案當以孫說為
是。詩之幘與禮之褱若帶，究為何物，尚是問題。而此之幘
則絕非覆軾，此與番生設之，秦緋軾與秦伯或設之，秦幘
軾同例，言軾上有緋若幘以貴飾之也。故荀之則為秦軾
或幘軾。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軾，文虎
伏軾。又公列侯安車倚鹿軾，伏熊軾。史記禮書集解引徐
廣曰：乘輿車金薄繆龍為輿倚軾，文虎伏軾。索隱引劉氏
曰：薄繆飾也。薄繆一聲之轉，蓋天子之軾以金色之緋飾
之，繆以盤龍。諸侯之緋則繆以鹿，鹿軾與繆龍軾同例，故

知必出於畫績或刺繡。漢志之金薄繆龍較與鹿較，即彝銘之賁，繆較，賁較，彝銘渾言之，未詳所賁者為何物而已。

「朱繆固新」——朱繆，它器作朱繆，番生段作朱繆，此繆與彼繆自係一字。說文云：繆，治也。么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葉繆本象繆絲之形，許所謂么子似指繆繭，繆絲時其聲翼驤，故字復从品。新出魏正始石經君奭篇亂字古文作，即此字之稍々譌變者。說文以為繆字，其言部繆之古文作者，亦即此字之譌變，蓋譌品而為么也。本銘繆字繆下从止，此亦古金文之變例。金文从止从又之字每相亂，此不足異。繆聲讀如亂，而與繆字義近，殆段為韌。

號與鞞通。朱號，固卽詩之鞞。鞞，皮也。鞞，柔皮也。固卽是鞞。鞞者鞞中也。朱號，固或朱鞞，固者，蓋言鞞中以皮鞞之而塗之以朱。新字前人或釋旂，或釋福，旂或釋幟，均不確。孫詒讓初闕疑，古籀拾遺後釋鞞，述林後又改釋鞞，云疑當為鞞之異文。說文土部垠字重文作圻，卽斤聲，艮聲相通之證。毛詩大雅韓奕傳云：鞞，式中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郭璞注云：鞞以韋鞞車鞞，是鞞與鞞同著車式，故二物同舉。古籀餘論二案：孫釋尚有可商。爾雅說鞞，語過含糊。郭璞以韋鞞車鞞釋之，雖若有所實指，然前人已有疑之者。郝懿行爾雅義疏云：鞞者，說文云：車革前曰鞞。詩載

馳引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飾曰鞮。郭云：以韋鞮車軾者，說文軾車前也。詩韓奕傳：鞮革也。鞮軾中也。是鞮鞮卽革前。郭蓋本此為說。但軾中名鞮不名鞮，恐非也。（郭又云：郭注鞮當為鞮字之誤。）郭璞以鞮鞮為一物，其所本當如郝所言，非必另有確證。孫令復祖郭說，則是金文諸器既言鞮又言鞮矣。且如象伯或殷、吳彝、鬲、斚分言，師克殷單言鞮而不言鞮，可知鞮與鞮斷非一物，亦不必同屬於軾。余謂鞮乃鞮之古字。說文：鞮當膺也。从革斤聲。左氏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騂之鞮。正義云：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鞮。秦風小戎：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鞮環也。游

在背上所以禦出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駢之外，轡以禁其出。是則靳乃馬之胸衣，故古靳字从衣，只象其形，只上有環以貫駢馬之外轡，故从束，斤聲也。伯晨鼎之畫，听乃假听為之，尤足證字之當从斤聲。至輶与靳，余謂當為一字，均靳字之晚出者也。以馬而言，靳當其膺，故曰靳當膺，以車而言，則靳在最前，故曰輶車前，其實一也。說文既收靳字，復以輶字同出者，殆淺人据爾雅文所竄改。其說解云：車革前曰輶，全襲爾雅文，正其左證。郭璞求之不得，誤以輶當之。李巡謂輶前以革為車飾，則徒順文為解而已。又廣雅釋器：彌轡謂之靳，則以靳為繫轡之類，說

文釋車衡三束也。曲轉轡縛直轡轡縛轡縛即是。彌說轡。此恐斬字義之後起者。既知斬之為斬。則因斬自是二事。故求殷與吳彝分言。其合言之者。蓋二物同以朱號。若朱庸為之也。

虎賁虎賁裏。賁字頗有聚訟。宋人薛尚功釋賁。阮元於

吳彝

積古
卷五

釋賁而讀為贲。云賁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

著讀若適。此從口从自。當以自得聲。讀為虎贲之贲。此解頗病支離。然舊多從之。孫星衍古文苑釋為良。孫詒讓於古籀拾遺中云。字當從孫。讀當從阮。繼云阮釋為賁。得之。然非贲字。當讀為禪。賁冥並從口聲。得相通借也。述林後

竟改釋為冥。云「虎」舊釋為𧈧。今案當為冥。說文冥部冥从日从六。𠂔聲。巾部幪幪也。从巾冥聲。此借冥為幪。即周禮中車之幪。亦即詩之淺幪也。王國維亦云「此上下皆車上物。不得有𧈧。疑即秦風之文茵。毛傳文茵虎皮也。釋名文茵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今案字之非𧈧非良。毫無可疑。釋冥於字形不合。字實為小篆之𠂔形。秦公設鼎宅禹賚。鼎字作𠂔。所以𠂔字兩直均上出。又从𠂔之同字。凡見於金文者。其兩直亦均上出。是知𠂔實古𠂔字。說文以𠂔為同字。古文所未見。又同字許云「从𠂔象國邑。而字之見於金文者。如大克鼎免白趨尊師盂父鼎諸同字。

均作同。从口。師酉殷網字作𠂔亦从口。與許說有異。細宋其字形乃於口上加口以覆之。當卽古局字。許書分口𠂔為二字。非也。其有从𠂔作而讀如同聲之字。均當云从同省聲。𠂔字。許云从𠂔𠂔聲。字在金文或作𠂔。乃从𠂔同聲。𠂔為重覆。與𠂔同意。音讀如華。亦與𠂔同紐。𠂔从𠂔聲。復从𠂔聲者。後者乃以雙聲。是𠂔音當讀明紐。許云讀若適者。不知何所本。从𠂔。𠂔之古文作𠂔。卜辭多作𠂔。乃象器中盛食之形。卿饗卽既等凡有就食之義之字均从此作。小篆變形者為𠂔。許書解為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𠂔所以扱之。乃沿譌字以為說。許因釋𠂔為以𠂔扱

米食之形，故於从自之𠂔字說為「飯剛柔不調相箸」，案不字當讀為丕，飯剛柔丕調，故相箸。玉篇正作「飯堅柔調也」。段玉裁不作如字，反以玉篇為非，失之。然古文字形以推考其義，乃於盛食之器物上加口以覆之，寔與𠂔字同意。字形同意，同從口聲，且同屬明紐，則𠂔與𠂔古殆一字。𠂔者蓋也，字通作密，又通作冪，冪亦或作𠂔。孫釋𠂔為冥之說，至此可得一較，為妥當之說明，即小篆冥字入由𠂔字而譌變者也。是故「虎𠂔」當即「虎冪」，「虎𠂔」亦即詩之「淺𠂔」。然毛傳訓「淺𠂔」為虎皮淺毛之覆軾，其所以者蓋因詩之「淺𠂔」係於鞞鞞之下，故連類為說。今觀古器銘圖與𠂔之閒

每介以它物二者非必連類也。周禮巾車水車蒲蔽犬禪

素車棼蔽犬禪藻車藻蔽鹿淺禪駟車萑蔽然禪鄭注然果然也

案釋然乃複名不應單稱然疑是熊字之誤漆車藩蔽豺

禪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臂蒲蔽禮記玉藻君羔臂虎

犢大夫齊車鹿臂豹犢朝車士齊車鹿臂豹犢案此數語疑有奪誤

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抱諸

臂鄭注裸臂皆為覆苓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

井以人為菑以臂為席以輦為几何注臂車覆苓荀子

禮論篇天子大路蛟韞絲末楊注末与臂同引玉藻鄭

注作覆苓云絲臂盖織絲為臂孫詒讓云凡車前式轎外

三面軌上皆以木為闌。闌止有橫直材，無版，而以竹為苓，著於三面闌內，故急就篇顧注云：苓，車前曲闌也。其物織竹為之。若小匝然，故釋名釋車云：苓，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苓々也。覆苓者，以皮豕覆苓之上。釋名釋車又云：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苓也。詩秦風小戎箋云：陰，揜軌在式前，垂軌上。此苓在式前軌上之證。蓋裸陰與苓式並同設一處，但陰版側垂式外，故蔭苓并揜軌而不揜式。裸則通覆式內外而兼覆苓軌，故毛詩傳云：覆式，鄭禮注及公羊何注，唐雅釋器並云：覆苓，曲禮孔疏又云：車覆闌也。禮周

正義中

車疏 今案覆式、覆苓均漢人之詮說，典籍中之機裸等

並未詳其所在。淺犧犬禪等如果為覆軾覆苓之物，無論冬夏均以獸皮為之，殊不合理。今徵諸彝銘，如伯震鼎紀受王命在八月，為時未交冬令而亦以「虎」為錫，此不得為覆軾若覆苓之獸皮或文茵也。且彝銘凡言「虎」者必及其裏，其裏之色或黑或紫或幽，可知此裏之關係非同等閑。覆苓覆軾之物，不必於其裏之色彩亦兢兢言之。準此，余謂毛鄭釋犧釋禪之說均不足信。通觀諸彝銘，凡關於輿馬之裝置幾於應有盡有，惟有一事未窅，則輿駕之華蓋是也。輿蓋乃最重觀瞻之物，王之所錫不至盡為無蓋之車，不應於車上諸名物多所列舉，而於輿蓋乃無一

器提及。余見及此，乃知「虎」之當為與蓋之覆，其上畫以虎文，非以虎皮為之也。續漢書輿服志：乘輿翠羽蓋華蚤，注引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言蓋而及其裏，與彝銘同例。又伯晨鼎文：於虎罩之間，介以辟字，裏幽之上，冠以含字，辟殆卽幃之異文，含當从衣立聲，立字古文以位，表殆卽位之異文。虎幃罩位，裏幽言覆輿之車罩，畫以虎文，其裏黑色也。詩之淺幃，禮之犬禴等，皆言車罩。說文訓幃為蓋幃，訓辟為繫布，推許之意，蓋言古人以漆布為輿蓋之罩也。知其然者，以許於辟下引周禮：駟車犬辟，而幃字見於詩與曲禮者，曲禮字均車上物，則蓋幃卽輿

蓋之畢矣。是許說異於毛鄭而實長於毛鄭。自覆答覆式之說行而懺義晦。許說亦晦。說亦有幸有不幸矣。

「金甬趙衡」——徐讀甬為鉦。云「說文：鉦，車轂口鐵也。」釋名：「鉦，空也。其中空也。甬，廼鐘柄。鉦形似之。故假甬為鉦。」今案此說似是而寔非。觀諸器銘之言「金甬者」均與軌衡及其附屬物相連帶。本鼎言「右厄」，畫轉畫輅，金甬趙衡。象伯毀言「金甬畫輅，金厄」，畫轉。吳彝言「畫轉金甬」。豈盨言「畫輅金甬」——衡者輅今言車柄。端之橫木。輅者伏兔下之革帶。伏兔在車軸之處。後端縛於軸，前端縛於衡。厄在衡上，所以又馬頸轉通作轉厄之裏也。——轉輅均附屬於軌衡之物，則

「金甬」亦必屬於軛衡，斷不至於軛衡諸物中而突間以轂口之鐵。故徐說決非。然則「金甬」當為何物？曰：續漢書輿服志所屢見之「吉陽甬」者是也。志曰：「乘輿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甬，鸞雀立衡。」又曰：「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五，繫軛有吉陽甬。又曰：「凡轡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甬。」据此，可知吉陽甬乃施於軛上之物，左右各一。然此究為何物？舊注無說。余謂「吉陽」當即吉祥，「甬」當即說文鐘下重文之鋪。吉祥鋪殆謂鸞鈴。（今傳世有漢牛馬鈴，多書吉宜字，器甚小，疑卽此類。）觀續漢志於「乘輿左右吉陽甬」之下卽著以「鸞雀立衡」於公侯大夫之車則否，可知天子之車於衡上立

鸞雀。卽以鸞雀銜其鈴。公侯大夫之車則僅繫鈴而不著鸞雀。彝銘之「金甬」有鸞與_否不得而知。然其為金鈴金鐘則毫無可疑。

刺繡——徐釋「蔡鞿」云「詩小戎傳。蔡歷錄也。梁鞞鞞上句衡也。一鞞五束。束有歷錄。此从束从丿。丿句衡之象。說文鞞車衡三束也。曲鞞鞞縛。此从曲从成。業从束成則鞞成矣。孫詒讓連下金字為讀。釋刺為敕。讀為飭。謂鞞金當謂涂金。与考工記匠人白盛之盛同。敕盛金謂車上諸材皆涂金為飾。今案刺乃古約字。詁楚文。變輸盟約。卽是此字。約者束也。故字从束。鞞同白盛之盛。甚是。唯金字當連下。

番生設有「金簞」可證。約嚴緊接「錯衡金踵金枕」之下，蓋言勾衡踵枕等物束以革而涂以金也。

「金鬣金雁」——孫疑「鬣」為「鬣」之異文，云「自攸勒以下並紀馬飾，金鬣即金夏，所謂馬冠，著鬣端，故謂之金鬣矣。」與馬諸飾有可商者大抵如上述，其它則諸家釋之已詳，茲不贅。

五、器之制作年代其一

周初說及其反駁

上文於金銘文字上之追蹤既竟，今請細讀其文辭。

文中整述王命之處先後凡五段。

第一段追述宗周開國盛時，君臣之相得，天人之相應，稱文武為先王，稱文武之臣為先正，可知此宗周盛時與作器時代之相隔已不近。於追述文武之後，繼以愴懷時事之語，曰「啟天疾畏，曰『勗々四方，大猷不靜，曰『余小子圖湛于艱，可知作器時乃騷亂之世。而時王亦頗有澄清之志，曰「余小子弗弋，邦將曷吉，則作器時之王殆是賢王。

第二段說到策命毛公及所以策命毛公之意，於第一段中攷々圖治之意特加申述。時王自謂「余非庸又昏，可知其自命不凡，而於實際上亦頗能相符，觀其所以儆戒

毛公居之語，即可知其梗概。

第三段仍申說策命毛公之意。此段言意更為具體，特標出往事以為龜鑑。大意謂以往之有宣庶士奉承王命，無善無惡，一律推行，以致有喪國之事。自今以後，凡有誥命，必先商諸毛公，須先得毛公同意，凡未得毛公同意之王命，毛公可預告臣工，勿得頒佈。据此可知時王新遭喪國之禍，故每篇日時艱作痛定思痛之語，其任用毛公亦甚專一。

第四段仍申述上意而側重儆誠儆誠之辭更為具體。曰：汝推于政，勿雍律庶民，則知曩之為政者曾壅塞民意。

而使上下之情不通。曰「賄毋敢辭棄」，「迺教繆寡」，則知曩之取賦於民者，曾惟苞苴之供給是求，而魚肉繆寡，曰「善效乃友正，毋敢徇于酒」，則知曩之百寮庶尹均官紀不飭，而惟酒食是湛。凡此均當為針砭時弊之語，非徒汎汎然而言之也。

第五段明定毛公權限，並錫以秬鬯、服御車馬、兵器等物。

由上全文之攷核，可先得一結論，即文中辭令絕不類周初。舊所謂周初者，乃指成王時代，然成王時絕無所謂「喪國」之事。即謂「喪國」等語為故作危辭，成王時而有攘亂

者僅三監武庚淮徐等之叛變舊亦卽以此為解。然其事在成王初年於時周召諸公均健在銘中不應稱文武之臣為先正也。僅此已足破周初舊說而有餘。前人牽強傅會之種々證明無違一々細駁也。

然周初之說近人吳其昌祖之甚堅。吳於周初之年曆攷定頗勤。初著殷周之際年曆推證。國學論叢二卷一號。據劉歆三

統曆以譜出宗周自文王十三年至幽王十一年之曆朔。

繼著金文曆朔疏證。燕京學報第六期。卽以其所製之曆譜以推

步彝銘。驟視之頗驚其成績之浩大。然夷攷其實々大有可議。蓋周初曆法迄未確知。卽宗周列王之年代亦多有

異說。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覽第八十五引帝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則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皇極經世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吳氏曆譜中所採者即此十二年說。然今存世有趙曹鼎第二器其銘曰「佳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釁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盧。釁王即恭王。謐法之興當在春秋中葉以後。見謐法之起源此之生稱釁王。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鐘之生稱邵王。通鑑之生稱穆王。匡卣之生稱懿王。由此器可知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新城新藏博

士初著周初之年代採十二年說，後著上代金文之研究又改訂為十年，皆失之。吳譜所採者為十二年說，又其疏證於趙曹鼎亦有論列，因於虢字未細心辨案，又誤認「壬午」為「壬寅」，遂定為厲王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所作之器，並云「孝王十五年五月小，壬辰朔，與厲王十五年偶同，但此器文字為厲王體，非孝王體也。今得識虢字，吳說可謂徒費氣力矣。然吳言之甚辯，今試畧述其論及毛公鼎者如次：

「大盂鼎 毛公鼎 按此二器先儒皆以為成王時器，無異說，是也，但曆朔無徵。」

寔則大孟鼎乃康王時器。此固當作別論。

詳見而毛公大系

鼎亦有異說。特吳氏以成王時說為是者。自亦有其論據。吳定師匭殷之。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為康王元年二月十六日。繼復縱論云。是器除康王外。昭王亦通。然此器實康王時器也。此可以毛公鼎證之。毛公鼎之為成王時器。已久成為定讞。毫無疑問矣。下即以二器銘文辭句文字之相同。而斷言。此以古文之體勢結構形義證之。知二器同出於一時也。此不獨可以證師匭殷之為康王元年時器。且可以證毛公鼎之必為成王末年時器矣。

今案吳謂毛公鼎與師匭殷當同出於一時。確有所見。

然謂毛公鼎之必為成王末年時器，且謂久已成為定識，毫無疑問者，則不免為先入之見所誤，而未細讀原銘也。吳之定師匄殷之曆朔，乃依其自訂之曆譜，其曆譜之不足據已如上述。更由殷銘之與毛公鼎銘相類，尤足以反證其器之不得作於康王若昭王之世。彼殷與此鼎實可互證，今更整衆師匄殷銘於下，以供攷核。（原銘僅於薛氏款識中一見，銘已傳刻失真，釋亦頗多乖謬，今釋於誤者正之，疑者闕之，行款依原式。）

王若曰：師匄不顯文武，□受天命，□
則□女，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作畢。

□□用事董氏辟高大命監勸軍政。

肆皇帝亡數臨保我有周寧四方民

亡童動死。王曰師旬哀才哉。今日天疾

畏成降喪。告是德不克盡作憂憂于先王。

卿卿女汝攷考屯純卹周邦安立余小子卹

事佳王身厚口。今余佳隴棄乃命々女

惠雖邦小大猷邦佑謹辟敬明乃

心率以乃友干吾敦敵王身谷欲女弗以乃

辟函于轄錫女拒咥一貞圭蕭□□

三百人。匍頤首敢揚天子休用作

朕刺烈祖乙伯妣孟姬寶賁。旬其邁萬

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作世宮寶。隹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各格于大室。焚内入右。□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四)

此銘不僅用字用句与毛公鼎銘同。即全文之結構与鼎銘亦如出一印板。王命之分段叙述与毛公鼎同。命語首追遡文成盛時。次叙蒿目時艱。次叙策命師旬而加以告誡。末叙賞錫。其措辭用意以及辭意中之背景。与毛公鼎銘無一不同。故二器當作於一時。毫無可易。然此云哀哉今日天^疾畏降喪。昔德不克。盡作憂于先王。此豈康昭

之世所應有語耶。僅此已足以爲吳說之反證。而同時則爲此殷與毛公鼎不作於成康之世之正證。

準上知毛公鼎不當作於成王之世矣。然則是否如孫詒讓所疑。乃昭王穆王時器。案此亦不適合。如在昭王。昭王時並無喪國之事。且承文武成康之遺烈。正宗周極盛時代。與銘中所言之政治情形全不相符。如在穆王。穆王承昭王南征不返之後。過甚其辭曰「喪國」似亦勉強可通。然昭王並非昏庸之主。其所以致敗。轉是因英武而然。觀宗周鐘銘即可得其梗概。而穆王則正好樂無虞。絕無銘中之王之兢兢業業。深自危懼之精神。凡此不僅於昭穆

不合，即於恭懿孝夷厲諸王均不合也。

六、器之制作年代其二

春秋時代說及其反駁

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則謂此器當在春秋之中葉以後，此與中國舊說形成兩極端。舊說既未得其正鵠，對此新說亦不能不加以一瞥。

新城博士云：

「銘文無曆日之記載，其製作年代不能有明確之推算。然余注意於銘文中有爰歲二字，由此欲論斷此

銘文當是春秋或春秋以後之物。

徐同柏孫詒讓及吳大澂均以本器為周初之物。以爰為貨幣單位。諸家一致。然於歲字則意見各別。

一、徐同柏 據古錄金文所引

錫女茲朕用鉞

字作歲與武字同意。重言錫女用並云茲朕所用之鉞。重其物也。

政。

征也。又正也。

二、孫詒讓 籀高述林

用歲

讀為戌。徐吳讀為戌。非。

用政。

讀為征。

三、吳大澂 憲齋集古錄

用歲用政。

政正也。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大宰正月始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即用歲用政之義。

又為參照之便，號季子白盤。

已考證為宣王時代所作之物。中有次

列一語。

〔錫〕用戌用政〔蘇〕方。

郭業原文僅引用戌用政四字，今補足之。

後者第二字明是戌，意為由天子授以斧鉞以從事征伐，毫無可疑。而毛公鼎之第二字，如徐讀為鉞，如孫讀為戌，均甚無理。銘文之文字分明乃步与戌合成之歲字，乃由戌月至戌月一步為一年之意，字當作於春秋中葉，殆亦無可疑。余意毛公鼎之銘文

當為春秋中葉以後之人曾見號季子白盤之銘文者，仿效用戌用政之語，準同音通用之例，代戌為歲而已。

爰或作鏹，亦或作銑，其為貨幣之單位行於何時，有小島氏之研究，論述於支那學第一卷所載，春秋時代與貨幣經濟及由經濟上所見之尚書贖刑兩論文，中準其所言，其事似必在春秋之中葉以後。

（支那學雜誌 五卷 三號 上代金文之研究）

新城之論據如此。新城本星曆學專家，文字學非其所長，金石學尤非其所長，故其所論金文每依前人誤釋以

為說(如克壺舊誤作尊)即沿舊誤定為鄭高克之器且誤讀七月為十月。用力雖勤而所得寔僅。即以本器而論其所持之論據實甚薄弱。餘姑不論。僅就其所說歲爰二字以覆核之。

歲字說文以為木星也。从步戌聲。然卜辭及金文歲字並不从戌作。卜辭有兩歲字。其一作𠩺。其二作𠩺。明子宜殷虛片均从戌从二止。金文諸歲字就余所見者彙之如下。



毛公鼎

錫女姁以用歲用政

𣎵

晉鼎昔饒歲

又來歲弗賞字稍泐似与毛公鼎文相近

𣎵

甫人簠萬歲用尚

此文从戈僅見貞松堂摹本恐稍有泐損

𣎵

林氏壺林氏福以歲賢鮮于

此文亦僅見貞松堂摹本

𣎵

丁卯斧日目鑄歲丁卯

釋詳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跋丁卯斧

𣎵

國差鐙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

陳猷

陳猷

立事歲戊寅

子和子釜

子

立事歲戊寅

以上諸例就字形言無一以戌作者就字義言則留鼎

余證為孝王時

甫人簠

此器字頗古不得在東遷以後

及齊國三器均

用為年歲字毛公鼎之歲字以號季子白盤

余定此為夷王時器詳見

大例之確用為戌丁卯斧歲字乃器名器為斧而銘以歲

正歲戌通用之鐵證休氏壺文意不明卜辭二例均損碎

過甚亦不知用為何義余嘗攷之歲之為義本甚複雜或

為木星之名。或為年歲之名。古又通作戌。此外尚有用作祭名者。墨子明鬼篇引古曰。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即其例。此當以何者為本義。何者為尊乳之義耶。說文謂字从步。故以為木星。引漢書天文志以五星為五步為證。然漢志乃後來之文獻。且歲字从步之說亦尚有可議也。統觀古文歲字實於戌或戈之上下作左右二止形。止古文趾字也。曾無一例作戠者。感者。於字例有異。再就子和子釜歲字以覘之。寔乃戌之象形文。古斧戌之傳世者。每於斧葉之中央設一穿孔。說者謂為環狀石斧之孑遺。揆其意。蓋以該處為重心所在。不用時可備縣掛而無飄墜之虞。

穿孔透視則成綖形矣。成之有穿以備懸掛其用恰如人之有足故左右二圓點之象形文變而為左右二止形之會意字而歲字以成。是故歲本成之異文。其用為木星之名者乃第二段之演進。洪範五紀「一曰歲」與月日星辰並列而在曆數之外用知歲乃歲星。蓋木星至明而運行有異原人未明其理頗神異視之故歲星每居天界之最上位如巴比倫之視歲星為至上神而以矛頭為之符徵者其例也。以矛頭為之符徵者乃示其威稜可畏中國則以成形表示之也。故歲遂孳乳為歲星字。由歲星更孳乳為年歲字。由年歲字更孳乳為歲祿字之祭名。經諸演進而



歲与戌分化，歲失其本義，遂為形聲字矣。

參看拙著「甲骨文字研究」中之

釋歲篇

故歲字以形而言，本不从步，亦不从戌作，所謂「由戌月至戌月一步」云者，臆說也。以義而言，則本古戌字之異，徐同柏讀本鼎歲字為鉞得之（其釋以為朕則誤）作為年歲字解者，乃望文生訓，至謂歲字當作於春秋中葉以後，則不攷之甚矣。

次說爰字。

「爰乃尋字之誤」，古文尋作，爰作，判然二字，漢人誤讀而混淆。新城所據小島祐馬二論文，大意謂西周無用

金屬貨幣之痕跡，單位之爰，自當後起。準此以論堯典之有「金作贖刑」之語，與呂刑之有五罰之制，足證二篇之為偽托。案堯典之偽，已有多數明證，毫無可疑。然謂呂刑之必偽，則小島所據之前提，尚有可商。即西周果否無金屬貨幣，尚是問題也。據余所見，凡金文中用「乎」為貨幣單位者，除毛公鼎外，尚屬多有。

一、禽殷 王錫金百乎。

二、緄卣 錫貝卅乎。

三、牧殷 取□□乎。

四、呂鼎 用權征賣絲五夫用百乎。

五、揚殷「取遺五孚」

六、番生殷「取遺廿孚」

七、趙鼎「取遺廿孚」

八、載殷「取遺五孚」

九、毛公鼎「取遺廿孚」

前八器均西周之物，一乃成王時器，二乃穆王時器，三乃

恭王時器，四乃孝王時器，五、六、七均厲王時器，以上七器說詳大系

八雖未能確定其年代，然由文字體例觀之，與載殷等約

畧同時，不得在東遷以後。諸器之定年，今舉一二事以示

例。

知禽殷之必為成王時器者其銘云：

「王伐楚侯，周公某」

謀省讀為誨

禽祝。禽又

有跋臧祝。王錫

金百尋。

楚乃楚字之異，从林去聲。舊或釋無讀為鄒，非也。古

無字並不从林。成王初年有東征熊盈事，近出矢令殷本

成王時器云：「王于伐楚伯。」本殷言「王伐楚侯」乃同時事。周

公與禽並舉，周公之為周公旦，禽為伯禽無疑。據此可知

周初已用金屬為貨幣，並以尋為單位矣。

知牧殷之必為恭王時器者：

牧殷「王乎」時內史吳冊命牧

師虎段井伯內入右師虎……王乎內史吳曰冊命虎。

趙曹鼎 第一「井伯入右趙曹。」

趙曹鼎 第二「韓王在周新宮……史趙曹錫弓矢。」

韓王卽恭王。由上四器之合參可知趙曹井伯師虎內

史吳牧均恭王時人。牧段自是恭王時器。取□□字句中

二字雖闕然第二字必為遺第三字必為數目字者至為

明確。遺之是否金屬貨幣雖尚未能確知然於恭王時則

確已用乎為貨幣單位矣。

由上二例已足證知西周無金屬貨幣及爰字當出於

春秋以後之說之不確。

歲爰二字失其據，新城說可不改自破矣。

七、器之製作年代其三

宣平時代說及其證據

新舊諸說均不足信，然則器究作於何時耶？余謂決定此事殊不難，前人所以徒逞臆說者，蓋於原銘未能通讀。今既得其通讀，則器之製作時期，非宣平二世莫屬。銘辭中之時代背景、文字格調，以及其它在在皆與此二世相合。今請揭其證據如下：

第一、宣平二世均承周室新遭喪亂之後，其時政治情

形與銘中所言者相符。所謂「廼唯是喪我國」所謂「緡々四方大縱不靜」所謂「余小子困湛于艱」均能相合無間。

第二銘中辭句，尤其哀痛禍亂之語，與幽厲時代之詩多相類。例如「敗天疾畏」一語，即於詩中屢見。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

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雨無正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

此三詩舊說為刺幽王，雖無確徵，然如召旻云「今也日蹙國百里」，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小旻云「國雖靡止」，則此等詩篇早則當作於厲王奔彘以後，遲則當作於

幽王失國以後，二者相距亦不甚遠，而三詩均言「旻天疾威」，可知此四字是當時之成語。毛公鼎同有此語（師旬殷之，天疾畏降喪，尤与召旻二語相類），則毛公鼎銘与此等詩必同作於一時矣。

第三，銘文全體与尚書文侯之命相類。文侯之命舊說為周平王錫晉文侯仇之命書。史記晉世家又以為襄王錫晉文公重耳之命。本文中稱受命者為「父義和」，与文侯、文公之名均不合。鄭玄讀義為儀，以為文侯之字，謂儀与仇均有匹義，故名仇字儀。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附論及此，云：「古天子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王若

曰小子封。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蔡仲命書曰。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書曰。王若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為字。或以義和為字。並當闕疑。經義述聞卷二十三今案王說至確。金文策命臣工之例多。

矣。亦未見有稱字之例。故義和不必卽是晉文侯。亦不必卽是晉文公。其王不必卽是周平王。亦不必卽是周襄王。特古說有一相同之點。卽是視此命書之文字年代甚近。同以之屬於東周。其所以者。蓋文辭全體絕不類周初文字之詰誦。其時代背景亦絕不類周初盛時也。今為比較。

之便，整其全文如次：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是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卽我御事。古文純字均作屯，此純卽我御事，与後人兩妄改。為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佑，續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

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文全體之結構層次，措辭命意，與毛公鼎銘師匄殷銘，直可云如出一人手筆。又此之「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正如毛公鼎之「改天疾畏」；「翻々四方大縱不靜，師匄殷之天疾畏降喪」，此之「扞我于艱」，與毛公鼎之「余小子圖湛于難，師匄殷之屯卹周邦，安立余小子」，正相呼應。凡此等痛語，絕不能求之於夷厲以前，故古人視文侯之命，至早只斷定在平王之世，欲求確鑿，故更以義和為文侯之

字耳。古人於文侯之命猶能如此得其近是，而令人乃直認毛公鼎銘與師匄銘為周初之文，何今古之不相及如是耶？設今人有認文侯之命為成康時代之文字者，則人將起而笑之，何獨於二銘而不然？要之，二器銘與文侯之命當係一時之作。

八、花紋形式上之考證

大凡一時代之器必有一時代之花紋與形式，今時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紋形式在決定器物之時代上佔有極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據，有時過于銘文，在無銘文之器則

直當以二者為考訂時代之唯一線索。如有史以前尚無文字之石器時代，其石器陶器等學者即專據其形式若花紋以判別其先後。其法已成專學。近世攷古學大部分即屬於先史時代者也。中國學者攷訂古器物，自來僅專靠銘文，而於花紋形式毫無系統之研究。著錄之稍完備者，雖亦圖象與銘識並收，然其圖象多空存而無說，說之者又多本先入之見而妄事臆測，不知比驗其異同，追蹤其先後，於形式與花紋之中求出一歷史系統。器物每以種別為類聚，同類之器每以文字之多寡有無為先後，雖亦分商分周，然實粗枝大葉。以周而言，有周一代載祀八

百其綿延直等於宋元明清四代而統稱之曰周此其含混不直是紙上之雜貨店耶余謂凡今後研究殷周彝器者當以求出花紋形式之歷史系統為其最主要之事業求之之法有賴於今後之科學的地底發掘自不待言然其事殊未易舉目前有較為易舉之工作且足為將來之發掘作準備者則存世彝器多於銘文中直接透露其年代亦多由間接可以推證者就此類器以求之大抵可以獲得一疏鬆之系統也。曩者余譚集兩周金文辭大系搜得年代國別可徵之器凡二百五十又一本擬以此為根據而進求花紋形式之徵集特惜著錄之豐富者如據古

錄如周金文存如集古遺文均僅採銘文而未收圖象。圖象之豐富而精美者如泉屋清賞其器又多不能定年而藏器之家每又祕不示人且散居於海內外故余之業終未能竟也。然其大畧亦有可得而言者。

本器乃圓鼎。試以圓鼎之形式而言其屬於殷末周初者。器深口稍斂而腹弛。脚高直而圓。下端畧小。成王時代之獻侯鼎其例也。稍晚則器稍淺口弛而腹斂。脚低曲作勢如馬蹄狀。夷厲時代之大小克鼎其例也。更晚而抵於秦漢則器如半球形而足愈低。稍有目驗者一望即可知其大別矣。毛公鼎之形式與乙種相類。絕非周初所宜有。

更以花紋而言。凡殷末周初之器之有紋者，其紋至繁，每於全身極複雜之幾何圖案，如雷紋之類，施以幻想性之人面或獸面，如饕餮之類，其氣韵至濃鬱沉重，未脫神話時代之畛域。稍晚則多用簡單之幾何圖案以為環帶，曩之用不規則之工筆者，今則用極規則之粗筆，或則以粗筆之大畫施諸全身，其氣韵至清新醒目，因而於濃重之味亦遠遜。更晚則幾何圖案之花紋復返諸工筆而極其規整細致，乃純出於理智之產品，與殷末周初之深帶神秘性質者迥異矣。本鼎之花紋僅由兩種簡單之幾何圖案，相互間插聯成環帶，粗枝大葉，亦絕非周初之器所宜有。

(The image contains highly stylized or mirrored Chinese character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representing a specific dialectal form of the language.)

毛公鼎



二九七

更求其具體之比較，則此鼎與鬲攸之鼎之花紋形式全同。今如鬲攸之鼎之年代可以確知，則毛公鼎即必與之先後同時。鬲攸之鼎乃厲王末年之器也。其銘云：

「佳世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

王在周康宮，得大室，鬲攸。

呂攸衛牧告于王曰：「女汝爲？」

我田牧弗能許，鬲攸。王令

省史南呂注即統旅。旅使迺攸。

衛牧誓曰：「我弗具付，鬲攸。」

其且租射謝分田邑，則殊誅。攸衛。

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

皇考惠公。膺鼎。鬲攸从。其

徼萬年子孫永寶用。

（注）虢旅人名。有虢叔旅鐘可證。又旅下有重文。

半泐。前人未案。

同人之器有鬲从盠。作于王廿又五年。而中有善夫克之名。善夫克之器有克壺克鐘克盠大克鼎小克鼎等。大克鼎銘云。穆。朕皇祖師華父。惠餐畢心。宜靜于猷。盠哲。畢德。肆克。肆保。畢辟。肆王。諫辭。續叙。王家。據此可知善夫克之祖為恭王時人。又就克器之曆朔以覘之。

克壺隹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

克鐘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克盃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小克鼎隹王廿又三年九月

初吉乃月之朔日至第七或第八日之期間就克鐘与克盃推校之諸器不能同作於一王之世因此可知善夫克乃歷事二王其二王之年代一至少當有十六年一至少當有十八年乃至廿三年恭王之後二王連接在位在十六年以上者為夷厲為厲宣

恭王 二十年或二十五年 見前

懿王

二十五年

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史記

孝王

十五年

同上

夷王

十六年

御覽八十五及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

厲王

三十七年

史記周本紀

宣王

四十六年

同上

克如歷事厲宣則距其祖太遠而克之壽亦太長故以夷厲為適即克壺克鐘作於夷王十六年克復盂等則當在厲世大克鼎無年月然銘中有隳季右善夫克語与伊殷之隳季入右伊自係一人伊殷作於王廿又七年當屬於厲王故大克鼎亦厲世器也

知善夫克為厲世人則鬲攸從亦必為厲世人鬲从鬲
与鬲攸从鼎均為厲王末年時器。

知鬲攸从鼎為厲王末年時器則与之類似之毛公鼎
其先後之相距必不甚遠矣。

九、最後之取決

由銘辭本身之攷核由与變雅諸詩之比較与文侯之
命之比較与鬲攸从鼎花紋形式之比較余敢斷言毛公
鼎者必非出於周初而當出於宣王或平王之世。然究當
出於宣世或平世者此尚待最後之取決。

宣平二世相距不遠，花紋形式之證於短時期內無究極之效果。文侯之命，舊雖有平王時代之說，然如上所論列，寔屬疑問。變雅多作於幽厲二世，二世之相去既近，而其本身亦尚有問題。故三證至此均不適用，欲取最後之決定，仍當求之於本銘。

本銘全體氣勢頗為宏大，決然猶存宗周宗王之風烈，此於宣王之時代為宜。

本銘中之王自命不凡，辭氣之間大有欲振興周室，追蹤文武之概，此於宣王之為人為宜。

本銘中針砭時弊之語，於宣王時之史事尤相契合。宣

王承厲王之後，厲王有止謗之事，故此銘之戒毛公曰：「汝推于政，勿墜累庶民。」厲王有好利之事，故此銘曰：「貺毋敢靡。」乃致鰥寡。大雅抑篇乃衛武公刺厲王之詩，其第三章有云：「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是知厲王時之臣工，多徂於太平，而逸樂沈湎，故此銘曰：「善效乃友，正毋敢洵于酒。」凡此均相合無間，敕之平王時，更為貼切也。

更有進者，本器之出土地，乃關中岐山，足證作器當時宗周尚未覆滅，此尤足為當屬於宣而不屬於平之一佳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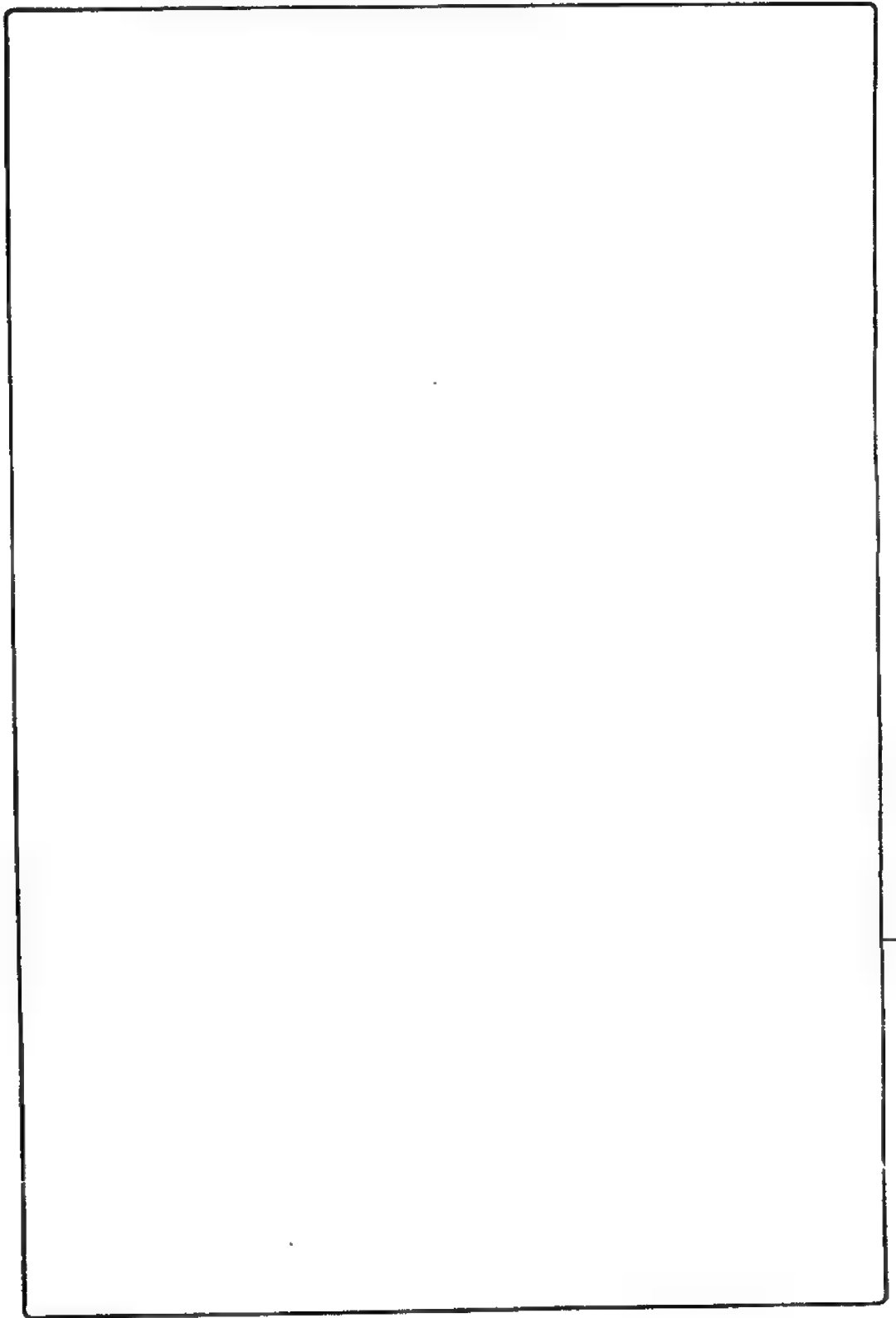
準上。余得一最終之結論曰：毛公鼎乃宣王時器也。

同時，師匋殷與文侯之命亦必宣王時代所作。文侯之命之「父義和」乃毛公盾師匋一流人物，同屬不可考。其人非必即晉文侯，亦非必即晉文公，題為文侯之命者乃後人所命。古人誥命非先有題而後作文也。

〔附注〕鄂侯駘方鼎：鄂侯駘方納食于王，乃饗之。王國維

云：「王乃饗之者，謂王裸駘方也。」詳見「觀堂別集補遺」釋文。与此鼎

銘正為絕好之互證。



周公段釋文

英人獻穆佛鮑羅士所藏之周公段，余初以為周初之

器。

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追論及補遺第二項

後以言井侯服，与大克鼎銘

有一脈相通之處，遂改隸於厲世。今案核之，器之花文形制甚古，与近出之作冊齋卣相似，銘文之字跡亦類大小孟鼎及令彝、令段，銘中之父殆即大小孟鼎中之父宜，屬諸康昭之世。爰重為此釋以推闡之，兼誌余之誤也。





佳三月王令命焚照內史

焚字彝銘中屢見舊多釋艾孫詒讓於焚殷舊或稱釋

為焚之省云說文焱部焱从焱門又木部榮从木榮省

聲此篆作艾業与本銘文稍異然因同是一字者即焚字之省从二火

而交之古籀餘論卷三四葉今從孫釋

焚人名殆即作器者周公旦之子孫也此人亦見大小

孟鼎大孟鼎云今余佳令女汝孟彝紹焚巧敬護離德

至經敏朝夕入肅諫言命孟承繼焚職小孟鼎云王令

焚遜畀言命焚案訊所獲鬼方之酋長二鼎均康王末

年之器字跡与本段極近蓋同時之物此焚与彼焚同

為王左右之重臣當係一人。又有焚燬者。銘云。唯十又
 二月既生霸丁亥。王事使焚穢厲。令戡疑是邦。乎呼易
 錫與麻旂。用保卒邦。肆對玕揚。王休。用自作寶器。萬年臣
 与卒孫子寶用。國金文存卷三。世三。字跡雖草率。然其筆意与大
 小孟鼎仍為一系。周公毀言受封時事在三月。焚燬言
 就封時事在十二月。蓋同是一年事。小孟鼎作於康王
 二十五年。其時焚尚在王之左右。又當年八月既望有
 甲申。十二月既生霸中不得有丁亥。翌年亦不得有康
 王在位二十六年。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則本毀与焚毀蓋作昭
 王之世也。如受封甚早。就封甚遲。則亦可以屬於康世。

曰蕘井侯服。易錫臣三品。州人。象人。事人。

蕘。殆焚之名。字乃蕘之餘文。从艸害聲。毛公鼎。那菑。

害。易吉。作𠬞。叔家父殷。用易。錫害。句。𠬞。壽黃。考。作𠬞。

師害。殷作𠬞。害。叔殷作𠬞。若𠬞。本器蕘字中从𠬞。作

与此等字同。害乃古蓋字。象缶上有罩。覆蓋。傷害字當

傷也。从𠬞。言从家起也。非。方言云。蕘。芥草也。十畧。沅

聲。字形全乖。說解自非其朔。方言云。蕘。芥草也。十畧。沅

湘之南。或謂之蕘。即此字。

井侯服者。言井侯被征服也。此井乃殷之古國名。非周

公之後之邢。大克鼎言。易錫女。井家。象田于吮山。臣

與臣妾。又。易女。井。退。象人。藉。易女。井。人。奔于。景。即此

被征服之井國其土地人民後裔為周人所宰割奴使也。知井為殷代古國者卜辭有其徵。殷契後編有一片云癸卯卜方貞井方于唐。湯宗彙上卷十八卜辭稱國為方井方即井國。此辭記卜井方宗祀成湯用夷則井為殷之同盟國可知。又乙亥父丁鼎。自王正征井方即周人滅殷後征伐井方時器也。舊以有父丁字說為殷彝寶則以日為名之習自東遷而後始見絕跡。井之地望可由克鼎之出土地以卜知之。羅振玉云厥估趙信臣言克鼎實出岐山縣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中義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鐘克鼎及中義父鼎

均出一窖中。於時則光緒十六年也。

集古遺文三卷世五

克器既

出於岐山。則其所受之井家田亦必在其隣近矣。散氏

盤中亦言井邑田。言井邑封道。散氏邑里據王國維所

推測。當在大散關附近。地離岐山不遠。則井國蓋在散

關之東。岐山之南。渭水南岸地矣。

散盤中之眉田當在郿縣附近

州人。食人。寧人。自即井國所有之人民。州見散氏盤。其

井邑田之四望中言陟州剛。剛又有人名州。稟為散之

有司。當即州人之舊地。與其族屬。秉字舊多釋為東。然

于原文東上確從人作克鼎之井人奔于秉。散氏盤之

封于秉道。又散之有司有制馬秉。與此疑是一字。秉

古壩字。毛公鼎用為昏庸字。召伯奭用為附庸字。車人當亦渭水沿岸之部落民族。非邶庸衛之庸。亦非庸蜀羌髳之庸也。

井之地望既知。則焚之封邑自因以判定。卯殷有焚伯。焚季當即焚之後裔。其銘云。焚季右卯立中廷。焚伯乎呼令卯曰。飲乃先祖考死嗣焚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嗣葬人。不盈。取我家窠用壘。今余非敢夢先公。有進退。余懋由先公官。今余佳。令女死嗣葬宮葬人。女毋敢不善。葬字金文用為豐鎬之豐。葬宮即豐京之宮。葬人即豐京之人。焚氏之臣卯及其先世既死嗣焚公室。

又死嗣蕤宮蕤人則焚之封邑與豐京接壤可知。豐在
長安南鄠縣東。焚由上之推定當在鄠縣西。諸器所言
正相互發明者矣。

拜頤首魯天子。用。奉。福。

魯字動詞。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
世家言。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書序作。旅天
子之命。旅古訓陳。本銘之魯當是嘉意。言慶喜也。

用亦造字。知者。今殷用卿。饗王逆造。同例語見參尊。曰

用。爾侯逆易。亦見。用。殷。用。卿。王逆。易。事。十四。

亦見仲。再。殷。仲。再。作。又。有。寶。彝。用。卿。王。衍。作。世。五。用。知。

別若作亦造字矣。月从出省。出古舟聲。作从从彤省聲。

卜辭及殷彝形即作彤与造冬幽陰陽對轉也。知禹為造則知

月亦為造矣。古造字多異文。許書有造能二形。金文多

从山作造。文頌殷若寤。頌文頌若寤。頌壺禹之作寤。正同此

例。本銘寤字意言授也。

寤字亦見姁殷曰姁休年周三十一。用作隣寶彝。

姁侯鼎之文考姁公殆亦一字。舊或釋瀕盖以左旁之

瀕為涉字也。效尚有此字曰公易錫。子效王休貝

世朋。釋涉無義。字形亦非涉。涉字格伯殷作散氏盤

作巡者巡並与此異。今案巡當是巡之異文。从步川聲。

周公殷

三〇七

319

𠂔子乃段為順字。𠂔則从頁𠂔聲。蓋順之古字也。𠂔段之順史與𠂔子同例。𠂔侯之文考蓋順公也。本器之𠂔福則段為峻大也。長也。余曩疑𠂔字不塙今附正于此

克奔從走𠂔𠂔無冬終令命𠂔于有周追考孝

奔字大孟鼎作𠂔乃象形文。象人盍軼絕塵之狀。下从三止。止趾之初文也。本器作𠂔下體所从似止非止已稍譌變。效自作𠂔大克鼎作𠂔三止譌變而為𠂔說文遂謂奔从奔聲矣。石鼓文作𠂔乃籀文从止尚未失古意。

余初以為三帝之合文說為太王王季文王頗不安。

嗣於大系已改釋為上下帝之合文。上帝自天神，下帝指人王。近劉節以此釋為非，復釋為三帝，謂三帝指先公。今案上文兩見三字，三月三品均作三，三畫均等。凡金文所見三字均三畫均等，卜辭亦如是。有三字每字至字連文釋釋為三，今字第一畫特短，不得為三。金文上下每合書決非。大克鼎璜于上下作三毛公鼎就許上下若否作三，即其例。卜辭則每見下上二字之合文，作三。由此可見殷周古文於上下二字喜合書，故以此等字例推之，此為上下帝之合文無疑。帝本天神專稱，特殷末人王已稱帝，故有上帝與下帝並存也。

對不敢多。

敢下一文乃彘字。卜辭每見有豕形文。腹中橫貫以矢者。羅振玉釋彘。戊辰彝。遺形。戊武乙。彘。多一。亦彘一文。与此同。但此讀為豕。疑古豕彘本一字也。

卽朕福血。

卽古昭字。新出虜氏鐘諸器有。卽于天子。一器如是作。餘均作習。習卽由卽而昭之過渡也。福。胙肉。血。血祭。小雅信南山。取其血管。卽朕福血。猶言明余禋祀。


朕臣天子。

頌鼎克彘。追假均有。朕臣天子。語。与此同例。假。假為俟。

長也。朕當讀為恆。又師餘段。其萬年永保。臣天子。臣天子者。臣於天子也。

用冊王令

冊之錄文。古人作字。為圖自起。每多羨畫。如宋公廬

之錄鼎。字作。此據宋刊。此據宋刊。父辛尊之。作父

辛寶。傳彝。傳字。蓋文作。器文作。又如通殷

之穆王字。作。兵器文。相邦字。多作。均其例證。劉節

不明此例。以釋冊為誤。改釋為冊。二王命。謂二王指文

武。此與上三帝說具見。北平圖書館。不知所謂冊王

命者。即將上文。錫臣三品之王命。筆之于彝也。於文武

何涉耶？

乍作周公彝。

周公·周公旦。彝者祭器之統稱，以器形而言乃殷蓋也。
作器以祀其所出，與宣王時代之召伯虎殷用作刺烈。
祖召公嘗殷同例。

壹卣釋文

宋人書中有所謂單癸卣者

博古十世六
上世八
癸卣或稱單

癸卣

攷古
四八

今據宋刊嘯堂集古彙撫其銘如次

(蓋文)

田小我王世子弗弗
 茲多且何來來
 宗賈無無日子以以
 子直止以茲如轉轉
 文夫日茲了了

(器文)

今案此銘乃右行，前人均由右至左讀之，故迄未得其解。今正釋之如次：

『文考曰：癸乃沈子，豈作父癸旅宗，罔彝其
 其臣父癸，夙夕御爾百禩，邁婚媾單。』

文考日庚乃呼其考名而告之也。銘辭作呼格頗罕見。然除此一例外，憲齋集古彙第七冊第八葉有祖日庚殷，銘曰祖日庚，乃孫作寶殷，用筮世高孝其子，孫其永寶用。金文例与此全同。彼廼孫為祖作器，此廼子為父作器。吳大澂謂祖日庚為乃孫所作，敦未得其解。

乃沈子壹。沈子家兄橙塢，謂宜訓為猶子。蓋漢時疏廣叔姪猶稱為父子。壹作器者名，故本器當稱為壹卣。

乃者汝之也。金文用乃為代名詞，第二人稱之領格，用廼為接續詞，於是字。然亦偶有用乃為廼者。如今鼎令眾奮乃克至，鄂侯鼎，噩侯駿方納食于王，乃俾裸之，又王休。

匿乃射，均是。又晉鼎求乃人，乃弗得，汝匿罰大。上乃字為汝之下，乃字則用為如此，為僅見之一例。

但乃用為汝之用，為於是，用為如，決非乃之本義。金文乃字多見，大抵與本器文相同。小篆作𠂔，形亦未失。說文云：𠂔，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也。古文作𠂔，籀文作𠂔。今案此籀文及古文之形，均古器銘中所無。許以虛詞為乃字之本義，說為象氣之出難，亦覺難乎其象。諦審其字，自當為象形之文。唯所象之形，余以為當是人形。象人側立，胸部有乳房突出。是則乃蓋奶之初文矣。奶固俗字，然此等字非外來語，且當與民族而俱來。今知乃即奶之象形。

則其字古矣。

知乃為奶之初文。於乃字之構成可得一的解。段注

說文：『乃，裹子也。从子，乃聲。』云：『乃聲二字各本作从几，誤。』

今正。艸部芳字，人部仍字，皆乃聲。管子：『乃作臙。』素見五

从繩省聲，可證也。今案从几當是从乃之譌。乃从

子者，謂將以奶乳子也。乃亦聲。乃乃迺之蒸對轉。此因

可證从几之決誤。然亦聲之例多有，未可竟如段改。

旅宗陳彝，旅字作義，从車，且从車之隸文。金文習見。容

庚謂：『仲彝父獻應公敦等皆分寫，故定以為旅車二字合

文。』金文編第七三今案：『仲彝父獻』乃偽器，周金文存與集古遺文

輩字雖若分寫，蓋金文中

旅宗陳彝者謂祭陳於宗廟所用之彝器。

其臣父癸夙夕御爾百穀百穀遺遺臣与也。夕字作月与曆鼎

同。古月夕字每通作。御字宋人均釋鄉饗案器蓋二文分明御字。今鼎壘侯鼎靜殷御射字如是作蓋會合之合之本字也。彝遘婚媾。殷聞為婚。殷遘為媾。荝伯殷與克盥同例。殷文作盥。盥文作盥。本銘二字均稍譌變。可

據此以正之。

單 鄒 單當是作器者之國族。周有單伯為王朝卿士。

春秋莊元年單伯送王姬。注云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當

卽此。本器出土地據攷古圖云得於河南河清。又云初河

濱岸崩聞得十數物。今所存者此彝外尚有五物。一方鑑一

一觥一盃皆曰單作從彝。又有鄒字。河清在今河南孟

縣西南五十里。離洛陽不遠。是則單乃成周畿內采邑也。

鄒殆花押於銘末題此二字者。猶今人落款既簽名復畫

押也。吳大澂說祖日庚殷銘末之允字亦謂猶後世用押

之義。今觀與豈自同出之器大率有單鄒二字可為此說

之一確證

攷与壹同出之器有十數物攷古圖僅揭其五並壹而六然通觀宋人所著錄有為攷古所遺或已為所揭載而未及覺者今並揭其器名与著錄出處如次

單鼎

博三·五·上
一五·九·五

銘凡五字曰
單鼎作從鼎

單甗

攷四·一·三
一四·一·三

銘同

單盤

攷四·一·一
一四·一·一

銘同

單盂

攷四·一·二·博
一四·一·二·博

蓋銘同
而少一作字

單觚

攷四·一·一·
一四·一·一·

銘同

單 𠩺 鑑

一、四、九、
二、四、
薛

銘同。器如方鼎而無足，案乃鑑也。

𠩺 從 彝

薛 一、二、三、

銘四字，曰「𠩺」作從彝，僅見薛書，不識何器。

單 尊

一、四、
廿、
薛 三、
薛 二、

銘三字，曰「𠩺」作從單。

單 爵

一、五、七、
薛 四、三、

陽。銘一字作單，故古云「得於洛陽」，始亦「𠩺」器之出于市樂者。

以上竝以「𠩺」為其十，「𠩺」銘特長，其它大抵皆有從「彝」字，蓋以「𠩺」為主尊，而它皆陪器也。此外尚有它器。



右單簠父乙鼎。博二、廿七、肅上、海九、四。其花紋形制與上單簠
 鼎相似。銘亦有簠形文。則也者乃單之花文也。豈卣有父
 癸而此鼎又有父乙。與臣辰盃有父癸而爵復有父乙者
 同。此可為豈卣沈子卽猶子之一旁證。

知也為單之花文。則左列二器銘亦當是單字。



單殷

博八、廿三、
 肅上、一五、
 海九、五、





單








復齋第十八葉
積古攷古奇觚
均據此覆刻

此二文較形僅多一手執鳥形其為一字無疑。器則同屬於單氏又同見宋人書中蓋與壹同時出土者也。更有進者此等奇文于古文字上頗多啓迪。王國維解說單白文云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撿取之又箕單父丙爵有字據一之六二則省鳥存巢手執干鼎之即續陶一卷則省巢存鳥觀堂集林王氏之意在證明若即

西字乃象巢形其說無可易舊說為旗形而釋為旗非也。然此等字尚有一妙用在足以揭發單字之字源。

單字之見于單熊諸器者均作單尊文作今存世古器銘中之單字及从單之字如獸字金文獸如戰如薪等大抵均如是作。

薪	戰	獸	單
			
頌鼎	沈子	宰當	鐘伯
			
追段		員鼎	單伯
			
蔡大		史獸	揚殷
此字金文主			
多不備舉		先獸	叔單

此字一見即可知其為象形文。說文謂單大也。从四單。四亦聲者。乃沿譌字以為說。然單所象者究為何形耶。觀若文知單乃捕鳥之器。王國維說之以畢。形制与用途則然矣。今更以聲類求之。則單乃單之初文也。手執干鼎之反。所從形正是單字。舊說為干形非是說文單也。从网干聲。乃由形譌變而為形聲字者也。段玉裁注云。吳都賦注。單單皆鳥網也。按單之制蓋似畢。小网長柄。故天官書畢曰單車。段說單字与古文正合。單復名單車者。蓋單之柄上有輪。以縮網網之收縱。字中腰之田形。卽輪象也。故單為單之初文毫無可疑。

獸字古金文从單亦單為單之一證獸本古狩字从單

从犬者均狩獵時所必用之物甲骨文獸字亦从單作有

 前編六  同上  前一  前四 等形羅振玉說从戰

省自戰从單之說為長然今知單即古單字則羅說亦不

免迂迴矣

羅說見殷虛書契
攷釋卷中六十九

蕝當是从葦斤聲葦則从収單聲說文収部有𦵏字云

闕且从三日在収中王國維謂即葦之譌變甚是然謂單

為𦵏車之譌變則非也王又謂収𦵏皆収之異文亦未敢

盡信蓋金文从収之字無从葦者而从葦之蕝亦未見有

从収作蕝有作旂者則葦収殆是一字

王說見史籀篇
攷證乾字下

沈子簋銘攷釋

新出沈子簋歸廬江劉氏乃周初魯煬公時器也。余於
兩周金文辭大系中已著衆之。惟語焉未詳。且亦畧有
未諦處。今復為此專攷如下。

也曰拜頤稽首敢取或邵昭告。

也。沈子名也。乃古文匚象形。凡匚銘多用之。說文謂象
女陰。非也。古音本在歌部。故与它字相通用。說者遂謂

也。它為一字，亦非也。卜辭多見「亡它」，不「它」之恆語。羅振玉云：「殆即上古州居，患它相問，無它乎之它。」又云：「它与虫殆是一字，其說近是。」

𠂔。說文云：「𠂔，目也。从目又。𠂔，目無義。殆，段為或。古音𠂔或同紐，例可通段。」

朕𠂔考令 命乃鵬沈子

𠂔字亦見商犧尊。彼銘云：「商止作父丁𠂔尊，以彝銘通例推之。殆是寶尊。疑本缶之別構。午古文變形為𠂔，下从之，日非口形，乃缶形也。寶本从缶聲，故可段缶為寶。其在本銘，𠂔考与乃鵬對言，如非父子，必為翁婿。𠂔与

鵠可相關而定。鵠字說文所無。余謂當是鯖之省。假為
倩。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說文倩字注亦云然。乃倩
對。吾考則吾殆又假為舅矣。鵠字漢晉人有用為驩
兜字者。尚書大傳鄭注驩兜作鵠。鄭李宣殘碑亦云
虞放鵠。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鵠。孫注史記鵠。鵠
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為鵠。案今史記無鵠
鵠字。古文尚書乃晉人所偽。不能據為典要。鄭注與殘
碑之鵠字。不知何所據。乃讀為从鳥丹聲。丹聲之字無
可與考為對者。殆不足信也。

乍細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細。休同公。

乍疑讀為昨。兩紉字余曩釋御以下辭御字多作紉。与此形近也。今案字實从糸从乃。當是繻之省文。說文云繻緩也。从糸盈聲。讀與聽同。經繻或从呈。字在此無義。可說疑卽段為呈字也。周公周公旦宗猶祀也。書洛誥敦宗將禮。詩雲漢靡神不宗。陟謂昇祭。二公乃魯公伯禽與考公首。說詳下。

同公當是人名。成王時器之小臣宅殷云。同公在豐。令小臣宅事伯懋父。伯懋父卽康叔之子康伯髦。說詳同下考公則不知何許人也。

克成妥綏昌考呂于顯二受令命。

呂者呂考之名。案乃魯煬公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云熙一作怡。本銘上言乍緡于周公宗陟二公。此言呂考。則呂乃煬公名之本字也。熙怡呂古本同音字。怡尤从呂聲者也。古文台呂同字所以知呂為呂考名者以呂于連用於文不辭。書大誥予翼以于敎文武圖功。文本作寧乃字雖若以于連文案彼于當連敎字為讀讀為紆于敎圖功猶詩言紆謨定命也。讀者恐將以此致疑故附說于此。

烏虜。佳考。錫又。

弭當卽取之或作說文取使也从攴取省聲又同爪取
又殆聯綿字義未詳

念自先王先公廼妹克衣告刺烈成工功

妹讀為救說文救撫也讀若弭弭救妹古本同音字

衣卽殷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云衣讀如

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鄩

如夏高注鄩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大豐殷

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孫詒讓讀衣祀為殷祀卜辭

屢見自上甲至于多毓衣王國維亦讀衣為殷祀之殷

戲組呂考克淵克夷

淵夷與衣對文，亦當為國族之名。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案當以作夷者為是。夷訛為第，第又訛為茅也。夷即此「克淵克夷」之夷，蓋煬公克夷，築闕門以紀功也。淵未詳。

沈子其類襄 緬懷多公能福。

多公即周公魯公考公煬公之等。能福猶言宏福。釋名能該也，無物不兼該也。

烏庠乃沈子妹殺克蔑見猷于公。

蔑小篆作蔑，乃形近而訛。左傳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當即此猷猶令言滿足也。書洛誥：「萬年猷乃德。」毛

公鼎。皇天弘猷。聿德叔夷。鍾余弘猷。乃心。

休。沈子啓。聿田。戰。狃。賓。裔。

休。錫也。啓。聿。當是地名。未詳。

戰。戰之異文。古文旁从戈。戈每互易。叔夷。鍾。殺。蘇。三軍。即戰和。知彼戰為戰。故知此戰為戰矣。狃。與戰連文。殆段為鵠。詩。大叔于田。乘乘鵠。傳云。驪白雜色曰鵠。尔足釋言亦云。

賓。貯。金文多用為租賦義。呂覽樂成。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與賦對文。乃古義之僅存者。葛疑。費之。或作委。積也。

乍作絲茲殷。

殷卽簋字。自宋以來誤以為敦。而以器之名彊者為簋。
錢坫黃紹箕容庚諸人已先後辨正之。然令人猶多致
疑者焉。蓋以古器物中亦有名簋若鐻鐻者在也。前人
誤殷為敦。故敦殷混。今人知殷為簋者。則又並簋若鐻
鐻而亦簋之。不知乃判然二類也。鐻鐻之存世者有陳
侯午鐻鐻。事則有陳侯因齊鐻及齊侯簋等。其形制器
蓋相合如球狀。平分為二半球。各有二環以為耳。三環
以為足。故簋可却置。俗稱為西瓜鼎。蓋以其形似也。此
類器有銘者少。僅上三四例。然與殷固迥然不同。余謂

此卽所謂敦矣。鐔卽敦之本字，省之則為辜。其或稱鐔者，
鐔禮經所謂廢敦。鐔廢一聲之轉。鐔鐔與鐔同形，則廢
敦亦卽敦矣。鄭玄注禮以廢敦為無足之敦，乃望文生
訓。羅振玉本之以說圓足之敦，舊稱為廢敦，則又以訛
傳訛者也。要之，敦卽簋字，除錢黃諸人所舉證外，敦銘
之有韻者多與幽部字為韻。參看上出金文韻讀補遺亦一佳證也。
用觀卿饗已公用格。格多公其凡哀乃沈子也唯福。
已公疑卽姬公，上文之周公也。

凡哀殆讀為劇愛，凡劇聲相近。樂記：愛者宜歌商。鄭注
愛或為哀。呂覽報恩：人主胡可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

是哀愛古可通用。

用水需令命用安綏公唯壽。

水當讀為氣。

今作氣

洹子孟姜壺用氣嘉命用禴眉壽。

也用哀教我多弟子我孫克又井敷。

教殆柔之古字。从十持木从夭。夭亦聲。示模作教。刑之意也。夭聲雖在宵部。与幽部極近。此与哀字連文。懷柔亦成語也。又讀為守。井敷。刑教。說文以敷為學字。書盤庚上「盤庚敷于民」。日本未改字。本敷作學。某氏傳「敷教也」。

教父乃是子。

教古懿字。金文懿多作教。單伯鐘未設番壺均其例。又

或者心匡自。欽王在射盧。卽是懿王。本銘與彼同。子讀為慈。作動詞用。

右全銘考釋既竟。有可撮論者二事。其一。為器之年代。

器當作於魯煬公時。於周當康王末年。據魯世家煬公

在位六年。其兄考公在位四年。其父魯公伯禽無年數。

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

卒。

見集注

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也。

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

其二。為

沈之地望。沈子為魯壻。又受魯錫田。地當近魯。春秋文三年。伐沈。沈潰。左氏傳云。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杜注。汝



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案汝南附近乃古蔡國之地。地雖近楚。與魯遠隔。沈亭恐非必沈之遺趾也。器聞出土於河南。未詳其地。河南有沈邱。在項城之東北。與安徽接壤。較近於魯。亦未知是否。誌此竢訪。

沈子筮銘攷釋

臣辰盃銘考釋

臣辰盃聞於一九二九年冬，與矢令諸器同出於洛陽。同出者共有銅器三十餘事，惜已分散矣。又聞有卣同銘，卣尚未見。本器之銘四字，曰「臣辰冊」，末字下部為鑿所掩，蓋銘凡五十字。字雖不多，然頗有重要公案得藉以解決者，今為之考釋如次。

臣辰盃
王大龠于宗周，出饗簋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

大禴卽大禴。周禮春官宗伯以禴夏高先王。尔足釋天
春祭曰祠。夏祭曰禘。此言在五月。与周禮尔足合。禮記
王制夏曰禘。當是後起之制。他古出字亦見卜辭及矢
令方彝。饗字亦見呂鼎。彼銘云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
戌。王饗于大室。彼字作。正从夕作。此銘上宛从月。蓋
古人月夕字每通用不別也。又右里盥盥字作。所从
𠂔字与此同。小篆从巳亦稍異矣。由二器之辭旨与文
字之結構以推之。當是館之古字。从食宛。宛亦聲也。漢
人用為飴登字。方言飴謂之餒。餒謂之餒。餒卽饗之異。
莒京彝銘習見。王國維有周莒京考。

全集本觀堂謂莒
集林卷十二

當是从辨旁聲之字。葦京蓋卽詩小雅往城于方及侵
鎬及方之方。王因詩言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窮極太原
之地望以爲當在漢河東郡。又因彝銘中言葦京者每
言大池王疑卽蒲坂之張陽池遂謂葦京非蒲坂莫屬。
謂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秦更名今蒲州葦蒲
聲相近又葦在陽部蒲在魚部爲陰陽對轉之字又古
方旁同字則小雅之方當卽彝器之葦京秦漢之蒲坂
矣……周都豐鎬而葦亦稱京與唐都長安而建蒲州
爲中都者先後一揆。今案葦確是葦之古文召伯虎殷
第二器乃韵語王在葦與余告慶爲韵是葦音固在陽

部也。莽京是否卽小雅之方雖未敢必，然其非河東蒲

坂，則有本器可以據證。本器言王大命于宗周，出寶莽

京。莽京必与宗周相近可知。又西清古鑑有麥尊原題邢侯

尊見卷八三三云王令辟井侯出彤侯弔于井，甯若二月侯見

弔宗周亡述。迨會王客莽京酒榼祀甯若端翌日在壁

龔辟離王乘弔舟為大豐大封王射大鵲禽，侯乘弔赤

旂舟從，叔咸之殘滅皆之井侯方見於宗周，而翌日已与客

莽京之王浮舟辟離。宗周鎬京也，鎬京与蒲坂相去數

百里，斷不能崇朝而至，故王氏之說了不足信。今知莽


京与鎬京相隔甚近，鎬京附近之地有可稱京者則非

豐京莫屬。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豐在京北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豐鎬相去僅二十五里，故可瞬刻卽至。故齊京必卽豐京。古音輕重無別，豐旁同紐，而東陽二部每相通韻，故豐齊可通作也。準此，余疑小雅六月之方鎬，連言或卽豐鎬，所謂太原乃平涼之太原。彝銘中之大池，乃豐京辟雍之池也。

王令士上果史寅廢于成周。



果字卜辭及彝銘習見，均用為接續詞，其義如及如與。說文目部有此字，曰：「果，目相及也。从目，果省，讀若与果。」

同也。众部復有泉字。曰「泉」衆詞與也。从众自聲。虞書曰「泉咎繇」。篆古文泉。案此二者本係一字。自乃目之譌。从乃水之譌。而水亦非隶省。泉於甲骨文字有左列諸形。

   據殷虛文字類編四、一。

字之不从隶者甚顯而易見。金文亦有異形。如免簠作

 同金文存 周公餗作 見上揭釋文 買王泉卣作 貞松堂八

一亦斷非隶省。由此等殷周古字形以推測之。余謂此當係涕之古字。象目垂涕之形。更由音而言。許云「讀若與」。與、泉、涕古本同音字。而从泉聲之字。如裏在脂部。

鯀在文部。与脂部為對轉。諺字之𩇛从自聲者亦在脂部。是則𩇛聲本在脂部。逮假為及与字。遂襲取及音而轉入緝部。与後起之涕字分離。更形變為𩇛。𩇛𩇛遂判而為二。新出魏三字石經。皋陶謨殘字「𩇛」益奏庶鮮食。𩇛字古文作𩇛。隸書作𩇛。从自从水。从自雖已形變。从水尚不失古意。然此又用洎為𩇛之所從出矣。書無逸「𩇛𩇛小人」。鄭玄詩譜引作「𩇛洎小人」。要之𩇛寔古文涕。用此本義者于古器銘中有一例。今鼎是也。其文云「王大藉農于淇田。錫陽王射。有鬲。𩇛小子師氏御射。王歸自淇田。王駿濂仲。𩇛。今𩇛。𩇛奮先馬走。王曰。今𩇛。」

奮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十家。此兩「令」，「令」與「奮」句前人均釋為「令」與「奮」二人，辭不可通，蓋未知「令」之本義也。

史寅作「寅」，與甲骨文同。

廢當即殷之錄文，猶福之作寤。

邦大宰編鐘，前松堂一、八，若寤，同。

堂二、三七，鼓之作寤。

甲骨文。

親之作窺。

史懋堂。

也。

殷于成周，猶

傳貞，王令師田父殷成周，細貞，明保殷成周，細貞與矢

令方彝乃同時之器，彼銘云：「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

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

宮，公令徂出，同卿事寮。佳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

成周，徂令，舍三事令，泉卿事寮，泉諸尹，泉里君，泉百工。

眾諸侯侯田句男舍四方令。卣之殷成周卽彝之出同卿事察周禮春官宗伯殷見曰同。殷見之禮據彝文乃大合内外臣工而會見之。書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者也。舊說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云々与古器不合。

𡗗百生豚。鼎賁。賁卣。卣。

𡗗字亦見辛鼎。彼銘云度用𡗗。𡗗刺。刺有朋儕之義。叔夷鐘造爾朋刺。

此与卜辭之𡗗𡗗等為一字。王國維云𡗗𡗗一字。卜辭

𡗗字後編卷下或作𡗗。鐵雲藏龜一四三葉其證也。此二字卽小

篆豐字所从之𡗗。古𠂔一字。卜辭出或作𠂔或作𠂔。

知曲可作卣矣。豐又其餘文。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𦣻」字，卽「珏」字，故但以「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以「珏」在口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曲」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曲」若「豐」二字，其分化為「醴」「禮」二字，蓋稍後矣。觀堂集林卷六釋禮今金文二例均从「口」，与「卜」「辭」同，从「𦣻」与小篆同，卽「豐」「禮」字也。百生者，百姓也。百官也。生字作「𠂔」，与作「冊」大鼎「既生霸」之作「𠂔」者同。此字貞松堂集古遺文未釋。或說乃「卅」。

一之合文非也。此言禮成周之百官以豚並賞以鬯貝。

用作父癸寶匱彝。臣辰刪。

父癸二字原銘合書，与卜辭同例。父癸當是作器者臣

辰之父。貞松堂別著錄二爵銘為父乙。臣辰

卷十八

注云二器近与辰父癸孟同出洛陽為一人之器無疑。

惟孟云父癸爵云父乙一人而有二父。余曩論殷代社

會有多父之習。今得見臣辰諸器。知此習於周初猶有

殘存也。

匱字舊均以寶字解之。案其實乃由動詞轉化為形容
詞者。古有登荐之義。今令設匱于王姜。又用匱事于

皇宗卽其例。所謂寶曆彝猶它器言寶曆彝矣。

臣辰作器者名殆卽史寅之字蓋寅乃十二辰之一辰。冊卽冊之錄冗文故意作此以取媚也。矢令殷銘末有冊冊二字器蓋均同作。矢令方彝銘末亦有此二字蓋文作冊冊器文作冊冊同銘之尊与器文同同出之作冊大鼎三銘末均作冊冊。是知冊冊無二致冊者書也題也。臣辰冊卽臣辰題猶今人之落下款也。虢乃臣辰之族徽与矢器之鳥形文同意作冊大乃矢令子故同一族徽後人於署名之下更蓋章或畫花押本銘亦猶是。

小臣諫殷銘考釋

小臣諫殷有二器，乃周初物。貞松堂著錄其一，另一具余於大系中已著錄之。余初見此器銘時，曾為之攷釋，今稍加補正，揭錄於此。

𣪠東夷大反。

𣪠殆發語辭，猶都繇於粵之類。余或由𣪠淮夷敢伐內國，檣妃殷。𣪠乃任檣伯室，同例。尚書集誓，祖茲淮夷徐。

我並興亦同此例。東夷即指淮夷徐戎等。本銘所紀與
築誓乃同時事。說詳下。

伯懋父呂殷八自師征東夷。

伯懋父亦見小臣宅殷

大系圖
系十二

及呂行壺

西清古鑑
九伯恭壺

宅殷云。佳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事伯懋父。壺銘云

佳四月。伯懋父北征。同公亦見沈子筮。乃周初人。則伯

懋父亦即周初人也。言呂殷八自者。則其所封在殷舊

地可知。逸周書作維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

奄及熊盈以畔。

中略

二年作師旅。臨衛政。

征

殷。殷大震

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

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疑淮九邑之誤。俘殷獻
臣。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
周書斟補云。中旄父蓋卽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
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髦。宋忠
云。卽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父是也。見昭十年。髦
聲相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
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髦當作髦。人表其說甚
確。蓋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髦。則於聲殊
遠。其說不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作中旄父也。
今案本銘之白懋父。卽康伯髦。王孫牟父中旄父也。中

乃字之譌。中字草書作懋年髦旄乃聲之通轉康則康

叔之舊封邑也。

臣殷八臣可知周人滅殷之後成殷者有八師。禹鼎稱舊

穆公鼎詳大系索引亦云用天降喪于上國亦唯噩侯駿方率南

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寒王□命□六臣殷八

臣又云揚六臣殷八臣其成成周者亦有八師。烏壺大系

國系云夏乃祖考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臣。小克鼎

出處詳見大系索引云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通正八臣。周禮

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一軍當

五師与此了不相合。

唯十又一月遣自岑自述東陟伐海眉。

遣一作器

乃人名乃東征時主將之一壹鼎班殷

出處俱詳

大系索引

等可為互證壹鼎云王令趙莪東反夷壹肇從趙

征攻躍

無商

班殷云

王令毛伯夏號駘公服又云

王令毛公臣邦冢君土駘

使御

域人

國人

伐東國瘠我

咸王令吳伯曰呂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呂乃自

右比毛父趙令曰呂乃族從父征

出

駘衛父身三年

靜東國趙即號駘公有駘號趙生殷可證又有駘號仲

殷出土於鳳翔鳳翔乃西號之地

漢書地理志云西號在雍

則駘號

乃西號也駘乃號地

班殷言出

故駘號

亦可稱號駘猶

鬲攸从鬲攸之復稱攸從鬲也。散盤鬲攸均地名王國維說細審班

殷文可知東征時初以韞號遣為主將之一後復毛伯

代之毛伯毛公毛父自係一人下文復云不杯凡朕皇

公即指毛公受京宗懿釐□文王王妣□孫膺于大服廣成

率工功文王孫亡弗襄井亡克競率刺烈雖畧有一二

字不可讀亦足證毛父乃文王之孫殆即所謂王孫牟

父本銘之伯懋父也。

鬲乃地名字不識述讀為遂陟疑假為懋海眉殆讀為

海湄又疑國名非伯殷王令孟公征眉敖又眉敖至見

獻費眉字同此作。

寧魯卒復歸在牧官師伯懋父承王令命易官師達征自
五齔貝。

牧牧野字一作母。說文云：母，朝歌南七十里。周書武王
與紂戰于母野，从土母聲。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紂至于商郊牧野，乃築此
城。又云：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
也。書牧誓偽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不識何所
據。上言：呂殷八自征東夷，此言復歸在牧官。伯懋父承
王命易官，前後正相呼應，故知牧必係殷郊牧野。
承，丞之古字，讀為承。易金文例假為錫，余初即釋錫貞。

松堂亦釋錫。今以上下文義及班段銘案之。宜不改字。讀為更易之易。此言伯懋父取王命易名。猶班段言王命毛伯更號戴公服也。

連字一器作銜。卽領率之率之本字。五輅。貝當是地名。或國名。猶孟子言湯始征自葛載。趙釋載為始。疑載亦國名。惟地無可考。

小臣諫。義曆。泉錫貝。用作寶。薄彝。

諫。殆諫之繇文。作器者名。殆遣之部屬。

義曆字。金文習見。而為故書所無。解者雖不乏人。然亦尚無定釋。字或聯用。如本銘之例。或分用。而以作器者。

名或代名詞介於其間，今就余所見，列舉其例如下。

一、聯用之例

競卣佳伯犀父呂成卣卽東命伐淮夷伯犀父皇

衡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賞競章璋

取尊取从師離父成于苦自之年取蔑曆仲錫父錫

取金

緡卣緡从師離父成于古自蔑曆錫貝卅

師遽方彝王在周康宴鄉饗醴師遽蔑曆晉

又卣公姑令又嗣田人又蔑曆錫馬錫裘

焚毀王吏便焚蔑曆令往邦乎呼錫蘇旗用保乃邦

趨尊王乎呼內史冊命趨更乃祖考服錫趨哉衣載

市回黃旂趨拜頷首揚王休對趨蒞曆

師望鼎王用弗諍忘聖人之後多蒞曆錫休

二分用之例

衆或貞王令或曰獻淮夷敢伐內國女汝其呂成周

師氏戍于苦官伯離父蒞衆曆錫貝十朋

衆殷伯離父來自猷蒞衆曆錫赤金

過獻師離父戍在古官過从師離父死爰吏使過吏

于猷侯侯蒞過曆錫過金

寗鼎師離父猶道至于猷其父蒞寗曆錫金

競段伯犀父莪御史競曆賣金。

敵段一武公入右敵告禽誠百訊卅王莪敵曆吏使

尹氏受釐敵圭鬲。

敵段二王穢敵曆錫玄衣赤表。

烏。

段段王穢段曆念畢仲孫子令穢嬖追大則于段。

免解王莪免曆令史懋錫免載市向黃作嗣工。

庚羸卣王莪庚羸曆錫貝十朋又卅一析。

庚羸鼎王莪庚羸曆錫鬯執貝十朋。

友段王穢晉曆錫牛三。

矢段王在奠莪矢曆錫口革剛。

驛物。

再毀。鳧生穢再曆。

寓鼎。□伯義寓曆。

以上連本銘共二十五例，均周器也。用代名詞閒於二

字之間者僅一例。貞松堂卷八所著之夬作母辛貞

是也。貞蓋三字曰夬母辛器文四十四字原作

字。曰乙巳子令小子夬先呂人于堇。子光既商

貝二朋曰貝售。義女汝曆夬用作母辛彝在十月。

有重文作疑是鏤紋。佳子曰令望望人方罔每用監猶駁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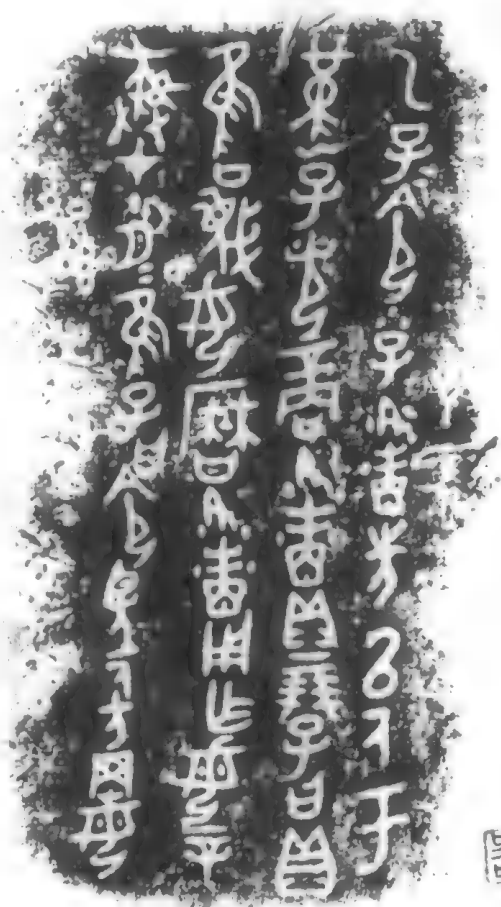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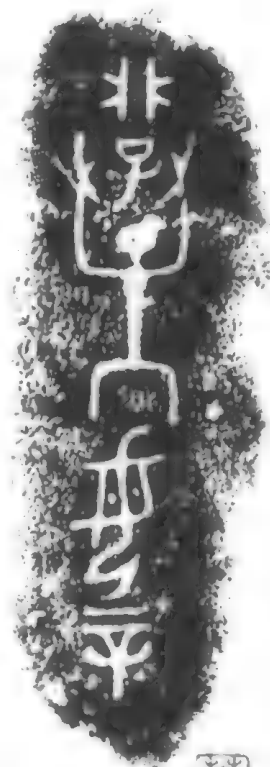
一字恐非此則當是商器。義曆二字蓋自商代以來之古語。

統觀二十六例之銘文，其明記軍事者凡九例，且多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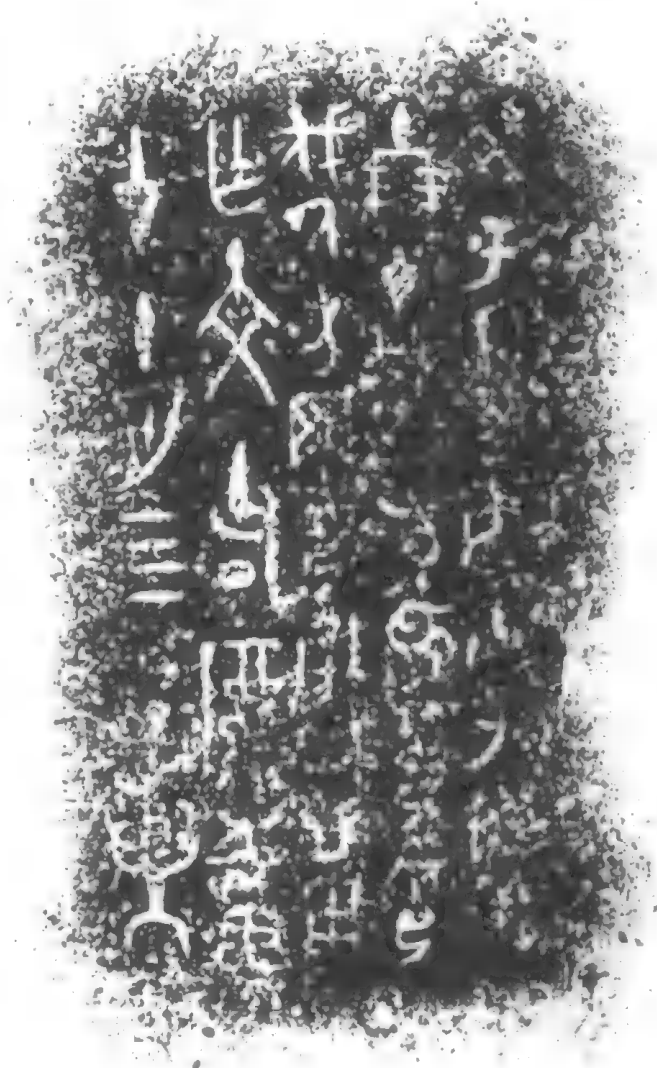
功成受賞。又競段與競自敵段二與敵段一均係一人之器。師遠方與師望鼎係官為師乃師氏之屬。有關軍事之例。為數已半。是則蔑曆二字蓋帶軍事性質。二字均見於說文。蔑當卽首部蔑字。云「蔑勞目無精也」。从戌。人勞則蔑然也。从戌乃形近而譌。其作穢者。當是米部之穢字。穢末也。从米蔑聲。从禾与从米同意。曆在甘部。云「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面。作曆若曆者。文之省。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以推之。余疑曆當卽讀為面。甲之面。蔑若穢則當讀為免。免面猶言解甲。引伸之則為免除征役。師望鼎。艾段。趨尊諸

文以後義為近。金文中非無免字，如免、𠬞、免、𠬞、免、𠬞諸器，其字作𠬞，乃冕之初字也。象人著冕之形，用為免、脫字者，實出於假借。義本訓無訓減，與免、脫義轉相近。疑免、脫字古本作𠬞，後得陽聲，隨之收鼻音，始假免字為之也。金文中亦有𠬞字，見函、皇、父、殷、不、娶、殷及毛公鼎，其字均作𠬞，象括囊中含倒矢形，當以包含為其本義，不娶、殷與毛公鼎假為陷，用為函、舌、函、甲字者亦假借也。說文函，舌也，象形，乃沿譌字以說假借之義，非是。然則免、函均係假借，古文乃以獲為免，以厯為函，故字有出入耳。

小子A書面



文父丁簋



後記

文父丁謚銘云：癸巳，△商，嘗小子△貝十朋，才在△
自佳姜（？）令伐尸方罍。△△用作作文父丁謚。才在
十月，多。形非吉金文存雖有數字殘泐，但大率人名
或地名。今伐尸方罍一語與△△自銘末一語同，足證罍
是一字，殆是尸方酋長名或國族名。余曩為二字，不確。
二銘所記殆同時事，癸巳與乙巳相差僅十二月。今
伐尸方罍上一文不甚顯著，疑是姜。若然，則銘當作於
周初。十月下多字乃祭名，卜辭習見。率此可知△△自十

月下月字重文亦是祭名並非鏤紋。又卣銘「貝隻」疑是
唯字別構。曆字作曆从土此器僅見。鼓銘「小子」下所泐
損一字尚有殘畫但不類書字用知不是一人之器特
二人同屬非族同為小子。始官且同時從征尸方也。
卣卣銘拓本亦見吉金文存四十二。頗疑書字卽是
套字。

一九五二年九月補記。

丘關之釜攷釋

田齊三量一為丘關釜。舊稱子和子釜或齊太公和區。一為左關釜。舊稱陳猷釜或區。又稱陳純釜。又一為左關錡。均濰縣陳氏藏器。陳氏誤釜為區。其所作區錡攷記云。


咸豐丁巳閏膠西靈山衛古城旁土中出古銅器三。皆有銘于其外。其二器形如甕。小口大腹。腹有兩柄。可持而傾。中畧。其一似半匏而有流。文曰「左關之錡」。以之量區。十錡正。及區頸之下。見憲齋集古錄。廿四冊六葉。

左關釜余於大系已錄其文。止關釜文。字多殘泐。自來未能得其通讀。然細心案辨之。亦可明其大較。今釋其文如次。

□□立事歲。禮月丙午。子和子
合□□內者御休□□命謨墮夏
左關釜節于數釜。關誤節于繫
辨。關人築桿成釜。閉□。又□外
鑿釜。而車人刺之。而台□□退。
如關人不用命。則夾□□。關人
□□下事。中刑。以徒。則台□鉤。
□□六盞。奉辟□徒。則台□解。
□命者于下事區布。丘關之釜。



第一行首闕二字，以國差鑄。國差立事歲，咸，丁亥及左
關釜陳猷立事歲。敵月，戊寅例之，當是人名。陳曼名亦見
陳駢壺，彼壺乃齊襄王五年齊師敗燕師時所虜獲。二器
年代相去必不甚遠。舊說本銘之子和子卽太公和，今知
其非是。

歲字作乃古戌之象形文。古戌每於器心設一圓孔，
乃石器時代環狀石斧之孑遺。此以二點象之，左右透視，
故成二也。演變為歲，古本一字。說詳「甲骨文字研究」釋歲篇

襍乃鬼之絲文。陳賁殷鬼字作此更益以女形，乃晚
周文字。古鈇多見哀字，又畏字作所从鬼字均如是作。

裏

畏

右據羅福頤古璽文字徵。惟羅於裏書作裏。認為小篆所無。未識即裏字。又畏字作戔从戈。与小孟鼎鬼方作戔者同。孟鼎乃假畏為鬼也。羅亦無說。凡此所以鬼字均多作一女字形。与凡多作妻同意。亦不得認為媿字。出處詳見原書

禮月者月之異名。與國差鎡之咸。左關釜之敵月同例。
陳逆設又見冰月。均屬齊器。凡此等月名。與爾雅釋天之
月名異。究未知孰為孰月也。

第二行首字乃命字之泐。內者御云々。殆官名與人名。
第三行二數字。容庚金文編收為烹字。甚是。左關釜銘
亦有左關之釜節于數釜語。數者田氏之私烹。節言準則。
猶漢語官建所平。秦語之同一度量。

第三首字作𥝌。左从丰。右从升。與料字同例。半斗為料。
半升為耕。是古半升量有專字。亦有專器矣。此字之讀。於
秦公毀刻款可揭其覆。

\wedge

口一斗七升大半升蓋

$$\frac{1}{2} + \frac{1}{2} + \frac{1}{2} + \frac{1}{2} + \frac{1}{2}$$

元

Handwritten signature: *Al*

7

X



02

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

蓋之刻款言「一斗七升大半升」器言「一斗七升奉」則奉字卽大半升之意可知。舊釋爲「八奉」二字。案原款分明緊接爲一字。非二字也。余謂奉卽耕字。从八奉聲。梁鼎每見甯容參分甯四分語。其器均小。蓋卽假分爲奉。若耕也。故古人料字讀半。耕字讀奉。字例旣同。聲亦相近。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蓋誤料爲耕矣。

第五行首字作逸。舊未識。余謂此乃泐字之異。泐與逸古字通用。曩歲所出正始石經尚書無逸篇逸字古文作

逸。王國維魏石經攷第廿四葉說此字云。

集韻逸古作𨔵。卽此字。久者父之譌。力者歹之譌。王者三之譌也。尚書中逸佚諸字。古本多作肩。或作侑。多士。大淫。佚有辭。釋文云。佚音逸。又作侑。注同。馬本作肩。云過也。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与多士。大淫。佚有辭。句例相同。是偽。孔本亦閒作肩。又如盤庚。予亦拙謀。作乃逸。其發有逸口。日本所有未改字。尚書逸皆作侑。案原本均作侑。稍誤。薛季宣書古文訓本亦然。考肩侑本一字。說文無侑字。蓋以爲肩之俗字。从尸从人。在古文並無區別。然則馬本作肩。与作侑之本固無異。此瘡字蓋本从水从肩。轉譌而爲瘡。猶瘡字之又轉譌而爲瘡也。

今案灋亦洸之異乃从𣶒

說文古文灋

肩聲与洸之从水失

聲同意失聲与肩聲古同在至部也。今灋之上半乃涓字从水肩有聲僅肩上尸字反作為異。涓即洸矣从皿乃其餘文。說文洸水所蕩洸也。段注云。

蕩洸者動盪奔突而出。禹貢道洸水入于河洸為滎

本作洸。周禮疏師古漢書注所引不誤。且史記水經注

皆作洸。惟漢書地理志作軼。軼車相出也。正与洸義同。

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又曰迭我轂地。迭即洸軼

之假借也。凡言淫洸者皆謂太過。其引伸之義也。

洸有過出之義。今通案本器銘正相通。銘言關人築桿威

釜閉口。又口外通釜。意謂守關之吏舞弊。或於釜內塞木以減其量。釋時用之。或於釜口著物以益其量。釋時用之。通為決若牂之異無疑。

而車人刺之而汝也。車在此當是動詞。疑讀為舉。刺即制字。而台。而以下兩台字亦同是以。

第六行首字存卅形。當是中字。女之泐。讀為如。女旁似口字痕跡。然卽無口字亦可讀如。則字从劉。心源釋。劉云。則从𠂔。卽鼎字。甚是。奇能卷六右旁刀字亦稍泐。則与如正相呼應。

第七行「八事其事」。其上所闕二字當是含有壞意之動詞。中刑下字疑是格字之奇文。示有械在人手也。徒从

吳大澂釋給鑄大徒大宰亦作徒。与此同。惟吳說為徒御之徒則非是。余謂徒當是刑名。言給徭役也。中刑徒猶周官掌囚中罪桎梏。徒下一字从貝。右半泐。吳劉均釋為贖。以上下文義推之是也。

鈞即鈞字。說文鈞三十斤也。从金勾聲。鑒古文鈞从勾。案乃从勾聲也。古勾字或作勾。从日勾聲。王孫鐘余數勾。于國勾作勾。又古鈇均字亦多作均。如均是也。鈞之為量有異說。攷工記治氏注。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戴震云環當為鑊。吳大澂說鈞上一字似千字。謂中刑贖以千鈞。以三十斤計之。罰至三萬

斤於理不合。鄭說十鈞為鑊，十鈞適當百鑊，共六百六十
六兩十六銖，與東萊稱適相合。今案吳說至鉅，率鈞上一
字諦案原銘，絕不類千字，又銘文言鈞之例至多不過十。

豐鐘宮令宰僕錫豐金十鈞。補下

守殷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補三

俱教殷錫盥俱教金十鈞。補三

陵子盤，陵子戎錫麥如金一鈞。補四

數少則足證其量重。

又周官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鄭注亦云三十
斤曰鈞。孫詒讓周禮正義言此甚詳，略令揭其說如次：

云三十斤曰鈞者。臬氏注義同。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淮南子天文訓云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漢書律歷志云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成就平均也。三十斤為鈞者。一月之象也。並鄭所本。呂刑五罰最輕者墨罰百鎰。依治氏注鎰為六兩大半兩。則百鎰為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入鈞金未入五刑。故視墨罰尚減四分之一也。治氏注又引東萊或以太半兩為鈞。則漢時俗語。非此經之義。又管子小匡篇云管子制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罰入以半鈞。

尹注亦用鄭義。國語齊語作「小罰謫以金分」。韋注云「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鈞半鈞之差，故亦謂之金分。

據此可知齊罰小罪為金僅有一鈞半鈞。鈞如只大半兩為罰未免太輕。而在本銘乃關吏舞弊之輕薄小罪贖以千鈞為罰又未免太重。故三十斤為鈞者於理非不合，不合者乃吳釋千字耳。諦案殆是半字，作半而斜偏左，然亦未敢遽必。

第八行六亦八字讀為其。古文每多羨筆。不足異。其下乃盍字。稍泐。說文盍小旼也。从皿有聲。讀若灰。一曰若賄。盍直或从右。銘中此字殆即讀為賄。

辟二字與前行中刑對言。即刑辟之義。辟下一字不明。吳謂亦少字。恐非。因贖率不同。不至刑同而罰異也。贖以下一字泐。又其下一字吳疑是率。頗肆臆解。今案此字周金文存本較為明晰。其形作𠩺。乃犀字之稍々詭變者也。犀字小篆作犀。金文犀伯鼎作犀。乃从牛尾聲之字。今以尸下之尾形稍移向右而已。小匡篇文於前舉小罪薄罪之上尚有重罪輕罪二項。云重罪入以兵甲犀脅。

二戟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此言贖以口犀。即犀脅之謂。蓋視受賄為重罪矣。

第九行首字泐。次字周。金文存較明。乃命字之泐。命上所闕一字。蓋違抗之義。區下一字作𠂔。舊未識。案此即說文𠂔古文殺之殺字也。說文𠂔下又出𠂔古文𠂔。其實一字。魏石經春秋蔡人之蔡古文作𠂔。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𠂔。蓋以蔡若𠂔為竄。而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引作殺三苗。說文𠂔字下又引作𠂔三苗。𠂔辭多見𠂔字。或作𠂔。即用為崇。孫詒讓釋義識其字。而未明其通段之義。余曩已證知𠂔𠂔𠂔𠂔。

等實為一字，以脩毫獸之帚為其本義，象形，用為崇竊蔡殺者，均其引伸若段借之義也。此方字正段為殺，于其事區系者，言分別其事之輕重而誅戮之。古人言殺，言誅戮，不盡死意，故言區殺。前人未解此意，竟以區為器名，誤甚。

丘關之釜，即此器之定名也。它二器言左關，此器獨名丘關，而同作于一時，同出于一地，蓋丘關乃左關之別名也。

以上全銘攷釋既竟，有當闡明者，尚有一事，則鋏与釜之關係是也。原器無由接近，即其圖象亦未得見，僅據陳

氏攷記知釜如甕，鋸如半飽，十鋸恰及釜頸下。釜既如甕，其頸必短，則十鋸與一釜相差甚微也。或者陳氏量鋸乃平量，古人量鋸乃不平量，故有此微異耳。是知釜與鋸乃十進位之關係。又本釜銘言「關鋸節于數辨」，則十鋸為五升，一釜當料也。攷左氏昭三年傳云：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杜注云：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又訓登一之登為加云。」

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視此，与器銘所言者不合，達甚。由器銘所考定，陳氏之釜僅合半斗，而此有八斗，即齊舊釜亦有六斗四升，相隔天淵。又傳言陳氏三量与齊舊四量對文，則陳氏應只有三量。器銘亦僅言鍤釜而不及豆區，則陳氏之三量蓋即鍤釜鍾之三者，而此三者皆十進位，則傳文所謂皆登一焉者，蓋謂以十進位也。

由傳文知陳氏之鍾釜大於齊之舊鍾釜，陳氏釜由古器物既得攷知為五升，因而齊之舊量斷非以四升為豆。

且量之為用在便分割。基本容量其大如是不便殊甚。故

四升者蓋四勺之誤也。古金文升作𠂔。小篆誤 小篆勺作

勺。古器文中勺字未見。友說有 字形相近。勺用為侖。侖容

千二百黍。十侖而合。十合而升。十升而斗。十斗而斛。豆當

四勺。則區當一合六勺。釜當六合四勺。鍾當六升四合。陳

氏三量。鈹當半升。釜當半斗。鍾當五斗。較齊舊鍾大至八

倍。故傳言鍾乃大矣也。

由上可知田齊初年有三種量制。一為十進位之侖合

升斗制。此殆周民族之通制。雖為齊之容量標準而未能

通行。一為齊量之豆區釜鍾。此蓋齊人所固有之制度。豆

區釜三者之四進位制為尤古。中國古有四進位法，如一
二二三與由五至十之數，及甲乙丙丁與由戊至癸之月，
於文字構成上劃然呈出二個時期。說詳「甲骨文字研究」
釋五十及「釋支干」
由釜至鍾之十進位，蓋後一時期之改進。因量有增大之
必要，而同時感覺四進位之不便，故一變而採取十進位
制也。更進則為陳氏三量之改進，乃斗升制與鍾釜制之
折衷，以斗升為標準，而沿用釜鍾之舊名，廢棄四進與十
進之混合制而純採十進位制。此一改進實含有革命性
質，足徵田氏勢力之大。此叔向所以知齊之必亡于田氏
也。

厲芳鐘銘攷釋

廬江劉氏善齋藏厲芳鐘十二具。器小者八具。銘凡四字曰「厲氏之鐘」。大者四具。文凡六十有一。永嘉劉氏子植節頃以其所為厲氏編鐘考見貽。北平圖書館刊五卷六号抽印本末附海寧吳氏子馨其昌之厲羌鐘補考。未幾復蒙貺以照片一份。乃北平圖書館藏片之放大本也。十二具之鐘銘。余僅見其一具而已。余既感子植之厚誼。讀其文。復深有所啓迪。惟所見互有出入。僅就管窺所及。亦

為釋如次。還以質之子植。

唯廿又商祀

商字劉釋二。吳謂商者商之異文。商祀者三祀也。商卽參。案當是再之異文。从二从商省。蓋取再思之意。叔夷鐘。夷用或敢再拜頤首。再字宋刊作𠂔。卽此字之誤摹。蓋宋人罕見商字。誤認為𠂔。故變二為口也。廿又再祀者。廿有二祀。大戴記朝事儀。樊纓十有再就。儀禮覲禮。注引作十有二就。卽其例。至吳謂商卽參。以星象為說。此尤大有參商。蓋商乃大火。參乃參伐。二者在天野中。

虜羌鐘之一



虜羌鐘



居於對立地位。無同見時。此古參商傳說之所由生也。

參商傳說見左傳昭元年及史記鄭世家儀禮士昏禮鄭注日入三商為昏。

三商即參商。其意當為參差為低昂。蓋言日入未定也。

漢鏡銘中習見幽凍三商語。羅振玉鏡話遼西雜著之四云吾

友內藤湖南博士虎引士昏禮目疏及考靈曜語日入

三商為昏以釋之。其說甚是。而吳天紀鏡又有九凍二

十七商語。至中平鏡又作幽凍三羊。吾作鏡作幽凍三

剛。建安鏡作幽凍宮商。殆皆三商之譌。案鏡銘之三商

亦即參商。但係用其星名之本義。鏡紋多以四神獸二

十八宿十母十二子為飾。鏡銘亦多言青龍白虎朱雀

玄武等語。蓋以圓鏡則象乎天也。幽涑三商乃以參商二宿為天象之代表。猶言幽涑天象也。天紀鏡之九涑二十七商。九乃久之別字。二十七商蓋謂二十七宿與商宿合而為二十八宿也。參之省用三字者。宗周鐘參壽佳琫。晉姜鼎云。三壽是刺。魯頌閟宮。三壽作朋。又唐風綢繆。三星在天。毛傳。三星參也。均其例。要之。參與商有別。而本銘之商字則分明从二从商省。更非商字。

鴈兮乍作我。

劉云。戎作戕。本書所系者右旁半泐不可辨。从十。業乃古文甲。从戈。十之直畫偏右。與駟侯鼎在字之中畫偏右作十者同例。案本銘駟

字右旁馬下之廌即羴之繁文。說文：羴，眾馬也。羴屬西

戎善騎射，而以羴為國邑之號，故曰羴羴。後漢書：西羴

傳有白馬羴，羴羴牛羴，參狼羴，皆西戎別族。劉讀兮為

羴，卒為氏。云羴羴即戎氏。戎有大小二宗，羴氏為小宗，

姒姓。戎氏為大宗，姜姓。引羴嬰鼎及彝。鼎見貞松堂卷二，廿五葉，彝見

卷四，卅一與鄭羴伯鬲，據古二之為證。吳亦同此說。今業

此說至難徵信。蓋彝銘中言某人作器，或為某作器之

例多矣，絕未有見自名某夷某蠻之例者。兮非羴字，

乃狗之初文，象狗善人立而垂其兩耳。此字卜辭習見，

多用為祭牲。又沃甲作兮甲，其音可知。周初金文則多

用為敬字。如大保殷克敬亡遣作𠄎。大孟鼎敬雖德至
作𠄎。蓋敬者警也。用𠄎以警夜。故以𠄎為敬。猶婦執箕
帚之役。而卜辭即習以帚為婦也。𠄎非𠄎字。則劉吳𠄎
戎氏之說。自是了無根據。廌之為氏。觀小鐘自銘為廌
氏之鐘。即其證。廌之即廌。二氏所舉廌嬰二器。亦其佳
證。然謂廌必嬰如姓。則證尚未充。蓋如姓之女適於廌
者。亦可稱廌如。如芊姓之女適於江者。稱江芊。姑姓之
女適虢。適蔡者。稱虢姑。蔡姑也。又廌如彝。羅云近出洛
陽。則廌若廌氏邑里必離此不遠。劉復引水經沁水注
南歷猗氏關。又南與廌水合。水出東北巨駁山。疑即

鸛氏所邑之國。吳更坐實之。謂鸛地南及洛陽附近。

北及水經注沁水注之鸛水。地域頗廣。案此亦未免求

之過遠。蓋古人多以王父字為氏。氏不必因地而得。偶

因一字之同。未可遽作斷案也。戎者。余謂乃段借為鑄。

爾雅釋樂。大鐘曰鑄。本鐘十二具。小者八具。既自銘曰

鐘。故大者四具。自銘曰戎也。戎鑄同紐。冬東音亦相近。

例可通用也。

又案鄭為伯高銘云。鄭為伯高為季姜作尊。乃其永寶用。乃敬伯為其母若妻作器。劉

吳均以為滕器。以為堯乃姜姓之一證。非也。

辟章宗殿達征秦邀齊

辟字二氏釋氏連上讀。故有姜戎氏之說。今案原文作

凡以金文卑字例之。確是卑字。字既非氏。則戎氏之說全屬子虛矣。𦣻字劉釋陽謂甲骨文字陽字从早。揚字从早。宣伯鼎作𦣻。貉子自作𦣻。泉幣亦作𦣻。王孫鐘沈兒鐘及宋人所著彙之許子鐘皆有中譚。盧𦣻語。譚字所从之𦣻卽𦣻字。与此同。借為陽。秦策高誘注。陽大也。則陽宗實卽大宗。今案中口盧𦣻語。盧下一字乃劉所謂𦣻字。中下一字。王孫鐘作𦣻。从言。沈兒鐘作𦣻。从音。許子鐘作𦣻。从鳥。則分明𦣻字也。是古𦣻字或从鳥。或从音。或从言。而同从𦣻聲。更證以它器。則如晉邦蓋之。晉邦蓋𦣻作𦣻。大良造鞅𦣻作𦣻。敵𦣻作𦣻。所从

軌字均同此。是則此草乃軌字。段為韓魏之韓。古鉉韓戲作草。又有韓慶作草。丁佛言云。皆軌之反文。說文古鉉補補

卷五是也。又韓畏繪作體。从邑軌聲。与此均可為互證。六葉

稱卒辟軌宗者。應美乃韓氏之家臣。以韓侯為其宗主也。下文軌宗與晉公對言。尤足證宗即宗主之義。

敲字。劉云。即說文敲字。古文从支。从攴。从又。皆可通。其說是也。然謂敲者。編鐘之原始語義也。字當讀如鬲。云云。則因讀卒為氏而為此說耳。今知卒字非氏。則釜名與鐘名之義均無所附。余謂敲乃韓侯之名。以史記攷之。當是韓文侯。韓文侯七年。當周安王二十二年。晉考

公索隱云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十三年魏武侯七年趙敬侯

七年秦獻公五年楚肅王元年齊康公二十五年田桓公五

年燕釐公二十三年是年年表於三晉項中均書伐齊

至桑丘於齊項中書伐燕取桑丘田敬仲完世家云桓

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謀曰蚤

救之孰與晚救之駟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戰國策作

曰不救則韓耳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索隱云戰國策

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

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

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同此大
之文字。戰國策齊策中先後凡二見。一為邯鄲之難。一為南梁之難。蓋因文成熟套。述史者不免隨時驅使。非關事有出入也。以此觀之。安王二十二年秦魏攻韓之事實。牽動全局。秦魏之攻韓。是否通謀。無可徵攷。韓受秦魏之攻。殆同往求救於齊楚趙三國。待得楚趙之救。乃獲却秦師。而與魏人為和。齊人乘諸國之構兵而襲燕。取桑丘。燕人受齊之襲。必曾同往求救於韓趙魏。韓怨齊人之詭己而不救。趙魏亦恨齊之襲燕。以相逼。故三晉聯軍往攻齊。戰國七雄均捲入漩渦之中。可知是年之役。實非同小可。而其事之始末。均以韓為中心也。本銘所

紀者卽是年之事。所謂逕征秦邀齊者卽率諸侯之師却秦並加以追討復還師而追迫齊人也。

然韓文侯之名史無可徵。韓世家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也」。又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視此可知紀年祇有列侯。世本有武侯與文侯。史記有列侯同於紀年。復有文侯同於世本。然依紀年則文侯年代均當屬於列侯。今案當以紀年為正。蓋紀年乃晉魏人所記。衆不至於於三晉之一之韓國。並其君主之一代而亦奪落也。故史記之文侯七年其在紀年必為列侯二十年。本銘之「軌

宗敵卽列侯取矣。取者敵之壞字也。古人無諱本器足證至戰國初年亦猶是。

入張盛

劉云番禺商承祚曰張盛卽長城甚確。長从立繁文藝
賸所著錄之玉刀松長字从立。郅醯尹句鑼城字正与
此同。長城卽齊之方城。管子輕重丁曰長城之陽魯也。
長城之陰齊也。泰山記曰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泰
山千餘里至瑯琊。水經東汶水注曰泰山卽東小泰山
也。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巨海千有餘里。
案長字从立古鉢中亦多見古鉢有觥孫有觥孫退卽

複姓之長孫也。与此可為互證。舊或釋為端，非是。又水經汶水注引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翟員伐齊，入長城。今偽本紀年此事繫于威烈，該役王十八年，又長城改作長垣。所取路徑亦与此同。蓋三晉攻齊，必先入長城，始能及其腹心之地也。

先會于平陰。

劉云：左氏傳有二平陰。昭公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即今河南孟津縣之地。又襄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此役適當周靈王之十七年。晉平公之三年，是否即鐘中所記之事，吾人雖不敢定。

其所謂平陰卽鐘之平陰則無疑也。此平陰實今之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案自民國以來已改屬東臨道唐屬河南道澤州漢屬河南郡春秋時齊地。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下有平陰城有防門。有長城至東海水經濟水注曰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括地志云齊長城西起澤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北岡至密州瑯玕臺入海。史記趙世家正義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

今案參考平陰至確所引左傳襄十八年事尤足證三

晉攻齊。平陰必首當其衝。然其事與本鐘相距已一百七十七年。二者竝無關涉也。吳既釋廿又商祀為廿又三祀。更定為周靈王之二十三年。靈王十七年。晉伐齊。有平陰之役。二十二年。齊亦伐晉以報。事見襄二十三年左傳。言與本器「正相啣接。乃上下年互相循環報復。案此乃出於臆測也。存疑尚可。直以定為史實。未免失諸造次矣。又案此銘既言「先會。則必尚有後事。且攻平陰者必不僅一師。證以安王二十二年。韓趙魏共攻齊之事。則可契合。蓋韓趙魏攻齊救燕。乘齊之虛。先破長城而會師於此。再分兵為二路。一軍北上以襲齊襲燕之師而至。

於桑丘一軍南下搗郛而佔領楚丘以為牽掣。北上者為正師南下者為偏師。故史僅記正師而不及其偏。鷹乃乃偏師之將。故僅記南下之功而不及於北。此新舊史料正所謂相輔相成者矣。

武臣寺力

劉云：「臣即騶吾。詩所謂騶虞也。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名曰騶吾。郭璞曰：『大傳謂之臣獸。』御覽八百九十引作怪獸，乃淺人不解字，臣騶實雙聲字也。又由虞轉鮮虞，由鮮轉羌，義妄改。謂：虞實我羌之民。晉人謂之騶虞，實與驪我同。皆以禽獸之名稱異族也。我民善養馬，故御馬者謂之騶從。」

其官曰騶虞。左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羣騶知禮。騶卽侄。羣騶卽武侄。孔武有力。故曰武侄恃力。

吳以武侄為人名。讀寺為之。謂言此征秦邀齊入張城。會平陰者。皆有此武侄之力也。

今案劉說至牽強。吳說於前後文氣亦難貫串。均非也。此句誠不易通曉。然句之關鍵。余以為當在寺字。武者謂武卒或卒伍。侄乃到之異。古文到字其見於金文者均从人作。如伯到尊作到。段作到。莊伯段仲到作到。留鼎用到茲人作到。人形与刀形相近。故後世誤从刀作。

而以為聲也。侄與臥僅左右互易而已。此讀為擣。

廣雅釋詁

訓侄為擊。又訓擊為堅。於聲無說。世用侄為姓。弟字乃俗字也。寺者郝之省。襄十八年

之役。傳云。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郝。杜注。平陰西有

郝山。此寺亦即郝山。蓋三晉會師平陰之後。虜以偏師

力擣郝山也。

霽攸楚京。

劉云。霽即嘉之錄文。說文。嘉疾言也。从三言。讀若沓。案

劉說是也。彝銘中多錄文。如福或作宿。若窠即其證。又

嘉有疾義。沓亦有急義。漢書禮樂志。騎沓々。師古云。沓

沓疾行也。霽猶沓々矣。

楚京。劉引溧陽繆鉞云：「卽楚邱。」爾雅釋地：「邱之高大者曰京。」邱京亦雙聲字。今案繆說已得其半。蓋楚京乃二地名，卽楚丘與京山也。郭山省稱為寺，故楚丘亦省稱為楚京。山亦省稱為京。衛風定之方中篇，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楚丘正畧稱為楚。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卽其地。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北逕楚丘城西。」又云：「黃溝枝流北經景山東。」與詩合。足證景山確是楚丘旁邑之山名。毛傳訓景山為大山，未得其實也。古音京景相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京侯周成。」集解引徐廣曰：「京一作景。」本鍾銘之京卽詩之

景矣。

又案謝之景山與京與莫之與京同例言景山實與楚丘堂邑同高大也傳訓京為高丘亦失之

致楚京者言屬率偏師克寺之後復長驅南下奪取楚丘與景山也。

賞于單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

單宗與晉公天子等為對文宗字義甚顯著宗即主也

君也

謝公劉君之宗之

單宗猶言韓君晉公者依紀年當為桓

公依史記則為孝公案當以紀年為是紀年者晉史也

天子者周安王周安王二十二年距晉之絕祀僅四年

晉桓公卒于安王二十四年其子靜公俱酒二年三家分晉

而韓氏之陪臣猶以受

命于晉公見昭于天子為榮且奉天子之正朔足知當

時之周晉確猶擁存其虛主之位也。令字劉釋賓非是。今有錫義故與賞對文。留卽昭字之所從出。凡金文昭字均作邵。劉云本鐘其它三具亦作邵。此作留者乃僅見之一例。正為由邵而昭之過渡也。昭于天子猶大雅文王於昭于天。義如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傳定四年文猶言旌表也。毛傳以詩之昭訓見。劉於鐘銘解為昭告於天子。均未得其旨。又此三于字均表示被動之介詞。

用明則之于銘。

則讀為載。古音則載相同。故虛字多用載為則。詩載馳鄭箋載之言則也。廣雅載則也。文選高唐賦注所引周語韋注亦

同。是載可讀為則則亦可讀為載矣。載者記也。識也。
武文□刺永業毋忘。

劉引秀水唐蘭曰：「晉牒武獻惠懷文襄器稱武文□刺，當作於文公以後。悼公稱霸最久，或作於是時歟？是唐以武文二字為晉之二公，劉吳均是其說。余案此乃作器者自為懿美之辭，猶小雅六月稱文武吉甫，魯頌泂水言允文允武，蓋鷹坊征秦，迄齊克敵，致果是有武功，愷旋受賞，作器能銘是有文事，故曰武文□刺也。刺劉云：「即古裂字，借為烈。晉邦蓋烈，考字亦作烈，秦公毀烈，桓字亦作烈。」是也。

以上全文攷釋既竟更綜覽之有可得而言者數事。以
事蹟言既證寔舊史而補其闕遺以文辭言復音節鏗
鏘而環雅可頌更以字體言則規旋矩折而逼近小篆。
曩者王國維倡為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
集林自以為不可易學者已多疑之。今此器乃戰國時
第七。韓器下距嬴秦兼併天下僅百六十年而其字體上與
秦石鼓秦公段中與同時代之商鞅量商鞅戟下與秦
刻石秦權量相較竝無何等詭異之處僅此已足易王
之臆說而有餘矣。

追記

頃得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一號有唐蘭屬羌鐘攷一
文其說解有先得鄙意之處如酉釋為再卣從馬衡
說釋為軋讀為韓又說張孫為長孫之類是也奈余前文
已影就不便改作今僅為追記數則如次

唐氏釋酉為再其說云

『酉字最奇古難切蘭按當是从二从酉再之變體
也殷虛卜辭有𠂔字羅氏誤釋為𠂔又有𠂔字商氏
入之待問編實皆再字再象覆留之形留再聲之轉

說文以為𦵿省非是。𦵿象兩留背疊之形。再象以手
舉覆留之形。卜辭再字作𠂔𠂔𠂔等諸體。𦵿作𦵿𦵿
𦵿等體。金文叔多父盤𦵿作𦵿。又召白殷有𦵿字。卽
侯殷有𦵿字。余均考定為𦵿字。詳近著名始。据此諸
字推校其形。知𠂔卽再字之變。其上疊為重畫者。古
文字之例致多矣。再又从二者。或以再有二義。或為
繇飾。未之能詳。然其字要當讀再無疑也。薛氏疑識
載齊侯鐘云。𠂔業當作𠂔用或敢𦵿掾頤首。舊釋𦵿為商
字形頗相混。然商掾無義。且商字上當從辛若辛。与
此實非一字。今謂當亦再字。古人多再拜。玉藻。酒肉

之賜弗再拜可證則𠄎卽再之變復𠄎益口字耳此云廿有再祀者周禮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鄭注十二就就成也則再卽二屬詞之偶變廿有再祀之卽廿二祀猶十有再就之卽十二就矣。

今案說𠄎為再之變體甚是足正余从商省之說之非然謂再象覆𠄎之形𠄎再聲之轉說文以為𦰇省非是非也𠄎乃古文由字由若由等形之隸變前人以与𠄎字形近誤讀如𠄎音王國維釋由論之甚詳其說無可易由与再形音俱乖無由牽合謂𦰇象兩𠄎背疊之形再象以手

舉覆留之形亦非是。葦字除唐所舉卜辭及叔多父盤諸文之外，金文中，有从葦聲之字如葦與蕒者，今揭其文如下：

葦 成辰

葦 檣伯

葦 亦伯

蕒 克鍾

蕒 父盤

凡此上下与由形絕不類。古从由作之字亦無如是作者也。余謂葦乃箒之初文，象竹箒之形，上體為箒，下體為座脚，今俗所謂高脚篋也。下體之形正是再字，說文說再从葦省，不誤。座再一聲之轉，蓋箒籠之座古謂之再，引伸之義為二，蓋箒形上體与下體相同，上為一下為二也。今鐘銘作蕒，則是从二再，再亦聲，又為再二字之本字矣。

知再之本義為器之座，金文中有左列一圖形文字屢見不鮮者，均象器座之形，余謂亦即再字也。



再 丙



再 丁



再 宿



再 尊



再 祖



再 丙



再 丁

再字當云从爪再聲或再有聲。

再即古再字，舊聲字當作再，後人誤作再，今

已不可再與再之蒸對轉也。

召伯殷之，又肅又成，邶侯殷之，肅敬禱祀，字確象兩當

背疊之形，然非肅字。正始石經君奭篇殘字，祇若茲祇之

古文作肅，即此字之稍，譌變者。邶侯殷文正當為祇，祇

敬連文乃古人恆語。尚書畢陶謨祇敬六德，月令祇敬必

飭離騷。禹湯嚴而祇敬。荀子非十二子篇。案飾其辭而祇敬之。均其例證。召伯殷文。則當讀為底。底者定也。故有底與有成對文。依字形而言。疑是抵之初文。象兩由相抵。祇底均假借也。

廿有再祀。自卽廿有二祀。然唐謂為周靈王之廿二年。晉平公之八年。則非也。說詳前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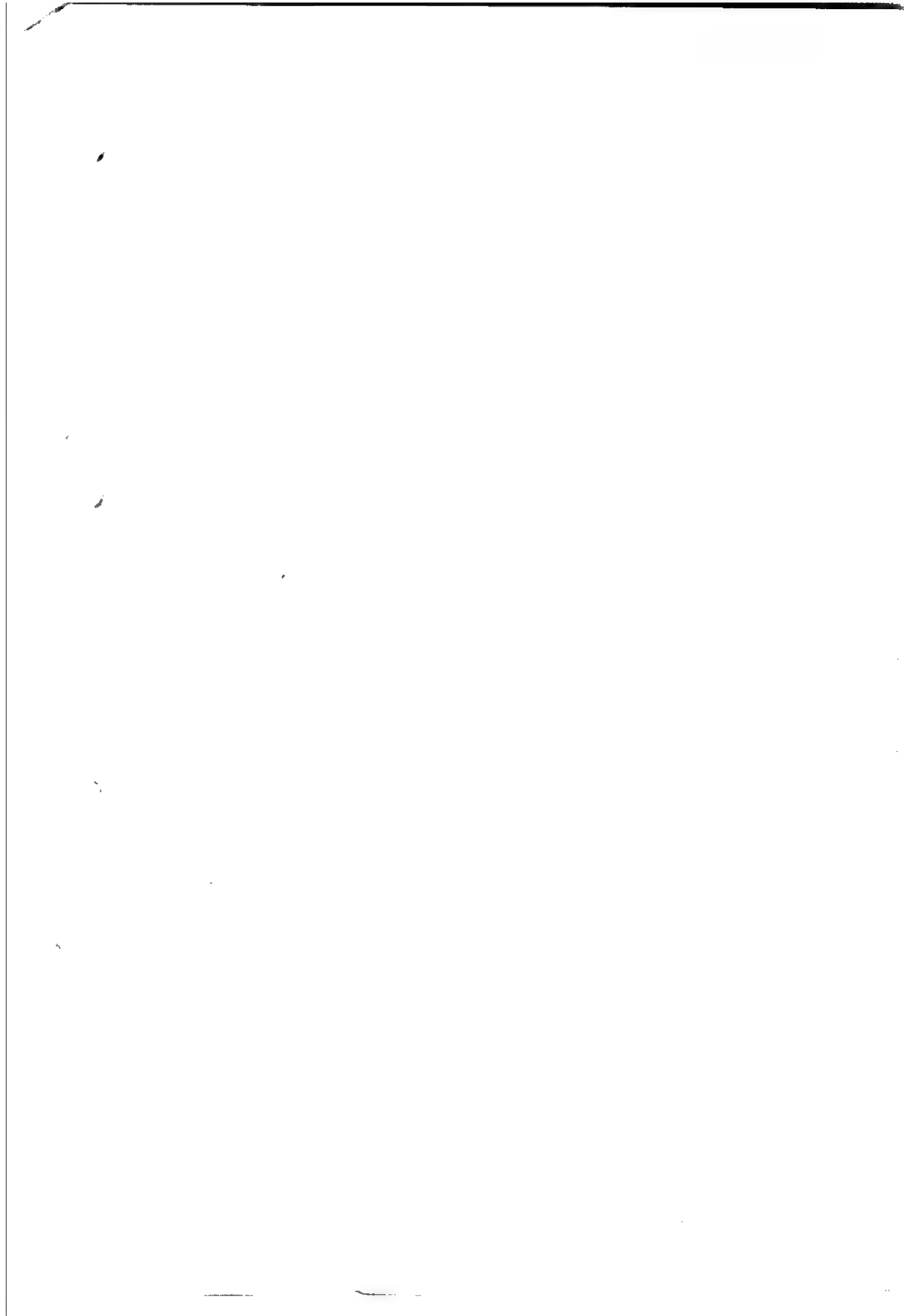
又鷹芳鐘本五器。一器在美國。同出之鷹氏鐘乃九器。亦有一器在美國。並出鞏縣云。

唐文中言中鞏嚴鵠處引及馮氏金索之徐王子旗鐘案此銘乃偽刻不足據今附正于此。

一九三二年六月廿三日夜追記 沫若

金文續攷

陳若



金文續攷

郭沫若撰述

矢令殷追記

周初之矢令殷銘。余曩已申論再三。然於原銘僅見晒藍。未見拓墨。時引為憾。去秋為徵集卜辭往京都。於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水野清一氏室中。承以此器之照片三張。及拓景見示。云係梅原末治氏遊歐洲時所親有拓攝。當蒙二氏以拓照四種見贈。甚感厚誼。繼讀梅原氏著歐美儲藏支那古銅器精華。見其彝器部之第十二圖。即此器。藏家乃

巴黎之威爾氏 D. David Weil 也。今揭其拓照二種如下：





釋文

惟王于伐楚伯才在炎自九

月既死霸丁丑作冊矢令

隣盟于王姜姜商實令貝十朋

臣十家兩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于成成奠嗣三令

敢親揚皇王宣休丁公文報用

頤啓後人高自丁公報令用

奔敬辰揚于皇王令敢辰皇王

宣用作丁公寶殷用譚史于

皇宗用卿饗王逆透造用

殿寮人婦子後人永寶。



案此器佚其蓋蓋不知藏何所。貞松堂集古遺文

卷六第十

錄器蓋二銘而互易然因足證其器蓋同時出土而後分

散者也。

此乃周成王東伐淮夷踐奄時器。初余謂疾卽奄今案疾當卽春秋時鄭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濟寧道鄭城縣。之西南百里許有故鄭城云。

第十二行殷字。余初見晒藍時誤認為卿字之殘。今知其

非是。毛公旅鼎云，殷其用錫，与此自是一字，當是錡之古文。
說文，錡，飽也。从勹，殷聲。民祭，祝曰康錡。此从身或身省，与从
勹同意，同象腹形。

師旅鼎

近出師旅鼎銘七十餘字。余僅得銘辭拓景一張。器未見。
今釋其文如次。

唯三月丁卯。師旅衆僕不

從王征于方雷事。使卒友弘

月告于白懋父才。在茲。白懋

父適罰得嘉古三百。毋令弗

克。卒罰懋父。令曰義。敕

敵卒不從卒右征。今母救。

斯又有肉于師旅。弘旨告中。

史書。旅對卒。質于陣葬。

案此鼎乃周成王時器。銘有自懋父。与小臣諶。小臣宅。

殷。呂行。壺。御。殷等器同。即康叔之子康伯髦也。說詳用知師

旅。即旅鼎之旅。旅鼎文云。

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二月庚申。公在盤盂。

公易錫旅貝十朋。旅用作父陣葬。

彼乃成王伐淮徐時器。時代相同。名同。像官為師。乃師氏之屬。与從軍征伐之事亦同。其為一人無疑也。

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于方當卽卜辭所屢見之通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縣附近。說詳「卜辭通纂」一、二、七葉。又此文如說于為介詞，征為行旅字，亦可通。然下文云：「殺獻卒不從卒右征。」右乃戎右之右，則征自征伐之征，故知「于方」二字當連文為國名也。

通罰得羃古三百舟，今弗克卒罰。羃字不識，疑是顯字之異，讀為獻。古與今對文，古三百舟蓋殷制，殷舟必重於周，故言「今弗克卒罰」也。

由上二語可知殷末周初確已以舟為貨幣單位，而輕重有異。其社會組織確已入於奴隸制度，奴隸兼服兵役，奴隸

主之奴隸須從隨國族之大共主征伐，如有違抗，則奴隸主須受重罰。

敎戲卒不從卒右征：敎殆播字之異。說文播古文作敎，此有田耳。播者布也，戲讀為諸，語以今言譯之，則為宣布之於其不從其右征者。

今毋敎斯又內于師旅：內者私也，言今如不宣布，則是對於師旅有所偏袒。

中史蓋內史之異稱，弘受伯懋父之命以告於內史，使內史書之也。

贊當是贊字之異，說文贊實堅意也，从攴从貝，貝堅實也。

讀若概。案此字在此蓋卽讀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之後
遂書其梗概於鼎彝也。受罰而作器以銘之。此為彝銘之一
特例。

獻彝

獻彝舊稱獻伯彝。案實錄伯之臣獻所作器。故改用此稱。

器藏上虞羅氏。其夢鄣華堂古金圖中有簪象。鄒安云初見

祇殘銅一片。旋成器。是否原璧不可知。國金文存卷三附說今就其圖

象觀之。其湊合之處。皎然可辨。斷非原璧也。彝乃彝器之公

名。今此原器。究不知為何物。故仍以彝名之。

銘字至佳。斷為周初之器無疑。今釋其文如次。





佳九月既望庚寅獻

伯于遼王休亡元朕

辟天子獻伯令卒臣獻

金車對朕辟休作朕文

考光父乙十世世不謹獻

身才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獻伯于遼王休与夫令殷王于伐楚伯句同例于字別無

深義僅在調整語調而已

朕辟天子獻伯令卒臣獻金車此語之文法余曾苦費思

索久不得其解初疑獻字為動詞以朕辟天子為呼格言獻

伯命其臣獻金車於天子。然於上下文氣了不相屬。雖見變。

殷文有王令變在市。許文語。貞松堂在市。卽它器所屢見之。

載市。孫詒讓釋爲纓市者是也。又康鼎亦言命女幽黃鑒革。

此命字微損。舊多誤爲錫。凡它器言易錫者。而此二器言令命。知命令字

古有錫與義。於是獻彝之文乃得迎刃而解。蓋謂天子與獻

伯錫其臣之名。獻者以金與車。獻乃作器以紀其光寵也。

作朕文考光父乙。當是作朕文考父乙光。今彝敢追明公

賁于父丁。用光父丁。義与此同。

畢公家。与卜辭言母辛家同例。謂畢公之廟也。畢公當卽

文王之子。見於顧命者。於康王初年猶存。此言其廟。蓋康王

中年以後事也。大小孟鼎均康王末年器，字體与此相近，足徵一時之風尚。

獻伯蓋卽畢公之子，人無可攷。

附康鼎銘及其攷釋於後。

唯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康宮。癸伯內入，右康王。命命死嗣王家，命女幽黃鑒革。康頤拜頤首，敢對揚天不顯休，用作朕文考釐伯寶簠。子子孫其萬年永寶用。奠井。

右康鼎銘第二命字范損呈今形。然固皎然命字也。大集

釋為命令字含錫予義者於典籍中罕見。余曾以叩諸唐蘭。

比得來書云：王今確是賜義。湯師卦云：王三錫命。錫命義畧

相等。舊解多誤。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此命字與上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命禾即賜禾也。禮記：一命鰒。鰒與衡再命赤鰒。

與衡。三命赤鰒。與衡。與衡。王今變在布旂。正合。今案命

禾一例至確。即旅天子之命亦嘉天子之賜也。又中庸：天命

之謂性。天命猶言天賦。亦錫予義。

季齒殷



季齒攀作季文

考并叔寶璽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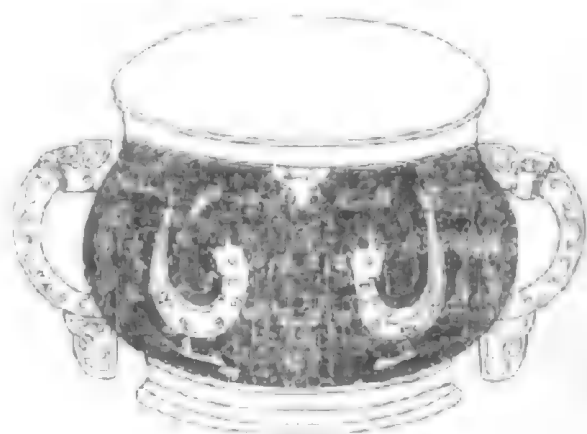
子孫其永寶用。

季齒殷

三七七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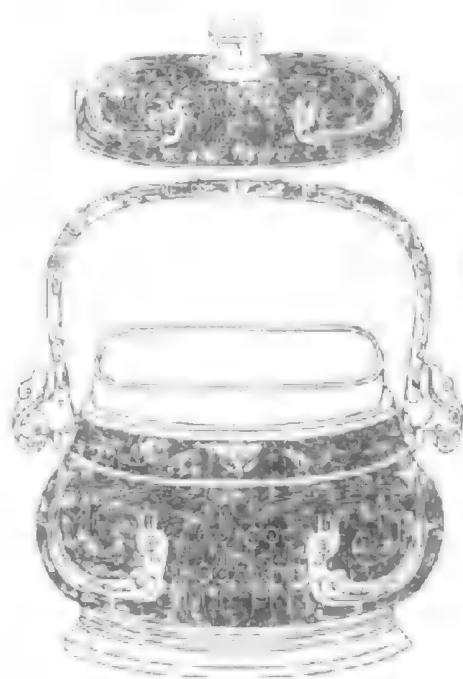
楊鳳文而銘辭字體如出一人手筆卽其證



宋自西清古鑑

高四寸六分，深三寸八分，口徑六寸二分，腹圍二尺四分，重八十五兩。

蓋銘



井季愛白

通蓋高四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縱二寸八分，橫三寸九分，腹圍一尺五寸八分，重六十一兩。
兩。來自西清古鑑。

井季愛

作旅彝



器銘



全上

井孝貞解

高五寸五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圍一尺四寸一分，重五十三兩。
永內宰壽鑑藏

解銘



全上

既審諸器為一人所作。用知龜之與夔縱非一字。古必同音。石鼓文有夔字。沂河石云其頭孔庶。寶之夔。汪。趙。字与庶趙為韵。知其聲在魚部也。

又金文惟語屢見。數。彙。字。彙字舊誤為熊。近已由唐蘭輯正之。唐王字當从泉良聲。金文有圖形文字作。

若

子集

者即此字當如衆讀若薄

見說文木部

數衆乃雙聲

連語今案其說至確蓋數、衆、猶言達、勃、或旁、薄、

也。說文鍾亦有此語衆字有作𠂔者若𠂔者分明衆之泐文

是則衆字之音亦當如衆讀若薄矣。薄音在魚部與數為雙

聲

古音輕重

於石鼓文及金文兩讀此讀殊無可易也。

當當是當之省。遺小子段及卜辭均有當字。孫詒讓云當

即說文之吾字說文吾獸也从良吾聲讀若寫。吾聲與寫聲

亦同在魚部而吾聲與薄聲尤近蓋當古本讀如吾更用形

近遂譌成从吾聲作吾讀若寫者又後來之音變也。

丙申公癸爵復有平當字乃地名余謂此即衆之餘文蓋

从衆𩇑聲也。衆亦古國族名。前引之二國形文字卽其證。此
 外則師酉殷有邑夷善鼎有𩇑侯均是衆字。舊均誤衆國
 於典籍中無可徵。然以聲紐求之。疑卽百濮之濮。尚書牧誓
 彭濮人。某氏傳。濮在江漢之間。左傳文十六年。糜人率百濮
 聚於選。將伐楚。杜注。百濮夷也。疏引釋例。建寧郡今湖北南
 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此濮人殆受
 楚民族之逼迫而移於蜀。張衡蜀都賦。於東則左縣巴中。百
 濮所流。注云。今巴中七姓有濮。其證也。
 要之。𩇑乃衆之省。𩇑譌爲𩇑而從吾聲。與𩇑之讀如薄音
 者相近。故并季𩇑亦稱并季𩇑也。

卜辭亦有釐字，文曰：庚申卜貞王室釐亡尤。一辭通釐
三四九片
殆是人名，舊亦誤認為熊，余初更說為高辛氏之才子仲
熊。通釐攷釋
第七〇葉釐已是正之。今更增正於此。

國同戮殷



國同戮殷

三八一

國用錢作鼎

皇且國辭乙

公父癸文考

子永寶用

右銘拓影承唐蘭氏寄贈云器為殷不知藏何許原拓為
容庚氏所假得余初見此銘時即疑有竄紹處叩諸唐氏未
以為然蓋諸友有未覺察也今案皇且公父子五字均
偽刻字跡之異一望可知文辭亦全不相屬又銘首二字右
側有折痕各被掩去一筆首字因是國次字當作田即是再
字蓋骨文初文象卜骨之形卜辭習見原銘是正之當如次

國圖戰作𣪠

殷用圖𣪠乙

皇且癸文考

其永寶用

第二行首字當是器名。如非是殷，則當為彝。用字三直下
端。原片中尚有痕跡。圖字从匚，匚聲。匚乃各之餘文。𣪠義父
鼎客字作𣪠，亦从匚作。圖字本義未可知。此讀為昭格之格。
𣪠者台也。金文多用為第一人稱代名詞之領格。

第三行首二字以下文。癸文考。例之。知是皇且。乙皇祖。癸

文考卽皇祖日乙。文考日癸。文例稍異。

第四行首字斷為其字無疑。其永寶用乃金文恆語。

又案國同戡乃作器者名。國氏乃齊之望族。則此器蓋宗

周時齊器也。

公克敦



公克敦

三八三

陳公克鑄其饗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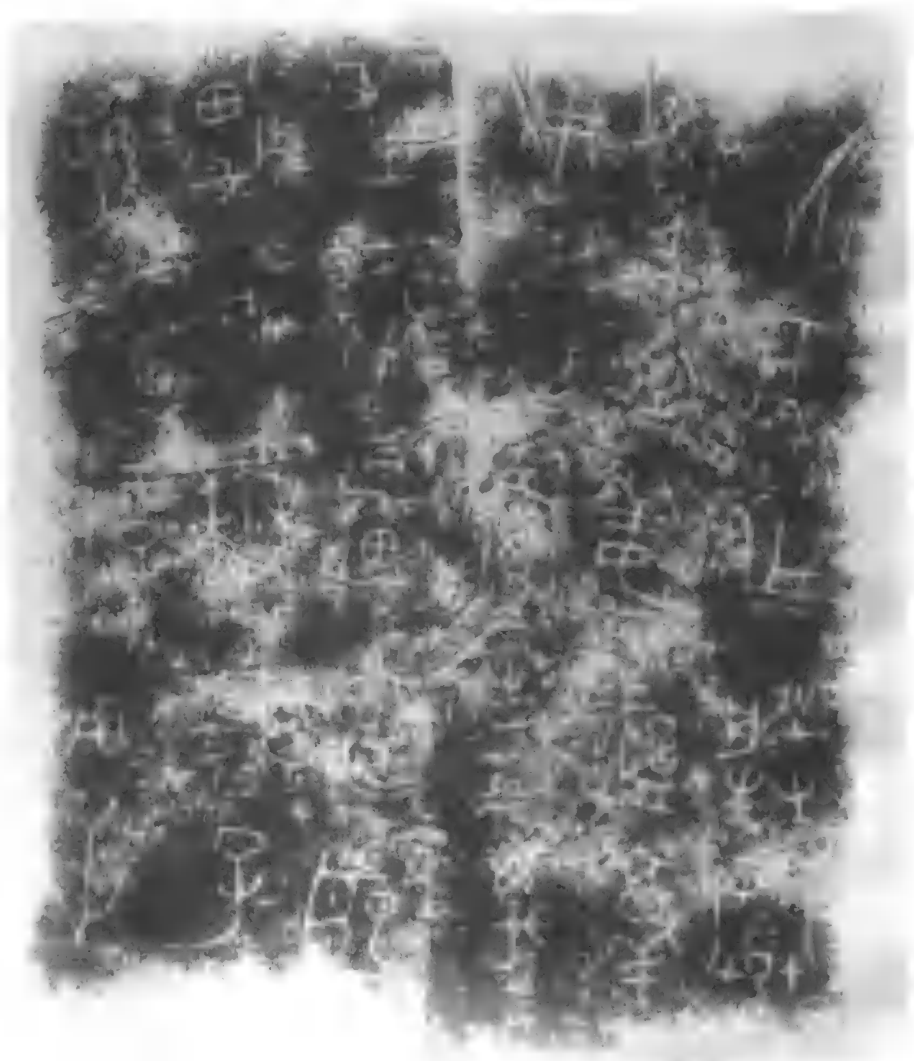
鑑敦永保用之。

右銘乃唐蘭氏所得蒙影贈器不知藏何許唐氏亦未見云。銘首一奇字不識。饗卽饗字之籀文。从食捧聲。鑑卽敦字。从金从皿高聲。猶陳子匪匪字作鑑。从金从皿也聲。都公孟孟字作鑑。从金从皿于聲也。敦或作辜。齊侯敦是也。亦或作鑄。陳侯因齊敦是也。

齊侯敦今藏紐約美屈樂坡里湯美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 N.Y.) 古銅器精華彝器部第二〇三圖有此器之圖象與銘文拓影今轉揭之於次。



敦 侯 齊



齊侯作朕膝寔

齊姜膳享敦

用旅眉壽萬

年無疆也配

男女無蕃子

孫永保用文（支部）

陳侯因齊敦藏維縣陳氏器形未見吳大澂云其制以三環為小足二環為耳与古敦亦小異矣說文古鑑補卷十四吳氏所謂古敦乃指彝器中之有銘為殷者殷即說文殷字亦即簋之本字自宋以來誤認為敦遂使敦簋相混不知乃判然二類

也。此敦有三環以為小足，則與齊侯敦之形制稍異。蓋敦亦有足與無足者，公克敦蓋無足者之一種，與齊侯敦同，其圓形銘必刻於其器底者也。

又有所謂鐃鐃者，據古錄三之一八，曾著錄一銘，其文云：

隹十八年，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金，作皇妃

姓孝大妃祭器鐃鐃，台尊蒸嘗，保又有齊邦永業。母

忘。（陽東合韵）

此器未見，唐蘭云藏其友人周氏。余意與熱河行宮所藏者乃一蓋一器之分析而為二者也。熱河一器，其銘與此全同，僅中央處有五六字泐損，然祭器下二文周為鐃鐃無疑也。

鐻字全功。鐻羅氏集古遺文卷五。曹著錄之。而誤以為殷。其

字尚存金旁。二一器則確是殷。大祀下兩功僅羅云。此器作半圓形。以三

獸為足。兩環上有獸首在旁為耳。往見陳侯因齊殷既當器

作圓形。与此正同。俗所稱西瓜鼎者也。案熱河一器余曾見

其形。良如羅氏所云。其物確當有蓋。而蓋則據古錄所錄周

氏器也。此事至易證明。惜余目前無此。方便。望讀余文者代為證實之。

陳侯因齊敦一器。揆吳羅二氏之言。似亦無蓋。其蓋亦必

奪佚者也。夫蓋之因齊敦與夫蓋之陳侯午鐻鐻正同。是知

鐻鐻實敦之別稱。即禮經所謂廢敦也。鐻廢雙聲。鐻即敦之

本字。鐻鐻可有稱鐻。用知禮經之廢敦即敦之異名而已。鄭

注禮以廢敦為無脚之敦乃望文生訓。羅振玉沿北宋以來之誤釋以假蓋為敦而更以圈足無蓋之既彝舊彝為廢敦。直是以謠傳為矣。

要之敦與假有別敦字彝銘作鑑若鐘亦假尊為之而別名曰鐘鐘鐘之有銘者傳世僅一器而分離為二今揭其拓墨如次



此即據古所
錄首行三字
原錄摹為三
據此則分明
四字
第七行永
下母母字初
去熱河舊藏
一器可辨
一器一蓋
此蓋依器



此器舊藏熱

河行宮正中

處泐去數字

均可依前銘

疑即補入

葉字此作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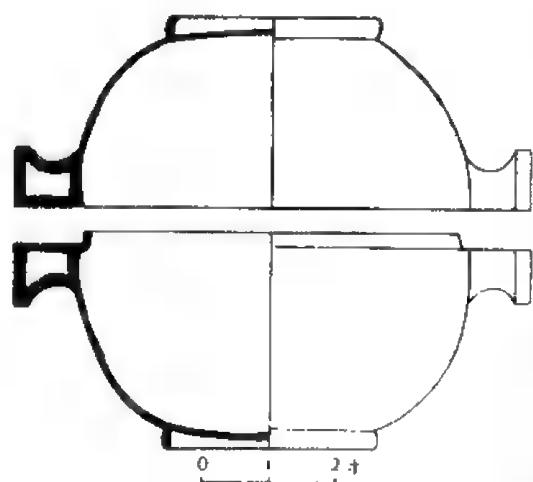
下從立作字

稍異蓋以立

為聲也葉字

初文象形葉
則形聲字矣

敦多齊器。如齊侯臺、陳侯因資鐘、陳侯午鐘、鐘均是。公克鐘之國別不可知。近見古銅器精華所求先年山西李峪村出土之銅器羣中有異形盒樣銅器者一例。第一七圖案其實亦敦也。此蓋敦之最原始者。其胡蓋由竹器之簞而來。繼進



則演化而如齊侯臺。更進於器底賦之以脚。如陳侯因資鐘與陳侯午鐘鐘。則幾如鼎形矣。

上圖即異形盒樣銅器之寫影。器無飾。高〇。五七五尺。藏巴黎王澐克氏云。(J. Warrick Col. Paris)

陳
驛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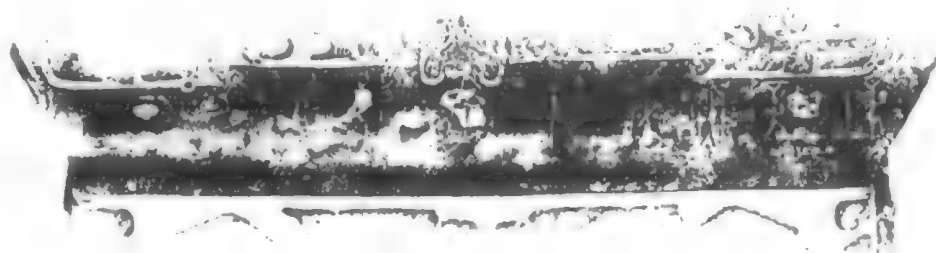
銘在此處



佳王五午真□陳夏再立事



歲孟冬戊辰大臧□□子



陳驪內伐匡□□之獲

古器錄自古銅器精華第二一三圖原題嵌石甕樣獸文
銘高一二二尺藏美國菲拉德爾菲亞培恩大學博物館云
(University Museum of Penn. Philadelphia) 銘在甕部僅刻三面今就其
原銘再行整錄之如次

隹王五年真□陳甕再立事歲孟冬戎辰大嬖□□

子陳羈內入伐匿燕□□之隻獲

案此乃齊襄王五年齊軍敗燕師時所獲之燕器也銘中
之隹王五年卽齊襄王五年史記田故仲完世家襄王在莒
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
復屬齊此銘言陳甕再立事歲大嬖□□子陳羈內伐匿

雖有一二缺文，然與世家所言如桴鼓之相應。金文中凡田
 濟之田均作陳。陳國之陳均作陳此陳與陳均田氏也。陳與之名
 亦見子和子釜文曰：命謂陳貝。是知二器年代相去不遠。舊
 說子和子為齊太公和，非也。再字作𠂔，與𠂔考鐘廿又再祀
 同。言再立事，蓋國復之後，重任舊職也。璧當是城之異文，讀
 為克，減韓宣多之減，減也。璧下所缺二文當是燕師字。𠂔當
 是駢之異文，卜辭及金文作𠂔，石鼓文作𠂔，此作𠂔，乃从牛
 从馬，辛聲，更迫則省牛而為駢矣。內與入通，𠂔即北燕，金文
 凡北燕之燕均作𠂔或𠂔。內代𠂔，即入𠂔，𠂔言追亡逐北而
 侵入燕境也。代𠂔下二文半泐，難辨，當是燕之地名。𠂔即古

獲字卜辭習見。言本器乃陳驛入伐燕之某地時所捕獲也。
陳驛與陳驛於典籍中雖無可徵。然由全銘之攷核。決為齊
襄王五年時事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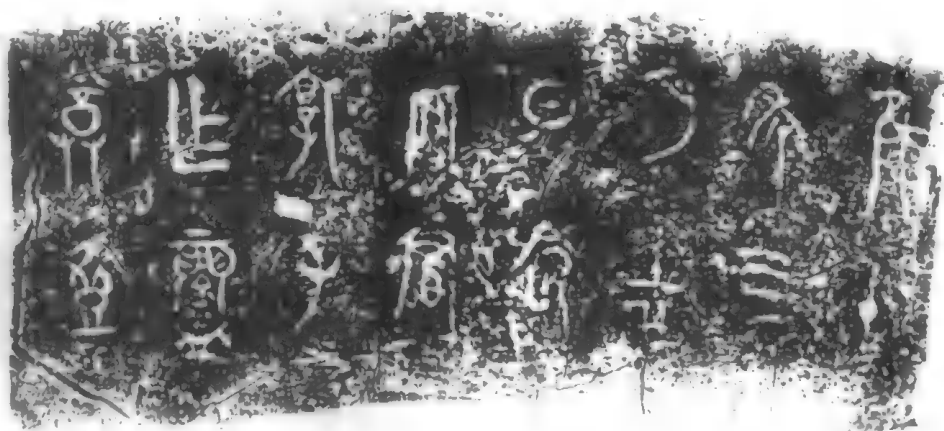
真□陳驛再立事歲。以事紀歲。齊文多此例。如國差鐘之
國差立事歲。陳純釜之陳猷立事歲。子和子釜之□□立事
歲。是也。真□殆是地名。紀時之例。全文罕見。祇商鞅量冬十
二月乙酉為僅見之一例。此銘言孟冬。則是戰國末年於紀
時之制確已有孟仲季之分矣。

器既為齊襄王五年所獲。則作器之年代當更在其前。要
當是戰國時燕人所作。此等形式之器舊多視為漢器。外國

學者復多以秦式目之。古銅器精華著者今此器分明著其梅原氏即主此說年代與國別則所謂漢器秦式之說均未得其當也。近年陝陽古墓所出土之厚子壺詳下乃戰國時韓器亦與此壺文樣相似。蓋戰國時七國之交游頻繁故於器制呈現一共同色彩則此等器制似可直稱之為戰國式也。

銅子壺





尊壺。作嗣子瓜君日命月吉年四世十





東、喜、康、樂、我、家、群、康、通、承、受、也、惠、祈、無、疆



至于萬
意年
子之
子孫
之孫
其永
用之。

右壹照片及拓墨承開封聖公會懷履光主教 Rt. Rev. Bishop William C. White 寄贈。以民國廿年前後出土於洛陽城東卅五里許之太倉古墓。此平圖書館刊七卷一號有韓君墓發見畧記其事。又有插圖諸事以示其器物之一部分。然均得自懷氏之記畧也。事乃私家秘密發掘。行同盜竊。科學律令自非所知。經懷氏之努力得畧露其真相於世。其功殊足與探悉殷虛之羅振玉氏比倫也。懷氏來函言所著洛陽故都古墓攷 "Tombs of Old Loyang" 將於本年十月一日由上海之 Kelly + Walsh 出版。此書之出國為學界所切待。而太倉古墓之踏查及追掘似尤為國人所應有事也。

壺銘懷氏有攷釋茲譯文然多未得當其讀康通為康叔
而名此為康叔壺則尤誤者也。案此壺之作者乃命瓜君之
嗣子嗣作享與汗簡六所引尚書古文嗣作享者同。命瓜當
即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杜注令狐
在河東與剗首相接水經注凍水下引臧輔曰令狐即猗氏
也剗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河東道猗氏
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作器者蓋韓之宗室或
家臣封於令狐而歸葬洛陽者也。
東、罍、當讀為侃、肅、侃、和樂貌肅、敬也同是
雙聲連語乃形容康樂之副詞。

辟、康、盂、辟字有重文。懷釋未及。辟、當讀為便、。詩保
淑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云：關雅之貌。關雅卽此之
康、盂、非人名也。辟、康、盂猶謂便、。馬關雅。

銘辭全體鏗鏘可誦。有韻律而無韻脚。僅連家二字似與
同出之屬芳鐘同。蓋一時行文之風尚也。

壺之年代不可知。然與屬芳鐘相去要當不遠。屬芳鐘曩

余攷為韓器。作於周安王二十二年。見上揭屬芳鐘銘考釋今觀太倉

韓墓所出器物有銘為韓君。見上舉韓君者。又其花紋形制大

抵均戰國時物。正為余說呈出地底之確證。乃前舉館刊所

載劉節答懷主教論屬民鐘出土處沿革一書。於余說竟不

情加以嚴厲之抨擊，殊屬出自意外也。

劉氏云：

五台墓雖可定為戰國末葉之韓國君主故墓，然亦不能否定壺氏鐘作於周靈王二十二年。

案靈王二十二年說，國內吳其昌、唐蘭、徐中舒諸氏均主之。劉氏初未加以肯定，今乃護之如此堅決，不識有何新據。據余所見，此說實出於諸氏之遺次。諸氏僅見鐘銘有入長城、會平陰之語，與左傳襄十八年（即靈王十七年）晉率諸侯伐齊之事相類，未暇深攷，遂定為一事或一事之延長，而於史籍上並無直接證左也。年代既異，僅因用兵地理之偶同遂所為

一事。此乃最危險之推也。吾人試標出「會師武漢」一語。以近
事而言。北伐時有之。辛亥革命時有之。太平天國時亦有之。
此三者可斷定為一年耶。且查本紀年云。晉烈公十二年王
命韓景子趙烈子及翟員伐齊。入長城。水經注水所引今本紀年繫于威烈王二
十八年長城事亦相類。則鐘又何不可說為作於威烈王二
十二年耶。僅此一例已足證諸氏所用之方法全不可靠。其
說無可肯定之餘地也。

余王要王說者。乃因史記年表於安王二十二年三晉項
下均有伐齊之紀。衆而田敬仲世家記之尤詳。其事乃因
秦攻韓。韓求救於齊。而齊詭應之。反乘諸侯之師救韓時而

襲取燕地。韓得諸侯之救。既克却秦。乃復合三晉之師攻齊。此與鐘銘韓宗融連征秦逐齊一語正相合無間。年數既合而事跡復同。故余說得以斷定。余說之直接證左如此。劉氏於余此證始終不提。而於余說之末節顛倒其次第。盡力加以搖擊。不知其有所未照。抑係出於故意耶。

劉氏云：

史記韓世家列侯名取。郭氏謂取乃取之壞字。然據史記。安王二十二年適當文侯之時。其時列侯已死。何來征秦逐齊之事。乃復據紀年有列侯無文侯。將文侯之年代盡歸之列侯。其斷案即由是而定。此說實脆弱。

不勝一擊。

余說誠脆弱。特惜劉氏之一擊未免落空。依史記安王二十二年誠當於韓文侯七年。余文亦曾詳之。然文侯之名史無可徵。則說敵為文侯名。於余說並無開碍。特幸史記索隱為吾輩保存有一項重要史料。知紀年無文侯。故余得推知史記中文侯年代在紀年必屬於列侯。而列侯名取正與敵字相近。故以壞字說之。此說在余年代說為旁枝。乃由斷案所引出。並非斷案。由是而定。然余於此說至今猶未見其有何等之紕繆也。

劉氏謂紀年雖為晉史。而東晉得之乃斷簡殘編。見晉書東晉傳

安足以定世系之先後。而於史記則深信不疑。案此亦不免
稍為成見所蔽。改紀年一書。東晉傳及左傳集解後叙言之
頗詳。乃汲冢中重要之收穫。並未言其為新蘭殘篇。東晉傳
所謂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其文
既殘缺。不復詮次。乃謂除紀年等可以詮次者以外之新蘭
非指紀年而云然也。史記於中國古史之保存上。本為極有
功績之書。然多不可盡信。即如紀年稱魏惠王三十六年改
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據杜預後叙而史記魏世
家則於惠王三十六年云。是歲惠王卒。而分改元後之年為
後王年。此在古人曾見紀年書者均已言其非。蓋古書缺有

開史公述史不免時據它說或以意補此其所以致誤之由。此事不足以責史公之昏瞶反足以證其業之艱劇據更精確之史料以補正之斯吾輩後起者之責耳。

今所論韓列侯与文侯其事蓋与魏惠王年代之誤分為二王者相同。而与^此同時者三晉之世系均有問題今就六國表所列揭之於次。

周	魏	韓	趙
安王十五年	文侯三十八年	列侯十三年	武公十三年
十六年	武侯元年	文侯元年	敬侯元年

三晉舊君均於同年逝世新君均於同年嗣立此事殊屬

過於湊巧。懷此疑團而細微攷之，乃知三家世系均不足信。

一、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索隱云：紀年五十年卒。當是三十八年說詳下。又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

索隱云：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

二、趙世家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云：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均無其事，蓋別有所據。

三、韓世家：列侯取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也。又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

據此足知史記所載與它書多不符，而所據亦不盡世本。

以事態之過於湊巧與異說之如此分歧知史遷必有罣誤之處此無可掩諱者也

今案紀年魏文侯五十年卒當是三十年之字誤魏文侯三十年當趙烈侯十四年魏武侯於是年嗣立故云當趙烈侯之十四年又魏武侯年限史記作十六年索隱引紀年作二十六年魏文三十八之年減八足以上下年頭則恰得廿六之數

趙既無武公嗣立之事則世家言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亦屬可疑如趙敬於魏文卒年嗣立之說可信則趙烈在位蓋僅十四年與魏文

同年逝世而稍在其後者也。

韓無文侯，則文侯年代自當屬於列侯，猶趙無武公，武公年代之屬於趙烈也。

史記言九年列侯卒，而紀年有趙烈侯十四年。

世本韓列侯作

武侯，如非字誤，可以更號之說解之。晉世家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卽其例。其又有文侯與否，除由索隱推證兩外無由確知，卽使有之，要亦不出於字誤與更號之二解，此處不能從多數決，要當以地下證據之晉史紀年為據也。

世本既應據紀年而入知韓列侯名取，則與屬莒鍾之韓宗敝正為互證，取為敝之壞字事甚顯明。余非先有成見而

為之牽合，乃事證綜合之結果而出於必然者也。

故屬芳鐘之作於安王二十二年，有器銘與史實之相符，有地底器物之旁證，有列傳取與韓宗融之契合，余深信其無可易。改釋鐘銘者，據余所知迄今已有五人，而四人主靈王說，獨余一人主安王說，然此亦不能從多數決，蓋主靈王說者在前，其証據不能使人心折也。

屬芳鐘之年代既定，則嗣子壺之年代與之相去必不甚遠，蓋戰國初年之器。

太倉古墓所出之器銘既有韓君，有屬氏，又有此令狐君，嗣子，足證其地乃韓國君臣所合葬之處，然其互歷若干世

代則尚有待於日後之踏查與報告。

又太倉古墓據畧記所載其主墓凡八。懷氏來書云：

「甌鐘出處大概在第七墓中。因曾在該墓發見甌鐘之斷片，其花紋圓與完全之甌鐘花紋一律，故可推斷也。」

此說如信，則第七墓或即甌氏墓，而甌氏鐘除現存之十

四枚外，

十二枚藏甌江劉氏，二枚在美國。

尚有破損者在矣。

嗣子壺出於何墓，尚未悉。蓋形與新鄭古器方壺之一頗相似，由照片觀之，器蓋似不甚相合，恐是張冠李戴。然未見原器，亦未敢臆斷。

秋氏壺

——年代與國別之一考察——

秋氏壺藏德國柏林博物館東洋美術部。昆沫尔教授首於所著中國青銅器中著錄之。(Prof. Otto Kimmell: "Chinesische Bronzen," Sonder-

abdruck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Jahrgang V. M. Heft 3/4. 1/2.)羅振玉氏貞松堂集古

遺文中曾摹錄其文。

卷七第
三四葉

余初僅見羅書，曾讀其韻讀，而

訂正羅氏誤字數處。

全文韻讀
林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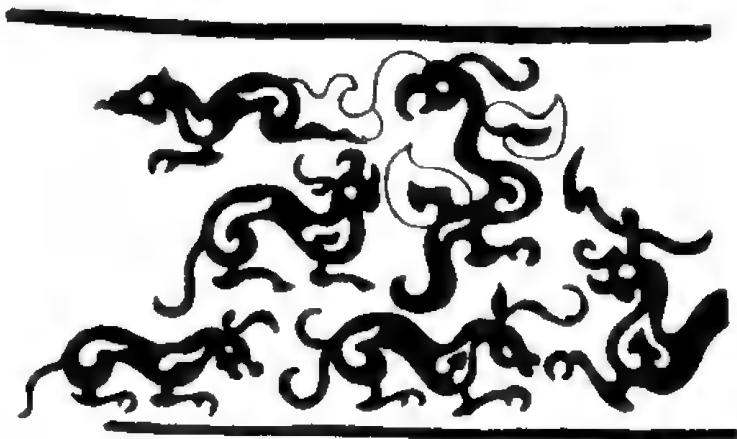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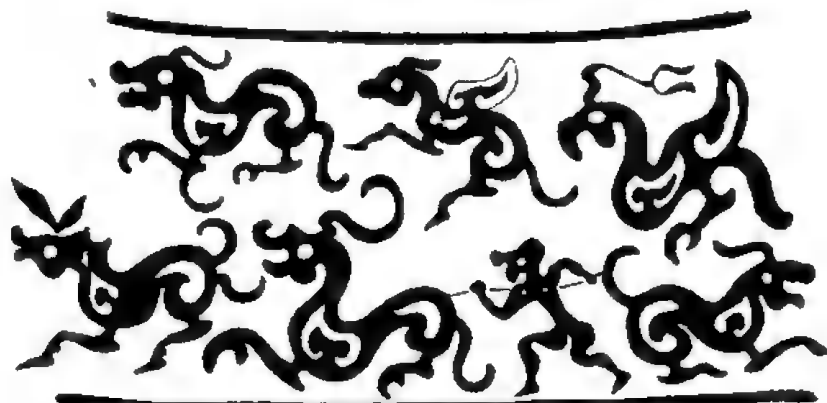
繼於梅原末治氏所著古銅

器精華中得見其器影及所臨鑲嵌文之一部，復蒙同氏以

所摹銘文見示。與羅氏摹本尚有出入。最近徐中舒氏著古
代狩獵圖象考。集刊外編就銅器花紋之有狩獵圖象者八事。以
推考其年代。大抵即以本壺為中心。蓋八事中有銘者僅此
器。自不能不為推考之主要線索也。今就諸家所系圖形并
墨本轉揭之於次。



—總高37.8cm.—





林氏福字。歲賢鮮干。可荷是

金榜。賀。虞。吾。台。以。為弄壺。其頌既好。

多寡不訐。虞。呂。區。飲。盱。我

室家。恩。獵。毋。逸。寔。在我車。
(魚部)

林卽詩秋杜。有秋之杜。之秋。秋杜序釋文。本或作夷秋字。

又顏氏家訓書證。詩有秋之杜。江南本竝木旁施大。而河北

本皆為夷秋之秋。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葉秋讀如次第之第。

与狄聲相近。故通作。不必卽是誤。此秋氏或卽出自狄人。諱

其字而更作秋也。福去當卽秋氏之名。福下一字似有缺畫。

羅氏釋為及。徐氏釋為我。均不類。字不可識。

鮮于當卽鮮虞。以魯昭公十二年見於春秋。入戰國後改
稱中山。此猶稱鮮于。蓋春秋末年之器。徐氏由本銘字句與
春秋末年器禮兒鐘等相近。推定為西紀前四、五世紀之器。
卽此鮮于二字已足為其說之佳證矣。歲賢當是歲時聘問
之意。賢當讀為賁。可與何荷通。在此當如商頌長發何天之
龍寵之何。金縢二字拓本甚明。梅原氏摹本字亦甚明晰。金縢卽契字。此
假為契。廣雅釋器契瓶也。玉篇契瓶受一斗者。集韻北燕謂
瓶為契。本銘乃刻款。細察其首四句之辭旨。乃謂狄氏歲時
賁獻于鮮于。得鮮于贈以此金屬之瓶。故以之為弄壺焉。而
刻辭於其上。是則此壺本鮮于之製品。鮮于與北燕接壤。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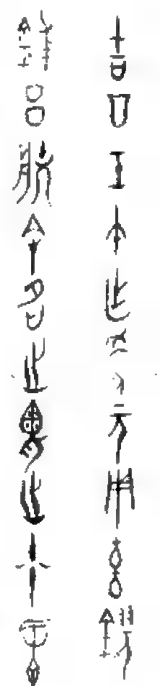
瓶之容量是否恰盛一斗雖未確知，然秋氏用北燕方言稱瓶為契，則秋氏當卽燕人也。此雖一二字之揭發，然其所關則甚鉅，蓋由此可以判定器之國別與年代，而於所謂秦式器說又得一反證矣。

秦器之說倡于法商王澐克氏 (Dr. Wamieck)，原以民國十

二年 西紀一九一三年 山西歸化城 百里許之李峪村有大批青銅

器出土，大率為王氏所得。器形多奇狀，製作紋樣均與商器及周代較古之器有異，器薄而帶輕快味，文樣平面施于全身，多作龍文，間有篆文及立體動物形之附飾。此等形制在古器中自為一式，自來簋錄中本習見，特以多無銘文，未

能判別其年代，舊不甚重視之，而多擬為漢器。歸化器有銘者僅二，一為戈，一為劍。劍見西崙氏著古代中國藝術史（*Sire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第九十六圖A，僅見其一面，臚末尚餘止十中三字，與貞松堂集古遺文二十一所載吉日壬午劍末三字相同，後銘云：




吉日壬午作為元用
 錫臣朕余名之曰元

羅氏云：「往歲見之都肆，錯金成文，與李峪劍蓋同時所鑄，並同時出土者也。李峪劍銘說者均未及，疑僅存三字，被認為花紋故。就此字體現之，自當在周末，然王涅亮氏據歸化士

人言，認為秦始皇廿八年巡狩時所遺留之器，於是秦器之名遂譌於世。說既無根，學者本多有疑。如梅原氏即有論所謂秦銅器一文以專論之。日本三田史學會所出史學十卷三號論認為秦器之不當，謂當稱為戰國式，特以年代無的準，故仍沿用所謂秦式之名。案此名最易引人誤會。余初攷釋陳驊壺時，因未見梅原氏文，遂誤認氏為承認秦器說，即其証。前有嵌石之陳驊壺，已由余攷知為齊襄王五年齊人攻破燕軍時所得之燕器。今又有此用鑲嵌山龍獸文樣之秋氏壺，乃春秋末年為燕人所得之鮮虞器。近年河南洛陽韓墓所出之屬氏鐘，乃韓列侯時器。安徽壽縣所出之楚王鼎，乃楚幽王之器。此外善齋所藏之取它人之善鼎，取

聊省乃孔子所生地之聊氏邑。善一。東周左自壺乃周考王末年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之東周。五。善三。此等器物之花紋形制均為一系，而其絕對年代或相對年代均可推致。故此等器制似直可定為周末式也。

其頌字羅釋自頌。徐釋曰頌。梅原摹本作。今參照之定為其頌。其頌既好，与多寡不訐正相呼應。說文訐詭譎也。多寡不訐，猶言多寡不誤。或者此壺於當時之量恰容一斗，無多無少，故云。

早字當卽是盱字。漢書地理志下引詩溱洧，洧訐且樂作洧。盱且樂。師古注云盱，大也。毛傳及爾雅均訓訐為大。凡从

于聲之字多含大義。

𣎵當是弋之籀文。𣎵當是从山算聲之字。算即算之籀文。
算从竹具。具字馭齒作𣎵。本从貝以。而宗周鐘作𣎵。所以貝
字与鼎字極近。古从鼎从貝之字每互訛。如貞員則。古本作
~~𣎵~~鼎則。而寶字乎殷器銘之一作  貞松侯編上三八葉从
鼎均其証。从山算聲當即訓寘訓具訓陳之簞之本字。蓋算
字亡而後人用簞字以代之也。𣎵獵母後寘在我車。謂弋獵
時亦具陳于車中以備酌飲。語与文樣之作狩獵形相應。

厲氏鐘補遺

洛陽韓墓所出厲氏鐘有二具入美洲者。頃蒙懷履光主
教(Bishop E. White)以其影本寄贈。今揭之于此。器藏坎拿大首
都叨浪脫溫達畧古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其一
銘四字者。即厲氏之鐘。又其一銘六十一字者。字亦有泐損
處。今參照它器補釋之。全泐者限以括弧
半泐者以×識之

唯廿又再[祀]厲芳乍作

我。鑄卒厥辟。軼宗。駸達征。

秦達齊入張威長城先會

于平陰陰武臣寺力富

敝楚京賈于軼宗令

于晉公邵于天子用

明則載之于銘武文咸

刺烈永業母毋忘

考字舊均釋義。案乃說文之重文作篆者之省。殷周古文多省口作。此字有兩讀。卜辭用為祭牲与羊字同例。又用

為沃甲之沃。乃狗之初文。音近沃。𠂔字即由此而譌。形失而音存。金文大盂鼎大保殷等用為敬。義出孳乳。敬之本義為警。狗之職在警衛。故用𠂔為警。猶箕帚乃婦職。而卜辭用帚為婦也。狗字在古並無惡意。入後其義始變。然今人對於幼子亦每以狗為愛稱。故殷王𠂔甲不諱狗。此屬𠂔讀狗。諱敬均可。唯金文中用𠂔為敬之器均在周初。入後多見敬字均作敬。則此屬𠂔當直是屬狗。嫌此名不雅馴者。亦不妨諱之。為耆為𠂔為雉為珣也。

武臣寺 部力之武即武卒之武。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又淮南覽冥訓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誘注云。武士也。江淮

間謂士為武。今韓器亦用此字，蓋不必限于江淮間也。

武文咸刺之咸字各器多泐，此存上半。善齋所錄第三器下注云，第七行文下乃咸字，謂咸王也。余細察是器始得見之，惜不易拓出，未免公諸世耳。善一廿六案此說有末諦，如果為咸字而為咸王，則當云「文武咸」而不當云「武文咸」。蓋咸咸形近，字又泐殘，不免稍以咸見為說耳。余初說武文二字為作器者自為懿吳之諱，今得識咸字，蓋足証余說之不誤。

又此器乃周安王二十二年之器，在戰國初年，而花紋亦正是所謂秦式，此亦足證秦式之非秦式矣。此等形式之器之較古者多出於燕晉之地，謂曾受斯基泰（Scythian）藝術之影

響。庸有可能。然可斷定出於秦地。或確為秦器者。迄未一見。則傳播此影響者。亦不得屬之秦人。外來影響之說。如果確。則為之媒介者。或即鮮虞燕晉人。而以鮮虞為尤有資格。鮮虞古稱^平白狄別種。恐有西方人之混血。亦未可知。將來北部民族盛行。由人骨之測量比較。或能得其究竟也。

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

安徽壽縣淮河流域附近，於十一二年前曾有大批銅器出土，大抵為時駐留於蚌埠之工程師瑞典人加爾白克氏（O. Karlbeck）所得，由其手分售歐美各地，遂喧傳于世。唯時所出者多零碎之車馬飾具及帶鉤銅鏡之屬，其較大者僅有鑄鼎壺殷斂數事。現存瑞典之東亞蒐集部一九二六年加氏曾有文發表，論其中之銅鏡。（*Notes on some early Chinese Bronze Mirrors*, C.-J. S. A. Jan., 1926）彼以壽縣在紀元前曾兩次為國都，楚考烈

王二十二年。西紀前二四八年。由陳徙都壽春。卽此地。其後二十年。爲秦所滅。至西紀前一九七年。淮南王英布復都于此。其後屬王安王。相繼不改。垂一百年。出土器物如不屬於楚。必屬於淮南。復由銅鏡之花紋與文字而斷爲楚物。

案其鏡之有銘者。文曰。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

魚。見上。

出西嶺氏著。古代中國藝術史。第八六圖。

魚字類圓形。其它均立篆隸之間。而與

隸近。文辭亦類漢人語。余意其鏡鑑帶鈎之類。殆是淮南墓所出。其少數之彝器雜器。則當屬諸楚人。大率楚墓與淮南墓同時被發掘。二墓器物遂致淆混不分也。不則楚器本有少數之牙遺。爲淮南所得。復以殉葬。故其數少。而不成系統。

也。

然自去年春間，於該縣之朱家集李三孤堆復有大批古物出土。據報所載，云土人鳩工六十餘人，掘深五六丈，長可二丈，得見古銅器多種，四週皆架以大木，木料堅緻，排列數層，約有七八房間之大。其中有鼎重七百餘斤，鼎蓋皆雕鏤有字，花紋極古。又有大小銅鍋，若鑊，若錡，若釜，以及盤，匝，尊，簋，壺，甗之屬。玉器則有珪，璧，環，玦，球，琳琅，珎。武，燕則有刀，劍，戈，矛，兕，蓋，矢，鏃，各件。石器則有盤，龍形，螭，螭形，并有石牛，八座，刻鏤極精。此外尚有雜器多件，為三代，唐，虞之祭品，名稱多難定。總計所出，大小諸件，在八百以上云。然其掘非依

科學律令，所出之物，復多流入賣人之手，而四處分散，欲求如新鄭古荅之勉強得以蒐集于一處，而有不完不備之圖，彙刊佈于世者，恐亦不可得。如此，茲據反覺為古器物及學術界之不幸，然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器物之一部分流入于津門者，近蒙唐蘭氏以影片見贈，計有大鼎一、簋一、一蓋一、分置為二、似豆似爵之小器二，似今之有脚玻璃酒盅而淺者二。僅見國影已足，訴為壯觀，而不知名者已居其半。大鼎有銘，足為攷訂器物年代之根據，今釋之如次。

楚王禽悉戰獲兵銅正月

吉日寔鑄匱鼎呂共載崇

右鼎口銘

但平盤盤楚楚秦悉口之

右亦鼎口銘

但 季 吏 秦 差 苛 燕 □ 之



右鼎腹銘





楚 王 禽 悉 戰 獲 兵 銅 正 月 吉



日 室 鑄 匄 鼎 之 盍 呂 共 敵 崇。



右鼎蓋銘

楚王禽恙當卽楚山王熊悍。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
 王悍立。年表作悼。乃字誤也。禽熊音相近。舊有楚王禽章鐘。
 卽楚惠王熊章之器。与此正爲互証。恙當是恙字之異。从心
 羊聲。羊卽干之異文也。干字古文作。乃盾之象形。象圓
 盾上有羽飾而下有蹲。凡古从圓点作之字後均演化爲橫
 畫。如天木土土正止旦旦古古直直青青生生民民氏氏矢矢末末朱朱屯屯十十壬壬辛辛午午等
 字均其例証。然亦有演作二畫者。如天字齊侯壺及厲氏鐘
 均作。正字春秋以後之器多作。本鼎兩正字亦正多一
 畫。朱字師酉殷作。眉昧鼎上樂康鼎所从朱字均如此。邾
 之龜亦多从此作。凡此均由一點演爲二橫。此羊字當卽

干之異無疑也。說文說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形義均失。而於干部復收一羊字。謂擬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讀若鉉。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所以之聲符。然殷周南字並不从羊作。而羊之訓謨均不知何所挾。許蓋由于以揣其意。由南以擬其聲而已。干南均誤。羊說尤不足信。要之。羊卽是干。恙亦卽是恙。恙悻均从干得聲。古或卽是一字。說文心部有忤字。訓為極。悻字訓為勇。而女部姦字下以忌為古文姦。古字聲多通假。義多孳乳。許蓋自其異者觀之。故肝胆遂或為楚越耳。器出壽梁。且其出處必為楚王之墓。故年代必在壽春已為楚都以後。卽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後。考烈王名熊元。徙都

之後四年而卒。其子幽王悍代立。十年而卒。同母弟哀王猶
年表立。立僅二月餘。為其庶兄負芻之徒所杀。負芻立五年
作部而為秦所虜。國滅。負芻之墓自不得在壽春。哀王不得厚葬。
二人之名亦全異。則壽春之墓。僅當在熊元熊悍二者之間。
決擇。元与悍本同音母。然今器之志字既从心作与悍同。而
羊乃子之異。復為單聲之音符。則禽志自當為幽王而非考
列也。續趙純書言幽王有十四年与史記異。

戰獲兵銅之事。史無可徵。僅世家於幽王三年載秦魏伐
楚一語。年表於同年秦魏相内亦載其事。秦言發四郡兵助
魏擊楚。魏言秦助我擊楚。而均未言勝負。或即此時事而楚

勝利也。

鍾疑室之錄文同出之器言隻作鑄見義當相近蓋

段為設句鼎當即說文全部但鼎而長足之鑄句字當即係

字之異文也。此鼎形制脚甚高與許長足之說合。往年加爾

白克氏所得之二鼎與此形制相同。見西崑氏藝術史第七六圖知彼時


所出固有楚器存內也。

呂共藏崇崇示尚聲當即祭名蒸膏字之專字爾雅釋

天秋祭曰膏冬祭曰蒸膏乃假借字。載與崇連文則載殆又

假為蒸。載蒸乃陰陽對轉之聲也。故呂共藏崇即是以供蒸

膏。津魯頌問宮毛魚載蒸之例載作如字崇讀為美亦可通然古人盛羹以銅不以鼎故知其非

鼎腹銘及又一鼎口銘首二字但本不識疑是職名差殆
 誤為佐即同官之副。盤壁奉志史秦苛燕殆均人名之上
 文或釋受意難安恐是為字之異。蓋物勒工名之意也。善齋
 吉金錄二十有二器作  形原題楚剛漢全陳句銘為但
 全陳句銘上之文例与此同殆同出之器。往年加爾白克氏所
 得亦有一器 見西崑氏書七十七圖D 形制全同云為壺之附屬品。余意
 乃殷之附屬品蓋撮飯之匙也。

另有一鼎傳至港市。圖形制与前鼎相似而較大。鼎蓋花
 紋中刻 合 祥脰 紅 鼎四字。蓋裏又有 合 祥脰二字。 合 祥字不能識意
 不可曉。花紋中刻字亦至可異。 合 祥字聞于同出之它器亦尚

楚王禽之作盟鑄 陶豆鼎 臣共敬宗

盟鑄 陶鼎 豆 臣共哉宗。

𠂔 卽隸書肯字所从出。小篆作𠂔。說文五骨間肉。𠂔。箸也。字乃象形。此从止从肉。从止卽𠂔。𠂔。箸之意。則會意字也。
 𠂔 肯 𠂔 志 自是一人。肯 志 聲之轉也。志 屬見紐 (K) 肯 屬溪紐
 (K) 二者古爲雙聲。而文 (凱) 元 (凱) 音亦相近。疑楚人讀肯直如
 志。故幽王子乙名或書志。或書肯也。字雖以音近之字作種
 々。變異者。今人多有之。得此知古亦猶是。

再此鼎器蓋彝銘或說乃与它器互易未知其然否然卽使互易二者均非偽刻也。

近出善齋吉金錄有曾姬無卣壺二具。禮器錄三五四一五六就其所繪圖形觀之。與新鄭所出四壺之二。新鄭古器圖錄三四三七八極相似。僅器無獸足。蓋有四出為異。二壺均高三尺七寸一分。其它尺量全同。銘亦同。今釋其文。而以第二器之拓墨附焉。

王廿又六年。聖起

之夫人曾姬無卣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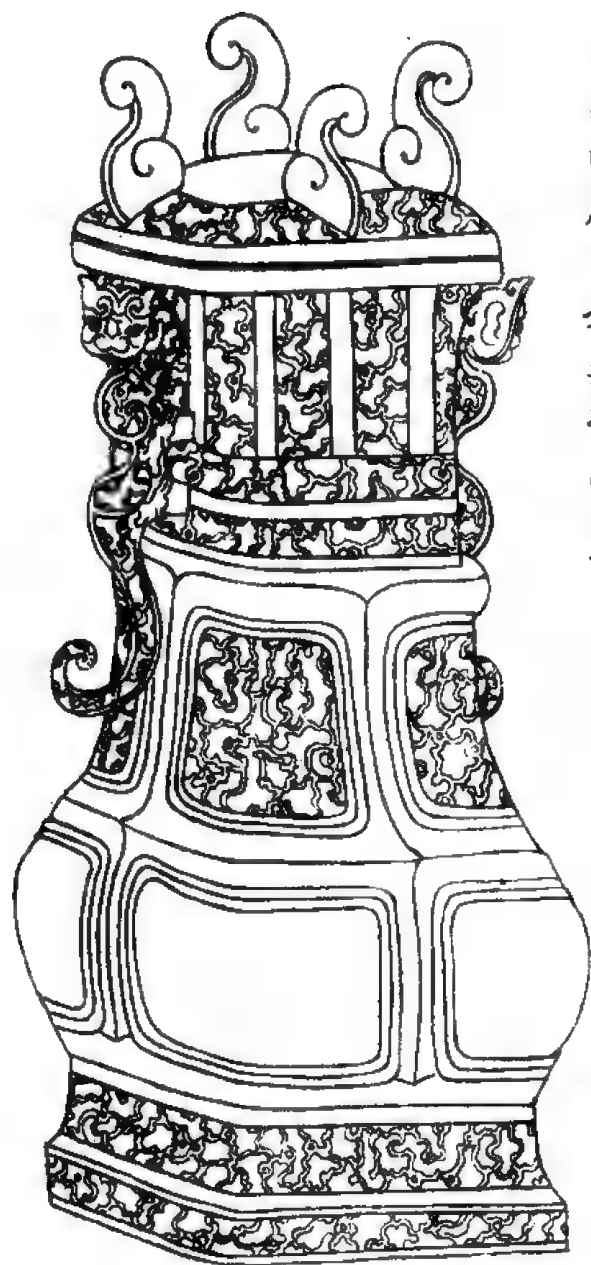
安茲。漾陸萬開之。庶

嘏。甬（用）乍宗彝尊。垂後

嗣。甬之職才王室。（至部）

新鄭所出甲類方壺之一 通蓋高二八尺





善齋所藏曾姬無卣之一
連蓋高四二三尺



此銘以𩇛𩇛室為韻同屬至部。𩇛當即馬匹之匹之專字。

猶并馬之作駢，參馬之作駢，四馬之作駟，而古只作并參四也。卜辭通纂七三〇片無匹殆言鯀寡孤獨而無告者。

此二壺據著錄者云出於皖之壽州，則是與楚王鼎諸器乃同出于一地者，然此器之作與楚王鼎不得同時。按史記

此王在位僅十年，考列王亦只二十五年，此言王廿又六年，

用知必在考列以前。器之形制紋樣既與新鄭壺相似，新鄭

鄭子嬰齊之殉葬品或者乃春秋中葉楚之成王四十六年或共王三十一年時

器也。楚王鼎諸器其紋樣亦即所謂秦式，然與此二壺之紋

樣頗有一脈相承之系統，使所謂秦式器果係受外來藝術之影響者，其影響之輸入或當在春秋初年矣。

上郡戈



右戈承日友林謙三氏撰贈云藏朝鮮平壤中興銘在內
端文為

廿五年上郡守口

造高奴工師宮

丞印工鬼新歲

案此乃秦戈也。上郡乃秦郡。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
郡十五縣。又項羽本紀。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前漢
地理志。上郡秦置。縣二十三。中有高奴。上郡地在今陝西北
部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之地。高奴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
東。俗謠為高樓城云。

此戈文例字體与呂不韋戈相似。廿五年蓋秦始皇之二十五年。上郡守下一字乃郡守名字半損。不可識。

鬼薪見始皇本紀。九年處治嫪毐餘黨。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集解引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又如淳曰。隸說鬼薪作三歲。索隱云。言毒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此言工鬼薪哉。蓋哉乃罪人。受三歲之徒刑。流徙於上郡而為工者。鬼薪而為工。則應劭謂。取薪給宗廟。蓋望文生訓之說。鬼薪雖罪隸賤役。而淪為鬼薪者。必時有多才之士。觀嫪毐舍人被淪為鬼薪。而李斯曾為秦舍人。可以知也。是則此戈之銘。蓋即鬼薪哉者所書耶。

呂不韋戈藏濰縣陳氏奇觚室及周金文存均有著錄後
書並由陳氏簞齋尺牘中剔取有關此戈之文四則以為題
跋。言字殘不能拓乃竭目力重鏡以朱填字油素墨鈎屬其
族弟弭綱摹刻印石云々其用心良苦。二書於戈影之下附
銘拓二方即陳氏所摹刻者也。奇觚言二方不知何物分付
此戈之下有未照。



五年初邦呂不韋造
詔更圖丞藏工寅

世宗

世宗
為邦

此戈第一面之詔吏圖三字與上郡戈高奴工師富相當蓋詔地之更名圖者也。第二面亦有詔吏二字橫書舊讀為詔事云是鑄款。案此二字不倫不類疑是後人仿刻者也。

屬邦即屬國。相邦即相國。漢人避高祖諱改邦為國。史記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

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又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
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
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
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是呂不韋之屬邪？在
河南洛陽。然在戰國策五秦策，則云：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
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而河南乃秦之三川郡。莊襄王元年
始置，似不應以之封文信侯。疑文信侯初食邑藍田，後乃改
食三川。史記畧有里誤也。五年，自是秦王政之五年，相地不
知是否藍田十二縣之一，抑係三川之一邑，無可攷。

金女續攷

竟